# 菜鸟闯江湖

.

第一章裸体美女玩如梦

一代圣贤孔夫子曾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武林公约，代代相传道，「行道江湖，绝不可惹女人及小孩！」

阿公曾说：「惹熊惹虎，绝对不准惹恰查某！」

照古儒说来，妇人胯下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意指每人皆由彼处诞生，若狎于彼处，即会提早「蒙主

宠召」。

若将女人二字一并，在女字加一点，哇操！是「伐」哩！怪不得古儒会言：「旦旦而伐，触肌消神」！

偏偏自古以来，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人人乐此不疲，以致有人「只爱美女不爱江山」及「为爱走天涯」，

「心事谁人知」！

在川中莽苍山山涧之傍，有一排茅舍，瞧它既没门牌又没名牌，分明是一栋「违章建筑」。

茅屋前后，各种植杂量及数种茎菜，看样子此屋主必是被「物价波动」吓坏了，干脆搬到此地来自力更生了！

可是，似这种侵占公地，依山傍水，兴建房舍及耕地之行为，却未见官方派员前来取缔及拆除，怪哉！

难道屋内之人真的如此「有能力」吗？

哇操！屋柱上似乎贴有一副对联哩！待吾观来！

「三餐何必太计较，戒除杂念最重要！」

哇操！我明白了，看样子屋内之人一定混得挺不如意的，因此，才会以这副以联来自我安慰一番哩！

人都是有同情的，此人既然如此落魄，就让他住下去吧！何况，此地只他一人，并没有侵犯到别人的权益！

只要没人来控告，算啦！何必『下雨天打小孩，没事找事做‘呢？何况，他还可以使「地尽其力」哩！

这天，秋风萧瑟，未脱螽婴，茅屋竹门一开，一位身材瘦小，年约六旬的和尚自屋内走了出来。

只见他打扫四周环境，换了佛前的净水，放下浦团，立即开始在中堂打坐，四周立即一片寂静。

半个时辰之后，突听「刷！」的一声轻音，一位蓝衫少年书生带着微笑，似闪电般出现在门前。

他朝那副对联瞄了一眼，立现不屑之色！

进入院中，他瞄了四周之菜田一眼，立即行入中堂。

只见他朝佛像一揖，又对和尚一揖之后，在旁端立不动，双目却打量着简陋的竹墙及竹桌椅。

那书生的仪表生得神如秋水，貌若潘安，面白有如妇人，眉长过目，黑白分明光焰却常流不定。

这种眼睛就是咱们目前所说的「猪哥目」。

有「猪哥目」之人，大多不喜正视，偏好斜视，别处用不着，惟有偷看「查某」却是顶瓜瓜！

任何查某，哪怕是十几丈外，只要他把眼光一瞬，哇操！美貌，三国，骚不骚，浪不浪，立即一目了然。

这种人若派他来担任「斥喉尖兵」，或是「炮兵观测员」，应该是最佳人选，可惜，就怕他届时该看的不看，

不该看的拼命看！

哇操！那可就伤脑筋，一败涂地了！

和尚醒转之后，直待做完了功课，方才走下浦团，合什还礼之后，慈声道：「阿弥陀佛，施主尊姓大名？」

说完，朝竹椅一指，浩自坐在主位。

蓝衫少年坐定之后，含笑道：「弟子云中龙，浙中人氏，闻得大师乃一代高僧，故戒亦沐浴前来拜见！」

「阿弥陀佛，施主过讲矣！」

「大师，弟子瞧房柱上那副对聊妄测大师之法名莫非上三下戒？」

「阿弥陀佛，施主聪明过人，老衲正是三戒！」

「敢问大师此号之意？」

「此号乃老衲自取，戒募缆？戒讲经，戒住名山。」

「大师，此三戒，迥异一般学佛参神，可否明示？」

「阿弥陀佛，学佛之事通常要从善行人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使肌寒之肤日迫，则淫恶之念不生。

」淫恶不生，则秽独去，清净自来，久而自然可以成人，连经也可以不必念，咒也可以不必持也。「」可是，

大师方才似乎刚做完功课……「三戒和尚含笑道：」老衲已多年未念经持咒，方才是因见到施主到达，因此，特地

做了功课。「」哦！为何要如此呢？」」阿弥陀佛，天机岂可轻哉！「

」这……「

」阿弥陀佛，天机难测，施主莫再费思量！「

」也罢：请大师赐知知戒讲经之理！「

」经惟上的言语，是诸佛菩萨所言，除非是诸佛菩萨才能解得出，凡人多一番注释，实是多一番支难而已！「」

晋陶渊明主张读书不求甚解，夫以中国人之书，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更何况要诠释自西方译来之经文乎？」」老衲

不敢求为诸佛菩萨之功臣，但也不敢做诸佛菩萨之罪人，因此，知愚守戒绝对不讲经。「」这……大师太客气了，

敢问大师为何戒住名山？」」阿弥陀佛修佛之人须远离声色，一居名山古胜，必有山林水怪引人寻诗，适体之清风，

怡清之明月，悦耳之禽鸟为，使人坐不定浦团。「」况且哪一处名山没有烧香的女子，随喜的仕宦尺明翠柳之事乃

前车辙，老衲为免耳目受滞，故戒住名山也！「」大师立见独特，令人佩服。「三戒和尚微微一笑，立即与他对坐

谈禅。

云中龙性极聪明，不但精研文事武功，凡三教九流之书无不游览，因此出道年余，即获」双绝公子「美誉。

他这双绝不但包含文武双绝，更含放纵声色及心狠手辣之意：三戒和尚与他谈禅，越谈心中越犹豫！

因为，这禅机里，必须向别人千言万语仍参不透的，他只要提头一句，云中龙就举一反三彻悟。

好一个才气横溢的学佛心胸。

哇操！偏偏配上这付令女人神魂颠倒，自己又色迷迷的容貌，若不早点把他渡入空门，不出数年，恐怕找不到」

中国最后一位处女「了。

只见三戒和尚正色道：」阿弥陀佛，老衲阅人良多，想不到今日有缘目睹似施主这般灵敏之人。「」以施主之

资质来学禅，不出数年必可登三味，施主何不乘此朝气之时光，割除爱欲归反空门？」云中龙闻言，突然发出一声

长笑！

三戒和尚心中暗叹，俟笑声歇后，正色道：」阿弥陀佛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体，难得者是性灵，请施主三思。

「」哈哈！大师所言极是，因此，弟子打算先得发扬光大形体，再来修练性灵，不知可否如愿？」」阿弥陀佛，施

主所求何事？」」成天下第一人，娶天下第一佳人。「

」阿弥陀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岂有天下第一人之理，况且，红颜枯骨，施主何必自坠地狱乎？」」哈哈！

大师先前之言，句句皆是言间意骸，未了这两句未免有些俗套，不似高僧之言矣！「三戒和尚深深的凝视了半晌，

叹道：」阿弥陀佛！万般皆夭定，由不得人也，施主尚有何疑问？」云中龙怔了半晌，含笑起身拱手道：」大师苦

口婆心，弟子方才若有不敬之处，尚祈大师海涵！「说完，就欲弓腰作揖！

哪知，他的意念甫动，立即发现身前一道无形气墙阻住自己弓腰，暗哼一声，突提全身功力一揖！

」蹬蹬蹬！「他连退三大步方始止住身子，睁眼一瞧三戒和尚仍是肃容坐在椅上，他不由大骇！

突见三戒和尚慈声道：」阿弥陀佛！施主资质甚优，从今日起，老衲终朝绕首以待施主幡然悔悟，归来！「说

完，双掌一合！

云中龙立觉一股详和之气团勇至身前，逼得自己一直退到大门外之后，那股气团才戛然而逝！

云中龙立即面无人色的疾掠而去，刹那间即已消失人影。

三戒和尚念句佛号，拿起锄耙迂自去除草松上了！

时光易逝，一晃又是十年，三千多个日子无声无息的消逝了，莽苍山上那栋茅穷屋似乎无啥变化！

就是三戒和尚仍是和以前那样耕田而食，取流而饮，容貌上仍然是一位六旬左右的瘦削老僧！

这天黎明时分，一向平静的茅舍，突然传来一声悠扬的钟声，接着是一阵阵的木鱼声音。

正在半山腰蹒跚奔行的一位蓝衫青年突闻钟声，原本涣散的目光，立即一亮！

只听他大声喊句：」大师，弟子已来了！「立即朝山上奔去，盏茶时间过后，他已奔到大门前了。

只见他手扶门柱，气喘如牛的道：」大……师……「一声庄严的」阿弥陀佛「过后，木鱼声音戛然而逝，三戒

和尚已缓步站在中堂前面了哩！

这位蓝衫书生正是十年前意气昂扬的云中龙，想不到时隔十年，他居然会落魄到这个地步！

他一见到三戒和尚，如遇亲人般，颤声唤句：」大师！「立即羞愧万分的跪伏在地，身子却不住地颤动着。

三戒和尚慈声道：」阿弥陀佛，浪子回头金不换，老衲恭候施主已十年矣！施主请起！「」多谢大师！「进入

中堂之后，只听三戒和尚慈声道：」施主功力已失真元耗损甚巨，莫非是遭遇多人的围攻！「云中龙赦颜道：」大

师，弟子自十年前离此之后，在第三年即在各大门派泰山论剑之时，荣获天下第一高手之头衔并在翌年与武林第一

美女终南派区玉风成亲。

「婚后，弟子安份了一段时间，可是，过了三年，一直未见一子牟女，弟子立即又开始在外拈花惹草了！」

「二年初，弟子在东海梦幻岛遇见岛主之子，东海太子席伏蛟及岛主之女席定沼，立即流连忘返。

」由于席岛主夫妇之默许，弟子在半月之后，即与席姑娘在岛上成亲，然后，过了月余的甜蜜生活。「」梦幻

岛虽然景色怡人，可是，岛上之人皆甚骠悍，毫无些许情调可言，弟子在烦厌了之余，立即趁黑离去。「」由于耽

心梦幻岛的高手会对拙荆不利。弟子立即回家并安份的过了年余时光。「说至此，神以立转悲愤。

三戒和尚慈声道：」施主，休息一下吧！「

」不！大师，弟子必须说出这段憾事，在上月初，弟正和拙荆房中休息之际，突听一阵步声入庄。「」弟子刚

仗剑出房，立即闻到一丝异香，正在暗感不妙之际，却已被六名蒙面人现身围攻。「」弟于刚毁了二名敌人，突觉

全身一阵燥热，气机一乱身法一滞之下，立即陷入了险境。「」庄中奴婢惨叫之声此起彼落，弟子在心慌意乱之余，

更形不支，不幸的是就在那时，传来拙荆的惊呼声。

「接着是男人的险笑声及撕裂衣衫声，弟子在盛怒之下，终于中剑倒在地上了。」

「那四名蒙面人在弟子倒地之后，只见其中一人发出一阵轻啸之声，四人立即散立在弟子四周五丈外。」

「弟子正在暗诧之际，突见三名少女自门外掠入，弟子立即认出那三人乃是席定波之侍婢。」

「那三名少女手中名抱一物，掠到弟子身边之际，只见第一名少女踢了弟子一脚，然后亮出手中之物。」

「纸巾一掀，弟子立即发现那是一个神位，上书《先妣席氏之神位》，左下方书有《不孝女云恨龙》。」

「弟子正在骇感交加之际，第二位少女也恨恨的踢了弟子一脚之后，打开包袱，现出一束乌黑的秀发。」

那束秀发被一支玉钗别住，弟子认出那支玉钗乃是弟子送给席定波定情之物，不由失声惊呼！「」第三名少女

冷哼了一声，狠踢弟子一脚之后，在出怀中之襁褓，弟子立即发现那是一位四、五月大之稚婴！「」弟子不由颤声

问道：「小情，此女莫非是姑娘与我之女？『哪知，对方冷哼一声，退后丈余。」

「弟子追问数声，那七人却似石人般不予置答，就在此时，突听一声厉笑自房内传出，弟子立即又想起拙荆。」

「笑声未歇，席伏蛟衣衫不整的挟着浑身赤裸，泪流满面，愤不欲生的拙荆走了出来啦！」

「弟子尚未出声，席伏蛟已将拙荆掷在地上，厉声道：」姓云的，小妹因你不告而别，一直于断难决，‘「」

在生下你的孽种之时，不幸难产而亡，家父及家母在悲伤及愤怒之下，在上月初先后别世。

「姓云的，我今夜只是先讨回利息，等你这孽种长大之后，我会教她如何的与你算帐的！」

说至此，云中龙张口吐出一道鲜血。

鲜血方出口，三戒和尚右手一挥，手中茶杯迅即飞出，盛住那道鲜血之后，冉冉的绕飞回他的手中。

「阿弥陀佛，老衲此地不欲沾血，请施主别太激动！」

云中龙拭去嘴角的血迹，惨然道：「大师，弟子在十年前若听你之言，岂会落得今日之下场！」

说完，全身又一阵轻颤。

三戒和尚手待那个茶杯，鼎鼎的走出中堂，到了涧旁，以涧水冲净之后，汲起了半杯涧水。

探手入怀取出一粒龙眼般大小躐丸，将躐一剥，立即出现一粒清香搓鼻，花生大小的绿色药丸。

药丸入怀即化，三戒和尚走入中堂，一见云中龙已跪伏在佛前，暗暗颔首之余，他立即慈声道：「施主，请起！」

云中龙踉跄起身之后，羞愧的道：「大师，求你替弟子剃度，弟子已看破红尘，愿意归皈空门！」

「阿弥陀佛，施主因果未了，岂可逃避！」

「大师，弟子功力全失，心痕累累，实无勇气去面对世人，何况，弟子在这十余年间也得罪不少的武林人物…

…」

「阿弥陀佛，一着错，着着错，施主若不求败中取胜，东海梦幻岛及令媛迟早会变成武林之大患！」

云中龙闻言，立即想起席伏蛟及岛中高手种诡武功，身子情不自举的打了一个寒颤哩！

「阿弥陀佛，施主人中之龙，当如何善后，老衲有一『枯杨逢春九‘你先把它服下吧！」

说完，将那个茶杯放在桌上。

云中龙闻言，突地一震，立即欲跪拜！

三戒和尚右袖一挥，止住他的跪拜，飘然行入中堂。

云中龙恭敬的朝他背后一揖，双手捧起茶杯，将涧水一饮而尽之后，立即缓缓的盘坐在地。

他这一坐下，即不言不语，一直到了翌日晌午时分，他才睁目起身，一见三戒和尚坐在蒲团上，他立即跪伏在

他的身前。

三戒和尚缓缓睁目瞧他一眼，立即又合上双目。

直到当晚子时，三戒和尚方始睁开双目，他一见云中龙仍然跪伏不动，心中不由暗暗赞许不已！

他凝视云中龙半晌，沉声道：「气沉丹田，凝神壹气！」

云中龙服下那杯涧水之后，只觉全身一阵舒畅，立即开始调息，这一调息就是五六个时辰。

他一见身上尚有数处大穴无法贯通真气，心知，必是被席伏蛟震破功力又连日奔逃之故。

他疑道必须再养息一段时日之后，才有完全夏功之可能，立即散去真气，恭敬的跪伏在三戒和尚身前。

此时，一听三戒和尚之言，他立即欣喜的一震！

他刚将真气归元，立觉顶门「百会穴」有一股真气凌空源源不绝的贯入，他立即引导它们体内绕行着。

一个时辰之后，他只觉脑门「轰」的一音，立即晕眩！

翌日午后，云中龙醒来之后，只觉自己仍跪伏在地，三戒和尚已经不见，他立即盘坐调息。

真气绕行一同之后，两道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人就是这样子，失去之后，才知道东西的可贵。云中龙一发现自己的武功已经尽复，岂能不欣喜若狂。

走出堂中，一见三戒和尚专心在锄草松土，他立即走到他的身前，恭敬的一揖道：「大师再生之德，弟子没齿

难忘！」

三戒和尚起身笑道：「施主神功尽复，可喜可贺！」

「大师，请指示弟子今后之行止！」

「阿弥陀佛！向北行，遇龙则止，逢阴再行！」

云中龙将那十一字念了一遍，会意的颔颔首，恭声道：「大师，弟子何时可长待在你的左右？」

「阿弥陀佛！俗缘一了，即是相会之期！」

「大师，弟子薄有积蓄，可否让弟子略尽心意供养……」

「阿弥陀佛！施主难道忘记老衲三戒之意？」

「这……弟子实在疚惭万分！」

「阿弥陀佛！施主既已大彻大悟，今后只要以赎罪的心情去救世济人，广积外功，意义远逾供养老衲！」

「弟子定当谨记大师之金言玉语。」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时候不早，施主请离去吧！」

「是！大师珍重，弟子告辞！」

说完，长揖到地，飘然离去。

三戒和尚欣慰的颔颔首，重又继续锄草！

云中龙离开莽苍山之后，一见天色已暮，自街上买了两套灰袍靴及易容经物之后，立即进入一家客栈。

他令小二将酒菜送入房内，先洗净身子，再据案易容成一位相貌清癯的老者，然后边用膳边沉思！

翌日黎明时分，他换上灰袍，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之后，立即带着行李打开窗户，飘掠出去。

半月之后，他已在暮色时分回到家中，他甫踏入大门，立即发现院中右侧多了两堆坟了。

他轻咦一声，凝神默察片刻，确定附近没有他人之后，他微一作势，立即就掠到了坟前。

只见右坟墓薄刻以「爱女云氏玉风之墓」，左侧刻以「终南区天威」五字，他不禁心头一惨，长跪在地。

脑海之中，立即浮现爱妻被那四位梦幻岛高手轮流奸污的情景，双掌立即紧紧的握着了。

牙根紧咬，身子轻颤不已！

悔恨之泪伴着声声「风妹」簌籁直流。

一直到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女人呼救声音之后，云中龙才悚然二惊，站起身子。

他凝声片刻，未再闻及声音，不由苦笑道：「此地四周无人，一定是自己精神恍惚所致！

目光朝左侧那堆大坟一瞧，立即明白奴仆修之墓，他恭敬的三揖之后，立即飘入房中了。

房内一片黝暗，以他的功力，仍可清晰的看见蛛网遍织，积尘分余，他暗暗一叹之后，立即掠入书房。

轻轻的将书桌朝前一推，空间立即传出」轧轧「连音，不久，右侧壁间已多了一个方洞。

他沿级而下，进入地穴之后，在床下取出一个长约四尺宽约三尺，高逾三尺的皮箱扭开小锁，将皮箱一开。

地室立即一亮。

他吁了一口气，合上皮箱之后，喃喃自语道：」还好这份珠宝尚在，倒省了我不少的手脚！「走出地室将机关

恢复原状之后，他重又走到坟前，默立半晌之后，他立即走出大门向右行去。

他前行半里，立即听见右侧林中传出男人的急喘声音，以及一阵阵」熟悉「的声音，他不由一怔！

稍怔片刻，他正欲离去之际，突听那男人喘道：」师……妹……你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入……我的手中

吧……嘿嘿……「云中龙热血一沸，立即飘入林中。

只见地上躺着一位四肢离体，血迹殷然，面孔扭曲，双眼暴睁，已然气绝了多时的尸体。

云中龙认得他正是滇中袄虎老人之首徒，伏虎书生舒永明，立即仔细朝着另外二人一瞧。

只见一位体格魁梧豹眼虬髯，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大汉正在一位大腹便便的清丽妇人身上逞戛兽欲。

那位清丽妇人双目皆裂，血泪滂滂，被置于一块石上，由于穴道被制，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被糟踏着。

云中龙认得那二人是伏虎老人的孙女房秋莹及其二徒季天斌，不由恨得发毛皆立了起来。

不用说，季天斌一定是以暗算制住舒永明夫妇，先毁了舒永明之后，再奸污秋莹的哩！

云中龙虽然好色，可是，除非对方」倒贴「，自己一律是」现金交易「，绝对不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何况，受害人是一位大腹便便的人哩！

他立即冷哼一声，飘了过去。

李天斌正在得意万分，突听那声冷哼，好似遇见了晴天般雳，顾不得穿衣，立即朝左侧掠去。

哪知，他刚掠出了丈余，立即遭人截住了，大骇之下，立即掉头疾奔，迅即射出五丈外。

他快，云中龙更快，左手一挥，」拍！「一声，遥空送他」五百「，地上立即多了三颗断齿。

季天斌知道遇上不世高人，心一狠，一见自己离房秋莹不远，立即就朝她疾扑而去了哩！

」哼！畜牲！「

」牲「字方歇，季天斌的」命门穴「立即」中奖「，一道血箭随着」啊！「声夺口而出了。

他心知对方的武功超出自己甚多，立即顺着动势，疾掠而去，此时，若有」马表「测量，保证可以创造」世界

纪录「。

云中龙正欲追去，却见房秋莹的下身突然冒出一物，大骇之下，他立即掠到石旁。

只见房秋莹身子一颤，一个」小玉「般大小的稚婴头部已经冲体而出，云中龙慌忙伸手将它接住。

他小心翼翼的往处轻扯半晌之后，一位红通通的小男婴，立即落入他的手中。

乌血却狂涛般自房秋莹的体内冒出。

云中龙慌忙放下婴儿，双掌飞快的在她的身上轻拍一阵子之后，取出三粒药九塞入她的口中。

右掌贴上她的」膻中穴「，一面将真气输入，一边沉声唤道：」房姑娘，你醒醒！房姑娘，你醒醒！「半晌之

后，房秋莹连吐数口带有黑块的乌血之后，无力的睁开双眼，道：」孩……子……我的孩……子……「云中龙一见

她的血块，暗叹一声，立即抱着婴儿凑到她的眼前，沉声道：」房姑娘，恭喜你，是个男婴！「就在这时，那男倏

然」哇……「连啼！

房秋莹身子一震，双目一亮，伸手摸着男婴，泪如雨下的道：」我……苦命的……孩子……你……一出世……

即……没爹娘……「」房姑娘，你别激动、「」恩……公……小女子姓……「

」老朽知道，你是房秋莹，尊夫是舒永明，那个畜牲是季天斌，可恨被他趁隙逃走了！「」恩公……不错……

我就是……房秋莹……想不到……会被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牲……所害……报……报仇……「」房姑娘，你放心，

老朽会好好的抚养令郎，长大之后一定让他手刃季夭斌替你们报仇的！「」谢……谢……「头一偏，立即气绝！

男婴也」哇……「啼个不停！

云中龙挥掌在地上劈出一个大洞，将两具尸体及衣物，放入了洞中之后，立即挥土覆洞。

左掌一挥，将那块石头，移到那土堆前面，指聚功力，迅速的在石上镌出：」舒永明房秋莹之墓「。

目光一落在」哇……「啼叫不止的男婴身上，他慌忙自包袱中取出一套灰袍将他包妥，提起皮箱，疾掠入城。

由于男婴啼叫不止，他轻轻的在他的身上一揉，一见他已经止啼，他歉然自语道：」好可怜的孩子，刚出世，

就被制穴。「时值深夜，他自城角掠入城，略一思忖，立即驰向好预兆客栈。

连拍数下大门之后，睡眼惺松的小二嘟着嘴，揉着脸皮，不甘愿的应句：」来啦！别捶啦！「他打开大门正欲

瞧瞧究竟是哪位冒失鬼在三更半夜来住店之际，倏见一块碎银塞入手中，他不由一怔！

」老二，快去叫老板及老板娘来！「

」好！好！您老人内奉茶！「

」别顾着招呼我，快去叫人！「

」是！是！马上来！「

有钱果然能使鬼推磨，云中龙刚坐定将男婴放在座头上，立即有一对老夫妇赶了过来哩！

他立即掏出一锭银子，沉声道：」老板娘，我那媳妇生个小壮丁却一命归阴，你快去帮他洗个身子！「」这…

…大爷，你眼生得很……「」老板娘，难不成老朽会去偷抱别人的小孩？」说完，将那锭银子塞入老者的手中。

」春花，快去帮他洗上洗吧「！」

「好！好！阿狗，你快去熬点粥汁！」

云中龙就吁了一口气，跟着进入后院之后，一见她熟练的汲水，试水，弄妥之后，他立即揉开他的穴道。

男婴立即又「哇……」啼叫起来。

老妪轻拍低哄，一边轻揉的替他擦洗身子，半晌之后，那男婴已经妥协了，云中龙不由松了一口气。

一阵步声过后，老者手持一团衣物走了进来，问道：「大爷，这是小孩以前所穿之衣裳，如果不嫌弃的话……」

「呵呵！老哥哥，太好啦！小弟正悉找不到小家伙的衣裳哩！」

老者欣喜的道：「既然如此，我干脆再去多准备几套，把它们包起来，免得没衣裳可换！」

「这……怎么好意思呢？」

「呵呵！没关系啦！反正那些衣裳我们已用不着了！」说完，放下那套童衣，欣喜的跑去。

半晌之后，小二也将一碗粥汁拿来了。

老妪一面替男婴穿衣一面吩咐道：「阿狗，快把粥汁吹凉，孙少爷等着要吃哩！快呀！」

小二方才收了小费，当然「打拚」吹了！

半晌之后，老妪拿起小匙杓起粥汁，凑近男婴唇中，男婴居然啧啧直吸，神色一片欣喜，云中龙不由瞧痴了。

好半晌之后，只听老妪慈声道：「睡着了，好可爱的娃娃，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位俊小子！」

「啊！老板娘，谢谢你了！」

「大爷，你去歇会，孙少爷由我照顾吧！」

「这……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阿狗，快带大爷去休息！」

次日晌午时分，云中龙在后面一面用膳，一面瞧着熟睡在老妪怀中的男婴，心情一片愉快。

突听前院传来一阵妇人的「哎唷」叫声，二人不由一怔！

半晌之后，云中龙立即听见一阵杂乱的步声自前院传来，他立即佯作不知的继续发怔着。

半晌之后，只所阿狗叫道：「头家娘，不好啦！」

老妪将男婴紧贴在怀中，边轻拍边骂道：「死阿狗，你在叫什么叫，吓咳着了孙少爷，看我不揍扁你才怪！」

却见一位身若铁塔，虎眼环虬，面孔紫红的大汉，满头大汗的跟了进来，只听到他急道：「老板娘，请救『阮

某（吾妻）‘一命！」

那声音又急又响，好似夏季午后焦雷般，令人听得一阵烦燥，若非老姻捂住男婴双耳，早就满屋儿啼了。

「这位大爷，尊夫人怎样了？」

「囝仔太大，生不出来！」

「哎唷！夭寿喔！快！赶紧去！」

云中龙抱着男婴与老者，和那名大汉站在房外，耳闻那妇人一阵阵惨叫，叫声越加凄厉，那大汉急得来回走动

着。

突见，房门一开，老妪神色慌张的道：「树人，还是去请大夫来吧！那身子太大啦！那妇人快不行啦！」

云中龙武功通玄，精通歧黄，闻言之后，沉声道：「老朽略诸歧黄，就让老朽来试试吧！」

说完，将那男婴交给老者。

老妪欣喜万分的道句：「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快请！」立即带着云中龙行入房内啦！

榻上豹着一位双手捧腹，不住翻滚呼疼的妇人，瞧她的苍白脸孔，分明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

云中龙取出三粒药丸，塞入妇人的口中，命她将双掌紧握头顶的榻柱，沉声道：「你别慌，依我的话来做！」

说完，双掌如飞的在她的遍身大穴轻拍着。

一缕缕真气迅速的穿入她的体内，不但使她的精神为之一振，紧绷的神经也为之一松了。

只见他暗一咬牙，低头一瞧，只见在那妇人的下身内有一团乌黑的毛发，他不由暗道：「好大的囝仔！」

右手食中二指一并，一缕真气透指而出，立即将那妇人的下身扩展出二分余的版图。

那妇人疼得惨叫更剧。

「」忍着点，听我的话用力！「

说完，双掌搭上她的双腕，缓缓的渡过真气。

半晌之后，只听他沉声道：」用力！「

那妇人惨叫一声，咬牙用力一挣。

老妪立即欣喜的叫道，」大好了，头出来了，再用力！「那妇人全身一颤，再度使出全力一挣！」

「太好了，肩膀也出来了，用力呀！」

半晌之后，那妇人惨叫一声，用力一蹬！「

一位乌漆麻黑的壮小子立即脱体而出。

老妪道声：」谢天谢地！「立即断脐，连拍壮小子的小屁股，云中龙迅速的就欲替那妇人止血！」

「大爷，别争，那些淤血若不排净，她以后会得不少的妇人病，还是让我来吧！你快看看这个壮小子为何不哭？」

云中龙接过那个又黑又壮，四脚内缩，双掌紧握，五官挤成一团的囝仔，暗道：「好小子，挺壮的哩！」

左掌扣住他的双踝，将他倒提在半空中，右掌在他的背部一阵轻揉缕缕真气立即缓缓的透入！

「哇！」一声石破天惊大响过后，众人不由松了一口气，老妪欣喜的道，「谢天谢地！母子平安，大爷，恭喜

你啦！」

魁梧大汉人房内，立即握着那妇人的左手，叫道：「金花，你……你不要紧吧，方才差点令我急死了！」

那妇人含笑强声道：「泰哥，我很好！」

魁梧大汉突然走到云中龙的面前，叫声：「恩……」双膝一屈，那座铁塔般的身子就向下跪！

云中龙呵呵一笑，立即闪了开去。

魁梧大汉死心眼的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之后，虎目凝视着云中龙，宏声道：「龙泰代表全家叩谢恩公！」

说完，又「呔！呔！呔！」连叩三个响头。

「呵呵！够了！够了！起来吧！」

龙泰恭声道：「是！」立即起声不动！

老妪将壮小子放在榻上，笑呵呵的道：「龙夫人，老身从未见过如此壮的小子，我去替你做些吃的东西！」

说完，笑嘻嘻的走了出去……

云中龙取出三粒药丸塞入龙泰之手中，含笑道：「龙泰，这三粒药丸可以强身补血，快给尊夫人服下吧！」

说完，含笑走了出去。

龙泰恭敬的送他离房之后，走到榻旁服伺她吞下那三粒药丸之后，欣喜的道：「金花，还好有这位恩公，否则

就惨了！」

「是啊！我差点就昏倒哩！」

「金花，你休息一下吧！」

当天夜晚，云中龙吩咐老者做了几样菜及一壶酒，众人坐在龙泰的房中，彼此互道敬贺之意。

酒过三巡，只听云中龙呵呵笑道：「龙泰，幸好有尊夫人帮小孙哺乳，否则，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哩！」

「哈哈！舒老（云中龙化名舒感天），若非你的帮忙，咱们现在岂能坐在此地欢叙！」

「呵呵！龙泰，想不到你外表粗鲁，思绪却挺细密的哩！」

「哈哈！舒老夸奖了，我自幼也随先父母喝了一点墨水，不过，跟您们一比，那就矮了一大截啦！」

「呵呵！咱们众人之中，就数你最高了，怎会矮一大截呢？对了，龙泰，你们是何方人氏，欲去何处？」

龙泰闻言，笑容突敛，立即不语。

正在榻上哺育双婴的妇人，立即接道：「泰哥，恩公是咱们再生父母岂可骗他？」

「好吧！舒老，你可听过梦幻岛之名？」

云中龙闻言，胸口好似遭人捶了一拳，不由低唔一声，不过，他旋即掩饰的苦笑，道：「不知道，我真是太孤

陋寡闻了。」

龙泰毫不起疑，低声道：「舒老，梦幻岛是东海之一座仙岛，岛上住着两百余人，我们二人正是来自该岛。

」哦！瞧你方才的神色，莫非甚怕被人发现来历？」」是的，我们二人是奉岛主夫人之命，来中原找一个人，

为了避免发生其他的意外，夫人令我们不许泄漏身份！「」你们要找谁？」」中原第一高手，双绝公子云中龙。「

云中龙忍住心中的惊骇，沉声道：」云大侠与你们有仇吗？你们认识他吗？

你们找到他了吗？」

」认识，不过，他的家中已无一人，我们虽不知夫人为何要找他，不过，我们会一直继续找下去的！「说完，

突然低下头。

云中龙知道他必明白内幕，可是，碍于岛规，才欺骗自己，他立即含笑道：」那位云大侠会不会看见你们去找

他，才避不见面。「」不会，他并未见过我们二人，何况他的家中多出两堆新坟，他一定是遭遇变故才离开的！「

云中龙暗佩他人粗心细，立即又问道：」你们岛主是否知道你们来中原，寻找云大侠之事呢？」」不知道，因为他

已经比我们先抵达中原了。「云中龙暗颤道：」天呀！希望席伏蛟之妻左艳芳，并不赞成席伏蚊这种报复手段，则

事情或有转机！「云中龙虽在沉思，龙泰却又道：」舒老，我有一件事儿想请教你，不，也可以说想麻烦你一件事。

「」喔！请说吧！「」舒老，请问你打算去何处？」

云中龙心中一颤，倏然想起，三戒和尚在临别之际，曾提及」遇龙就止「，龙泰姓龙，莫非应在他的身上？」

他立即含笑道：「老朽略谙歧黄，想要悬壶济世，不过，由于小犬及小媳，不幸先后别世，一时难以决定！」

老者立即欣喜的道：「老哥；在卧龙寺附近那家卧龙药铺，因为掌柜的年岁已大，打算要顶让，你九何不把它

顶下？」

云中龙心中一动，暗道：「天呀！又是『龙‘太巧啦！」

他立即含笑道：「老哥，你可知他出什么价？」

「咱们西安城地价较高，加上店内的药材，听说他开价三千两银子，不过，还可以当面还价。」

「好！」咱们待会儿去瞧瞧，龙泰，待会如果谈妥，我就打算在此落屋，你把你的事儿提出来吧！「龙泰欣喜

的道：」舒老，你也知道我必须去找人，金花与我那个猴囝仔又需人照顾，我想……我想……「」呵呵！我知道，

你想把金花母子暂时托我处，对不对？」」对！对！真不好意思！「」呵呵！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也可以顺便哺

育小孙的，不过，你放心，我会经金花好好做个『月子‘，她吃不了亏的！「」呵呵！那怎么好意思呢？」」呵呵！

这就是合则利，分则伤脑筋呀！「

众人不由哈哈大笑！」

两位男婴立即被笑声吓醒过米，立即「哇哇」连啼。

老妪过去帮忙哄睡之后，重又回到座位，含笑道：「舒先生，龙夫妇，两位喜得贵子，不知宝贝取什么名字？」

云中龙摇头道：「啊！我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老哥，你饱读诗书就烦你给起个名字吧！」

龙泰立即点头道，「对！对！就麻烦你们啦！」

那老者姓徐，名叫立本，年纪之时，还博得「秀才」之名，若非要继传祖业好预啦客栈，他早就往宦途发展了。

此时，只见他捋须含笑，沉思半晌之后，朗声道：「老哥，你姓舒，若将令孙取名为啦，颇具吉祥之意！」

「舒啦，好一个动听的啦，好名字，好名字！」

老妪欣喜道：「可真巧，小号名为好预啦，令孙又取名舒啦，老哥，我看以后咱们就免费招待他吧！」

「呵呵！好！好！啦儿就算是咱们的『荣誉店民‘吧！」

「太难听啦！什么店民不店民的，换个词吧！」

「这……待我想一想……」

云中龙含笑道：「老哥，大嫂，你们何不收他为干孙。」

「这……我们有这个荣幸吗？」

「呵呵！怎能说是荣幸呢？那是啦儿的福份。」

「呵呵！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等到啦儿满月之时，咱们就按古礼来庆祝一番，好不好？」

「呵呵！好，好，如果药铺说妥，干脆也择在那天开业，如何？」

「呵呵！好！好！双喜临门！太好啦！」

龙泰立即连声恭喜不已。

徐立本夫妇乐得几乎合不拢嘴。

好半晌之后，只听徐立本含笑道：「龙兄弟，以令郎的面貌，我替他取一个『来‘，单名，如何？」

「龙来，嘿！够气魂，好！好！太好啦！金花，如何？」

闻金花含笑道：「龙来，挺吉禅的哩！谢谢！」

老妪笑嘻嘻的念道：「好预啦来，真好也！」

徐立本哈哈一笑，道：「当然好啦！我取的名字。又会到哪里去坏呢？」

「你呀！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起染坊啦！」

「呵呵！开染坊？妙点子，老哥，往后你就忙着救人吧！啦儿就交给我啦！

我保证把他染得『水当当（美）‘！」

「呵呵！好呀！瞧你的啦！」

第二章醒来身已别人怀

西安北临渭水，南阻秦岭，周、隋、唐，先后建都于西安附近，尤其秦始皇在西安建阿房宫，更是替西安打响

「知名度」。

西安城的设计也真妙，完全采取围棋井字设计，东西十一条待，南北十四条街，以太极宫为主体，按宫殿里坊

集市向外序列。

就好像台北市的街道以台北火车站为中心，割分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东西路及延平，中北，森林…

…南北路。

在西安开通巷西口，有一座名刹，该刹建于武汉帝，寺名由福应禅院，观音寺，改为如今的卧龙寺。

由于历史悠远，香火鼎盛，堪称西安首刹，寺内除供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所画，观世音菩萨之像外，另有一块

石头，刻有佛祖拓印和收藏名贵的宋版藏经等珍本。

在开通巷东白，有一家百年老药店，卧龙药铺，由于主人医术欠精，药价也不低。因此，营业情况每况愈下。

可是，自从三月前由云中龙以三千两银子顶下来之后，情况便整个的改观，一跃而登上十六排行榜之首。

卧龙药铺原本雇有一名四旬左右的「半桶师」（医术不及格之郎中），以及两名十五，十六岁的学徒，云中龙

接掌之后，立即请他们「走路」。

因为他一看见他们那付懒洋洋的模样，心里就火大，因此，尽管他们要求「留店察看」「自动降薪」一样被「

三振」！

有钱好办事，不到一个星期，不但壁间每个药柜补齐药，云中龙更多腾出一个穷间专门摆珍贵药材。

此外，经过徐立本的推荐，他雇用两位妇女来负责「民生问题」，清洁工作及照顾闻金花。

在舒啦满月那日，徐立本特地吩咐客栈的大师傅，摆六桌酒菜，将地方上几位有头有脸的人，请来捧场。

云中龙除了当场婉言谢每人之贺礼以外，更在饭后品茗之时，当场透露「循脉探病」之绝技。

以他的通玄功力，要从事这种工作，简直似小娃儿在办「家家酒」一般，轻易的断出三人的身体不适情况。

这下子可热闹了！不但有病的来看病，即使是没有不适的人，也凑热闹前来要「健康检查」。

以云中龙的能耐，一个时辰之后，即给他们每人一个圆满的答覆，不由命他们频频咤舌高呼「华陀在世」不已！

次日辰初时分，云中龙不但已经打开大门，更将昨夜配妥的三十余份药摆在柜上，自己则坐在桌旁备茗待客。

果然不错，有钱人总是比较贪生怕死，昨天一听见自己的身子哪个部位不对劲，再懒也无法睡到「日头晒屁股」

了。

盏茶时间过后，果然有三名中年人自三顶轿中走进大门来。

云中龙不但当场唤出他们的姓名，指出他们的症状，更含笑将药袋送了过去，同时告以服用之法。

那三人在惊讶及佩服之余，立即伸手入怀，准备要缴费了。

云中龙含笑指着壁角那个垂盖圆木桶，道：「请三位先试服，若有效，再随时来付钱吧！」

那三人一见桶前写着「爱心桶」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十一字，立即诧异的问其中之含意。

云中龙立即含笑道：「老朽家逢不幸，仅存一孙，为了弥过及植福，打算以医木及药材来救人济世。

」患者若是有钱人就多捐些，若是穷人则完全免费，这是老朽的些微心愿，尚祈各位广为宣导！「那三人听得

肃然起敬，立即争着要捐献。

」呵呵！多谢各位的支持，不过，各位有服过药之后，再来捐献，如此，不但可令老朽心安，更具意义！「三

人闻言，又略作寒喧之后，方始欣喜的离去。

事情果如云中龙所料，在黄昏时分，柜上的药包全部推销出去了，乐得云中龙暗叹」为善最乐「之至理！」

次日午前时分，立即有人答谢捐献了。

从那天起，在短暂的两个月期间，云中龙的化名舒感天，立即响遍了西安城的大街小巷。

不少人干脆直呼他为舒神医。

除此之外，他略一盘算，居然赚了一千余两银子，他在惊喜交加之下，略一思忖，立即恍然大悟！

因在这段期间内，来求诊的人多是富人，在「输人不输阵」的心理下，每个人的出手越来越大方！

相反的，那些穷人目睹那种骚包情景，惭愧之心油然而生，很多人就不好意思再去吃「伸手药」了！

云中龙思忖数天之后，立即订立一个以劳力换药的办法。

一高价收购城民自山上采来之药草。

二高价征求炮制药材人员。

三高价征求清理环境之临时工。

总之，他替那些穷人制造赚钱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坦然接受治疗，以便达成他救人赎罪的心愿。

此项办法经过徐立本全家去拜访那些穷人之后，试行一个月之后，居然获得热烈的迥音。

不但有两位病患之子。自动每天来药铺协助配药，包药，更有两位青草店之主人自动来整理城民采来之药草：

整理药草除了分类，热晒，阴晾以外，尚须清理、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又甚占空间，恰恰给穷人们提供不少的效

劳机会。

他们干脆捆捆的药草拿回家去晾晒，整理妥后，暂存家中，不过，却将数量登记在卧龙药铺柜上的薄中。

只要云中龙需要什么药，往簿上一瞧，自然可以及时送来，这种「藏药于民」

之措施挺高明的哩！

而且，由于云中龙的教导，无形中，提升了西安城民的医学常识和保健经验，生活环境也改善不少。

尤其是卧龙药铺，随时随地有人自动在那儿刷洗石墙，玻璃，此种盛况令过往之外地人诧异万分！

看官们，你们去过行天宫吧，不论是松江路，忠义或三峡白鸡山那家行天宫，只要你进入大门，立即可以发现

有不少的善男信女自动自发的在整理宫内外的整洁。

那是一种感恩图报的奉献，绝无丝毫的功利心理在内。

过往之外地人，在好奇之下，也进去排队「参考」一下，这一「参考」，「舒神医」立即又多了一批「义务宣

传员。」

于是，不但多了外地人来捧场，而且连武林人物也上门「求教」了。

云中龙对于武林人物，可不来那套「慈航普渡」了，只要他获悉是黑道人物，他就来个「偷工原料」了。

不管对方是内伤或外伤，他总是轻描淡写的给他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如维他命西）将他打发掉！

最令他暗中兴奋的是，他由那些武林人物的伤势及交谈之中，可以知道武林的「第一手」资料。

生活就在云中龙忙碌之中，悄悄的流逝，一晃就是过了十年，他除了鬓须全白之外，精神仍是奕奕，爱心仍是

炽热！

此项位协助配药的少年，不但已成青年，而且先后成家，不过，在优厚的待遇下，两人仍然在药铺工作。

那两位负责整理药草的青草店主，不但仍留在药铺，而且越干越起劲，因为云中龙已传授他们不少的歧黄之术。

「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他们二人简直对云中龙的医术，佩服极了，因此，他们乐意留在药铺当「义工」。

事实上，云中龙在「揩富济食」，有盈余之时，总是少不了要请他们「吃红」，那份收入，已足抵他们数年的

收入了。

云中龙本人经过十年潜修行医救人之后，不但心宽神怡，而且功力更加凝练，意念稍动，立即气机如珠。

最令他欣慰的是舒啦及龙来，这两个「猴囝仔」，一个长得又俊又聪敏，一个长得壮似一头小牛。

尽管聪敏的舒啦经常出备况「状况（批漏）」，街坊邻居看在舒神医的面子上，也都多加包涵了！

舒啦这小子心地并不坏，可是，由于太聪敏，三步后蒙，八步便将获过「秀才」名衔的徐立本考倒了！

云中龙又坚持不授他武功，一见他经常出「状况」，干脆叫他留在铺中，一面研读「本草纲目」，一面熟诺药

材。

舒啦这小子也真有办法，九岁那年，不但搞熟了每样药材，而且还「鸡婆」

的帮人配药，甚至还要「见习门诊」哩！

云中龙搞不过他，干脆利用晚上授他绘画。

好小子，他的第一幅画，居然是打赤膊，穿着短裤在房中蹲平马步的龙来，而且画成一付「别大使」的神情。

龙来自幼即被闻金花督促根基，虽已有了甚佳的很圣、却也练成一付森讷憨直的个性了。

尽管如此，但一见到如此那付「别大使」的神情，也会「抗议」，立即拿着那幅画去见闻金花了。

「闻金花为了暗中让护这家药铺，并没有和龙泰出去找云中龙，因为，他对舒啦十分的了解。

只见她含笑打量着那幅画，一眼之后，禁不住笑出声来，怔得龙来诧问道：」娘，你在笑什么？」闻金花抚着

爱儿头部，含笑道：」来儿，这样子挺像你爹的！「龙来已经一年多没有再见过其父了，闻言之后，欣喜的道：」

真的呀？孩儿还以为阿啦在笑孩儿哩！「」不会啦！去练武吧！「这天一大早，云中龙正在漱洗之际，突听正在前

院工作的人传出一声惊呼，道：」啊！你……你是谁？」一声嘶哑的：」金……花……「过后，立即传来重物坠地

之响音。

兰中龙忍住惊骇，沉稳的走到门口，立即看见闻金花，神色慌张的挟着浑身浴血的龙泰掠了进来。

」舒老，泰哥，他……「

」别慌！快放在床上，另外备盆温水。「

说完，自柜中拿出数个药瓶及一个方盒行入后院。

云中龙刚踏入房中，立即看见龙来，含着泪水站在一旁，他立即含笑道：」阿来别慌。「说完朝榻行去。

只见龙泰满脸乌黑，胸膛及四肢剑伤，刀伤累累，看样子是先中了毒，然后遭到数人的围攻。」

云中龙坐在榻沿，替他把过脉，检视过瞳孔之后，肃然道：「金花，你到房外去守着，别让人走过来。」

闻金花拭去泪水，立即带上房门而去。

云中龙褪下龙泰的衣裳，一瞧「从林地带」一片「秽物」，立即暗道：「不可能呀！龙泰怎会去找女人呢？」

心虽诧异，双手可不敢闲着，只见他脱光龙泰之后，立即取出三粒药丸，塞入龙泰的口中。

长盒一掀，手持银针，沉稳的插在龙泰的身上、半个时辰之后，龙泰从头到脚，更成一只刺猥了。

云中龙先放下窗帘，再盘坐在榻上，调息半晌之后，手掌抚着丹田，右掌虚空推出真气逼入龙泰的「膻中穴」。

半个时辰之后，只见自每支银针之中，汩汩流出缕缕又腥又臭的乌血，云中龙暗暗宽心之余，继续施功。

又整个了一个时辰之后，那些乌血终于转成鲜红色，云中龙缓缓收功之后，迅速的拔去那些银针。

倒出三粒绿色药丸，化入温水盆中之后，立即取中替他净身。

突听龙泰弱声道：「舒老……我……」

「龙泰，你那体内剧毒方除，少开口，休息一下吧！」

说完，又将三粒药丸塞入他的口中。

龙泰感激的道过谢，立即闭上双目。

云中龙在镜前仔细的检查脸上的易容之后，立即拿着药瓶及针盒，朝前应行去。

他正在暗诧闻金花为何不在房外之际，突听远处街道上传来一阵打门的声音，立即加快脚步行去。

走入厅中，只见舒啦及龙来，双拳紧握，站在那两位负责配药青年身旁，欢目紧盯着大门口之打斗。

他急忙的将手中之物放在柜上之后，默立原地观战。

此时，和闻金花动手的正是一名粗眉大眼的四旬大汉，只见他力贯双臂，一垫步，十指夹着劲风，抓向闻金花

的胸前。

云中龙眉头方皱，已听舒啦叫道：「哇操！莫见笑（不要脸）！」

闻金花冷哼一声，身向左一闪，右手从对方肋下一掌叱道：「躺下！」

那名大汉闷哼一声，平地被推出两丈以外，一个踉跄，弄个狗吃屎，立即弄得一脸一身均是灰泥。

舒啦小手连鼓，高声叫道：「哇操！好一个狗吃屎，大嫂行！大嫂妙！大嫂呱呱叫！大嫂加油！」

龙来也叫道：「娘，揍扁他！」

他的嗓门又响又尖，立即钥起站在一旁另外两名大汉的狞视。

云中龙立即走到二小的身边，低声道：「阿啦，别乱叫，免得你大嫂分了心，反而会不利！」

「哇操！会有这么严重呀！」

「不错！」

就这几句话之间，躺在地上的那名大汉，已将那双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一言不发自腰间取下一只九节软鞭。

这九节软鞭为纯钢打造，鞭首为一张口虎头，内有按簧，伏有毒针，往往可以在紧要关头，发针伤人。

「呼」一声，软鞭平空舞个半圆，脚下用力，软鞭犹如一条怪蛇，挟着风声，直向闻金花左目点来。

闻金花冷哼一声，内家掌力疾吐而出，那名大双「哎哟」一叫，不但又被击倒，连软鞭也飞落出去。

舒啦瞧得双目一亮、脱口叫道：「哇操……」

声方出口，瞄了云中龙一眼，立即已手捂口，将底下的话全部吞进肚中，身子却兴奋的颤抖不已。

站在一旁的那位骨瘦如柴，脸色苍白，双目内陷，精光射人的四旬黄衣大汉，立即自身上取出一双铁笔。

另外那名面孔黝黑，细鼻小眼，满脸黄色，在眉上长着一个大红痞大汉，立即也取出一双梭形兵器。

龙来立即叫道：「娘，他们亮家伙了，小心！」

闻金花应道：「来儿，你别怕，这种角色，再来十个，娘也不怕！」

舒啦立即低声道：「哇操！阿来，你不要乱叫好不好吗！知道『家伙‘那两字，挺难听的喝！」

「怎么会呢？」

「哇操！你不懂啦！他们要打架了，不跟你扯。」

云中龙却听得暗叹人小鬼大。

只见那三名大汉各持兵器，品字形将闻金花围在中央，梭光鞭影，紧紧攻向闻金花的要害。

闻金花双袖连挥，脚踩「七星幻步」，任意那三人如何纵跃翻腾，精招尽出，仍然沾不到她的身子。

云中龙瞧得颔首道：「好功夫，这才是梦幻岛的绝学，龙泰夫妇一定不是在厨房做事的小角色。」

闻金花抬头一见天色已近午时，远处待头围了不少人，无心与那三人纠缠，立即沉心运气待机而动。

这时恰好三魔分而又合，成一字形，三样兵器攻了上来，闻金花立即打算等兵器近身再以内家掌力攻击。

哪知，那三人距她身前尚有三尺之余，突见大片银丝光雨，如疾雷暴雨般朝她的胸前疾罩而去。

龙来张口欲叫，立即被云中龙以手捂住。

闻金花见状，心中大骇，匆忙中只得往上拔起三丈多高，大片毒针及银梭立即擦着鞋底而过。

落地之后，心中不由大怒。

三名大汉岂容她站稳，立即又梭齐剂攻而到。

闻金花盛怒之下，左手一伸，钢爪般一把抓住鞭头第二节上，右手由拳变掌，虎口横架子梭，由右往左一掌推

去。

三名大汉同时惺叫一声，同被震出丈外，一阵鲜血狂喷之后，立即相继昏死在地上，地上散置着兵刃。

闻金花长吁一口气，就欲行入大门。

倏听远处传来一声朗喝：「站住！」

人群中立即传出一阵：「差爷来了！差爷来了……」

舒啦立即崔促道：「哇操！是那三个坏蛋，先冲进来闹事的，爷爷，大婶没有罪，你快去向差爷说吧！」

龙来那张红脸在情急之下，胀得更红，一时却说不出话来，急得他立即呼吸急促，满头大汗。

云中龙含笑道：「阿啦，阿来，免紧张，我去看看！」

说完，从容走了出去。

那六位差爷一见到云中龙，立即恭敬的道：「舒神医，您好！」

「田捕头，各位差爷，辛苦你们了，方才这三人来此滋事，这位女侠见义理助请你们别误会。」

远处立即有人附和道：「对啦！那三人好凶哦！一进门就把我们推来踢去，大人，快把他们抓去关起来！」

「是呀！趁着他们尚未醒来，快抓起来吧！」……田捕头没吟半晌，立即拱手道：「舒神医，这位女侠，既然

如此，我就押这三人回去，请恕方才冒犯。」

「呵呵！职务所在，岂能怪你，各位进来奉茶吧！」

「不啦！我们急着押此三人回去哩，告辞！」

众人散去之后，云中龙和闻金花刚走入大厅，龙来唤声：「娘！」立即拥入她的怀抱之中。

舒啦却钦佩的叫道，「哇操！大婶，原来你有这么罩得住的武功呀！你可真是『保防专家‘哩！」

闻金花含笑道：「练武只是强自自卫，有何可炫耀的？」

「哇操！大婶，你是不是可以教我几招？」

「我不够资格，若有机会，我替你推介一位武功比大嫂高明上一百倍的真正高手，好不好？」

「哇操！有这种人吗？」

「呵呵！有的，有两个，又道：」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尚未出生。「」哇操！爷爷，你怎么也扯进来了！「」

呵呵！啦儿，行行出状元，何必一定要练武呢？」闻金花笑道：」舒老，阿啦的资历甚优了……「」呵呵！过些时

日再说吧！你们回房吧！让这些朋友等这么久，挺不好意思的，各位，请坐！「当天夜晚，子初时分，云中龙刚调

息醒转，突听一阵轻细的衣袂破空声音，自卧龙寺方向传来，他立即飘落榻前。

来人身手甚高，半晌之后，即已由右墙飘落院中，一阵轻掠，闪电般掠上闻金花房外的那株白杨树上。

云中龙心知对方必然因为闻金花方才在替龙泰换药，尚未熄去烛火，才被引去窥伺的哩！

他立即自窗隙偷偷打量对方。

只见在枝亚间蹲伏一位一身黑衣劲装，脸蒙黑纱中，体态婀娜的女人，他立即暗忖对方之来历。

只见那女人伸手入怀取出一把柳叶刀，抖手一掷，窗框即立传出」刷「的一声，她却已掠身破空而去。

一声冷哼立即飘荡于夜空中。

窗户」刷！「的一响，立即听见闻金花低声惊呼。

云中龙佯作不知的飘上榻，双目一闭，即听见闻金花去低声道：」泰哥，你在外面多年，有没有听过黄衫会这

个组织？」」什么？原来是黄衫会呀？怪不得如此的心狠手辣！「」泰哥，小声些，舒老在休息哩！「对了，金花。

你知不知道舒老谙武之事？」

「知道！在生下来儿之后，我就知道了，另外在这些年来，他也使用内功替人通血活气！」

「金花，若非他的年纪甚大，我真怀疑，他就是咱们所要找的云大侠，因为，他的内功太精湛了！」

「怎么可能呢？你不是曾接岛主指示说，岛主已点破云大侠的『气海穴‘，他怎么会恢复武功呢？」

「是呀！我实在太糊思妄想了，可是，云大侠会在何处呢？」

「唉！天下这么大他只要随便一躲，咱们就好似在大海捞针，简直难以寻获，泰哥，你是怎么惹上黄衫会的？」

「我……这……」

「泰哥，你莫非有难宣之隐？」

「我……是的，金花，我……我对不起你。」

「泰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究竟是看什回事？」

「唉，金花，自今年初，我就在洛阳发现了一顶神秘软轿，那是一顶由四名黄衣少女扛抬之华轿。

」四周黄帘深垂，不见轿内之人，我在好奇之下，立即想起，听说云大侠一向也是喜欢这种调调儿，立即跟了

下去。

「哪知，过了一个月之后，当软轿到达本城城郊之时，软轿突然一折入林中，我立即尾随而入。」

「可是，我刚入林里余远，立即被那四名黄衣少女围住，而且一言未发的被她们以阵式围攻。

」拚斗半个时辰之后，只是她们四人双袖连扬，我立即校一团淡红色烟雾罩住，神智立即一阵模糊，于是，我

……「房内立即一阵沉默。

片刻之后，只听闻金花低声道：」泰哥，此事不能怪你，可是，你为何会被伤成这么重呢？」」金花，谢谢你

的谅解，我在神智清醒之后，一见一位少女伏睡在身上，我立即制住她，匆匆的起身穿衣。

「另外三名少女仗剑一直围住我，我在愤恨之下，一掌震伤那位少女，然后将她掷出，开始突围。

」在激斗之夜，伤痕累累，我在震伤一名少女之后，夺路而出，逃到了此处，精神一懈，立即晕眩！「」喔！

泰哥，可真难为你了，你一定使用《九玄神功》了吧？」」是的！若非夫人授我那招保命神功，我岂有命在。「」

泰哥，在你们拚斗之中，难道未见轿中人现身或出手吗？」」没有，这真是一件怪事！「」泰哥，方才掷刀下挑战

书的那女人，一定是围攻你之人，咱们明夜要不要去赴约呢？」」不必！「」可是，万一她们找上门来，那该怎么

办？」

」金花，你能独力对付她们吗？」

」这……泰哥，咱们何不动用紧急联络办法向岛主求援？」」远水救不了近火，何况，岛主尚不欲惊动中原武

林！「」这……泰哥，我去求舒看解危，如何？」」不行！舒老正在欢芒食蹈，必有用意，说不定另有什么苦衷，

咱们岂忍心将他拖下水呢！「」唉！这该怎么办呢？」」金花，你还是动用紧急联络办法吧！不过，只要向岛主回

报真情及准备返岛，请岛主裁示。「」好吧！我马上写报告。「云中龙听至此，心潮起伏不定。

盏茶时间过后，他立即听见闻金花破空掠去的声音，思忖半晌之后，吸口长气，立即闭目养神。

翌日一大早，他立即去替龙泰换药，同时又将三粒灵药给他服下，嘱他好好休息之后，立即含笑而去。

忙碌一天之后，他在饭后，立即在前院四周漫步，双袖不经意的轻挥之中，一截截尺余长的树枝，轻巧的钉在

地面上。

半个时辰之后，他含笑的走入房中。

只听舒啦低声问道：」哇操！爷爷，你怎么乱丢垃圾？」」呵呵！鬼精灵，快去睡吧！我待会再唤你起来看热

闹。「」哇操！真的呀？」」呵呵！骗过你吗？」说完坐在椅上品茗。

舒啦嘻嘻一笑，果真脱靴上榻就睡。

半晌之后，云中龙立即听见闻金花来到自己的房外，他微微一笑，立即传音道：」金花，回房去休息吧！「一

声轻细的」是！「之后，闻金花果真回房而去。

子丑之交，云中龙自调息之中，被一阵轻细的衣袂破空声音吵醒。他立即在舒啦的右肩一拍。

舒啦揉揉双眼，低声道：」哇操！要去看戏啦！「」呵呵！就在这儿看吧！「」哇操！这儿有什么看头呢？」

」呵呵！你去站在窗前那张椅上，只能看，不能出声，知道吗？」舒啦点点头，匆匆套上靴，立即跑到那张椅

旁，他刚爬上椅子，突然听见一声冷哼，啸得他慌忙蹲下身子。

身子一个重心不稳，就向右一倾。

他正欲惊呼出声，却见爷爷已扶住他的右腋，轻轻撑起他，同时低声道：」阿啦，别怕，开始看好戏吧！「舒

啦朗目一转，立即发现两名蒙面黑衣女人，一飞数丈的从前院右侧墙角，朝后花园中驰来，他立即伸手一指。

」呵呵！爷爷看见了，好戏开始了。「

那两位少女身子刚落地，立即似迷路般在花园中奔跑起来。

舒啦瞧了好半晌，终于忍不住了，立即低声问道：」哇操！爷爷，那两个人是不是发神经了，怎么乱跑个不停

呢？」」呵呵！她们可能掉了银子，在满地寻找吧？」」哇操！不像呀！爷爷，你看，她们拿剑在乱砍啦！糟糕，

她们会不会把那些可爱的花儿砍翻呢？」」呵呵！不会啦！吉人天相啦！「舒啦一见那些人虽然胡劈乱砍，可是，

每当要接近那些花树之时，立即又自动避开，他不由松了一口气。

突听一阵」锵……「连音，陷于阵中的那两名女人，竟然被阵式所感，开始精招尽出的互相拼命打起来。

」哇操！爷爷，那两个查某是不是疯了？」

云中龙一面打量着那两个之招式，一面含笑道：」有点像哩！好不好看？」」哇操！很好看，可是，她们看起

来并不疯呀！你看她们还知道打人及躲闪哩！而且动作也挺快的哩！「」呵呵！你要不要看他们发疯的模样？」」

哇操！爷爷，你要变魔术呀？」

」呵呵，阿啦，你这只炭笔暂时借爷爷一下，你瞧仔细了！「说完，拿起桌上的炭笔，抖手自窗隙掷去。

那只炭笔好似添了翅膀般由冉冉飞到二女身右紧簇花旁之后，立即端端正正的钉在地上了！

这只是一件轻描淡写之事，可是那两名女人却觉眼前一黑，一道险风过后，不但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四周鬼声

啾啾。

她们立即将手中的钢剑不住飞舞，风雨不透的护住身子。

」哇操！她们真的发神经，抓住了哩！「

」呵呵！还好哩！她们现在乱跳，待会就会乱叫了！「」哇操！爷爷，你简直是未卜先知了！「」呵呵！爷爷

装了一个遥控器呀！爷爷叫她们往东，她们绝不敢向西，你看，她们开始叫了吧！「果然不错！身陷阵内幻象丛生

的二女在力拼死守一阵子之后，终于抛去手中钢剑，连跑边骇嚎了！

舒啦瞧得小脸苍白，瑟缩在云中龙的怀中，颤声道：」哇……哇操！爷爷……她们是……不是……见到鬼……

鬼了！「」呵呵！世上哪有鬼呢？即使有鬼，它也只会去找做过亏心事之人，你还记得《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夜

半鬼敲门》。「」哇操！有理啦！可是，她们怎会怕成那样子呢？」」呵呵！她们就是做过亏心事，才会心虚骇成

那样子！「」哇操！爷爷，她们是谁呀！怎会三更半夜跑来这里发狂呢？」」呵呵！她们是坏女人啦！是和昨天被

你大婶修理的那三个坏蛋同路的，你看该不该多受一点罪？」」哇操！应该！应该！爷爷，我可不可以去偷踢她们

一脚？」」阿呵！不可以，咱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岂可偷踢别人，何况，她们是查某，踢中了，不光荣，没踢中，

衷！「」哇操！有理！有理！「」呵呵！阿啦，你以后长大以后，如果遇见坏女人，你该怎么办？」」哇操！我马

上向后转，不理她。「」她如果继续《割割缠》呢？」

」哇操！那我不客气了，首先，我会骂她，训她，她若不听，我就揍她，替她的父母揍她，有理吧！「」呵呵！

有理，可是，万一，你打不过她呢？怎么办？」」哇操！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呀！「」若溜不掉呢？」

」哇操！那可就伤脑筋了！「

」呵呵！这个年头反了，有的查某还很凶，阿啦，你以后长大以后，若遇见查某，可别忘了这些秘诀！「」哇

操！安啦！误不了啦！哇操！爷爷，她们倒了哩！「」呵呵！就让她们睡一下吧！「」哇操！她们会不会《嗝屁》

了？」

」呵呵！她们都练过武功，哪有如此容易死去的，她们只是力竭昏迷，明早就会醒来的，睡觉吧！「就在这时，

突听大门方向传来一声高吭，凄厉的女人啸声，舒啦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那张小嘴立成又白又小……」呵呵！别

怕，只是一个老查某而已，阿啦，从现在起，你就静静的看吧！「说完，将另外一只炭笔持在手中。

窗扉也轻轻的开了一半。

」刷！「一声细音，一位黄衣老妇已掠进后院花园中。

别看她已是鸡皮鹤发，动作却甚为敏捷，尤其那对熠熠生光的双眼，在月色之下，更显得骇人！。

云中龙双目神光一闪即失，暗道：」桃花婆婆？她怎会与黄衫会扯上关系呢？

难道她就是黄衫会会主？」

他在惊讶，那位老妇更惊讶！

她想不到会在此地见到这座传闻已经失去的」阴阳混饨占阵「，好立即仔细的打量着园中之布置。

盏茶时间之后，是她不屑的冷哼了一声，立即飘身向右行去，半晌之后，即已抵达二女昏倒之处。

只见她将双手一招，那两人立即朝她飞去。云中龙身子一震，那只炭笔抑手掷出。

老妇虽在阵中，却察出已有一物飞来，她立即腾出右掌，凝功以待。

炭笔却在她的身前丈余外戛然钉在地上。

老妇立觉飞砂走石，心中大骇之余，立即盘坐在地。

云中龙神色一肃，立即紧盯着她。

一直过了半个时辰之后，只见老妇缓缓的站起身，仔细打量半晌之后，立即挟起二女，转身小心翼翼的行去。

云中龙轻轻颌颌首，立即低声道：」落幕了，睡吧！「」哇操！这个老查某挺厉害的哩！「」呵呵！她何止厉

害，简直厉害到绝顶哩！你以后若是遇见她，最好敬鬼神而远之，睡吧！「忽听大门处传来一声厉啸，接着是一阵

冷冰冰的声音道：」阁下高明，殷樱桃改日再来讨教。「」哇操！那么凶的老查某，竟取好听的名字，真恶好恶心！

「」呵呵！小鬼，你可知道她在年轻时有多风流的吗？」」哇操！可能吗？」」呵呵！她在年轻时，有个《小桃花

》之号，三十岁那年有个《火桃花》之号。四十岁那年有个《勾魂桃花》之号。

「五十岁那年有个《追魂桃花》之号，六十岁那年有个《桃花婆婆》之号。

今年她已有七十余岁，不知是不是另有名号？」

「哇操！世界上竟会有这种人呀，每十年就换一个名号，而且越换越恐怖，简直是神经病！」

「呵呵！阿啦，你不知道她在四十余年前，是如何的颠倒众生，震动武林，所以才会批评她，呵呵！睡吧！」

翌日清晨，天空突然开始飘着雨丝，云中龙撑着油伞，将前院阵式卸去之后，含笑行入厅中。

只见闻金花恭敬的站在柜前，低声道：「舒老，昨夜若非你出手解围，我们一家三口恐难幸免……」

「呵呵！风雨同舟。亦心退敌，有何可谢呢？」

「舒老，此事乃由外子所引起，为了避免继续扩大，外子打算在近日之内，离开此地，因此，特来向您请教！」

「呵呵！不妥，不妥！龙泰内元损耗过多，岂亩再奔波，最快也要一周之后，有我在此，你们毋须耽忧。」

「舒老，多亏了你，可否赐告真姓大名，供我们……」

「呵呵！俗！俗不可耐，去用膳吧！」

由于雨势越下越大，卧龙药铺破天荒地居然没有一位病者登门，云中龙吩咐那两位青年补充药柜中之药材之后，

立即走入龙泰的房中。

只见龙泰坐在榻上，正由闻金花喂他进膳，他含笑点头乏后，立即说道：「龙泰，你的气色好些了哩！」

「这全仗舒老从鬼门关把我抢了回来！」

「呵呵！那阎王老岂不是要找我算帐啦！」

三人立即连笑不已！

「舒老，你可知道昨晚那名老妇之名？」

「桃花婆婆，殷樱桃。」

「什么？这老魔竞会投靠黄衫会，舒老，她会不会就是黄衫会会主？」

「不可能，她若有此心，早就组帮立派了。」

「既然如此，又有谁指使她呢？？」

「呵呵！别想那么多，我早就想会会她了，只要她敢再上门，就让我来会会她们吧！阿呵！」

「龙泰夫妇相视一眼，敬佩万分的瞧着云中龙。

」呵呵！龙泰，你安心的养伤吧！我走了！「

舒老，谢谢你，金花，送送舒老！」

云中龙呵呵一笑，迳自回房。

他刚走到门口，立即听见舒啦加油添醋的在向龙来吹嘘昨夜那幕戏，他立即靠在墙上聆听。

聆听半晌之后，他不由为舒啦的妙语如珠，伶牙俐齿，暗笑道：「这小子长大以后，不知会迷死多少的姑娘哩！」

微微一笑之后，他立即撑伞朝前厅行去。

入厅之后，他一见那位位青年，正在整理药柜，他立即含笑走到厅前，欣赏这种已经十余年没有心情欣赏的雨

景。

大雨「哗啦」直落，他的心情却份外的宁静，这份宁静，一方面来自修为日深，一方面来自愧悔之心日益减轻。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之后，突见一道灰影自大门右墙走入，云中龙乍见那道灰影，双目神光乍闪即逝，眉头为之

一紧。

只见一位身材高大，黝黑脸瞳，满头自发的七旬老者，穿着一身灰袍，含着不屑的冷笑，自大门缓步行入。

天上的倾贫大雨淋到他的身了四周尺余外，立即好似碰到一层原油般，不停地向外反溅而出。

对方乍见到站在厅前的云中龙，立即戛然站在院中青石道上，双目一瞬也不瞬的盯着云中龙。

雨水仍然沾不了他那个「绝缘体」。

「呵呵！风雨故人来，难得！难得！请进来喝杯热茶吧！」

灰袍老者冷哼一声，仍是凝立不动。

云中龙一见雨水在他哼出声之际，向前逼近半分，心中略安，立即含笑走了过去；真气自百脉勇出。

雨水立即亦被他逼出尺余外。

两人似石人般相距丈余而立，任凭风吹雨淋，仍然未见动摇。

两人从辰未开始对峙，老天爷似乎存心考验他们的内力，因此，不但一直下着倾盆大雨，而且，居然还令雷公

电母来支援声色。

刹那间，雷电交加，好不吓人。

云中龙及那位灰袍老者却仍对峙着，雨水却逼近二人半尺余外。

闻金花双手分别牵着舒啦及龙来，神色肃然的与那两位青年，站在厅中心，关心的瞧着院中的对峙。

下午时分，雷公电母回去「睡午觉」了，东海龙王也要回去「吃饭」了，不过，雨势一时仍无收歇之现象。

只见灰袍老者身子一晃，沉声问道：「你是谁？」

气一泄，立即变成一只落汤鸡。

舒啦欣喜的叫道：「哇操！爷爷赢了，万岁！」

云中龙沉声道：「在下舒感天！」

雨水在他出声之际，倏然逼距他四周寸余，可是，迅即又被赶出三寸外，可见云中龙仍是后劲甚足。

「舒感天，没听过，必是化名，阁下既有如此身手，必有来头，为何易容化名窝在此处？」

「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

「哼！老夫天生好奇，今日非掏出你的底不可！」

说完，右掌左指，缓缓提于胸前。

云中龙冷哼一声，周围之雨水，立即溅出半尺外。

灰袍老者神色一震，立即飘退三尺余。

落地之后，一见对方并未出掌，面上一臊，右足一抬，立即沿着云中龙的四周缓缓的绕行起来。

厅内之人立即紧张起来。

云中龙却视若无睹的凝立不动，不过身遭的雨却逼距二寸余，显然他已挪出不少的功力准备迎战了。

灰袍老者见状，神色一凛，立即继续打圈子，伺机出手。

他这一等，不山流失良机。

因为，天公作美，雨停啦！

灰袍老者暗一咬牙，身子一转，足尖一纵，迅即破空而去。

云中龙缓缓的收回功力，走回厅内。

舒啦欣喜万分的跑到他的身前，紧紧的抱着云中龙叫道：「哇操！爷爷，你实在是《土地公打哈欠——有够神

气》哩！」

「呵呵！有什么好神气的，爷爷只是逗一个老朋友戏戏水而已呀！」

「哇操！爷爷，你的身上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否则怎么不会被雨水淋湿呢？

大婶说那是气功，是真的吗？」

「呵呵！爷爷全身上下除了这套长袍，一条内裤及一双鞋沫以外，根本别无他物，怎会有什么宝贝呢？」

「这么说，爷爷，你真的有气功啦！」

「呵呵，爷爷又不喜欢生气，干嘛要有气功呢？」

「哇操！那……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呵呵！别想那么多啦！呷饭啦！」

翌日辰初，由于天公作美大放晴天，卧龙药铺厅内亦有七名病患，云中龙正专注的替一名老妇人把脉。

突听一阵纷杂的步履声音自大门口传来，云中龙抬头一瞧，神情不由得稍怔片刻，立即又眯目切脉。

敢情正从大门口走过来的这批人，竟似经过特别挑选，刚从大街闹市拼凑起来的「混合部队」。

其中不但男女老幼皆全，更包括了僧、道、尼姑和俗家衣有，履鲜艳的商贾，也有蓬头垢面的乞丐。

有文绉绉的书生，亦有娇滴滴的妇女。

年纪最大的胡须已是花白，最小的却是个身花衣服，围着红兜肚的童子，熙熙攘攘，竟有十二人之多。

这些人的衣着，年龄，行业，性别……虽然各不相同，不过，彼此之间却都有一点十分的相似。

那就是人人的脸上不但都无血色，而且肤色煞白，简直就和刚由棺村里面爬出来的死人差不了多少。

这十二人进入厅中之后，立即依序坐在长条木椅上，每人皆双目盯着云中龙瞧他如何替人诊病。

厅中的气氛立呈紧张。

第三章浪水鲜血神医工

云中龙目睹那十二名怪人入厅坐定，立即暗骇道，「黄衫会可真有来历，竟能驱使天地十二煞！」

心虽骇异，表现上却仍神色自若的替那位妇人把过脉。

好半晌之后，只见他吁口气，含笑道：「最近比较不曾头晕目眩了吧！」

那妇人感激的道：「是的！全靠神医你悉心诊治，我及我那三位可怜的小孩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的报答你？」

「呵呵！你别想那么多，先把身体养好，再好好的养育那三个小孩，只要他们能够安份守己的为人处事，老朽

就很安慰了！」

「会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呵呵！很好，很好！老朽今日多加了一样补血药材，你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组织服用吧！请起。」

那位妇人刚起身，「天地十二煞」中为首那位身穿锦袍，腰横玉带的中年人立即起身拱手，皮笑肉不笑的问道

：「神医，在下可否打个岔？」

「呵呵！请说！」

「神医，在下姓夏，远自慕名来求医，可否插个队？」

云中龙瞄了他一眼，呵呵笑道：「阁下气机旺盛，根本没病，若要真格找个小毛病，那就是晦气太重。」

锦袍中年人冷哼一声，神色立刻一肃。

「呵呵！阁下暂别动怒，老朽请教你一件事，你的真气运行至《三焦》之时，是否会有略滞之现象。」

锦袍中年人身子一震，「你……」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

「呵呵！请坐！」

说完，他的食中两指，立即搭上一名老者的右腕脉。

锦袍中年人立即似失败公鸡般退回原坐。

突听那位身着红肚兜童子，拉着坐在他右侧的那名妇人叫道：「娇姐，人家饿了，人家要吃奶啦！」

说完，伸手就欲扯开她的衣襟。

那妇人按着他的双手，嗲声道：「波弟，别这样嘛！此地有这么多的外人，让人瞧见了，有多难为情哩！」

「不管啦！人家饿嘛！」

「格格！真拿你没办法，轻！轻点！别把衣服扯破了！」

那童子嘻嘻一笑，双手一阵移动，立即解开妇人的襟结，哇操！里面居然是「真空」哩！有够「豪放」！

那童子嘻嘻一笑，张口含住那又大又白的右乳，立即津津有味的吸吮起来，右掌却在她那左乳捏捻着。

那妇人立即格格浪笑不已，身子也不住的扭动着。

站在药柜后面配药的一名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了，立即出声道：「二位，请自爱些，此地并非客栈！」

那名妇人朝他抛个媚眼，嗲声道：「小兄弟，你就行行好吧！我这个小兄弟确实饿坏了，格格，轻点……」

「这……你们可否到外面去呢？」

「格格！小兄弟，你听见了吗？咱们到外面去吧！」

说完，双手兜着童子的臀部，朝外行去。

哪和，半晌之后，厅外檐下居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声音，只要讨过老婆的人一听到那声音，立即知道那两人在搞

什么飞机？

柜后那青年一皱眉，就欲出去。

云中龙呵呵一笑，摇了摇头。

那青年立即佯佯的站在柜后。

片刻之后，厅外立即又传来一阵淫声浪语，那妇人的浪叫声音，更是夸张性的提高「音贝量」。

不到半晌的时间，立即引来不少的路人在大门口附近围看及低声议论着，舒啦也闻声跑出来要瞧热闹哩。

可惜，他刚听见「转播声」，立即被闻金花牵回房内了。

云中龙示意那两位青年别冲动，自己也沉着应诊！「半个时辰之后，房内已只剩下两位真正来求诊之病患，倏

听厅外传来那妇人的嗲呼声：」神医，快来救人啦！小弟快『死‘啦！「云中龙最忌讯的就是这种事儿，此时一听

到对方的」求救「，眉头一皱，立即含笑道：」送他进来吧！「」不要嘛！人家全身酥软无力。你快来帮人家打一

针好嘛！「话声未歇，她已」哎唷「连叫了！

倏见那名衣衫襟褛的中年人嘿嘿一笑，身子一站，边脱破衣，边走出去，迅即传出一声嗲呼：」不要嘛！「」

嘿嘿：真的不要吗？」

」格格：快点啦！人家不要让你这么慢嘛！「

」嘿嘿！好妹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老么，去清清场免得那些家伙把眼睛看成门鸡眼了！「一声」嘿嘿！「

阴笑之后，红影一沟，那位童子已朝大门扑去。

惊呼声中，那些人吓得彼此推挤，争欲逃走，立即乱成一团。

哇操！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怎么可能让他们免费再欣掌」活春宫「下集呢？

真是一群蠢鸟！

所幸这批人命中驻定有贵人相助，就在那童子奔出之际，只见云中龙呵呵一笑，一双银针疾射而出。

锦袍中年人嘿嘿一笑，右掌一招，打算吸住那双银针。

」不伯货比货，只怕不识货「，那双银针被云中龙贯注了」金牌马力「，岂是对方所能任意招唤！

只见它毫不偏差的扬长而去，而且紧咬着那童子的」命门穴「，吓得他只好刹住身翻滚而去。

起身之时，却见发梢正插着那双银针，吓得他怔在当场。

厅中那九名中年人的脸色更深沉了！

云中龙却毫不在乎的继续替人诊治。

只有厅外那对男女戏鼓正紧，忙着火拼不已。

盏茶时间之后，那位童子持着那双金针，瞪着双眼，大步行入厅中，看样子要与云中龙理论一番哩！

云中龙视若无瞎的提笔开处方。

忽听锦袍中年人沉声道：」老么，别让神医见笑，坐下！「」嘿嘿！老大，这枝银针乃是神医吃饭的本钱，小

弟只是要将它还给神医而已！「说完，脱手掷出。

那支银针立即飞向柜后右侧那名青年的胸口。

云中龙呵呵一笑，右掌朝它一招。

」休！「一声，那双银针柔顺的停在他的手中了。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厅中那十人立即暗叹不已！

半个时辰之后，只见云中龙呵呵一笑，道：」夏老大，劳你们久候了，请！「双目却朝柜后那两名青年一扫！

二人立即朝后院奔去。

锦袍中年人嘿嘿一笑，唤句：」老二！「

立见一位儒士打扮的中年人，应声走到桌前，将手中礼盒轻轻放在桌上，阴恻恻笑道：」区区薄礼，聊表寸心，

神医万勿见笑。「说着，伸手揭开礼盒盖子。

突见霞光四射，盒中赫然是六个龙眼般大小的夜明珠。

这份礼确是太重了，一个夜明珠价值千金，何况是六个。

」呵呵！诸位如此厚待，想必有所指教？」

一面说着，一面暗瞥盒中右侧之拜帖。

」黄衫会主「！哇操！果然就是他！

只见锦袍中年人嘿嘿干笑道：」神医言重了，区区几个珠子，算不了什么，只能表达我们会主对神医仰慕之诚

而已！「」呵呵！无功不受禄，在下无法收受，不过，贵会主若有何指教，阁下尽管说明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定当

效力！「」哈哈！太好了，神医真着快人快语，敝会主身染微恙，特命在下十二人前来登请神医慨赐援手。「」呵

呵！贵会主向不亲驾来此呢？难道小铺不值她来此？」倏听一阵银铃般笑声自厅外传出，只见那妇人边扣襟结边扭

腰摆臀走入厅，而且径走到桌前。

只见她朝桌上一坐，嗲声说道：」神医，敝会主是何等的尊贵，万一来到此处遭遇什么意外，你能负责吗？」」

呵呵！颜姑娘言之有理，奈何老朽疏懒已惯，从无外诊之例，你们十二人何不保护贵会主来此呢？」」格格！神医，

你真的不肯去吗？」

」呵呵！请多包涵！「

」格格！这药铺如果被烧光了，你也不肯去吗？」」呵呵！若真如此，老朽更加不肯去了。「

」如果我们硬拖着你去呢？」

」呵呵！先拖看看再说吧！「

」格格！神医，你真的软硬不吃吗？」

」不错！老朽就这付强脾气，诸位，请吧！「

」神医，赏给奴家一个面子，好不好吗？」说话之间，已解开两个扣结，立即露出一截雪白的酥胸。

」阿呵！颜姑娘，老朽已经不喜此道，免了吧！「」格格！奴家不相信。「

说话之间，身子倏地向后一翻，两道掌劲同时疾罩向云中龙。

其余的十一人见状，右腕一振，将预扣在袖中的各式各样淬毒暗器囊衣云中龙的周身大穴及退路。

云中龙冷哼一声，真力透体而出，左掌一挥一旋，右掌曲指一挥，厅内立即传出」砰砰！「两声。

那妇人落地之后，正欲趴起身，倏觉」期门穴「一疼，一股血箭立即冲喉而出，人也摔落在地。

锦袍中年人喝声：」扯活！「挟起那妇人疾冲而出。

」呵呵！诸位慢走，老朽不送了！「

他叫别人慢走，方才被他吸入手中的那些暗器却」热情的「朝」天地十二煞「的身上」打招呼「了！

「天地十二煞」不愧是黑道中数一数二的「角头老大」只见他们右掌朝后一伸，接回暗器之后疾速而去。

这一仗，天地十二煞简直碰了一鼻子的灰，尤其那妇人既留下了「浪水」又留下鲜血，可真是太巧啦！

云中龙呵呵一笑，道：「各位，请慢走，这六个夜明珠老朽暂时保管，咱们那儿碰上，就在哪儿算吧！」

那十二人奔若丧家之犬，哪敢吭声或逗留半步呢？

云中龙刚收妥那六个夜明珠，立即看见那两名青年走了出来，他立即含笑道：「你们没事吧？」

「还好，神医，想不到你会有如此精淇的武功哩！」

「呵呵！那只是练着玩的，不过，既已遇上这些人，老朽想回避一段时期，免得牵连无辜之人。」

说完，自柜中取出早已封妥一两份纹银送向二人。

那二人慌忙退身，双手连摇，婉拒那份厚礼。

「呵呵！这是你们辛苦的代价，收下吧！老朽尚有他事待理哩！」

二人连连道谢之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去。

云中龙回到房内，一见到闻金花牵着舒啦及龙来低声细语，二小双目通红，心知她已萌离意。

他尚未开口，舒啦已唤声：「爷爷！」立即抱着他低位着。

「呵呵！阿啦！你在伤心什么呢？爷爷方才又打胜仗，而且还没收六个漂亮的夜明珠，你要不要瞧瞧呢？」

「不！不要！爷爷，大婶他们要走了哩！」

「呵呵！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过一段日子就又会重逢了，何况，咱们也要出去玩一玩的。」

「哇操！爷爷，咱们也要离开这儿呀？」

「是呀！否则，一天到晚被那些坏人闹来闹去，万一连累到别人，那岂不是很难过吗？」

「哇操！爷爷，那咱们要去哪儿呢？」

「玩呀！到处玩呀！」

「哇操！太好啦！咱们可以邀徐爷爷，徐奶奶，徐伯伯，徐叔，还有天哥，义哥，停姐他们一起去。」

「呵呵！不行！不行！万一在中途遇上那些坏人，爷爷一个人可无法照顾得来，你说该怎么办？」

「哇操！好可恶，坏蛋，王八蛋，爷爷，教我武功好不好？」

「呵呵！练武很苦哩！你还记得阿来为了练武，受了多少的活罪吗？何况，你自白嫩嫩的，吃得了苦吗？」

「可以啦！爷爷，我可以向你保证啦！」

「呵呵！好吧！咱们离开此地以后再说吧！」

「爷爷，咱们何时离开此地呀？」

「大概在今夜吧！」

「爷爷，那我该去向徐爷爷他们道别了！」

「不行，现在一定有坏人在暗中监视我们，你一出去，如果不是被抓去，也会连累到徐爷爷他们，对不对？」

「那……那……」

「呵呵！别慌，你可以写信呀！咱们把信托邻居转给他们，等咱们回来之后，再向他们道歉吧！」

「好吧！我马上写。」

「呵呵！别急，先呷饭吧！」

黄昏时分，一对陌生的六旬老夫妇，弓腰驼背的上门来求诊，正在厅中品茗的云中龙立即起身相迎！

那两人刚坐定，立见闻金花自后行出，那位老者立即将右手拇指一竖，同时发出一声低咳。

闻金花神色一喜，却径自走到前院。

那老者将右腕一伸，含笑道：「神医，老朽最近时感心神不宁，可否请你替老朽把个脉！」

云中龙微笑颔颔首，立即搭上他的右腕。

只见他的右腕柔若棉絮，空无一物，云中龙不由暗道：「梦幻岛，何时有这种高手，难道他是席伏蛟？」

思忖至此，心中不由起伏不定。

倏见对方右腕一翻，反扣向云中龙的右腕。

云中龙倏在缩掌，呵呵笑道：「阁下好精纯的内功，佩服！」

说完，含笑紧盯着云中龙。

云中龙担心被他认出身份，立即含笑道：「阁下是来接龙泰夫妇的吧？请恕在下告退！」

「哈哈！无妨，神医，在下尚有一事相询。」

「请说！」

「神医，敝岛主求才若渴，您老是否愿意屈驾本岛？」

「呵呵！多谢阁下的抬举，奈因老朽救济世未了，请代老朽向贵岛主致歉！」

说完，含笑行入后院。

闻金花立即掠到席伏蛟跟前，拱手行礼，低声道：「禀岛主，舒老确怀此志，而且甚为坚定！」

她接着将「天地十二煞」白天碰壁的情景说了一遍。

席伏蛟沉思半晌，道：「日后再说吧！准备动身吧！」

闻金花应声：「是！」立即回房。

盏茶时间之后，他们五人已消失于大门转角处。

云中龙抚着正拭泪的舒啦之头部，柔声道：「阿啦，没有离别的痛苦，怎有相逢的欣喜呢，咱们也走吧！」

秋冬之交，冰山雪峰被长年的积雪及飘落不停的风雪衬托着整个的山峰，一片皑皑银白。

山石垂挂着千百的冰条，映着雪光闪闪生辉。

冰天雪地中，只有少数的几株千年古松点缀这片银色世界。

除了积雪的迸落，及远处偶尔传来的小雪崩发出惊人的巨音以外，只有那夺人心魄的雪肃了。

在不远的一座山丘旁，正有两个极淡的人影，好似蜗牛搬家般，正慢慢的向上移动着哩。

突听「休……」一声尖音，山地突然吹起一阵急风，立即括起山峰的迷云。

于是，整个天地都在白色迷雾中。

好半晌之后，景物再现时，那两个淡影竟已近峰顶，仔细一瞧，他们正是云中龙及舒啦。

云中龙的右手一直拉着舒啦的左手，两人掌心对贴，云中龙不时的把内力传过去，所以舒啦才能勉强支持。尽

管如此，也把他冻得面无人色，不住颤抖。

「呵呵！阿啦，冷不冷？」

「哇操！我……我……不冷……一点……也不……」

「呵呵！死鸭子嘴硬，此处长年积雪，又是风口，别说你这毫无武功根基，就是寻常武林人物也撑不住！」

「哇操！有……有爷爷你，这个……暖炉……我不怕！」

「呵呵！爷爷曾在此住了十余年，所以比较皮厚，你可不行，咱们还是趁早入洞去休息吧！」

「哇操！这……这儿有……洞呀？」

云中龙呵呵一笑，抱起舒啦，足下轻点，已飞出十五六丈。

舒啦才一张开嘴，立即吃进一嘴的飞雪，连气都几乎闭住，打了一个机令之后，再也不敢张嘴。

云中龙身形似电，刹那间已掠出百十丈，直向一倏雪谷扑去。

舒啦被风雪吹得脸如刀割，连眼都张不开，急忙将双手搂着云中龙的颈项。

将头贴在他的肩上。

他只听双耳呼呼生风，身似腾云驾雾，不由暗羡道：「哇操！我不知要练多久，才能学会这一招哩！」

片刻之后，舒啦只觉得身子不动，睁眼一看，只见爷爷又停身在一片突出的冰崖上，对面也是一片高不可及的

冰崖。

两崖之间是万丈深渊，至少宽逾五十丈，谷底似有流水耳中全是隆隆之声，好似冰声互撞，扣人心弦。

四壁回声一阵强逾一阵，令他不由一阵目眩心悸。

「哇操！挺好玩吧？」

「哇操：好……好恐怖啊！」

云中龙把舒啦放在大块巨冰上，倒出一粒蓝色药丸，含笑道：「别怕，把它吞下去，看爷爷变魔术吧！」

舒啦的根骨原本极佳，药丸刚入口，立觉一道热液顺喉而下，不久，一股热气直冲丹田，身子寒冷立去一半。

云中龙调匀真气之后，面对被冰封的峭壁，双臂半伸，十指微动，好似在吓人骚痒般，令舒啦又诧又好笑。

突见隔着五十丈远的峭壁上冰块碎裂粉溅，响成一片。

舒啦瞧得双目圆睁，合不拢嘴。

片刻之后，舒啦立即看见对面竟有丈许地上之严冰亦被云中龙的掌力打落，现出一个八尺见方的石门。

门前有三尺平地，已被碎冰堆满。

又见云中龙平挥一掌，好似一阵巨风般把石门前冰块吹清洁溜溜，一齐落下谷去，四壁回声，久久不绝。

他不由又叫又跳的一直鼓掌不已。

「呵呵！对面就是咱们休息之处，我们过去吧！」

「哇操！爷爷，两崖相隔五六十丈，咱们又没有翅膀，怎能过去呢？万一摔落深谷，那肯走会『嗝屁‘的。」

「呵呵！你怎么知道爷爷没有翅膀呢？瞧仔细些？」说完，一把抱起他足下用力一纵，似巨鸟凌空疾弹出二十

余丈。

功力竭尽之时，身了立即向谷中落去，惊得舒啦全身一颤，若非他对爷爷有信心，早就大叫特叫了。

却见云中龙袍袖一展，身子好似被一股劲力斜弹起来，立即又前进十余丈，不由令命啦喜形于色。

可是，他刚要欢呼，功力立即又竭，二人又向谷中落去。

所幸云中龙及时补上临门一脚，迅即轻飘飘的落在那块三尺平地，乐得舒啦连叫，「哇操！爷爷，你可真罩得

住哩！」

云中龙对于自己的武功进境也甚为满意，闻言之后，呵呵一笑，道：「阿啦，只要你好好的苦练，早晚也可以

到达这个境界的。」

「哇操！真的吗？」

「呵呵！你是人，爷爷也是人，爷爷以前是独自在此洞摸索练功，你有爷爷在旁指导，一定可以超过爷爷的！」

「爷爷，谢啦！咱们快进去吧！」

「呵呵！别急，别急！」

说完，双手抚着石门，奋起神力一推。

只听「喀……」响后，一座五尺原重逾干斤的石门竟然被他徒手推开，碎冰积雪如纷雨般落了下来。

「哇操！爷爷，你可真天生神力哩！」

「呵呵！神力固可天生，全赖苦练才可到达这份境界，进去吧！说完，携着舒啦走了进去。

舒啦只觉眼前一暗，阴森森白茫茫的一片，似乎是一倏狭长的通道，他立即紧依在云中龙的身边。

两人前行半晌，突见云中龙停在一座石门前，用力一推。

舒啦立觉眼前一亮，原来是一间甚为宽敝的石房，四壁全是十几丈的白石，光洁平润，好似经人工磨过一般。

室内石橙石榻，石碗俱全，壁问放着一排绿色小瓶及一双酒杯，看样子，绿色小瓶内一定装了酒液。

果然不错，云中龙走到壁前，取出一只绿色小瓶及那双酒杯，含笑倒出一小杯红色的酒汁来。

舒啦立即闻到满室一阵异香，不由深吸一口气。

」呵呵！此地正当风眼，比外面还要冷上几分，此酒名叫《朱东酒》，饮之以后，有莫大的好处，你喝一杯就

不觉冷了。「舒啦接过酒杯一口饮尽，只觉甜凉甘美，满口留芳，丹田处升起一股热气，浑身舒畅，寒怯立止。

」哇操！爷爷，我真的不觉冷了哩！「

」呵呵！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醒来之后，就先喝一小杯《朱东酒》，然后才开始练功，知道吗？」」知道，

爷爷，你的肚子会不会饿呀？」

」呵呵！没问题，爷爷今天请你吃点野味。「

说完，推开石门掠了出去。

舒啦闲着无聊，走出壁间，将那十五个绝色小瓶一一拿东摇西晃，打开瓶塞嗅个不停。

室内立即洋溢着异香。

舒啦道句：」哇操！有够香！「就欲把第十五个小瓶放回原位，可是、目光一落在方才置瓶之处，他不由咦了

一声。

只见置瓶之凹处，突然冒出一片绿油油的小叶，一阵阵清香源源不绝的自叶上散发出来。

舒啦揉揉双眼，喃喃自语道：」哇操！怎会有这种怪事呢？我明明记得方才没有这片树叶呀！「说话声中，他

又仔细察看另外十四个绿色小瓶所置之处，却未再发现树叶或其他之物了。

突听：」呵呵！阿啦，你在发什么怔呀？咦？这是什么香味？」」味「字未歇，云中龙已飘到舒啦的身边。

舒啦一见云中龙的字中提着一只白毛长颈的大雪鸡，正欲欢告，却听云中龙颤声道：」天呀！这宝贝原来在此

地呀！「说完，将雪鸡放在地上，掏出那六颗夜明珠，小心翼翼的按在那片树叶的四周，立即围成一个小圈。

怪事出现了，那六粒夜明珠一摆妥，那片小树叶突然开始往外冒，跟着，另一片叶尖也冒出来了。

」哇操！爷爷，这是怎么回事？」

」呵呵！这宝贝名叫『千年雪芝‘不但甚具灵性，而且最喜欢栖于干净，寒冷之处，想不到竞在此现身。「话

说之间，已经冒出一株尺余高，茎粗半寸的小树。瞧它四周那十二片绿油油的嫩叶，舒啦禁不住想摸它一下。

」呵呵！别碰它，否则，宝贝不不出来了！「

」哇操！难道还有其它的宝贝吗？」

」呵呵！当然啦！阿啦，你真是天下最幸运的人。「」哇操！当然啦！我自幼即有那么多的人疼我，现在又要

开始修练各种神奇的武功，当然是天下最幸运之人啦！「」呵呵！非也！非也！你最幸运之事，就是得到这株功能

去病延年，激增一甲子功力的千年雪芝。「」哇操！真的吗？可是，好似还没有见到芝形物体呀！「」呵呵！阿啦，

你瞧清楚点，那六粒夜明珠的光华是不是变暗了，那株小树的主干是不是变粗了？」」哇操！是真的哩！天呀！变

得好快喔！「

」呵呵！此宝在半日之后，即会掉叶成形，大约在三年之后，即可服食，但愿届时你已扎妥根基了！「」哇操！

爷爷，还是给你服用吧！「

」呵呵！爷爷，已经快要老掉牙了，还吃这个做什么？」」哇操！爷爷，在我的感觉之中，你还是挺年轻的，

你瞧你的眼神，你的双掌，还有雪白的牙齿。「云中龙听得暗暗震骇，却竭力克制的笑道：」呵呵，这叫做『返老

还童‘，乃是修练武功的好处，咱们去烤鸡吧！「说完，抓起那只大雪鸡，推开左侧壁门，顺着通道向内走。

舒啦跟着左转之后，不由轻咦一声。

原来这里是一个丈许的圆地，地上坚如铁，上露天光，仿佛是一个极大的烟筒，奇的是竟无一片飞雪落下。

云中龙弓身搬起一块冰块板，居然取出四只大口瓶，打开一瞧，竟是分别装着盐醋酱茶，而且尚未腐坏哩！」

「哇操！爷爷，你可真有办法哩！」

「呵闹！我一向贪吃，这就是我以前的贮藏室，没想到还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说完，已将冰板放下。

只见他的双手连挖，在冰上挖了一个三尺方圆的洞之的，把那只雪鸡连毛放进去，再把碎冰埋上两尺。

然后又从杯中掏出十几个紫皮大松果，放在下面，另又盖以冰块。

「哇操！爷爷，你要做『冻冻鸡‘呀？」

「阿呵！爷爷要做烤鸡及香香果，你瞧。」说完，双掌平伸，在冰堆上方二寸之处停了下来，十指不住的微摆

着。

舒啦似在看把戏，瞧得津津有味。

说也奇怪，那堆冰块竟融化，接着一阵肉香夹着松子香飘了出来，再看那冰穴，竞热气腾腾，如同开水锅一般。

舒啦喜得一直拍手叫好。

少时，云中龙以松枝把松果全部捞出放在冰上。

然后，用手提起鸡足，用力一抖，只见片片白毛，如同雪花般飞落下来，立即露出雪白的鸡肉。

云中龙蘸抹佐料之后，二人立即开始撕食鸡肉。

舒啦初食野味，只觉美味无穷，不多时便吃得清洁溜溜了，二人立即开始剥食松果，享受前所未有的美味。

「哇操！爷爷，想不到你还是一位『总布师（厨子）‘呷！」

「呵呵！穷则变，变则通，爷爷以前在无意之中进入此洞，为了生存及练武，只好动脑筋照顾自己啦！」

「哇操！爷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占了不少的便宜哩！」

「呵呵！爸爸这全是命啦！此洞乃是在百余年前的一位名叫南乡子的练气士所建，前后花费十年的时间哩！」

「哇操！实在不简单，雪地光滑，此地又冷又险，光是要将这些白石运上来，就不是一件易事。」

「不错，南乡子为了诱使『千年雪芝‘来此，此洞之一切器材及格局，全是为它而设，想不到却让你坐享其成！」

「哇操！我实在太幸运了，爷爷，你见过南乡子前辈吗？」

「呵呵！我哪有那么大的福份，我是根据他留下来的书札，获知此事的！」

说完，自壁间取出一本线装书。

舒啦打开一瞧，果然立即看见南乡子自传。

他连翻两页，阅完之后，长吁一口气，道：「哇操！南乡子前辈实在太伟大了，不过，太辛苦了！」

「呵呵！阿啦，以你的年纪岂能体会出前辈高人的心态，我倒是很羡慕他这种宁静致远的日子哩！」

「哇操！接下来这几十页怎么全是人体的姿势图呢？哇操！还有字哩！哇操！

密密麻麻的，怎么看呀！」

「这就是南乡子前辈的遗书『九元神功‘、即可用坐姿练，亦可用立武练，你听我解说吧！」

说完，逐句解说，逐字分析着。

舒啦天资聪敏，又嗜武若渴，因此，早就动同全身的心力智慧，仔细的听课，而且不时的发问着。

云中龙看见他如此的专注，而且又能举一反三，他教得更起劲了，根本无视于外界已时的一片黝暗了。

洞内四周壁间各躺着一颗鸡蛋大小，白澄澄的圆珠，因此，命啦丝毫未发现已是深夜了！

一直到子夜时分，才听云中龙含笑道：「阿啦，你现在按照这图形从等一式开始在石床上调息一番吧！」

舒啦兴奋的点了点头，立即坐在石床上。

哪知，由于过于兴奋，心神高亢，坐了一会，只觉得浑身酸痛，头晕目眩，而且喘息不已了！

他一心想学武，立即咬牙要干到底。

「呵呵！歇会吧！若无法宁神静虑，继续熬下去，不但会活受罪，而且也会伤了内腑，下来走动一下吧！」

舒啦尴尬的睁目苦笑、只好滑下石床。

落地之后，只觉足下一浮，立即踉跄摔出。

云中龙呵呵一笑，扶住他之后，含笑道：「阿啦，调息之前必须屏息心事，宁神静虑，你步行一阵子再试看看

吧。」

舒啦点点头，立即开始在洞内漫步。

盏茶时间过后，只见他神色平静的盘坐在石床上，半晌之后，居然顺利的进入状况，令云中龙瞧得颔首不已！

可是，半晌之后，他立即感到那张石床所透出的冰寒之气，逐渐的侵入体内，冻得他打了一个冷颤。

不过，他仍咬牙继续坐着。

不久，手脚发麻，全身动弹不得了，舒啦暗自咬牙忖道：「哇操！输人不输阵，我岂能让爷爷再操心呢？」

「心意一定，强自继续苦撑下去。

说也奇怪，没隔多久，他只觉身上的寒冷大减，心中暗喜之下，坐得更稳，心神也更加的稳定了！

云中龙见状，立即悄然离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舒啦好似自梦寐中醒来，只觉通休舒畅，百脉大通，不由欣喜的叫道：」哇操！行啦！通啦！

「目光向洞内一敝，虽然没有看见云中龙，却看见桌上放着十个大松果和一块大虎皮，他立即抓起一个大松果剥食

着。

嘴中嚼着松果，足下却行往外头那间石室。

入室之后，立即发现云中龙盘坐在那株」千年雪芝「之前，他不敢惊动云中龙，立即悄悄的行了过去。

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在那株」千年雪芝「的那十二片树叶已经缩卷成十二个小果实，那主干居然粗逾儿臂，而

且通体变白。

那六粒夜明珠则已光华全失，变成六粒」玻璃珠「了。

」呵呵！阿啦，很古怪吧？」

」哇操！实在有够古怪，怎会变化这么大呢？」」呵呵！它还会变哩！这十二粒芝果还会变红哩！不过那大概

是在二年以后之事了，你可别摸它。「」哇操！我知道，爷爷，那六粒珠子原本很亮，怎会变成黯然无光呢？让人

瞧起来觉得十分的可怜哩！「」呵呵！合该你有这份福气，若非这六粒夜明珠，你也休想能够留得住这株『千年雪

芝‘，它们的珠气已被它吸走了！「」哇操！它还会不会溜呀？」

」不会，不过，你必须小心外人或异兽来噬食它！「」哇操，异兽！此地还有异兽进来呀？」

」呵呵！此处除了那个石门以外，在通道尚有一个长形洞，专供咱们排除体内之秽物，我带你去瞧瞧吧！「舒

啦随着云中龙走到通道右侧，云中龙将一个冰块朝侧一推：果然出现一个黑黝黝的方洞。

」呼……「风雪声音立即传了过来。

」呵呵！阿啦，你以后尽管量别一下子吃太多的东西，万一不得已要使用这个茅坑之时，别忘了要盖妥此洞。

「」哇操！爷爷，你不提还好，你一提，我就想拉了哩！「」呵呵！那就拉吧！我出去采些松果吧！「

说完，拿着那张虎皮出洞而去。

舒啦褪下裤子，朝方洞一蹲，就准备要展开」高空轰炸「，倏觉下身一阵剧疼，不由」哎唷「一叫。体内之秽

物挡不住峰涌而出。

咬住舒啦」话儿「之物，乃是一条小指粗细，浑身白鳞，又光又亮，长逾一尺，头部呈三角，却有半个拳头的

怪蛇。

此蛇乃是万蛇之王，名曰」白仙「，」千年灵芝「一出土，它就闻到味道，可惜不得其门而入。

」茅坑「一启。它立即循香而来，它咬住」挡路的家伙「，正欲射入洞内，蛇身却被舒啦拉出之屎尿冲一身。

只听它发出一声尖叫，立即松口下坠。

舒啦一见自己的」话儿「居然被那条又光又亮的怪蛇咬过，骇急之下，眼前一黑，立即晕倒在地。

半个时辰之后，云中龙以虎皮包着十余粒松果入洞，一见到舒啦昏倒在地，不由神色大变。

他急将松果放在地上，一捏舒啦的人中，右掌贴在他的心口，缓缓的将真气渡入舒啦的体中。

半晌之后，只听舒啦吐口浊气，尖呼道：」蛇……蛇……「」阿啦，别怕，是怎么回事？」

」爷爷！好恐怖幄！我被一条白蛇咬了哩！「

说完，低头一瞧自己的」话儿「还在，不由松口气。

」白蛇，什么形状？」

说话之中，他已将」茅坑「封住。

舒啦望着自己的下身，一时找不到擦拭之物，不由胀红着脸，道：」爷爷，这儿有没有可以擦拭之物。「云中

龙自虎皮中取出一只细松枝，指尖朝它一割，将它剥成两半之后，递给舒啦，同时将茅坑掀开一角。

舒啦匆匆的」刮「去秽物，将松片掷于」茅坑「，匆匆的穿上裤子，道：」哇操！别人是祸从天降，我是险从

地来。「云中龙将那些松果提入房中，一边仔细的放在墙角，一边含笑问道：」阿啦，说说那条草蛇的样子吧！「

舒啦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之后，犹有余悸的道：」哇操！爷爷，那条怪蛇怎会躲在那儿呢？实在有够恐怖！「」呵

呵，它想吃『千年雪芝‘，以便成道呀！「」哇操！吃了『千年雪芝’，就会成道呀？」

」呵呵！那是指那白蛇而言，阿啦，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条白蛇的尾巴是不是有两个红钩？」」哇操！当时，我

又疼又怕，哪会注意那么多呢？」云中龙从壁间取出一本纸张泛黄，字体古怪的线装书，打开中间一页，含笑道：」

阿啦，那条蛇是不是这付模样？」舒啦只见书中画了一条头大，身细，尾有两钩的怪蛇，底下写道：」白仙，万蛇

之王，百年长一寸。通体白鳞，不畏刀剑掌力，水火不侵，来去如风，若有千年之修行，可喷黑色丹气，甚具剧毒。

「」哇操！就是它，天呀！我那话儿被它咬过，会不会『嗝屁‘呀！「说话之中，早已褪下裤子」验枪「了。

只见它虽然」含苞待放「，顶部却已肿成寸余粗，吓得舒啦涕泪直流，频频向云中龙求救。

云中龙一见它虽有两排细齿痕却只是红肿，并无泛黑，心知白仙并无伤他之意，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捏碎两粒药丸，边上药边含笑道：」阿啦，你的那泡屎尿救了你一命，放心，你没有中毒！「」哇操！怎么

会肿这么大呢？」

」呵呵！蛇性至淫，白仙最喜干净，它在被你的屎尿污身之时，不知送了你什么『礼物‘哩？」」爷爷，你别

卖关子啦！告诉啦儿！「

」呵呵！阿啦，爷爷实在不知道它送你什么东西，不过，你这『话儿‘以后可能会比正常别人雄伟。「」哇操！

那岂非难看死了！「

」呵呵！反正的裤子遮羞，除非你想『献宝‘！「」哇操！我又没有『暴露狂’！「

」呵呵！去喝点『朱果酒‘，吃几粒松果，然后睡一觉吧！醒来之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岁月如棱，一晃

半年过去了。

云中龙一见舒啦已札下内功根在，立即含笑道：」阿啦，从今午起，你每天必须裸身在冰穴打坐两个时辰。「

说完，在后洞冰场中挖了一个四尺长的冰穴，然后自瓷瓶中倒出一粒又黑又亮的药丸给他服下。

舒啦经过这半年来的打坐，只觉精神饱满，力气陡增数倍，心知这全是爷爷神功的妙用。

此时，闻言之后，立即脱光身子，盘坐在冰穴中。

起初，只觉奇寒彻骨，心脉连滞，几乎窒息，哧1 得他忙运功调息，全身立即觉得暖和不少。

云中龙见状，心中一宽，立郎以指代笔在石桌上刻了数行字，然后，打开石门，飘然重入江湖。

舒啦醒转过后，只觉全身说不出的舒畅，起身穿衣之际，突见桌上的字迹，立即赶前一瞧！

」阿啦，爷爷出去瞧瞧徐爷爷，大约两年后回来，你就专心练功吧！记得，小心外人及异犬侵入。「舒啦瞧得

离情依依，泪眼模糊，好半晌才拭泪在洞中巡视一圈，黏黏的坐在石床沿取用松果。

山间无岁月，眨眼间，七百多个日子已经消逝了。

舒啦除了早上喝」朱东酒「，中午吃」黑药丸「，晚上吃松果及偶尔」缴综合所得税「以外，剩下的时间全待

在冰穴中。

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光着身子了。

两年来的苦练，他只知道自己能从冰穴中掠起丈余高，而且根本不怕冰寒，其余的」通通莫宰羊「了！

这一天，他正在调息之际，突听洞口传来一阵」劈拍「巨响，他立即散去功力，跃出冰穴，取衣穿着。

哪知，衣衫刚套上身子，他立即暗喊一声：」夭寿！「原来，他已长高变壮不少，那些衣衫不但又窄又短，根

本扣不拢襟结及拉不到腰间了哩！

就在尴尬之际，」砰「一声巨响过后，洞口石门已开，迎面传来云中龙一声」阿啦「及呵呵笑声。

舒啦高呼一声」爷爷「，拧着裤子疾奔过去。

两人在通道会面之后，立即紧抱在一起。

泪水簌簌直流，迅即布满舒啦的脸颊。

」阿啦！别哭了，瞧爷爷为你带了什么啦？」

舒啦拭去泪水，一瞧云中龙自肩上取下之包袱内，除了有两套蓝衫，内裤，靴袜以外，另有一只大烤鸡，及一

大包卤味，他立即拿起一套蓝衫，掠进入洞中，迅速的往身上一套。

」哇操！太长太宽啦！「

他的叫声未讫，云中龙已呵呵笑道：」别慌！明天就刚好合身啦！「说着，牵着阿啦行向那株」千年雪芝「。

第四章浪子天助得奇宝

只见那株」千年雪芝「不但通体泛白，而且汁满欲滴，那十二粒小果更是殷红似血，令人直掉口水。

」阿啦，你先吃点野味，让我来招呼它！「

说完，自怀中取出一个方盒。

舒啦刚将一块肉脯塞入口中，立即看见方盒内摆了十余支亮晶晶的玉针，立即轻咦一声。

」呵呵！阿啦，你可别瞧不起这十五支玉针，它们一共价值两万黄金，耗了半年才打制而成的哩！「」哇操！

这么贵呀！何必这么浪费呢？」

」呵呵！『千年雪芝‘已具灵性，欲取其精华，必须使用这种古玉针，否则，必会流失不少的灵气。「说完，

取出玉针，迅速的刺入它的头，喉及心口。

立见它不住的轻颤着。

舒啦瞧得心生不忍了？忙道：」哇操！爷爷，别伤它了！「」呵呵！阿啦，你是不是心生不忍了？你瞧仔细点！

它正在高兴哩！它正在为可以大展身手而高兴哩！「」千年雪芝「虽已成形，却无鼻眼，因此，舒啦也无法确信云

中龙之话，只好奇的瞧着它。

云中龙微微一笑，迅将十二支玉针插在十二粒红果与芝体相接之处，立见那些红汁流向芝体。

洞内立即弥漫着浓冽的香味。

云中龙呵呵一笑，抓起一只鸡腿边嚼边道：」阿啦，再过一个时辰，你就可以取用这些汁液了。「」爷爷，谢

谢你！「

」呵呵！两年多不见，你就变得如此的客气啦！「」哇操！爷爷，若非你的栽培，我那有今日的成就呢？爷爷

你可知道，我可以从冰穴跃起丈余了哩！「」阿呵！果然进步很快，等一会，你吃下千年雪芝至少可以跃起十丈。

「」哇操！十丈？爱说笑。「

」呵呵！不但如此，届时这套衣衫不知道会不会太窄或太短哩！所幸，你还要在此练剑，还可以另买新衫。「」

哇操！爷爷，你没有发烧吧？」

」呵呵！爷爷乃是一代神医，怎会发烧呢，咱们等着瞧吧！「」对了，爷爷你有没有去找徐爷爷他们呢？」

」有呀！他们都很好，你瞧这是徐爷爷写给你的信哩！「舒啦接过信来一瞧，信中皆是勉励之语，欣喜得一看

再看，双目浮泪，身子轻轻的颤抖不已。

云中龙瞧得暗叹道：」此子如此多情，又长得如此的俊逸，不知会迷倒多少的少女哩！「洞内立即静了下来。

好半晌之后，云中龙一见」千年雪芝「已是通体粉红，立即含笑道：」阿啦，你把衣衫脱掉，回去冰穴去吧！

「说完，自壁间取出一个空的绿色小瓶。

只见他将插在他心口那支玉针插出，一道汁液立即源源不绝的射入浮瓶中，即弥洞内着清香的味道。粗云中龙

虽然见多识广，在此情景之下，亦禁不住轻颤着。

盏茶时间过后，那株」千年雪芝「已变成一张枯皮，云中龙立即将半瓶玉汁液提到冰穴旁。

」阿啦，汁液入腹之后，全身胀疼万分，你可要忍着点，记住，一定要调息十二周夭，张嘴吧！「舒啦将嘴一

张，立觉一股清凉，香醇的汁液顺喉直下，迅速的到达腹部，他不由暗道：」哇操！怎么是凉凉的？」」哪知，他

的念头未消，一股磅礴气功自丹田涌出，全身百骸立即感觉发出一股火烫的热流。「」呵呵，快运功！「

」功「字方停，一道掌劲已自云中龙的右掌贯入舒啦的」百会穴「，立即他周身冒出一阵热气。

汗如雨下，白烟直冒。

冰穴四周迅速的溶华着。

冰水」咕噜「一直响，翻滚不已。

半个时辰之后，舒啦好似在洗」三温澡「般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四尺面积的冰穴已拓展至丈余了。

云中龙收回右掌，吁了一口气，立即掠到石床上调息。

方才，他为了替舒啦引导那股」洪流「及贯通任督两脉，确实耗了不少的功力，当然要赶快」辅给「。

过了一个时辰之后，当他再度醒转之后，一见舒啦仍然盘坐在冰穴中，那些烟雾已经消散，他立即仔细瞧着舒

啦。

只见舒啦一呼一吸之间，气息悠长，肤色白里透红，配上原本俊秀的五官，端的是一位绝代美男子。

即使是云中龙也自觉形秽。

有此一念，反而更加坚定他归皈三戒大师之决心。

只见他悄悄掠过这冰穴，重回石洞，收回那些玉针之后，立即将它塞入绿色小瓶中，准备炼制灵药。

他将绿色小瓶收妥之后，立即自包袱中取出一本线装书，然后，盘坐在石床仔细的阅读着。

此次，他重入武林，默察之下，发现」黄衫会「不但正在暗中扩展势力，梦幻岛居然也有些企图。

偏偏他们双方皆在寻找」舒神医「及」云中龙「以便增添势力或雪耻仇恨，使云中龙忌怕万分。

于是，他陷于好预啦客栈，将自己的武功予以」改头换面「，经过年余的多力，倒也颇有成效。

此时，他再阅读一遍之后，满意的合上书瞑目休息。

次日黄昏，云中龙将那只烤鸡及那些卤味温热之后，坐在冰穴旁边啃鸡腿瞧着舒啦看。

突见舒啦俊眉一掀，他知道他已闻到香味了，立即呵呵笑道：」阿啦，试试看你能跃多高？」舒啦颔颔首，身

子一动，立即原式不动的朝上射去。

」碎！「一声，只见他撞到洞顶，」哎晴「一叫，立即飞身下来，朝下一看自己居然距地那么远，他立即喊道

：」爷爷，救命呀！「云中龙微微一笑，右掌朝上翻，斜地一托，舒啦只觉自己被一团软绵绵的棉花一托，立即轻

飘飘的斜飞出去，刹那间已飘落在地上。

舒啦抬头瞄了被自己撞凹之顶壁一眼，不敢相信的叫道：」哇操！这是真的吗？太令人不敢相信了「」呵呵！

还有更惊奇的哩！把农衫穿上看看。「舒啦依言捡起那套蓝衫，往身上一套，哇操！长度，宽皆挺合身，简直比定

制还合身！

他立即惊喜万分的瞧着自己与云中龙。

」呵呵！阿啦，千年灵芝之神奇功效不但使你提早长大成人，更使你拥有一甲子以上的功力啦！「舒啦欣喜的

跪在地上，连连叩道道谢。

云中龙但受他的跪叩之礼，然后扶起他道：」阿啦，你先坐下来听我解说运功使力之诀窍吧！「说完，似」带

动唱「般边说边比画示范着。

舒啦原本就聪敏过人，服下」千年雪芝「之后，神智更清，领悟力更强，盏花时间过后，立即领悟出窍门。

只见他似飞鸟般在洞内四处纵跃，双掌随意挥动，地上的坚冰块立即被他」修理「得面目全非。

云中龙任他」疯「一个时辰之后，含笑道：」好了，阿啦你就饶了这些冰块吧！再揍下去，这座山非垮不可！

「舒啦连翻两个跟头之后，飘落在云中龙的面前，欣喜万分的叫道：」哇操！

真好玩，有够好玩。「

」呵呵！别贪玩，往后多的是机会，吃点东西吧！「」哇操！爷爷，你这一提，我真的『八堵妖‘了哩！「说

完，抓起鸡胸一阵子急啃猛嚼！

云中龙含笑道：」阿啦，从明天起，你必须在三年之内学会拳脚功夫，兵刃暗器及长空点穴你吃得消吗？」」

哇操！我不怕，挺好玩的哩！「

」阿阿！有志气，事实上，万变不离宗，一条通，就条条通，而且自由的武功挺好玩的哩！「果然不错，在三

年之后，江湖上冒出了一位」啦风少侠「，他的名叫做舒啦，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轰动武林了。

时值隆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小镇之中，天寒地冻，又近黄昏，因此，路上行人只有小猫两三只。

一身蓝衫，肩挂一个小包袱的舒啦，终于重回人间了，他兴致勃勃的左看右肩，丝毫未见寒意。

过往行人皆身穿袄，头戴皮帽，仍然禁不住冷的缩首前进，乍见仅着薄衫，却神采飞扬的舒啦，纷纷诧视不已。

舒啦暗笑他们」古井水鸡「，径自走入」郎多客栈「，抬目一瞧，只有一位中年掌柜及一名小二，不仅失声一

笑。

那中年人乍见客人上门，立即含笑道：」快去帮少爷把坑烧热些！「」哇操！免！、免！我怕热！「

」热？小兄弟，此地半夜挺冻的哩！「

」哇操！越冻起好，掌柜的，贵宝店的生意似，乎和店名不合理！「」唉！天寒地冻的，有谁肯出远门呢？少

爷，我听你的腔调，似乎是南方人，怎么跑到此地来呢？」」哇操！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打算

走遍全国，遍历名山大岳，见见各地的风光。」

「有志气，不过，近年来，仇杀抢劫诈骗事件甚多，少爷你既年轻又只身在外，可要多加小心些！」

「哇操！掌柜的，多谢你好心提醒，替我送些酒菜来吧！」

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柜台上。

「哇！太多了，这……」

「剩下来的就算小费。」

说完，随着小二进入一间清静的上房。

小二离去之后，舒啦立即把两窗户大天，同时脱下蓝衫，袒胸享受着寒风及雪花灌胸的清凉快感。

抬目遥望着天际的半轮月及点点寒星，鼻闻院中寒梅之清香，他只觉心旷神抬，立即脱口吟道：「雪里已知春

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香脸半开娇旎旄」当庭际，玉人浴出新状元。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

共赏金樽沈绿蚁，莫辞醉，此夜不兴群花比。「突听：」少爷，你是怎么啦？找死呀！「

舒啦回头一见小二以木盘托着酒菜边打寒噤，边走边来，立即笑道：」哇操！

小二，你们这儿的‘空调设备『很够准哩！「

小二苦笑一声，酒菜放在桌上之后，急忙跑了出去。

舒啦哈哈一笑，坐在桌旁，边饮边食其乐融融！

酒虽不好，却后劲甚足，不一会他己满身大汗，干脆也将过膝中裤脱去，仅着短裤吃喝起来。

这顿饭吃到初更，他正欲掩窗休息之际，突听远处街道传来：」小子，别逃！「」大哥，给他死！「他立即精

神一振！

脑海中却忽然忆起爷爷临别时的吩咐：」设法混入梦幻岛，其余之事，尽量少管！「他立即关上窗扉。

哪知，不久之后，大厅中却传来小二的惊叫声音道：」掌柜的，不好啦！有一个死人跳进来啦！「」哇操！死

人不会跑呀！没知识！「

倏听一声暴吼道：」小鬼，滚开！「

接着，又是一阵打门及桌椅毁损的声音。

舒啦再也按捺不住了，匆匆穿上蓝衫，立即提着空酒壶，打开房门，半晌即已来到厅中。

只见一位身材纤细，身手带滞的年轻人被三位满脸横肉的黄衫大汉围在当中，左支右绌，情况甚险。

」哇操！小二，还有没有酒呀！「

掌柜的原已躲在柜下，闻言之后，忙起身挥手道：」少爷，你先回房，酒马上会送去的。「」哇操：掌柜的，

你们这儿还有这种‘现场秀『呀！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买票，不准我看呀！「」不……不是啦！你先回房吧！「

」哇操！挺好看的哩！「

说完，抓起柜上的一把花生，边剥食边观看，心中却暗道：」哇操！爷爷说得不错，黄衫会果然不是东西！「」

突听那名纤细少年喝声：「我与你们拼了！」双掌一供一式「开天辟地」经朝近前一名大汉疾劈而去。

那名大汉冷哼一声，向侧一闪。一式「神龙摆尾」就欲朝那少年的右肋劈去，舒啦立即将一片花生壳弹去。

「砰！」一声，那位大汉没将神龙的尾巴摆妥，却将自己的屁股摆倒在地，立即「哎唷」叫。

另外两名大汉慌忙收招瞧向舒啦。

「哇操！你们怎么不打了，挺好看的哩！」

右侧那名大汉弓下身子，问道：「田兄，你怎么啦？」

田姓大汉红着脸道：「潘兄，我的麻穴被制，请帮个忙？」

潘姓大汉低头一瞧，果见田姓大汉的腰眼上面「粘」着一片花生壳，立即取下花生壳，同时一掌挥去。

田姓大汉不但没有应掌起身，反而惨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哧得潘姓大汉慌忙收掌起身。

舒啦又剥了一粒花生，边嚼边叫道：「哇操！你们到底打不打嘛？若是不打，少爷可要受入‘枕头山，蚊帐洞

『了。」

潘姓大汉狞声道句：「当然要打！」立即打向舒啦。

另外两名大汉亦侧攻而至。

舒啦叫声：「哇操！你们疯啦！」立即将手中之花生以「满天星手法」掷了过去，厅中立即又传出「砰！砰！」

两声。

那两名大汉已经被制住穴道倒地了。

「哇操！你们三位听着，是你们先动手的，明儿上公堂之时，少爷有人证，不怕你们串供哩！」

「住口！小鬼，大爷乃是黄衫会之人，你还是识相点，早点放了大爷三人，否则，黄衫会弟兄遍布天下，哼！」

「哇操！你们在哧唬少爷呀？妈的，你们找错人啦！我就让你们回去搬救兵来啦！」说完，迅速即震破三人的

「气海穴」。

那三名大汉功力被废，狠狠的瞪了舒啦一眼，就欲离去。

「哇操！站住！」

「你……你还想干什么？」

「哇操！你们毁坏了这么多的东西，赔完再走！」

「多少！」

「掌柜，该赔多少呢？」

「这……不必啦！免啦！」

「哇操！这怎么可以呢？我来做个‘无须老大『吧！就赔一百两给你！掌柜的，你就吃点亏吧！」

七付破旧座头根本值不了十两银子，舒啦却狮子大开口要那三人赔一百两，气得他们身子一动！

「哇操！赔不赔，再拖下去，我就加价」

那位年长大汉恨恨的掏出三张银票，道：「小鬼，大爷今日认栽，不过，你可有胆量留下万儿？」

「哇操！你们赔个百儿，就叫我留下万儿。我不干！」

「小鬼，你敢胡言乱语，哎唷……」

舒啦弹出一粒花生米震断那名大汉的门牙之后，眼一瞪，喝道：「哇操！你这个混蛋，王公蛋，你也不想想你

现在是仟么角色，你还妄想打着‘黄旗地『招牌打混呀！赶快缴钱，滚！」

那名大汉慌忙丢下银票，就欲往外奔去。

「哇操：站住！」

「你……你还有什么事？」

「哇操！什么你不你的，你不会客气一点呀！」

「是！是！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哇操！再拿一百两出来，赔偿名誉损失。」

「这……」

「哇操！涨价了，二百两，快！」

另外两名大汉慌忙凑出十余张银票放在桌上，道：「少爷，这儿大概有两百余两银子，我们可以走了吧！」

「哇操！鼓不擂不鸣，锣不打不响，算是你们识相，免除‘滚『之一字，希望别在相会，请吧！」

那三名大汉如逢大赦，慌忙离去。

舒啦哈哈一笑，将那一百两银子递向中年掌柜，却见他双手连摇，道：「少爷，我不能收，他们会再来找我算

帐的！」

「哇操！怕啥嘛，叫他们来找我吧！」

说完，右手一扬，食中二指一并，虚空朝三尺外的壁上书道：「揍人者，舒啦也，随时候教。」

龙飞凤舞，入壁三分，瞧得那二人全身直发抖！

那名纤细青年原本不支，乍见此种骇人绝技，居然会出自一位俊逸少年的手中，立即当场晕厥。

舒啦见状，也将银票塞入掌柜的怀中，走到那名青年的身边，刚扶起他，立即暗诧道：「哇操！好细的腰。」

心虽诧异，一见他的脸色苍白，左肩，右胸以及腹部皆已血迹透衫而出，立即匆匆的回房而去。

舒啦在雪山密洞练武将近六年，最近这三年由于资质优异，以苦心练习，原本可以提早半年毕业。

云中龙见状，遂将阵法及歧黄之术，悉数相授，因此，舒啦一见有人受伤，早就想一显身手。

可是，当他将那位青年放在榻上，解开他的劲装，打算检视他的伤处之际，他却轻啊一声，怔住了。

因为，他看见一件水蓝色的肚兜。

因为，他闻到一股沁人的处子幽香。

因为，他除了看见效处伤口以外，另外发现雪白有肌肤以及忽作忽现的「山峰」及「丛林」。

他不由身子一颤！

好半晌，只见他吸口气、匆匆的关上窗之后，硬着头皮颤抖着双手，缓缓的卸下那件水蓝色肚兜。

只见左峰右侧绵延至胸口之处，赫然呈现一个乌黑掌印。瞧得他脱口道：「哇操！好毒的掌力，想不到她尚能

撑这么久！」

目光落在她右乳右侧那滩血迹，立即发现系被钢剑所戮伤，瞧得他暗骇道：「哇操！此人的功力挺幽长的哩！」

他颤抖着手褪下她的那件水蓝色内裤之后，立即发现在「丛林」那地方附近，居然有三个沁乌血的小黑点。

他仔细一瞧，立即发现系为毒针所射，不由俊眉一皱。

他将她的身子一翻，立即发现她的左后肩以及「命门穴」附近各中一剑，不由暗道：「哇操！灾情惨重，体无

完肤！」

微一思忖之后，取出怀中瓷瓶放在膝旁，立即盘坐在她的腰侧，右掌轻轻的贴上那「地方」附近。

那细嫩的肌肤使他一阵心猿意马，一时无法定下心神。

所幸冰洞苦修毕竟没有白费，半晌之后，他不但定下心神，而且将那三支寸余长，细若牛毫的毒针吸了出来。

抹上药粉之后，他立即将目标轻移到胸口那个毒掌了。

只见他连吸数口长气，定下心神之后，将左掌贴在她的「膻中穴」，右掌在伤处附近一阵轻揉。

盏茶时间之后，只见她汗下如雨，乌黑掌印渐褪，他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道：「哇操！总算摸对门路了。」

内力续引半晌之后，不但那个乌黑掌印已逝，她也呻吟出声。

实这一呻吟虽然声音细微，可是，在舒啦听来却好似焦雷轰顶般，在大骇之下，立即收掌。

哪知，那位少女在呻吟数声之后，不知是羞赦？或者是伤势太沉重，立即又「昏」过去了。

舒啦轻轻的吁了一口气，开始轻柔的消毒伤口。

由她那全身轻颤的情景，舒啦心知她已清醒，立即硬着头皮替她上药，又忙了半个时辰，才大功告成。

他取过棉被替她盖妥，然后匆匆的离房而去。

他是打算吩咐小二来「热坑」，可是，当他把那名小二自被坑中挖起来，带回房之后，却见伊入已经离去。

舒啦一见床沿留下「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心中稍为一宽，却听小二叫道：「血！少爷，你瞧，一条血线

哩！」

舒啦身子一震，匆匆的将瓷瓶抓入怀中，抛下一句：「把坑热好！」立即自窗口疾掠而出。

落地之后，他立即沿着血迹追了下去。

哪知，出镇之后，血迹戛然而逝，舒啦暗道一声：「糟糕！」立即朝官道及两侧树林一瞧！「这一瞧，他立即

发现右侧一株树旁留有一块血迹殷然的纱中，他不由暗呼一声：」万岁！「身子向前一掠，拾起那条纱中，朝林内

飘去。

以他的精湛内功，使出」踏雪无痕「轻功，双掌又仔细拔开枝叶，立即轻疾的向林内前进。

半晌之后，他立即听见一阵阴笑道：」姑娘，属下衷心仰慕甚久，难得天赐良机，你就从了我吧！「」住口！

岛规森严，你不怕吗？」

」嘿嘿！姑娘美若天仙，古人有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姑娘还是识相些，别逼我使用媚药。嘿嘿！」

「你……你……」

「嘿嘿……」

舒啦不便过份逼近，因此，只能在暗处旁听，听至此处，心知这个「小猪哥」

打算要动粗了。

他立即也「嘿嘿」阴笑出声，同时疾掠而去。

只见那位少女僵卧在地，另外一位面孔洁净，一身锦服却神色阴骛的少年正欲「侵略」她。

那位少年闻声之后，立即跃起身，单掌护胸，沉声道：「谁？」

舒啦含笑站在对方身前丈余外，朗声道：「阉猪郎！」

那少年神色一变，叱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哇操！胡说总比胡来，规矩吧！」那少年神色一冷，身子朝前疾掠，一道掌劲已卷向舒啦的胸口。

舒啦道句：「雕虫小技！」向右一瞧，一式「大鹏展翅」朝对方扑去，右掌一挥，一道掌劲朝对方罩去。

那位少年乍觉身前的空气一窒，心知对方的掌力骇人，当下未曾多想的迳自朝后暴退着。

舒啦道句：「谢啦！」立即挟起那位少女。

那少年见状，立即掉头逃去。

那位少女立即叱道：「捉住他！」

舒啦哈哈一笑，喝道：「朋友，你听见了吗？等一下啦！」话声方起，一式「天马行空」疾掠而去。

「啦！」字方歇，舒啦已站在那位少年面前五尺远处。

那位少年神色一变，匆匆劈出一掌，立即翻身疾逃。

舒啦向上一纵，避过那道掌劲，尾随追去。

「哇操！小猪哥，拿出你方才的猪哥劲儿，停下来拼一拼吧！如此逃逸，未免有失你的风度。」

那位少年一见身后之人在出声说话之时，尚能紧追不舍，心知对方功力远胜自己，立即埋头疾逃。

舒啦哈哈一笑，道：「哇操！小猪哥，你尽量的跑吧！你跑到凌霄宝殿，我就追上三十三外天，你跑到龙宫，

我就追到东海，不过，如果你要跑到地府，对不起，恕我不奉陪了！」

被他挟在手中的那名少女闻言，不由「噗嗤」一笑！

笑声出口，立即羞涩的闭上双目。

舒啦瞧得心几一荡，身法立即一缓。

那名少女一见已被对方掠出丈余外，立即低声道：「少侠，别疏忽，那恶贼的轻功身法不错！」

「哇操！猛虎再凶，只要除去它的凶爪」，就没事了，这个小猪哥既然很会跑，那就看我的！「说完，足下一

纵，似火箭般疾掠而出。

那少年回头一瞧，咳得使出全力疾奔而出。

那名少年姓季，名叫昭伦，乃是东海梦幻岛首席护法季天斌之子，由于武功不俗，已荣膺侍卫统领之职。

各位看官还记得季天斌这个人在畜牲吧，他就是设计害死舒啦生父，奸淫其母的坏胚子。

他在侥幸脱出云中龙追杀之后，虽然没有瞧清楚云中龙他是谁，但是，却被他的武功骇得躲到东海。

在偶然的机会，让他遇见梦幻岛之高手，因而晋见岛主席伏蛟，凭着他的心术及武功，居然被他混上三大护法

之首。

于是，他将妻子及一子一女接到岛上，过着逍遥的日子。

此次，季昭沦带着六名侍卫，暗中护送岛主的唯一千金席绣绣到中原来欣赏中原之文物及风光。

沿途之中，并无意外，可是，昨日午后，却在镇郊遇上」天地十二煞「之中的荡妇颜玉娇，那位丐装大汉和那

位童子。

颜玉娇活该应劫，乍见易过容的席绣绣那付俊逸模样，在春心荡漾之下，居然分不清她是公的还是母的？」

她刚上前挑逗数句，立即被席绣绣一掌劈中右肩。

另外两名老猪哥正欲上前护花，却被季昭伦指挥那六名侍卫以阵式困住，拼斗半个时辰之后，立居下风。

三人慌忙发出厉啸求援，同时竭力反抗！

席绣绣在旁观战，一听远处传来厉啸，立即闪入阵中，使出岛上绝学，先后击毙颜玉娇及那名童子。

当锦袍中年人率领五人即将驰近之时，那名丐装大汉已经惨叫毙命，气得六人厉啸疾扑而夹。

席绣绣及季昭沦分别射出暗器绊住六人，那六名侍卫立即自外布阵，而且迅速的将他们圈住。

可惜，不到盏茶时间，「天地十二煞」的另外三人驰来抢救，梦幻岛的优势立即被劣势取代，而且迅速的陷入

险境。

夹听一名侍卫诡异的厉吼一声，立即连人带剑扑向锦衣中年人，另外一名大汉亦以同一招式扑去。

锦袍中年人厉吼一声，身子向上一拔，双掌朝那二人一劈，「轰！」「轰」

两声，那二人立即吐血摔退。

锦袍中年人却惨叫一声，捂住心口朝下疾坠。

那名头陀接住他一瞧，只见他的胸口端插一把柳叶刀，已经气绝，骇怒交加之下，那名头陀立即扑向那两名侍

卫。

那两人不退反进，将手中长剑飞掷向那名头陀，趁他闪避之际，两人齐身厉吼和身扑了过去。

那名头陀尚未站稳，一见那两人的拼命模样，慌忙挥掌闪避。白光一闪，他的胸口又端插一把柳叶刀倒地气绝。

那两名侍卫却被那名樵夫及和尚震碎脑袋而亡。

双方皆杀红了眼，全是一付拼命的招式。

席绣绣以柳叶刀结束两名高手之后，信心大增，抽出宝剑，精招尽出，立即将那名樵夫逼落下风。

那名和尚及道士见状，立即前往围攻。

百余招过后，席绣绣已经后背中剑惨叫出声。

季昭伦见状，震退那名儒士之后，立即前往搭救。

那名儒士身子连翻阻住他的去路，拼命纠缠着。

另外那四名侍卫见状，突听一人喝道：「梦幻求真理！」另外一名侍卫暴声应道，「日月永不朽！」

另外两名侍卫立即抽身扑向那名儒士。

「天地十二煞」中之三人原本被那四名侍卫以阵式缠住，闻声及见状之后，心知有异，立即出掌疾攻。

倏听「轰！」「轰！」两声，那两名侍卫竟引爆腰间之炸药和那三人同归于尽，空气中立即弥漫着硝烟及血腥

味道。

仅存的那四名「大地十二煞」高手正在挥袖闪避之际，立即被席绣绣，季昭伦及那两名侍卫以阵式困住。

双方又激战一个时辰之后，和尚四人相继倒地死亡，不过，那两名侍卫也光荣殉职，季昭伦的胸口也中了一掌。

席绣绣伤势更重，不但胸口中了和尚一记毒掌，下腹也被道士赏了三支毒针，全身立即摇摇晃晃！

就在此时，六名黄衫会高手闻声而来，乍见十二名护法悉数遇难，对手又已负伤，立即仗剑扑来。

季昭伦一见情况不对，立即逃逸。

席绣绣又气又恨，只身拒敌，虽然在力拼半个时辰连毙三人，她却已中了数剑，只好负伤而逃。

所幸在最危急的时候遇见舒啦这个大贵人，他不但替她逐退强敌，而且还替她驱毒疗伤，季实令他感激万分。

她原本自视甚高，想不到为了活命，清白女儿身却任人抚摸，羞得她立即趁隙掠出窗户踉跄奔去。

哪知出镇之后，立即遇上那位可恨的季昭伦，她正欲叱骂，季昭伦却已单足长跪在地，俯首认罪。

她身负重作，正欲喘口气，却被季昭伦偷袭制住穴道挟持入林，百般挑逗，企图予以污辱。

所幸舒啦这位大贵人及时现身解救，瞧他谈笑追人之潇洒神情，不但深深的震撼她的芳心。

且说舒啦一阵疾追，逼得季昭伦没命奔窜一个时辰之后，一见他的步法稍显浮乱，他立即左掌一扬，喝道：「

看掌！」

声音方落，一式「蛟龙翻浪」疾劈而去。

季昭伦闻声，慌忙向右一闪。

舒啦趁机倒出三粒药丸，道：「站娘，快服下！」

「我……我的穴道被制……」

「哇操！瞧我有多糊涂，何穴被制？」

「麻穴及膻中。」

「哇操！好缺德的家伙！」

抬头一见季昭伦已趁机又掠出丈外，他立即抓起三块碎石，喝声：「小心暗器！」那三粒碎石立即一线飞去。

「唉！对这种小人何必太客气呢？」

「哇操！好玩嘛！反正他也跑不掉！」

季昭伦闻言冷哼一声，回头一见那三粒碎石成一线飞来，喝声：「雕虫小技！」

车即转身挥掌劈去。

哪知，那三块碎石突然耍个花招，变成品字形疾掠而去，「叭！」「叭！」

两声，立即有两块碎石被震碎。

左边那块碎石却击中季昭伦的右肩，疼得他闷哼一声，慌忙忍住翻滚的气血，转身疾奔而去。

舒啦挟着席绣绣边驰边笑道：「哇操！小猪哥，别逞强，快把那口血吐出来，否则，淤积在内会变成『脑中风

‘哩！」

季昭伦不予理睬，继续向前狂奔。

「哇操！小猪哥，你真是不知天地几斤重，你万一变成脑中风，小则半身不遂，那时可就无法猪哥了。

」大则当场『嗝屁‘！瞧你长得人模人样，又这么『幼稚’，如果就此驾鹤西归，岂非太遗憾了吗？」」哇操！

我失言了，似你这种货色，怎够格驾鹤？又怎能西归呢？一定会被牛爷马爷拘入地府的。「季昭伦听得惊怒交加，

禁不住张口连吐出三口鲜血。

身子一阵踉跄，险些坠地。

」哇操！乖！乖！有够乖！不过，太甫惜了，怎么一下子喷这么多呢？令人瞧了有多么心痛呢？好可怜幄！「

季昭伦厉吼一声，掏出三把匕首疾射而来。

」哇操！你也会玩这个游戏呀！太『菜‘了！准头失偏，力道又不足，真是江边卖水，班门弄斧，傻鸟！「谈

话之中，左掌一旋，立即将那三把匕首」没收「入掌中。

季昭伦神色大变，慌忙疾掠而去。

」哇操！小猪哥，咱们来玩『单兵攻击‘吧！单兵注意，正后有一架敌机临空，你该怎么办？」说完，抖手掷

出一把匕首，回旋疾射而出。

季昭伦闻声，慌忙以」之「字形掠进。

」单兵注意！左右两侧各有一架敌机临空，你该怎么办？」说完，又以回旋手法掷出两把匕首。

季昭伦见状，只好返身以掌劈匕。

哪知，那三把匕首似有灵性般，稍被震出，立即又回旋飞回，逼得他将双掌连挥，全力让身。

舒啦停下身子，微笑道：」姑娘，很好玩吧！「」请你解开我的穴道！「

」哇操！这……不太方便吧！「

」你……在客栈之中都已……「

舒啦心中一颤，只好硬着头皮道：」冒犯了！「立即盘坐在地，将她放在膝上，右掌颤抖的贴上她的双乳之间。

两人立即各自身子一震。

舒啦一见季昭伦仍被困住，立即吸口气，缓缓的将功力输入她的体中，半晌之后，却已解开她的穴道。

席绣绣慌忙挣起身子。

哪知，由于穴道被制太久，双足落地之后，一个闷哼，立即向旁一摔，咳得舒啦慌忙跃身一扶。

两人立即搂抱在一起。

席绣绣心儿狂跳，慌忙挣脱身子，强自站稳于地。

舒啦立即将右掌中的那三粒药丸递给她，道：」姑娘，你失血过多，先把这三粒灵药服下吧！「席绣绣声若细

蚊的道句：」谢谢！「立即接过药丸。

只见她将药丸放入袋中之后，立即掏出一把柳叶刀，抖手一掷，立听季昭伦惨叫一声，摔倒在地；那三把匕首

倏地向下一追，」扑扑扑！「三声过后，季昭伦的额头，胸口及左肩立即当了」靶架「。

一阵惨叫过后，他立即毙命：」哼！便宜了这个恶贼！「」姑娘，你……先服药吧！还有你的伤口又迸裂，是

不是要再上药，还有这具尸体如何处理？」舒啦初次杀人，虽是对方的过，却甚感惶恐，因此，立即相询。

」少侠，这些事我自会处理，你请吧！「

」哇操！你的伤……「

」哼！男人家怎可如此的婆婆妈妈的？」

舒啦闻言一怔，暗道：」哇操！真是好心没好报，我干嘛要如此的鸡婆呢，真是王八蛋回鸡蛋——混蛋！「心

中一火，立即大步向前行去。

倏听：」你叫什么名字！「

舒啦冷哼一声，不予理会的继续前进。

」你……你……站住……「

」哇操！神经病！「足下一紧，迅即掠出二十余丈。」

席绣绣气得身子一颤，双掌朝季昭伦的身子一阵狂劈，将他劈成肉酱之后，她才喘呼呼的停了下来。

泪水却已湿透了那付面具。

只见她恨恨的将舒啦给她的那三粒药丸掷入右侧林中之后；朝四周望了半晌，立即朝左侧林中踉跄行去。

半晌之后，只见灰影一闪，一位身材瘦削，腰干笔直，面色蜡黄的中牛书生，自十余丈外一株树上疾掠而来。

只见他寻回那三粒药丸，盯着左侧林中，喃喃自语道：「天呀！感谢你如此的厚待我云中龙，我……」

只见他朝右一瞧，身子一晃，迅即掠入右侧林中。

「刷！」一声，舒啦去而复返，只见他在现场搜寻一阵子之后，立即循着血迹飘入林中。

灰影再现，一直暗中保护舒啦的云中龙瞧着舒啦的身影，暗道：「阿啦，好好的待她，大叔与席伏蛟之仇全靠

你化解了！」

右掌一挥，立即将季昭伦的尸体扫入林中。

云中龙却朝原路掠去。

次日午后，黄衫会及梦幻岛在小镇附近的高手在他的飞镖通知之下，立即知道这件火拼，而且先后赶往现场。

梦幻岛这方之人居然是龙泰，闻金花及长得似铁塔的龙来，他们包妥季昭伦的尸体立即赶回梦幻岛。

他们这一回去，黄衫会及梦幻岛的关系，立即由暗斗改由明争火拼，于是，武林变得更诡诱恐怕了。

咱们先撇开由云中龙导演的这招削弱邪恶力量之恐怖情况，咱们来说说舒啦及席绣绣吧！

舒啦飘入林中，沿着血迹追踪半个时辰之后，突然发现席绣绣靠在一株树旁喘息，他不由心中一疼！

尤其目睹她的背部上面之血迹，他更是心中一阵子绞疼，立即毫不犹豫的掠了过去，挟起她朝前驰去。

席绣绣负气狂奔一阵之后，突觉一阵头晕目眩，正靠在树干休息之际，突听异响及体，她正欲闪躲，却已彼挟

起。

大骇之下，她举手欲打。

「哇操！是我！」

「你……你又回来做什么？」

「哇操！俗语说：」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我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说完，逐自钻入一个山洞。

那山洞除了洞口积有薄雪以外，洞内虽然崎岖不平，却未见他物，前进前里远，便到尽头，舒啦立即将她放下。

席绣绣一见舒啦去而复返，心中没来由的欣喜万分，此时身靠在沿壁，却羞得不敢面对舒啦。

舒啦一把扣住她的右腕、略一把脉，立即皱眉道：」哇操！有够糟糕，都是那个小猪哥害的！「席绣绣原本担

心会被他臭骂一顿，想不到他却怪到季昭伦的身上，在暗松一口气之余，暗暗感激他的善解人意。

」哇操！我给你的三粒药丸呢？」

我……我……」

「哇操！算啦！我再送你三粒吧！不过，你必须马上吞下。」

就完，又倒出三粒药丸递给她。

席绣绣一闻到那清香的药味，立即知道是罕见灵药，即默默的服下，然后准备要调息。

「哇操！等一下，先把衣服脱掉！」

「你……干什么？」

「哇操！你的伤口全部迸裂，再不上药，非死即伤。」

「这……我……」

「哇操！看样子，我必须制住你的‘黑甜穴『让你睡一觉啦！」

「不！不必：你先把血迹毁掉，免得被人潜入洞来。」

舒啦一见地上果然有不少的血迹，立即点头道：「哇操！找出去一趟，不过，你不准再溜，知道吗？」

席绣绣一向高高在上，只有她指使别人，哪有被人下令的机会，此时闻言，不由为之一怔！「」哇操！听到了

吗？」

」我……我不会走啦……「

」哇操！我相信你！「

话声未歇，他也掠出十余丈外。

席绣绣立即瞧着他的背影发怔着。

半晌之后，舒啦又掠回洞中，他一见席绣绣还坐在那儿发呆，立即不客气的替她解去衣扣。

席绣绣慌忙拦住他的双手，道：」我自己来！「」哇操！不行，你瞧伤口又裂了，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

说完，继续替她宽衣解带。

席绣绣羞得低下头，不敢乱动。

盏茶时间过后，席绣绣仅着一条内裤，侧卧在地上，任意舒啦替她上药，那颗心儿几乎要跃出口腔外。

舒啦也不轻松，当他替她上妥药之后，已是满头大汗了，只见他转身过：」哇操！药未干，你不许乱动。「说

完，立即朝外掠去。

席绣绣立即叫道：」你要去哪里？」

」哇操！别紧张，我去弄些吃的东西啦！「

席绣绣闻言，立即拿起衣披在身上，脑海中却涌现出舒啦那俊逸的容貌及豪放不羁的作风。

第五章菜鸟初啼色艳遇

且说舒啦驰回客栈之后，天已破晓，他翻墙进入房间，检视包袱衣物全在之后，立即将包袱进左肩一挂向柜台

行去。

却见掌拒的正与那名小二在整理厅中的破碎桌椅，他立即含笑道：」哇操！

头家，我要走啦！「

说完，取出一张银票放在柜上。

掌柜的急忙跑过来将银票送还给他，恭敬的道：」少爷，你昨儿已经给了，这张银票就请你收回吧！「」哇操！

不好意思啦！给你们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不！少爷，你做善事救人，我却坐享其成，那一百两银子已经可

以将全部座头换新啦！「」哇操！那就通通换新的吧！看起来是比较顺眼些，说不定贵宝店的生意反而会更好哩！

「」是！是！少爷，你下回来此之时，保证会焕然一新！「」哇操！太好啦！只要路过此地，我一定会进来捧场的，

我走啦！「」少爷，我送你！「

」哇操！谢啦！「

离开那有客栈之后，舒啦迳自走入一家估衣铺，挑了两套白色绸衫之后，低声问道：」哇操！头家，你这儿有

没有女人的那种衣裤呀？」说完，俊脸已一片胀红。

」喔！喔！我懂！我懂！没有！肚兜亵衣裤这类衣物全是那些娘们自己缝制的，小店并无现货供应。「」哇操！

原来如此，谢啦，帮我拿三条丝中，多少钱？」付过钱之后，他提着那包衣物，折入一家饮食店。

他不知道席绣绣喜欢吃些什么，干脆每样各挑一些，买了一大包，往手中一提，就朝镇外林中行去。

人林之际，他不但小心翼翼的向囚周打量一阵子，而且在人林之后，掠上一株树，屈膝观察一阵子确定无人跟

踪之后，方始入林而去。

他尚未掠到山洞尽头，立即听见一阵略带欣喜的清脆声音道：」你回来了吗？」他不由听得全身怪怪的。

低应一声之后，他立即停在她的身前，」我去买了两套衣衫、你就凑合穿吧！

另外这些东西，你随意吃吧！

说完，放下衣衫，抓起两只鸡腿朝洞外行去。

他靠在洞口啃完鸡腿之后，突然心中一动，暗道：「哇操！瞧她的伤势挺严重的，这该如何是好？」

「哇操！干脆就动员内力一次，将她那略显散乱的内力好好的整理一下，嗯！

先在洞口布个阵吧！」

主意既定，先观察洞口的环境半晌之后，入林折枝，立即小心翼翼的在洞口布下「天罡地煞阵」。

整整忙碌一个时反之后，只见他在阵内绕行片刻之后，方始满意绒离阵，朝洞内掠去了。

他刚踏上洞口，突然看见一位绝色少女，一身白衫，拿着那包食物站在洞内不远处。他立即刹车，道：「你…

…你是谁？」

那位绝色少女正是恢复原貌的席绣绣，她一见到舒啦的吃惊模样，立即又羞又喜的低下头。

舒啦见状，定下心神，立即明白她先前必是经过易容，立即叫道：「哇操！

姑娘，你挺水的哩！」

席绣绣羞涩的将那包食物送过来，低声道：「少侠，你吃点东西吧！天色已经快要接近中午了。」

舒啦在接物之际；突然碰到她那细白柔嫩的柔荑，心田没来由的一阵荡漾，一时束手无措！

席绣绣方才已经在旁观看舒啦布阵，任她学富五车，一时也惨悟不出该阵，不由愧声问道：「少侠，此阵何名？」

「哇操！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拾到一本小册，上面书有这种阵法，听说可以防止人畜进入，不知道是否有效？」

说至此，抓起一个鸡蛋，遮入口中。

席绣绣睁着那对会说话的凤眼看了他半晌，愧声问道：「少侠，你肯赐告尊姓大名吗？」

「哇操！不敢当，我姓舒，舒舒服服的舒，单名啦，若以单闽南语音译，就是《别跑》！」

席绣绣喃喃念了一遍「舒啦」及「别跑」，恍然大悟之下，不由「嗤嗤」一笑，洞内的气氛立显轻松。

舒啦却被她那醉人的笑容瞧得整个的痴了。

席绣绣娇颜一红，立即转身自行入洞内。

那婀娜的身材及迷人的走姿令舒啦醉上加醉，若非根基深厚，早就晕倒在地，直流口水了。

他吸口长气之后，缓缓的行入洞内。

席绣绣恭敬的检衽行礼，含笑道：「舒少侠，小女姓席，席次的席，复名绣绣，感谢你的救命大恩。」

「哇操！没什么！适逢其会而已，我倒该感谢有这么好的玩耍机会，说真的，我尚未正式和人交过手哩！」

「少侠武功高强，视拼斗为游戏，这份直诚委实令人敬佩，不知可否赐告令师之名讳？」

「哇燥！我没有师父，这身武功乃是家祖所授。」

「啊，令祖莫非就是仁心仁行的舒神医？」

「哇操！标准答案，姑娘，你真聪明！」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姑娘，你怎么会认识家祖呢？」

「我哪有荣幸认识舒神医？全是道听途说而已。」

「哇操！有样子，家祖的知名度挺高的哩！」

「少侠，你可否赐告令祖如今下落？」

「哇操！家祖生性淡泊，到处行医救人，我也不知他目前在何处，他曾提过要到东海去游历，以偿夙愿。」

席绣绣身子轻轻的一震，施又掩饰道：「可惜，我有一位表妹因为练功太急岔了气，正想求神医治疗，唉！」

「畦操！令表妹是什么症状？」

「下身瘫痪，无法起身行走！」

「哇操！挺严重的哩！有多久了？」

「大约有半年了，家父及家母及一些……朋友虽然尝试替她打通穴道，却一直无法如愿！」

「哇操！果然很严重，看样子非家祖亲自出马不可！」

「少侠，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愿意，不过。我不敢保证何时可以找到家祖。」

「没关系，只要神医肯出手，我表妹就有救了。」

「哇操！令表妹之事已经暂时摆平了，姑娘，我瞧你的气息稍乱，最好能早点治疗好！」

「这……我负伤在先，又长途跋涉，内腑尚受创甚巨，除非长期疗养，否则，恐怕难以痊愈！」

「哇操！别耽心，我敢开张支票，短期则十天，长期则半月，保证还以一身完好的身子及武功。」

「真……真的吗？」

「不错！我有这个把握，不过、你必须好好的和我配合，尤其不准再中途溜掉，否则，可就伤脑筋了。」

席绣绣闻言，娇颜红不敢再面对舒啦。

「哇操！事不宜迟，你先调息吧！」

「我……数处重穴淤堵，甚难运功行气！」

「哇操！我知道，我这个清洁队队长会帮你清理的，开始吧！」说完，先行盘坐在地，同时将双手平举。

席绣绣又羞又喜，立即盘坐在他的对面，向时亦将双手一举，四掌一接，二人立即一震！

半晌之后，席绣绣吸了口气，闭上风目专心运聚齐真气。

舒啦神光炯炯的盯着她，俟她的秀眉微微之际，立即将两道热流缓缓的自掌心输送过去。

席绣绣心中暗喜，咬紧牙根，将体内涨滞难行的真气向前推进，盏茶时间之后，即舆那两股热流会合。

她只觉得精神一振，立即引遵那两股热流向前一冲。

一声闷哼过后，她立即喷出一口鲜血。

舒啦闪避不及，立即被喷得一头一脸，他慌忙拭去双睛血迹，一见她已昏倒在地，不由大骇。

他匆匆的抓起她的右腕脉，立即神色大变！

匆匆的将她平放在地上之后，立即双掌连挥在她的身上来回轻揉，盏茶时间之后，他已全身汗下如雨了。

所幸，席绣绣已在此时吐口气醒了过来，她一见到舒啦累成那样子，立即歉然的道：「少侠，对不起，我太心

急了！」

「哇操！你别说话，危机未除哩！」

说完，立即低头沉思！

席绣绣闻言，挣扎坐起身子，暗一调息，立觉全身疼痛，一阵晕眩过后，不由呻吟出声。

舒啦见状，心中一急，突然想起爷爷曾提过的「阴阳和道气大法」，心中一喜，立即说道：「快脱衣！」

说完，迂自起身脱衣。

席绣绣神色大变，失声叫道，「什么？要脱……衣？」

「哇操！不错！唯有此法可以疏理在你体内流窜的真气，快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

「哇操！别可是可非啦！身子要紧啦！」

说完，抓住她的前襟用力一扯！

「裂！」一声，那件名贵的绸衫立即被撕成两半，而且连那件肚兜也被撕裂，骇得席绣绣尖叫一声！

人也立即晕厥。

舒啦在情急之下，连她的衣裤也一并撕裂，赤裸裸伏在她的身上，口一张，立即含住她的樱唇。

舌尖挑开她的牙齿之后，立即将真气渡了过去。

两具雪白的身子立即紧紧的贴在一起。

盏茶时间过后，席绣绣已悠悠醒转，她目睹这幕销魂的情景，心慌意乱之下，不知如何应对。

舒啦管不了那么多，仍然不疾不徐的将真气渡了过去。

一直过了好半晌之后，席绣绣逐渐的冷静下来，立即将充斥于体内的真气缓缓的运行起来。

半个时辰之后，终于稳定下来了。

舒啦心中一宽，透了一口气之后，虽然继续渡真气过去，却不必似方才那样源源不绝的「大量外销」真气了。

不过，又经过半个时辰之后，他立即发现她的真气只能绕行于「云门穴」及「少商穴」之间，不由暗暗发愁。

席绣绣身为当事人，当然比舒啦清楚，她已经在担心自己会「走火入魔」，半身瘫痪不遂了！

可是，她不敢形诸于色，因为她不愿舒啦分心。

她相信神医之孙一定会有解法的！

果然不错，在盏茶时间之后，舒啦终于硬着头皮使出绝招了，洞中立即传出席绣绣的惨叫声音。

原来，舒啦存心「背水一战」，真气聚集于那「地方」之上，不但令它倏然，而且直进她的「禁区」。

舒啦那「地方」自从被「白仙王」咬过之后，立即比寻常人雄伟一半，席绣绣怎么受得了呢？

这一剂「特效针」打得太令她意外，招架不住了。

难怪她会惊首惨叫，同时急欲推开他。

舒啦却紧搂着她，道：「哇操！忍着点！」

说完，重又咬住樱唇。

所幸她那「地方」闯入之后，立即止不动，席绣绣挨了半晌之后，总算比较能够适应了。

她立即含泪咬牙缓缓进行运气。

进行盏茶时间过后，她突然发现真气居然顺利的通过一直无法通行的「期门穴」，她不由暗喜不已。

一个时辰之后，席绣绣欣喜的移开樱唇，道：「少侠，我……我复原了！天呀！我全部复原了。」

舒啦累得气喘如牛，汗下如雨，闻言之庸，含笑道：「哇操！一鼓作气，再继续运功。」

「一鼓作气？少侠，你是要……」

「冲开你的任督两脉。」

「天呀！可能吗？」

「试试看，开始吧！」

席绣绣想不到自己居然有机会冲过任督两脉。慌忙抑制心中的狂喜，重新调集「兵力」准备进功！

舒啦吸口气，调集兵力，重又贴上她的樱唇。

两具身体立即有规律的微微起伏着。

一冲，再冲。

不行，再来。

终于，在黄昏之际，只见席绣绣身子连震两下之后，兴奋之泪，籁簌直流而下，成功啦！「舒啦乏力的挣起身

子，道：」十二……再调息……十二周天！「说完，靠在洞壁喘着。

席绣绣忍着下身的撕裂般疼痛，起身盘坐着。

舒啦吞下三粒药丸之后，立即开始调息！

由于耗力大巨，他在调息过后，立即两腿大张呼呼大睡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舒啦在迷迷糊糊之中，只觉有人不停的在白己身上轻吻，双目一睁，不由失声叫道：」哇操！

「原来，就在他熟睡之际，席绣绣已功德圆满的醒过来，她只觉得不但全身轻飘飘的，而且伤口竟已结疤，不由欣

喜若狂。

激情之下，她目睹舒啦全湿头发及酣睡模样，心中不由感激万分，立即决定以行动致谢：倏听席绣绣羞涩的道

：」少侠，你会不会耻笑我太下贱！「」哇操！不会，百分之百的不会，我了解你的心意，可是，你负伤未愈，咱

们又未定名份……「席绣绣激动的掠到他的背后，一把搂住他，道：」少侠，你别管那么多，让我报答你的大恩吧！

「」哇操！我……我……「

就在他窘迫之际，鼓起最大的勇气的席绣绣已转到她的身前，自动投怀送抱，而且献上香吻。

哇操！道火线引燃了！

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好久以后，席绣绣感激的瞧他一眼，连话也说不出，立即悠悠睡去。

舒啦拿着衣衫盖在她的身上，望着自己那沾满血迹及秽物的」地方「，暗暗苦笑道：」哇操！真是英雄无用武

之地！「取过地上的破衣拭去秽物，穿妥衣衫之后，立即走出洞外，一见四周一片黝暗，他就坐在洞口沉思。

当朝阳挂空中之际，舒啦站起身子，走出阵外，朝右侧林中疾掠而去，盏茶时间过后，立即循水声来到一处山

谷。

只见一道瀑布自山顶冲下，立即冲散浴水形成一道溪流。

他匆匆的洗过」战斗澡「，立即自林中掠到官道。

只见六名带刀佩剑的也跨骑驰入阵内，他立即暗道：」哇操！他们来得可真快哩！我还是少营事吧！「主意一

定，立即自顾自的朝前行去。

那六个人瞄了他一眼，一见是位俊逸书生，虽然诧异他在此寒冬仍然仅着一薄兰衫，由于心急赶路，便未停身

相询。

舒啦一见她们稍停即又驰去，立即暗道：」哇操！算你们走运，否则，一定叫你们爬回家去。「入镇之后，他

又买了一套白衫及一大包食物之后，小心异异的绕了一个大圈，方才由阵中掠入洞内。

一见席绣缓仍然挂着迷人的微笑酣睡着，他禁不住在她的樱唇亲了一口，低声唤道：」姑娘！「席绣绣悚然一

惊，睁目一瞧是心上人，立即着涩的以衣遮住双峰，同时仰身坐了起来哩：倏觉下身一阵刺疼，她不由低声」哎唷

「一叫。

舒啦以为她那儿不适，慌忙问道：」姑娘，你……「席绣绣娇颜倏红。声若鸣的道问：」没关系！「立即转身

着衣，那份美，不由令舒啦瞧痴了！

直到席绣绣穿妥衣衫转身之后，他才尴尬的轻咳一声，道：」姑娘，我去买些东西，你趁热吃了吧！「」少侠，

谢谢你！「

」哇操！又来啦！我最不习惯这种俗套。「

席绣绣已有二餐未进食物，加上心情愉快，因此，食欲好，在两人的合作之下，几乎吃光了那包食物。

只是她以纱巾替舒啦擦净双唇及嘴角之后，边擦自己的樱唇边脆声道：」少侠，你可知道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多

的东西。「舒啦初受伊人的温柔体贴，欣喜之余，立即哈哈笑道：」哇操！多谢你的捧场，小生甚感荣幸！「席绣

绣微微一笑，道：」少侠……「

」哇操！咱们少侠，姑娘叫来唤去，挺别扭的，咱们来改个称呼吧！我今年十七。「」十八。「

」哇操！好啦！绣姐，你好！「

」啦……啦弟，你好！「

」绣姐，我再替你上药吧！「

席绣绣心几一荡，立即羞答答的褪去外衫，那对雪白又高挺的玉女峰，立即呈现在舒啦的眼前。

舒啦见状，立即想起昨天的情景，心儿一阵狂跳，居然将瓶中的药丸倒出一大堆，慌忙起身要帮忙捡起，两人

差点撞成一团，立即向后飘退。

可是，四目一接，两人立即又自动凑近，而且拥吻起来。

舒啦的双掌情不自禁的在她的背后游走起来，所幸当他碰到她的伤之际，立即惊醒过来。

舒啦低咳一声，立即俯身捡药。

席绣绣羞涩的低头不语。

舒啦忍着心儿的激动，替她上过药之后，取出那套新衫，道：」绣姐，我另外买了这套白衫，可能会比较合身

些！「说完，递过衣衫，转过身子。

席绣绣羞涩的换上那套新衫，上下一打量，只觉不但甚为合身，而且甚为舒适，她不由滴出感激之泪。

舒啦听见她已穿妥衣，转身一瞧她居然在掉泪。诧异之下，焦急的牵着她的手，问道：」绣姐，你怎么啦？」

席绣绣唤句：」啦弟！「立即投入他的怀中，那张樱唇不但自动贴上舒啦的双唇，而且激情的吸吮着。

那动作虽然生硬，却流露无限的爱意。

舒啦一阵心猿意马，立即搂着她的细腰贪婪的吸吮着。

不久，衣衫纷纷的飘躺在地之后，只见席绣绣翻身坐在舒啦的身下，小心翼翼的准备要」灌蓝「。

那对凤目却羞涩的闭上，不敢面对舒啦。

舒啦知道她一定是担心再擦破背上的伤啦，所以才采取这种违背传统的豪放作风，他立即扶着她的细腰助她「

上路」。

舒啦坐起身子，道：「哇操绣姐，在此地右侧十余里外」，有一道瀑布点及一条溪流，咱们去洗个身子，好吗？」

席绣绣欣然点点头，立即起身穿衣。

半晌之后，舒率着席绣绣步出阵外，立即比翼双飞朝瀑布驰去，不到盏茶时间，即已抵达溪旁。

舒啦指着一块大巨石，道：」绣姐，那儿比较隐密，你先洗吧！「说完，背对那块大石，双目似」探照灯「般

扫视着四周。

席绣绣对于心上人的体贴觉得心儿甜蜜蜜的，小心的朝四周瞄了一眼，确定没有外人之后，方始脱靴除衣入溪。

她自幼即生长于梦幻岛，经常泡在海中，这些日子以来，又流汗又流血，更流」那个秽物「，简直难过死了！

此时，一入溪，如鱼得水，不停的游玩着。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她才去兴的上岸，匆匆的擦干秀发及身子之后，边穿衣边道：」啦弟，该你啦！「舒啦哈

哈一笑，立即脱衣入溪。

他倒是挺干脆的不到盏茶时间即已冲洗净身子上了岸。

席绣绣羞涩的拿着衣衫，替他套上之后，立即又拿着衣靴等舒啦穿上，这份温柔体贴，令舒啦乐得连道：」我

自己来！「席绣绣以前在梦幻岛上，一直有侍女服侍，此时心甘情愿的服侍舒啦。立即令她体会出下人的甘苦。

两人含笑回到洞内之后，席绣绣立即脆声道：」啦弟，你请坐，且听我将我的身世告诉你吧！「说完。迳自盘

坐在地。

舒啦应道：」哇操！太好啦！一定很精彩。「

席绣绣嫣然一笑，道：」啦弟，家父乃是东海梦幻岛岛主，她姓席，名叫伏蛟，手下有五百余名高手。

「我乃是双亲膝下的唯一女儿，另外有一位表妹，姓云，复名盼盼，说起她的身世，实在令人同情。」

舒啦闻言，立即想着云中龙吩咐他要设法混入「梦幻岛」，心中暗喜之余，含笑问道：「哇操！就是她下身僵

硬的吗？」

「是的，那是她不幸的遭遇，她的身世更令人同情哩！」

说完，声音为之一咽！

「哇操！如果难过，那就别说啦！」

「不！不！啦弟，你一定要听，因为，她与你有关系！」

「哇操！与我有关，怎么回事？」

「啦弟，对不起，我说得太急了，我是指将来，不是指过去！」

「哇操！我还是不懂哩！」

席绣绣突然娇颜一红，低声道：「啦弟，我是由你替于真气，打通任督两脉联想到你也可以替表妹打通穴道啦！」

舒啦神色大变，双手连挥，叫道：「哇操！不行啦！那是情况紧急，不得已之举，我……我不同意！」

「啦弟，我那位表妹虽然只晚我月余出生，不过，却比我美上数分，而且武功也比我高出一等……」

「哇操！拜托你别再说下去了，我会找到家祖去救令表妹的，咱们就别再提她的伤势，好不好？」

席绣绣以为心上人对自己如此的专情，心喜之余，立即嫣然一笑，这一笑又令舒啦瞧得心儿痒痒的。

那对朗目立即浮现出一缕火焰。

席绣绣瞧得心儿一荡，立即垂下头。

舒啦轻轻的将她朝怀中一搂，含笑问道：「绣姐，谈谈令表妹之事吧！」

席绣绣依偎在他的怀中，深情的瞧了他一眼，含笑道：「啦弟，你存没有听过《双绝公子》云中龙这个人？」

「哇操！没有呀！」

「大约在二十年前，武林出了一位文武双绝的年轻人，他在博得天下第一高手之后，」突然到梦幻岛一游。

这一游，立即与先姑母相恋，然后成亲，想不到在数月之后，他竟悄然离岛，而且遍寻不着。

先姑母在长期淤闷之下，含恨别世，先祖父及先祖母及先后含恨而逝！唉！

「哇操！这个姓云的家伙太可恶了！」

「啦弟，家父在盛怒之下，立即率领岛中高手到中原来找他，在双方会面拼斗之后，终于毁去他的武功任他离

去。」

「哇操！怎么不一掌把他了结呢？」

「家父的意思是要让他好好的反省一番。」

「哇操！令尊很仁慈的哩！」

「唉！家父虽然仁慈，表妹却甚恨其父，因此，一直苦练武功，想不到会岔了气，真是红颜薄命呀！」

「哇操！令表妹的遭遇的确情有可原，可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无论如何，她也不该恨她的父亲呀！」

「可是，那也实在太过份了呀！那能始乱终果呀！」

「哇操！说不定他另有苦衷呀！你们有爹有娘的，不知孤儿之孺慕心情！」

说完，黯然的低下头。

席绣绣坐起身子，歉然道：「啦弟，对不起，我勾起了你的伤痛！」

舒啦苦苦笑道：「没什么，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

「啦弟，令尊及令堂年纪轻轻的，究竟是如何逝世的？」

「据家祖说，家父因病早亡，先母系难产而死。这些年来虽有家祖疼爱，我却难免会有些许的遗憾，所以才会

有方才之言。」

席绣绣神色戚然的垂首不语。

好半晌之后，只见舒啦长吐一口气，道，「哇操！人死不能复生，伤心无益，绣姐，你打算何时返岛？」

「这要看伤势何时复原。」

「哇操！很快啦！已经结疤了，只要再换一，两次药就可以了。」

席绣绣沉思半晌，道：「好，我明早就出发！以免家父及家母挂念，啦弟，找本来想邀我一块返岛，可是……」

舒啦闻言，心中一沉，暗道：「哇操！飞啦！」

席绣绣接道：「啦弟，那个可恶的季昭伦已被我处死，其父季天斌乃是岛上的首席护法，甚为护短，因此，你

暂不宜与他会面。」

「哇操！那个小猪哥罪大恶极，他那老爷也好不到那里去，只要他敢噜嗦。

我就揍他一顿，谁怕谁呀！」

「不！不行！你若大鲁蛮，不但岛上的弟兄会对你不友善，家父及家母也会起反感，那会影响咱们的……」

说至此，她羞涩的将「亲事」吞了回去。

舒啦心儿一荡，立即应道：「好吧！就听你的主张啦！」

「啦弟，谢谢你，我只要把此事处理妥善，一定会邀你入岛的！」

「哇操！好吧！我第一次初出远门，打算到大江南北各处去转一转，顺便寻找家祖，以便替令表妹疗伤。」

席绣绣自袋中掏出一面风形古玉，道：「啦弟，你只要到东海海滨遇有插着龙形三角旗的船只，即可用此玉指

挥他们。」

舒啦接过古玉，只见背面刻有一个大「绣」字，心知必是她的信物，立即道过谢贴身收妥。

「啦弟，我自幼即收存此玉，望你睹玉思人……」

说着，又缓缓伯依偎在舒啦的怀中。

舒啦再也按捺不住，不但立即吻住她，而且右手开始在她的胴体上面翻山越岭，寻幽探胜了。

盏茶时间之后，两具雪白的身子又纠缠在一起了。

欢乐时光悄悄的流逝，席绣绣已经逐渐的步入飘飘欲仙的境界，舒啦也慢慢的尝到甜头了。

好半晌之后，库房关门了，他长吁了一口气，翻倒在席绣绣的身边、搂着她缓缓的进入梦乡。

翌日早上，舒啦醒来之后，一见席绣绣仍然睡不醒，爱怜的亲了一口，低声唤道：「绣姐！」

「嗯！我好累，再让我睡一下嘛！」

「哇操！你不是要回岛吗？现在已是天明了哩！」

「嗯！明天再走吧！」

舒啦含笑摇摇头，立即在旁调息。

由于狂欢及先前所耗功力尚未恢复，舒啦这一调息，居然一直到午后才醒了过来，一见她仍在睡，不由一惊！

略一把脉，只觉她的内力充沛，气机盎然，心知无碍，他立即起身着衣，然后收拾着二人的行李。

当他把那些剩物拿去抛入林中返回洞内之际，一见她仍睡着，当即悄悄的入镇去买些食物了。

这回，他多带了一壶酒，当他入洞之后，一见席绣绣仍然在睡，立即将一粒药丸塞入她的口中，同时唤道：「

呷饭嘛！」

席绣绣睁开美目，只觉一道清香甘泉化入腹中，立即挣起身子苦笑道：「想不到我会睡得这么熟！」

「哇操！我们昨夜疯得太厉害了，吃点东西吧！」

席绣绣一张娇颜酞红欲滴，斟了两杯酒，羞涩的道：「啦弟，愿你我能够……永远在一起！」

说完，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绣姐，亦不论海枯石烂，小弟，永远不会负你！」

说完，亦一饮而尽。

两人立即情话绵绵的取用食物。

这一餐，两人居然将所有的食物吃光及那壶酒喝得点滴不剩，一见洞外已近黄昏，两人立即又朝溪流缓步行去。

当他们抵达溪旁之际，四周已一片黝暗，两人放心的脱去衣衫，入溪之后，席绣绣立即开始划泳起来。

「哇操！绣姐，你教我嘛：」

「好呀！把四肢放松。」说完，右掌托着他的腹部，双足轻蹬，连游边指导舒啦游泳哩！

以舒啦的聪敏及武功，经她解说及示范半晌之后，立即顺利的在溪中来回穿梭，乐得不时的哈哈大笑着。

两人在溪中戏耍一个时辰之后，方始依依不舍的上岸。

回到洞内，两人又温存半晌之后，方始各自调息。

翌日一大早，舒啦刚睁眼见到席绣绣撕下一堆布条，正在「虐待」那对玉乳，他立即搂住她。

两人心知马上要别离，立即贪婪的拥吻着。

好半晌之后，席绣绣拭去泪水，勉强含笑道：「啦弟，只要咱们心连心，何必在乎这短暂的别离，对不对？」

「嗯！绣姐，我相信咱们很快就会重逢的！」

席绣绣点点头，仔细的束妥双峰及头发之后，将那张薄面具及头巾一戴，立即变成一位相貌平凡的年轻人。

「哇操！绣姐，凭你的身份及武功，还怕什么？」

「不错，我不怕什么，不过，我讨厌那种有色的眼光！」

「哇操！不错！那些《猪哥目》挺讨厌的，走吧！」

出洞沿着官道低头前行，浓浓的离愁使他们不但无心欣赏沿途的风光，更连交谈的心思也没有。

晌午时分，两人默默的进入一家酒楼，点过酒菜之后，立即注视着对方，心中沉甸甸的说不出半句话来。

酒菜送来之后，两人默默的取用半晌之后，突见一位陌生大汉自大门走了进来，席绣绣的双唇立即一阵掀动。

那人朝她一望，立即欣喜的拱手转身离去。

席绣绣低叹一声，道：「啦弟，我该走了。」

舒啦点点头，道句珍重，立即举杯一饮而尽。

席绣绣干完那杯酒，立即起身匆匆行去。

舒啦望着她的背影消失之后，神情一黯，立即闷声饮酒，而且是一壶接一壶的喝着哩！

当他喝完第九壶酒，醉眼惺讼的叫酒之后，小二立即低声劝道：「公子，你喝太急了，这白干喝起来挺难过的

哩！」

「哇操！醉？爱说笑，我的字典里面没有醉字，拿酒来！」

「这……这……」

「哇操！你是不是怕我喝霸王酒，来啦！」

「砰！」一张二十两银票立即放在桌上，只见舒啦指着它问道：「这张够不够？」

「够！够！」

「哇操！既然够了，你还站在这儿发什么呆？」

「是！是！马上来！」

好家伙，有钱好办事，那小二不但送了三壶酒，而且还送来一大盘酸辣汤，道：「公子，这碗汤是我掌柜的一

番心意。」

「哇操！很上路，小二，去帮我找间干净上房，少爷我喝完这三壶酒，就要回房休息，听见了吗？」

「是！是！」

「哇操！把这张银票拿去，剩下的全送给你啦！」

小二连连哈腰讲谢，那张嘴乐得根本合不了。

舒啦右手朝小二一挥手示意他离去，端起酒独自品尝着。

他为离愁所困，故借酒浇愁，那知酒入愁肠愁更愁，更愁就更要酒，更喝酒就更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当他们打开最后一壶酒之时，只觉酒气一阵上涌，随即打了一个酒呃，立即叫道：「小二，房间呢？」

说完，左手抓酒壶，右手持酒瓶站了起来。

那名小二早已站在一旁伺候这位出手大方的少爷，闻声之后，立即哈腰制笑道：「公于，请随小的来。」

舒啦嗯了一声，踉跄尾随而去。

只见坐在墙角的一位中年美妇及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低声细语一阵子之后，方始会帐后，朝后院行去。

两人刚入后院，立即听见舒啦叫道：「哇……操……小……二……谁叫你……烧热……的……热死……我了…

…快帮我……另找……一间……」

「公子，天冷地冻……你……」

「哇操！少噜嗦……」

「好吧……那就到隔壁这一家吧！」

中年美妇及那位少年相视一眼，立即浮现暖昧的微笑。

两人步入后院厅中，一见那位小二满头大汗的提着茶盘匆匆行去，那位少年立即朗声道：「小二，有没有空房？」

「有！有！可真巧，方才正有一个公子嫌热，退了一间上房，二位请随小的来！」说完，匆匆带领二人走进一

间宽敞的房内。

「嗯！很好！小二，没事啦！」

说完，将一块碎银塞入他的手中。

小二连逢财神爷光顾，几乎乐歪了嘴，立即哈腰制笑而退。

那名少年低声道：「师父，那小子睡了吗？」

「嗯！睡得挺熟的，格格！瞧这小子俊得似潘安再世，实在令人瞧得心痒痒的，蓉儿，你有没有兴趣？」

那少年听笑道：「师父，你一出马，还有我的份吗？」

「格格！你可以等下一波呀！」

说完，打开房门，朝左右瞄了一眼，立即朝隔房进去。

房门一推，一闪即逝，她当朝榻上一瞧，只见舒啦亦裸着胸膛，只着一条短裤，四肢大张的呼呼熟睡着。

中年美妇将房门一锁，边走边脱去身上的衣衫，走到榻前之际，赤裸裸的呈现出一具丰腴迷人的胴体。

只见她的右掌在舒啦的腰眼一拍，立即开始褪去舒啦的那条短裤。

舒啦醉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人制住穴道，大骇之下，睁目一瞧是一位陌生妇人，而且是赤身光溜溜的，他不由

「哇操」一声。

中年美妇褪去那条短裤之后，格格一笑，道：「小兄弟，姐姐姓姚，名叫倩玉，今儿个特来与你结段良缘。」

他窘红着脸，道：「哇操你……你要做什么？」

「格格！小兄弟，你别假惺惺啦！你这宝贝都已经《同此》而且《备战》了，姐姐一定会令你满意的！」

「哇操！姓姚的，你这种趁机揩油的作法太过份了吧！」

「格格！萍水相逢，结段露水缘，未尝不是一段美满的回忆，你说是不是呢？」

说完，侧身躺在一旁。

「格格！小兄弟，别这样嘛！姐姐如果不能动，就不舒服哩！」

「哇操！这叫做现世报，你方才对我耍这招，害我敝了老半天，你现在也尝尝这种滋味吧！哇操！」

说完，总动员继续杀戳着。

第六章艳遇太多伤脑筋

姚倩玉麻穴被制，挨了将近一个时辰，只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阵阵的冰上的心头，她立即开始胡说八

道了。

舒啦何会见过这种放浪的神情，因为席绣绣无论多舒服也只是含蓄的低声呻吟而已，那似她这么大嘴巴呢？姚

倩玉又挨了盏茶时间之后，她竟开始掉泪了。

舒啦愣了一下，旋又暗骂道：「哇操！活该，谁叫你来招惹我的，我今天若不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以后不会

变乖啦！」

于是，他继续的惩罚她。

而且，为了避免看见她那楚楚可怜的掉泪神情，他干脆闭上双眼，来个眼不见为净。

在怜房旁耳的那位少女，方才乍闻师父不吭声，立即打算要到隔房去看个究竟，可是，一听战鼓又开，她立即

打消主意。

她又听了一阵子，实在再也「受不了！」啦！于是，整理一下衣衫，打开房门，干脆到外面去散散心了！

舒啦根本不知尚有人在旁妍，他一直「执法」到将自己库存的「子弹」胡乱轰出之后，才缓缓的停车。

酒意倏醒，他立即伏在她的身上。

姚倩玉却一直睁着那对媚目到阴曹报到了！

她乃是黄衫会东西南北四堂中之西堂堂主，一向以媚术及阴功在会中广结善缘，因此，得以登崇高的堂主宝座。

此次，她奉会主之令，率领三十余名高手分批前来支援东堂弟子与梦幻岛高手的斗哩！

想不出「师出未捷身先死」，而且是脱阴而亡，含笑归土，这只能怪她平日玩弄男人，以致玩火自焚。

当天黄昏时分，姚倩玉之徒张雪蓉一见天色已经不早，深怕耽误大事，立即硬着头皮上前敲门。

舒啦听见敲门声音，悚然一醒。

只觉头痛欲裂，他刚欲揉太阳穴之时，立即发阶姚倩玉的神情有异，伸手凑近她的鼻端一察，不由神色大变！

他立即跪落在榻前！

低头一看自己居然浑身赤裸，匆忙抓起衣靴匆匆的穿着。

张雪蓉一听房内传出穿衣声音，以为姚倩玉已经起床，立即放心的回房，准备与师父去和堂中高手会合。

舒啦穿妥衣靴之后，不敢多看姚情玉一眼，悄悄的打开窗扉，一见四周黝暗，暗道一声：「天助我也！」立即

飘掠出去。

等到张雪蓉发现姚倩玉已死这时，舒啦已经在百里之外而且似闪电般朝前疾驰而去了。

哇操！他并不怕光明正大的杀死人，可是，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风流官司，他可不敢惹，只好溜之大吉了！

一直跑到子夜时分，他觉得满身大汗之际，一见自己置身于无人之旷野，立即吁了一口气，停下身子。

他一见地上积雪甚厚，立即掠到一块巨石后面，匆匆的剥光身子之后，立即抓起雪块擦洗着身子。

阵阵冰凉使他痛快万分，情不自禁哼着歌儿。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洗得正爽，哼得正乐之际。远处传来衣袂急破空之声，他立即匆匆的擦拭身子。

当他穿妥皮靴之后，立见两位黄衫大汉向远处掠来，以他们的身法，大概只够烙列为「乙下」。

舒啦曾由席绣绣的口中知道，她就是黄衫会的高手围攻才会身负重伤，而且险些被季昭伦奸污。

因此，他对黄衫会的印象实在恶劣透了。

只见他迅速的穿妥衣鞋，将包袱朝左肩一挂，立即喃喃自语道：「哇操！三更半夜，竟还有人趁着送死。」

声音方落，立即传来两声轻咦？接着传来「刷！」的一声细音，舒啦冷冷一笑，估量对方扑近石旁，立即左掌

一伸，两指点向对方的鼻骨。

那人的武功也不赖，不但硬生生的止住身子，而且连忙错步挪开半步，立即避过「鼻孔开花」一危。

舒啦身子一掠，左手点向对方「太阳穴」，右脚脚尖却点向他的左腿「气海穴」，不但其势甚疾，而且隐内劲

制动。

对方迅速将右足后带，一式「矫龙翻浪」已掠到舒啦的身后，右手更疾抓向舒啦的背后「命门穴」。

「哇操！好功夫！」

话声方扬，左足疾赐对方小腹，跟着一低头，张口向对方的右手一咬，立即咬断对方的食中二指。

那人不由惨叫出声。

舒啦张口一喷，那两节断指疾射向对方之胸口及喉结，右掌迅速的拍向对方的「气海穴」。

立听另一人说道：「沈兄，小心！」

对了，那人躲得过那两根断指，却躲不过打向「气海穴」的那一掌，「砰！」

一声，他立即摔倒在地。

苦练一、二十年，仗以为恶的那身功夫，立即似气球戳破一般迅即消失，立即听见他传出一声厉吼！

舒啦哈哈一笑，骂句：「哭叹！」双手如同怪鸟般，抓向含怒疾扑而来的那人之面部及前胸。

那人不避反进，双手猛抓向舒啦之双手。

舒啦一见对方的双掌尽成乌黑，心知对方必练过毒掌，倏地收掌挫身，右腿疾扫向对方的下腿。

那家伙的动作颇快，「飞花过墙」疾飞掠向舒啦的头顶，到了他的头顶之际，突出右足踢向舒啦的颈头。

舒啦倏地朝雪地一坐，右掌抓住对方挥掌抓来，心知已经无法躲闪，心一狠，立即将右掌一扬，准备捞本。

「哇操！这么凶呀！」

舒啦的右掌抓住对方的足踝之后，一拗一堆。

「客！」一声，那人立即带着惨叫疾摔倒在地上的那名大汉身上。

聚满毒功的右掌立即按在对方的腹间。

受伤倒地的那家伙也真衰，只见他惨叫一声过后，立即捂腹在地上翻滚，面孔随着一阵阵的惨叫声音逐渐泛黑。

另外那人一见误伤自己人，慌忙取出解药。

舒啦骄指一点，立即制住他的麻穴。

右脚尖一挑，将他踢仰倒在地之后，立即一掌废了他的武功。

那人神色狞狰道：「小子，你是谁？为何下此毒手？」

舒啦：「因为你穿黄衫，所以才揍你！」

「你……你敢对黄衫会不敬？」

「哇操！黄衫会算老几？你们好好的享受冷气吧。」

说完，身似闪电般即逝。

那位身中毒掌的家伙；原本已经气若游离，乍见这种惊人的武功，凄厉一叫之后，立即一命乌呼哀哉。

另外那人右踝被扭断，麻穴又被制，一看雪一直往自己的身上飘落，他立即哧得直喊救命。

可惜，时值深夜，四周根本没有第三者，因此，在翌日黎明之际，旷野之中立即多了两个「雪人」。

此时的舒啦正坐在一家小吃店内啃着包子，大口大口的喝着酸辣汤，享受着乡野的小吃口味。

突听坐在右墙角那会议坐头传来：「妈，阿东，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你听过和尚要和尼姑成亲吧？」

「干！真有此事吗？」

「妈的！当然有啦！我待会儿还要送一车酒去哩！」「干！是那家破庙的花和尚及骚尼姑。」

「虚！小声点，那些人全是高来高去，挥手即可伤人的厉害人物，若被他们听见了，小心你这条小命！」

「阿龙，你是指不归谷的那些人呀？」

「对呀！」

「阿龙，你慢慢吃，我还有事！」

说完，匆匆的离店而去。

舒啦暗骂一声好小鬼，道：哇操！和尚要和尼姑成亲蛮新鲜的哩！我可要去瞧瞧热闹「哇」！

他立即默默取用包子，直等到那名名列阿龙的中年人离去之后，他才朝掌柜问道：「掌柜的，你可知道不归谷

何处？」

掌柜先朝两侧看了一下，才低声道：「公子，不归谷的和尚都不是好东西，你别去惹麻烦吧！」

「哇操！我只是想去看看那件鲜事面已！」

「唉！那位尼姑原本是一位侠女，不知为了何故，竟会落入那些和尚的手中，你一介书生，何必趟这个浑水呢？」

「哇操！你怎么会知道此事呢？」

「今夜，不归谷喜事的料理乃是由我及另外三人负责，我去送菜单的时候曾经见过那位侠女，她已被扮成尼姑

了，唉！」

「哇操！竟有这么可恶的事！」

掌柜一见他的双目突然变得光亮逼人，心中一凛，立即低声道：「公干，你若无其他的吩咐，我须去准备料理

了！」

舒啦取出一块碎银放在柜上，立即含笑离去。

半购之后，他已经在一家客栈中调息了。

午后时分，满天飞雪停了，舒啦走出房间步入大厅正向小二询问，赴「不归谷」之路，突听一名大汉叫道：「

要看热闹的人跟我走吧！」

立即有人则道：「田兄，你是不是要去看和尚娶尼姑？」

「是呀！田兄，你没有接到喜贴呀？」

「有呀！可是，我怕会发生意外哩！」

「哈哈！你是不是怕其他的尼姑会看上你呀？」「妈的，别笑我啦！走吧！」

舒啦心中暗喜，立即远远的跟着那两名大汉出城而去。

沿途之中，行人三三两两，一边低声议论和尚尼姑之鲜事，一边朝西行去，舒啦却含笑不语、走了好一阵之后，

天色已近黄昏，众人已经走入一道两旁峭壁插夭的狭谷之中，不久，立即发现远林中有一庙舍。

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入林之后，有两个小和尚含笑迎接众人，舒啦随着他们东转西转的走了半晌，立即到达庙门口。

那虽已没落，规模气派倒也不小，庙门口人多声杂，和尚、道士、道姑、尼姑还有俗家，简直是出家人大聚会。

那些出家人乍见舒啦的俊逸出群风采，不约而同的盯着他。

舒啦视若无睹的进了大殿，只见筵席大摆，约有二十余桌，菜饭甚佳，不但全是荤莱，而且每桌各有一罐酒。

座上食客多半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有的猜拳，有的喝酒，令舒啦瞧得十分的刺眼。

舒啦一见随从而来的那些城民并未入殿，而自己却冒然行入，为了面子，他就选了一张和尚桌坐下。

同桌已有七个大小和尚，一个个已经喝得面红耳赤，勾肩搭背，原形毕露，那有出家人之庄严神情。

他不由暗道：「哇操！是从那儿冒出这批不守清规的出家人呢？」

那七个和尚一见舒啦入座，纷纷立起，双掌合什道：「阿弥陀佛！小施主快来饮食……我佛慈悲舒啦暗道一声

：」我佛慈悲！「表面上也把双手合什道：」

慈悲！慈悲！大家喝酒……慈悲……「

那七名和尚哈哈齐笑，重又入座。

立即有一名和尚替舒啦斟了一杯酒，道：」小施主，喝杯喜酒吧！「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舒啦暗调真气，干了一杯酒之后，含笑道：」大师，多谢你替我斟酒，我敬你一杯！「说完，一饮而尽。

那名和尚哈哈一笑，当然也二话不说了。

舒啦左手持着酒壶，右手持怀，一口气打了一个通开之后，方才举着挟菜，边嚼边道，」哇操！好酒呀！好菜！

「那七名和尚见他年纪轻轻的，竟有如此好的酒量，立即纷纷向他敬酒，敬到后来，居然变成拼酒了。

舒啦仗着功精湛，来者不拒，每当体内酒箱成分超过」警戒线「，他就悄悄的将酒自右脚心逼出。

因此，连拼半个时辰之后，他尚未醉，那七名和尚已经东倒西歪了。

突听一声佛鼓，满殿立即鸦雀无声。

接着田内殿走出一道一尼手持红烛。

他两走到殴前将红烛插妥之后，退立两旁。

跟着又走出一群净衣女尼及道士，只见他们各执佛器立定之后，立即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半晌之后，吹打皆停，立见内殴走出一对满面笑容的老道尼，舒啦不由暗诧道：」哇操！难道是他们要成亲？」

倏听全殿如雷般的喝采起来，只见一位二十几岁左右的年轻和尚穿着黄袍红袈裟，手持一根彩线行中。

另一头牵着一位娇小玲瑰，玉手纤纤，头蒙红中的尼姑。

两人走到殿中，面对众人千咳一声笑道：」贫道今天非常高兴，贫道的小大，与静困师大的爱徒承佛祖的旨意

成婚……「」哇操！和尚也有孩子呀！「

只听老僧道：」非常感谢各位光临，佛门弟子能够亲上加亲是件可喜的事，所以我非常高兴，十分的高兴！「」

哇操！「一大堆的废话，此事要是由真正的佛家弟子听到，不把肺气炸才怪，真是一群王八蛋！」

突听那小尼姑了声低位，那老尼姑立即沉声阴气的骂道：「浪啼子，你还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哼！」

那小尼姑闻言，突然取下头巾，叫道：「老贼尼，你副良为尼，又强迫为亲，你的眼中还有佛祖吗？」

舒啦斜里一瞧，立即发现小尼姑生得眉清目秀，美貌异常，看样子，才只有十七八岁，一双秀目籁簇掉泪不已！

老怪当众效顶嘴，气得身于一颤，双目凶光一闪，叫声：「浪啼子！」右手一扬，就欲打去。

老憎及新郎急忙上前劝阻！

舒啦一听事情桌如那位掌柜所言，胸中的热血一阵沸涌，立即哈哈一笑，道：「哇操！荒唐！荒唐！

真够荒唐。」

他那笑声中气十足，立即震住殿中诸人。

静因老尼冷哼一声；道：「小子，你是谁？」

「哇操！出家人慈悲为怀，那似你这么凶，我看你根本不是老尼姑，应该易《老娼》才对！」

在他附近的两个道士立即喝道：「好小子，接招！」

说完，一先一后，分别疾点向舒啦的双眼前额。舒啦顺手一抓，左手待碗，右手持杯，疾迎而去。「拍！」「

拍！」两声，那两名道士闷哼一声，抚着鲜血直流的断指，踉跄而退，满脸是骇色。

舒啦将完好无缺的碗朝老僧一扬，道：「老和尚，我没有损毁你的东西，别把眼睛瞪那么大，小心闪了眼！」

三名中年和尚齐声暴吼，双手十指其张，疾抓向舒啦的周身大穴，瞧那嘶嘶作音的劲气，分明各有一身不俗的

修为。

舒啦身子一闪，迅即脱出他们三人的「暴风半径」，右手一抬，茶杯一扬，疾打向一名和尚的后背。

殿内摆满酒席，站满人群，三名和尚闪避不及，不但被喘了一下臀部，更被杯子嵌住命门穴，立即摔倒在地。

一张圆桌立即应声而倒，酒菜及桌椅立即四处飞溅。

舒啦哈哈一笑，身似泥鳅，双掌连挥，双足猛踢，殿内立即传出一阵乒乓哎唷喂呀的呼叫声音。

人群不住的躲闪着。

老尼气得怒气中烧，一式「大鹏展翅」疾扑向舒啦，身在半空之际，右袖一挥，一记狂飙疾向舒啦。

舒啦喝声：「送死！」右掌一扬，一掌迎了过去。「轰！」一声，掌劲四褴，数名衰尾颤立而被震得连连后退，

老尼身似断线风筝滚疾飞而去。

老憎见状，急忙掠出凌空将她接住，落地之后，蹬……连退到墙壁才停下身，不由满脸的骇色。

舒啦趁老僧掠起之际，一见新郎拖着新娘就欲逃向内殴；暴吼一声：「站住！」

身子已疾扑过去。

他刚落地，新郎已经将右掌贴在新娘之「太阳穴」，厉声道：「站住，否则，她马上一命归险。」

舒啦毫不理会的边走边道：「哇操！你如果不怕娶不到美娇娘，你就动手吧！」

说完，身子一转，双掌一阵疾挥。

那六名打算要暗算的和尚及道士，立即闷哼倒退！

新郎却趁机挟起新娘疾退入内殿。

舒啦喝声，「那里逃！」立即追去。

老僧将内腑受伤的老尼交给一名尼姑之后，立即率众追人。

舒啦一见新郎挟着新娘冲入后殴之后，边追边。

回头瞧着身后那群出家人，心中却暗暗发急不已！

突听身后一阵「休……」破空声音，舒啦心知对方已使用暗器，立即闪入一间单房，一掌将油灯打翻。

火苗一接触到壁间的字书，立即引燃，老僧怒吼一声，一道如山掌力立即挥向舒啦的面前。

舒啦喝声：「来得好！」双掌一并，疾旋一圈朝外一推，老僧骇呼一声：「天地双绝！」立即向后暴退。

身后那群人避之不及，立即有七人中掌倒地不起，另外几个和尚有人受了轻重伤，舒啦却已趁隙冲出。

目光一见到新郎的衣角刚好自回廊掠入林中，舒啦长啸一声，身似怒矢离弩疾射而去了。

身后即立传出老僧的急喝声：「天剑，把那女人交给他吧！」

舒啦深感意外的将身子停在林前之时，只听林中传出一声冷哼，接着是一团人影被掷了出来。

舒啦用腕一接，化去冲动之后，一见那名小尼双目紧闭昏迷不醒，立即将她挟入手中，破空而去。

老僧望着夜空，神色一片冷肃。

只见新郎自林中疾掠而来，低声问道：「师父，那小子是何来历？你怎么把这个人质让他带走呢？」

「剑儿，咱们可以得罪黄衫会，却万万不能得罪双绝公子云中龙之徒，速将此事禀报岛主。」

「是！」

事已至此，且容笔者略作交代，这批出家人原本梦幻岛高手所乔扮，目的在吸收中原的不肖分子扩充势力。

那名尼姑乃是黄衫会会主洪天钓之女洪佩鹿，此次她护身易容在这附近抓捕一条绝种异蛇，那知不慎中了蛇毒。

她以雳药稳住蛇毒却为了骗毒，被那位新郎齐天剑所擒，在被戳破身份之后，才演出这幕闹剧。

且说舒啦挟着洪佩鹿离开是非之地万后，一见她的全身火烫，俊眉一皱，一口气驰出五十余里钻入一个山洞内。

仔细替她把过脉之后，一见她的脉象混乱，分明已中了毒物，立即倒出三粒药丸，打算塞入她的口中。

却见她的牙根紧咬，他只好将药丸含于口中，贴上她的唇，一口口的度了过去，弄妥之后，他已满头大汗了。

「哇操！比方才那一架还要累！」

过了半晌之后，他一见她仍然昏迷不醒，暗道一声奇怪之后，立即又仔细的替她把起脉。

哇操！怎么反而更加严重呢？他掏出药瓶仔细瞧了一眼，道：「哇操！爷爷说此药可解百毒，难道她是中了一

百零一种毒吗？」一倏听耳边传来一攀清晰的声音道：「呵呵！阿啦，别怀疑爷爷，快瞧瞧她的双眼是否充满血丝？」

舒啦欣喜万分的唤句：「爷爷！」立即朝洞外扑去。

只见云中龙取下面具，含笑而立，舒啦立即扑进他的怀中，道：「爷爷，你可知道啦儿很想念你吗？」

「呵呵！真的吗？」

「哇操！当然是真的啦！」

「呵呵！你不想念你的绣姐吗？」

「哇操！爷爷，你怎么知道此事？哇操！我明白了，爷爷，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不过，你怎可偷看呢？」

「呵呵！爷爷发誓，爷爷是该看的才看，不该看，连瞄一眼都没有！你总该相信爷爷的话吧！」

舒啦俊脸一红，道：「哇操！爷爷，你既然已经全部看过了，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存心要做『采花蝶‘吧？」

「呵呵！知道，爷爷全部知道；你是为了救人才出此下策，就好似待会你要救黄衫会会主的女儿一般。」

「哇操！洞内那个『幼齿女‘是黄衫会会主的女儿呀？」

「不错！而且在方才被那位新郎硬塞媚药，准备在生米煮成熟饭以后，以她来胁制黄衫会！」

「哇操！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呀！爷爷，你可知道那群酒肉出家人，究竟是何来着？怎么那么不像话呢？」

「呵呵！别动火，他们是假和尚。」

「哇操！原来如此，他们为何要如此做呢？」

「那位老僧姓邢，名叫天霖，原本是一名黑道高手，听说已投效东海梦幻岛，不知为何会在此出家？」

舒啦深爱席绣绣，在爱乌及乌之下，对梦幻岛的印象甚佳，因此，立即应道：「喔操！梦幻岛会有这种败类吗？」

「呵呵！梦幻岛与黄衫会相差不了多少，不过，里面也分别有着好人或恶人，所以，你还是少造杀劫。」

「哇操！我知道！我是尽量不杀人，可是，有些人却自己要送死，那只能怪他自己衰尾，可不能怪你嗜杀呀！

对不对？」

「呵呵！对！那是他们恶贯满盈，罪有应得，阿啦，洞内那人已经快要崩溃了，你还是早点进去吧！」

「哇操！真的只有这招解法吗？」

「不错！否则除非放血再输血，可是事后也只是变成一名花痴而已，阿啦，你忍心目睹她变成那样子吗？」

「花痴？什么意思？」

「意识错乱，看见男人就喜欢，惨不惨？」

「哇操！那岂不是变成『公共汽车‘或『公厕’了吗？」

「不过，她是黄衫会的人呀！」

「呵呵！事实上，她也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女孩，你说不定可以渡她走上正途，进而劝黄衫会会主改邪归正哩！」

「哇操！可能吗？俗话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哩！呵呵！没问题啦！

你就用对待你绣姐的……」

「哇操！爷爷，我懂了，拜托你别再说下去了！」「呵呵！进去吧！我该走了！」

「哇操！爷爷，你等一下！」

「呵呵！你是不是要邀请爷爷走一趟梦幻岛去救人？」

「哇操！对！对！行吗？」

「呵呵！为了我那位孙媳妇，我能不去吗？」

「哇操！爷爷，那你就赶快去吧！救人如救火哩！」

「呵呵！好！好！不过，你不怕有人待会闯进去吗？」

「哇操！我可以布阵呀！」

「呵呵！聪明，不愧是爷爷的掌门孙子。」

「哇操！掌门孙子！爷爷，你要开帮立派啦！」

「呵呵！爷爷才不会那么无聊哩！别再拖了！」

说完，转身去搜寻树枝了。

舒啦入洞一见那位「幼齿女」已经睁开双眼，而且娇喘微呼，他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盛况」，内心立即怦怦狂

跳！

右手食中两指刚搭上她的右腕，立即发现她不但通体发烫，而且脉象甚急，他不由暗道：「哇操！

又有得忙啦！」

他立即匆匆脱去自己的衣衫，然后硬着头皮，颤抖着双手替她除去那件衣衫，双目立即一直。

敢情齐天剑也真色急，除了在她的身上披了一件衣衫以外，里面居然身无寸布，怪不得舒啦会两眼发直。

他正在发愣之际，突听厉吼一声，疾扑向他而来，二人相距仅约尺余，因此，舒啦立即被她扑倒在地。

他想不到媚药会那么凶悍，居然能激发她体内的潜力及舒啦度入她口中的灵药药力，一口气将被穴道冲开。

舒啦根部摔得一疼，刚叫声：「哇操！」立即被她紧紧的搂住。

她根本是胡动乱顶，因此，令舒啦疼得「哇操！」大叫！

洪佩丽也疼得力之一顿！

偷偷一瞧自己的下身已被鲜血溅湿，心知必是她那宝贵的处子之血，爱怜之余，不由深恨齐天剑的凶狠！

他立即伸手取出三粒药丸，硬塞入她那半张的口中。

双手搂着她的细腰协助她顺利的挺动。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甚至洪佩丽那紧皱的眉头也舒张了！

舒啦见状，暗暗松了一口气，开始享受那异样的舒适快感，随着时间的消迟，那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了。

原本弥漫于洞中，令人闻之热血沸腾的密集战鼓亦逐渐的转缓及转轻，不过，代之而起的是她的喘息声音。

半晌之后，舒啦一见她已悠悠的睡着，吁了一口气爬起了身子。

取过衣袍覆盖在她的身上，他匆匆的穿妥衣服，仔细的替她把了一阵子的脉，然后，放心的朝洞外行去。

他走出洞口，立即发现雪地上望着「爷爷先走了」五个字，他怔了一下之后，立即闪入阵中将那五字拭去。

他重入洞内，一见她含笑而睡，立即吞下一粒药丸，然后坐在一旁，由于太过劳累，居然缓缓的入睡了。

舒啦醒来之时，天色已近黄昏，他一见她仍在甜睡，立即想起绣姐也会如此，立即朝城内掠去。

半个时辰之后，他拿着一个包袱及一包食物走回洞内。

一见他仍在甜睡，他立即将包袱放在她的身边，边进食物边暗道：「哇操！

我最近是在走什么运，竞接连碰上这种事儿。」

他悄悄的看着洪佩丽的那精细却玲戏迷人的胴体，心儿不由一荡。

悄悄的朝「那儿」一瞧，一见沾满血迹及秽物有一片模糊，而且有一道甚长的裂伤，他不由一阵子不忍心！

倒出一粒药丸予以捏碎之后，他立即蹲在她的腰旁，伸出颤抖的右手，缓缓的在她的伤口涂抹着药粉。

那「地方」一向防卸森严，昏睡虫的洪佩丽只觉下身一阵清凉，双目一睁，只见一位男子蹲在自己的身旁，她

不由又骇又怒，于是，毫不思索的立即将右手一挥，疾劈出一道掌力了。

她虽然负伤，影响了拿大及速度，可是，舒啦全神结贯注于替她上药，因此，左肩立即中了一掌。

一声闷哼过后、他立即择落出五尺外。

洪佩丽抓起衣衫，叱道：「不要脸的东西！」狠狠的劈出一家之后，忍着下身的剧疼，踉跄朝洞外奔去。

舒啦闪过那一掌之后，略一挥动左臂，只觉一阵疼痛，暗骂一声：「三八查某，好心没好报！」立即取药疗伤。

半个时辰之后，他已包妥伤处，目光一落在地上血迹及秽物，他立即苦笑道：「哇操！我怎么会如此的衰呢？」

打开包袱，一见到自己好心好意替她买来的那两套衣衫，他不由又苦笑道：「哇操！我怎么会如此的鸡婆呢？」

她重将黄衫和自己的衣衫包好，挂在肩上，提了那包食物一眼，暗道：「哇操！就留给其他的轻野加菜吧！」

低声苦笑之后，他立即行向洞外。

那知，他刚走到洞口，立即发现洪佩丽焦急的四处打转，他立即想起爷爷所布下的阵式，不由失声一笑！

洪佩丽含恨离开洞内，疾奔半晌之后，一见自己仍在原处打转，立即知道自己已陷入阵式。

舒啦将她抛在地上之后，将包袱抛在一旁，右手连撕，不管她如何的叫骂，迅速的将她剥个精光。

「你……你要干什么？」

她慌忙边走边思忖出阵之法。

突听笑声，她不由大骇，立即提掌护住身子。

舒啦缓缓步入阵中，连转半晌之后，立即来到她的面前，立见她娇叱一声，一掌疾劈向他的胸口。

舒啦倏然一闪，不但避过那一掌，一把扣住她的右腕，大声道：「哇操！三八，你可否冷静的听我……」

洪佩丽边挣扎边叫道：「我不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放手！」

「哇操！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放手，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摸我的手！」

舒啦好似被人打了一记「右钩拳」神色立即一变。

「放手，你这淫贼，你将死得很惨！」

舒啦将牙一咬，大声道：「哇操！你这个查某既然如此的丕部好歹，好！我就客串一次淫贼，看你能对我怎么

样？」

说完，制住她的麻穴，将她挟回洞内。

洪划丽又急又怒，连连叫喊不已。

「哇操！你一直骂我是淫贼，我如果不客串一次淫贼，不但会令你失望，而且也十分的对不起我自己！」

说完，缓缓的脱去自己的衣衫。

「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哇操！我才懒得理你是阿猫阿狗哩！」

「住口！你若要敢动我，黄衫会一定与你势不两立！」

「哇操！黄衫会是什么东西？呸！」

洪佩丽边扭动下身，边叫道，「你这个该死的淫贼，黄衫会高手如云，我是黄衫会会主的独生女儿，你竟敢动

我！」

「哇操！我管不了那么多，我非出这口鸟气不可！」

他存心将她彻底的摆责无旁贷，看她还敢不敢再骂自己。

洪孤丽只觉一阵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不住的布遍全身。她在尴尬之余，立即闭上双目咬紧牙根。

「哇操！三八查某，你怎么不骂了？没力气了吗？」

「哇操！三八查某，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拼了老命把你从那群花和尚的手中救出来，你却还骂我，王八蛋！」

「哇操！你自己想一想，那个小和尚是不是曾将媚药塞入你的口中，我为了救你，不借牺牲色相，你却反而骂

我三八查某！」

洪佩丽羞得双目素闭，更加不敢吭声。

「哇操！我刚才好心好意的替你疗伤，你却反而揍我，骂我，妈的！我真是有够衰，竟会逻上你这种三八查某！」

说完，倏地拔起，抓起衣衫，朝洞外行去。

洪佩面即将抵达仙境，突被舒啦「罢工」、顿觉一阵空虚。

忍疼撑起身子，一见他已经走出洞外，她暗暗一叹，立即倒地。

泪水再度簌簌直流。

舒啦走出阵外，抓起积雪，一边搓洗身子边暗道：「哇操！看样子这个三八查某已经乖多了，我就让她自我反

省一阵子吧！」

洗净身子之后，他立即掠上一株树上，盘坐调息！

天亮之后，舒啦悄悄的掠入洞内一见她已穿上新衫，默默啃着那些冰硬的食物，他立即又退出洞外。

他略一恩忖，立即朝那间庙掠去。

那知，当他抵达庙前之际，却见那座庙已成一片颓壁废墟，有焦木尚在冒烟，心知，必是毁于昨夜。

他进入现场一候，只见四周躺着五十余具被烧得尸骨难辩的尸体以及无数的兵刃，暗器，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

突见殿内那张全被烧焦的神案前面钉着一张纸条，他凑近一瞧，立即发现上面写着：「狗咬狗，一嘴毛。」

他立即认出那是爷爷的字迹，不由失声一笑！

他放松心情欣赏沿路的风光，入城之后。走入一家客栈，好好的吃了一顿之后，立即要个房间，好好的睡了一

大觉。

一觉醒来，一看天色已是未申之交，他立即离开客栈，在城内到处闲逛，人夜之后，重回客栈休息。

由于他在「和尚娶尼站」盛会中大显身手，修理那些和尚，尼姑及道士，因此，在他连续三天的闲逛途中，一

直有人指指点点的。

他视若无睹的游遍各处名胜之后，一见没有梦幻岛或黄衫会的人来挑战，他就提着一壶酒及一大包食物回到洞

内。

只见洪佩丽静静的盘坐在洞内，那些食物已经完全不见了，洞内另有一股骚臭味道，他立即心中有数道：「哇

操！三八查某，我不相信你有多娇贵，你总不能不吃不拉吧，你怎么不凶啦！我就不相信你有多凶！」

心中窝笑，表面上却静静的盘坐在她身前丈余外，将纸包一打开，立见其中摆着两包香气四溢的食物。

抖手一抛，一包食物立即飘落在她的身前。

洪枫丽被软禁在洞内三天，窝了一肚子的火，因此，虽然腹内饥火中烧，饿得要命，却故意不瞧那包食物一眼。

舒啦那知她这一套，悠悠哉哉的吃着，偶而也抓起酒壶啧啧灌着。

好半晌之后，只听他喔的一声，道：「哇操！真过痛！」

言讫，起身就欲离去。

倏听她冷冰冰的道：「慢着！」

舒啦停身转头道：「有何指教？」

「你是什么意思？」

「哇操！我可以走了吧！」

「不行，把阵式撤去再走！」

「哇操！那阵式又不是我布的，我无权撤！」

「你……你说谎！」

「哇操！信不信由你吧！」

说完，迁直朝前行去。

倏听一阵破空声音自背后传来，舒啦随意一闪，立即看见一支鸡骨头擦身而过，他立即问道：「哇操！你想造

反呀？」

「不错！我过腻了这种日子。」

「哇操！才三天，你就受不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们黄衫会关那么久的人，他们是如何的感觉？」

「你……你是另有企图？」

「哇操！别黑白猜，我才懒得管那处闲事情哩？」「你真的不肯放我走吗？」

「哇操！脚长在你的身上，你不会自己走吗？」

「你……你太过份了！」

「哇操！我那儿过份啦？我不但救你。而且还让你在此疗伤，更打老远的跑去买食物来孝敬你，难道我是过份

的热心吗？」

「你……你强辩，你有没有想过我已几天没有洗澡了，而且洞内臭兮兮的，我怎么受得了呢？」

「哇操！你没洗澡，那是因为你一向被人侍候惯了，你只要到洞口去抓起雪块，把身子擦一擦，也可以洗澡呀！」

「至于洞内臭兮兮的，那些宝全是你自己拉出来的，多闻几天自然就可以习惯了，我要失陪了！」

「站住！你今天如果不带我出去，我就……」

「哇操！你就怎样？」

「我就自尽！」

说完，右掌一扬，按在天灵盖上。

舒啦心中暗凛，表面上却淡然道：「哇操！你想自尽？爱说笑，你舍得吗？

你是想要报复吗？」

「我……」

「哇操！你如果敢自尽，我就把你的尸体赤身裸体挂在林外，让大家免费观赏，好好的让黄衫会出个风头。」

洪佩丽神色大骇，慌忙放下手。

「哈哈！乖！别胡思乱想，趁热吃吧！」

「站住，我口渴！」

「哇操！口渴？我早就想到你会口渴，因此，替你留了半壶酒，你待会就好好的喝个痛快吧！」

「你……你真可恶！」

「哇操！你的毛病又复发了吗？哇操！你若真的再不知好歹，小心我再把你修理得一塌糊涂！」

洪佩丽娇颜顿红，半晌之后，突然叫道：「不错！我的毛病又复发了，我又不知好歹了，你敢对我怎么样？」

说完，抓住前襟，用力一扯！

「裂！」一声，那套衫立即被她当中撕开。

舒啦愣了一下，立即朝后退去。

洪佩丽双手一甩，将那件破衫朝外一抛，赤裸裸的走向舒啦，不屑的道：「来呀！你不是要修理我吗？快来呀！」

「哇操！你……你疯了吗？」

「格格！不错，我是疯了！，我被你气疯了！」

说完，一式「饿虎扑羊」疯扑向舒啦。

舒啦暗骂一声：「我的妈呀？」立即朝洞外跑去。

第七章比武招亲趣事多

「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爱美本是人的天性，看到美丽的女人，又有那个男人，尤其是「活会」的男人，怎

能忍住不追求呢？

要甜头，不怕拳头及棒头！

头可断，血可流，爱情不可不迫求！

自古以来，曾发生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以及「吊马子」之「臭闻」，可是从未使凯子们中断「吊马子」的

念头。

无论如何，总是男方主动追求女方，那似洪佩丽这个一向高做的「幼齿女」

赤身裸体的逼迫这个无名小卒？

边朝洞外退，边叫道：「哇操！你是不是那条筋不对劲了？你真的不怕我修理你吗？」

洪佩丽一见他的慌乱神情，她越觉高兴，因此，她边追边沉声道：「你怕了吗？大英雄，你也有怕的时候吗？」

闻言，心中一火，立即停身叫道：「哇操！怕，舒某人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一个怕字。」哇操！我是为你着想，

瞧你这付弱不禁风，伤痕累累的模样，你真的经得起我的『修理‘吗？」洪佩丽紧紧的以双手分别捂住下身及双峰，

口中却冷冷的道：」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如果是英雄，就进来干！「说完，转身行入洞内。

」哇操！「一叫，立即向前踏出一大步。

可是，他旋又站住身子，暗道：」哇操！我只是要杀杀她的傲气而已，我怎能再『欺负‘她呢？」一个」向后

转「立即掠出洞外。

出阵之后，他立即掠上一株树盘膝调息着。

当他再度醒转过来，只觉全身气机盎然，抬目一见四周静悄悄，天色已近黄昏，他不由长长的嘘下一口气。

目光一落在洞口，他不由大骇，几乎当场摔落树下。

匆匆的入阵。将昏倒在地上的洪佩丽抱入怀中，只见她的右侧」太阳穴「汨汨流出鲜血，分明刚自尽不久。

他匆匆搭上她的右腕脉，立即发现她尚有微弱的气息，心中一喜，立即挟着她进入洞内。

匆匆的替她的伤处上妥药之后，立即脱去自己及她的衣衫，然后硬着头皮开始开展」阴阳和合道气大法「。

双唇贴上她那细小的樱唇，下身一阵徘徊，终于硬着头皮闯入她的」地方「，立即将真气渡了过去。

这是最香艳却又最危险的疗伤理脉道气方法，此时若受到些许的惊扰，两人只有」走火入魔「之途。

这是最耗功力却效果最好最速的方法，若非奇功深厚，又热心救人，别人根本不敢尝试。

所幸洞外有阵式把关，得以安心救人，因此，过了两个时辰之后，她终于被他自鬼门关口抓回来了。

她将双目一张，立即发现自己正被那位」最可恶的人「以」最羞死人的方式「疗伤，不由又羞又急！

一发觉她已醒转，立即喘道：」……操……快……调……息……看看……还有那……儿不对劲……「那知洪佩

丽突然一掌拍中他的」麻穴「，冷冰冰的道：」姓舒的，你想不到会落入我的手中吧！「说完，搂住他一个」颠龙

倒凤「，立即开始」报复「。

」哇操……别乱来……来……你快调……调息……我助你……重破……任督两脉……你快点……停下来呀……

「洪佩丽哼一声，挺动更疾，嘴中不停的道：」我不要重破任督两脉，我只要看你如何出洋相！「」哇操……我真

衰……呀……「

说完，立即恨恨的闭上双唇双目。

洪佩丽得意的格格连笑。

此时的他好似置身于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欲要运功冲穴，那实在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可是，他在冰穴苦练多年之成就毕竟不同凡响，艰苦奋斗盏茶时间过后，终于冲破了」鬼门关「。

此时的洪佩丽却好似患了伤寒般，不停的颤抖着，根本不知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

当她实在撑不下去，停身歇口气之际，突听哈哈一笑。

风水轮流转，好一个现世报。

洪佩丽想不到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仍能恢复行动，大骇之下，四肢一挣，却觉全身已经酥酸无力！

洪佩丽突然大叫一声：」哥……「立即紧紧的搂住他！

想不到她会呼出那声亲蜜的」哥「，立即怔住了。

一见她已紧搂着自己昏昏睡去，在长长的嘘了一口气之后，他也侧躺在地呼呼入睡了。

翌日午后，醒来之后，一见她还在自己的身边含笑酣睡，立即悄悄的爬起身子，同时以衣衫盖在她的身上。

目光一落在她血迹殷然的」地方「，他立即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她的身边，然后起身着路而去。

入城之后，他进入一家客栈，将酒菜叫入房间，好好的洗个澡，吃饱一顿之后，方始重回洞内。

他一见她在熟睡，立即盘坐调息。

那知，当他重又回转之后，立即发现洪佩丽衣衫完整的坐在自己身前丈余外凝视自己，羞得他立即原式未变的

疾退出五丈远处，洪佩丽立即被这份神功看呆了。

舒啦观察全身，一见毫无不适，立即暗自庆幸道：」哇操！好家伙！没有被她搞鬼！吃我豆腐！善哉！善哉！

「他立即转身朝洞外行去！

」你……你可否等一下？」

」哇操！她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舒啦立即停身不动。

那知，等，等了半晌，她毫无下文，舒啦立即转头道：」哇操！你把我叫住，难道就是要我罚站吗？」洪佩丽

低头轻声道：」我……谢谢你！「

一哇操！不敢当！你以后对我客气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

「哇操！她还有吗？」

「没……没有！」

「哇操！你我走了！」

洪佩丽慌忙抬起头道：「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洗个澡？」

「哇操！好吧！不过，你别忘了你的脑瓜子亮晶晶的，还是等我替你买顶帽子之后，再走吧！」

说完，缓缓向前行去。

洪佩丽缓缓的跟着他走出阵外，抬头久别的大自然幕色，她不由自主的张口长啸出声。

舒啦淡淡的一笑，立即朝林中射出。

洪佩丽凝视他的背影半晌，才掠到远处，一块巨石旁，脱去衣衫，以雪擦身，匆匆的洗了起来。

好半晌之后，她匆匆的穿妥衣衫，然后走回阵外仔细的研究阵式以及自己方才走出来之情景。

参详好半晌之后；她正欲入阵，突听哈哈一笑，「哇操、别进去了！先吃点东西吧！」

她回头一瞧，立即发现他手提两大包东西，疾掠到自己的身前，她不由自主的娇颜抹霞垂头不语。

将那包衣衫送给她，然后打开纸包取出食物打开酒壶塞，毫无顾忌的边吃边饮着哩！

洪佩丽将那顶小狐皮帽戴在头上，掠到石后，换上那件皮袄。只觉颇为合身及暖和，不由心中一喜。

她提着包袱，走回身前，低声道：「谢谢你！」

「哇操！挺合身的！你的身材挺标准的哩，我带了一壶茶，两个大梨，你先解渴吧！」

洪佩丽闻言，心中一阵激荡，几乎想当场投入他的怀中，好好的哭一场，可是，立即又忍了下来。

她一口气将那壶温茶喝光之后，立即拿起削好的梨子细咬着，那甘甜之味道，使她觉得还逾仙果。

吃完那两个大梨之后，只听她低声道：「谢谢你！」

「哇操！别客气！你已失踪甚久，早点回去吧！对了，这件皮袄内有两张银票，你留着用吧！」

说完，立即开始撤去那阵式。

洪佩丽一见袋内果然有两张一百两银票，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只见她低位一声，立即投向舒啦。

舒啦正欲闪躲，乍见她神情，立即抱往她的双肩，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道：「哇揉！你怎么啦！」

「我……我……没什么？」

轻轻一挣，立即转身退到一旁。

舒啦除去阵式之后，轻声道：「那间破庙已被烧得精光了，人也死了不少，你就别再去了！」

说完，拾起包袱朝肩上一挂，就欲离去。

却听她低声问道：「你要去那儿？」

「哇操！我也不知道！反正到处逛一逛？」

「你是不是愿意帮我去抓一条蛇？」

「哇操！你敢抓蛇呀？」

「不错！」

「哇操！时值寒冬，群蛇皆在冬眠，怎么可能会出来呢？」

「不！那条蛇与众不同，它不但不冬眠，而且还大肆活动，我为了抓它，才会落入那个畜牲之手中的！」

「哇操！你被蛇咬中了？」

「不是！我是吸入它喷出的雾气而中毒的！」

「哇操！会喷雾气的蛇，太好啦！咱们去候瞧。」

洪佩丽一见他肯同往，心中一喜，抓起一只鸡腿，边啃边朝前掠去，由那踉跄的步法，可见「禁区」之伤势未

愈。

舒啦也抓起一只鸡腿，边啃边尾随其后而去。

洪佩丽走入官道，略一辨认方向，立即朝左侧掠去。

两人奔驰一个多时辰以后，立即又穿入一片树林中。

穿出树林之后，二人来到一块山壁前。

只见相隔十丈的一片雪壁上，有斗大的一个个洞穴，洞穴周围不但没有一点雪迹，连附近的山石都发暗灰色。

舒啦暗自惊心道：「哇操！这蛇好毒！」

洪佩丽低声道：「那蛇不怕掌力，最好以指力或暗器制它，如果它吐雾过来，马上用真气吹回，不可用掌力迫

散以免中毒。」

「哇操！我知道！」

说完，挖出一团雪，将它分出数十块雪粒。

洪佩丽见状，立即也捏了三十余块雪粒。

半个时辰之后，只听洞内深处传出翻腾之声，洪佩丽立即低声道：「小心！

那条怪蛇马上要出来了！」

「哇操我知道：你的行动较不方便，如果有险之时，别忘了要赶紧躲到我背后！」

洪佩丽心中一荡，双目又一湿！

忽听洞内发出「嘘！嘘……」之声，她急忙收摄心神仔细瞧向洞口，一身的功力已经「总动员」了。

忽听「嘘……咦！」连声自洞内传出，声音极为难听，令人胃肌生寒，弱小之人一定早就晕倒了。

如此叫了一刻，只听一声极尖的尖叫，遂见洞内一条怪蛇，舒啦一瞧，不由心中暗暗一愣。

只见那蛇一身的光白鳞，只有小指粗细，尾巴上竟然分出两个尾钩，却殷红似血，不住晃动。

蛇头却有半个拳头大，成三角形，上面一对小眼，开合之间，绿光闪烁，口中的红信吞吐不已！

它一出洞，立即仰头张嘴，只见附近的积雪，似被刀割般连成一条白泉，纷纷落入它的口中。

那两排其黑无比的细牙，不由令舒啦一凝！

他立即想起自己在冰穴内「出恭」之时，就是被一条白蛇咬中「话儿」，吓得屎滚尿流哩！

想不到时隔七年余，居然冤家路窄的在此见面，舒啦立即提聚全身的功力准备除去它哩！

洪佩丽悄悄的抓起三块雪粒，抖手掷去，立见它们分别打向「白仙」怪蛇的头、身及尾部。

舒啦暗道一声：「好手法！」双手立即抓一把雪粒。

「白仙」未待那三块雪粒及身，尖叫一声，白影一闪，立即射落向雪地上，一团白雾也脱口喷出。

舒啦叱道：「哇操！」双手一抖，「叭……」连响之中，立即将「白仙」掷落出十余丈外的雪地上。

洪佩丽喝声：「好功夫！快闪避毒雾。」

舒啦「移步换宫」身把飞矢投向「白仙」，右手一扬，一股绝大的劲力，已经向「白仙」卷去。

「白仙」见状，猛一长身，如一条飞龙般跃起七八丈，同时将尾后双钩，夹着劲风扫了过来。

「哇操：畜牲，你也会打架呀！很好！」

「你……小心些！」

舒啦早已闻得一股腥气，因此，迅速的使出「矫龙退浪」向右前方掠去，右掌一记「拍石惊山」向蛇身横拍过

去。

「白仙」，自恃刀枪不入，毫不躲闪，蛇头半转，正欲反咬过来，只觉腹尾一阵奇疼，全身忽地一旋。

嘴一张，一团自雾立即喷了出来。

洪佩丽喝声：「让我来！」立即把毒气吹回。

「自仙」落地之后，立即盘身狞视着两人。

舒啦抓起雪粒，源源不绝的掷去，逼得它到处躲闪，口中尖叫不已，一团团的白雾到处飞喷着。

「哇操！你揍它，我来收雾！」

说完，双掌向外一伸！然后并低于胸前。

那些白雾似遇上「空气聚集器」般迅的聚集于「白仙」的上空，隐然形成一个雪团哩！

洪佩丽掷到十余块雪粒，乍见这幕奇景，立即顿住。

「白仙」尖叫一声，疾射向舒啦。

舒啦双掌向下一拉，再往前一推。

那团白雾立即撞中「白仙」。

「呱！」一声怪叫，「白仙」立即倒退出十余丈外，它不住的颤抖及口中红涎垂流不已，似乎受了重创。

「哈哈！畜牲，滋味如何？」

「唰！」一声轻响，「白仙」已重躲入洞内。

「哇操！糟糕！被它跑了！」

「别慌！此蛇最记恨，马上又会出来的！」

「哇操：想不到这畜牲如此毒，今夜非除去它不可！」

「这……你可否留住它一命，我有用途。」

「哇操！你有用途？小心被它反咬一口。」

「我……我有一位长辈想籍它练功！」

舒啦立即暗忖道：「哇操！她是黄衫会的人，不行！岂可让她们的人练成歹毒的武功！」

洪佩丽悄悄的看了他一眼，不由暗愁道：「看样子他不同意留下这条白蛇一命，我该如何是好？」

两人各有心事，四周立即一静！

突然呢「呱！」的一声，「白仙」又含怒出现于洞口，那对细目一瞧见舒啦二人，立即将口二张，喷出一团白

雾。

舒啦右掌一挥，那团白雾立即反罩向「白仙」逼得它怪叫一声，再度隐回洞内啦！

「这……你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招？」

「哇操！行！看你的啦！」

半个时辰之后，「白仙」再度出洞，洪佩丽立即将手中之雪粒用内家指力打击，疾射向蛇眼。

「白仙」将双眼一闭，任雪粒击身，毫无反应。

舒啦见状，抓起一块雪粒运劲一掷，只听「啪！」的一声，打它左眼已是鲜血渗渗，头昏脑胀了。

当下野性大发，厉叫一声之后，如脱弦之箭射向洪佩丽，一团白雾也疾滚而至，声势好不骇人！

舒啦喝声：「大胆！」立即一掌拍了过去。

「叭！」一声，「白仙！」立即被击落于八丈余远，只听它厉叫一声，身子一弹，再度带着白雾疾射而来。

舒啦右手食中指一并，以指代剑，嘶嘶连响，一口气在它的身上疾削数下，又将它逼退五余丈外。

「白仙」野性大发，再度挟雾射来。

瞧它蛇口大张之神情，哧得洪佩丽急忙退后不已！「哇操，你去折一段树枝来！」

人影蛇形立即打得虎虎生风，腥风四起！

突听一声大喝：「接着！」

舒啦顺手捞住那根三尺余长树枝，诧异的一削一挑，只听「卡！」一声，一片白鳞立即被挑下来。

「白仙」何尝受过这种重创，生性凶野的它立即怒到极点，蛇头一拨立即卷住树枝疾游而上。舒啦心中大惊的

左手食指一吧，「波！」一声，蛇身立即中了一指，疼得它怪叫一声，蛇尾之双钩疾弹向舒啦之右腕。

舒啦左掌一抓，立即扣住它的尾部。

「白仙」厉叫一声，身子一扭，思欲逃脱。

舒啦只觉蛇身甚滑，忙将指甲一扣疾掐入蛇身，疼得它厉叫一声，蛇首疾射向舒啦的咽喉。

一团白雾亦疾射而来。

舒啦左手一挥，将蛇身朝外一甩，同时偏头闪身，避过那团白雾，忽觉一阵奇腥冲口而入。

他立即一阵晕眩，身子不由一晃！

洪佩丽忙叫道：「快松手呀！」

那知，「白仙」顺着舒啦那一挥，居然将身子疾卷向舒啦的左腕，同时张口朝他的左脑疾咬而去。

舒啦见状，全身冷汗直流，右手慌忙朝蛇头扣去。

「叫！」一声，就在蛇口距左腕分余处，将它的蛇头扣住，真是险之又险，他急忙将蛇头朝外一扯。

那知「白仙」虽然身小，却力。大无穷，他根本无法将它扯开半分，气得他五指聚力朝内一扣。

「白仙」惨叫一声，却毫不退让。

洪佩丽见状，不由急得满头大汗！

原来黄衫会会主洪天钩之师母干心姥姥为了修练「千毒掌」，亟需这条「白仙」，因此，才由洪佩丽亲自出马。

她必须擒这条「白仙」，若让它死了，那一无是处。

此时。，她只要朝舒啦的穴道一点，然后制住「白仙」的七寸之地，不但可得「白仙」，更可替黄衫会除去一

名强敌。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她竟然下不了手！

舒啦与「白仙」僵持盏茶时间之后，由于手心已经见汗，蛇身又滑，他不由暗暗的发急不已！

于是立即大声道：「快咬住那个红圈心！」

舒啦闻言，一见蛇身卷在腕之处，果然发出一串红圈，而且越来越浓，他立即低头便吃。

「白仙」厉叫一声，立即不住的挣扎着。

舒啦双手猛扣蛇首及蛇尾，咬破那串红圈心之后，立即一团滑不溜鳅的东西冲口而入，疾射入喉中。

「哇操！」了一声，立即闭气昏厥。

双手一松，「白仙」立即咬住他的左肩。

洪佩丽悲呼一声，「哥！」抓起那截树枝，刺中那串还在流血之处，用力往外一挑！

「叭！」一声，「白仙」立即挑落地。

不过，那两排细齿却深嵌入舒啦的肩中，立见他的那条手臂暴胀一倍，而且通体泛黑啦！

洪佩丽悲呼一声：「哥，是我害了你！」

言讫，张口就欲替他吸去毒液，只觉右腰一震，她立即僵立不动。

灰影一闪，易容成中年书生的云中龙已自林中掠出，见他迅速的自怀中抽出一个方匣之后，立即将它打开。

盏茶时间过后，舒啦的身上重穴已经插了三十二支银针。

只见云中龙将洪佩丽移出三丈余外，右掌虚按在舒啦胸上寸余处，缓缓的将真气输入他的体内。

盏茶时间过后，一滴滴的乌血缓缓的自舒啦的左手食指滴掉落在雪地上，立即冒出一缕缕的黑烟。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后，那些乌血已变成殷红，云中龙长吐一口气之后，立即抽出那些银针。

只见他将舒啦放在丈余外的雪地上，双掌飞快的在他的身上拍打一阵之后，轻声道：「别开口！速调息十二周

天！」

说完，起身将雪地上那些乌血之处挥向壁上，并且一掌将「白仙」震成粉碎，然后走向洪佩丽。

「你……你是谁？」

「何呵！无名之辈，不提也罢！黄衫会已高手尽出，正在寻找你，你还是先回去吧！」说完，右掌朝她的身上

一挥。

洪佩丽身子一直，立即间道：「前辈，他没事了吧？」

「呵呵！没事了！我会转告你的心意的，请吧！」

洪佩丽依依不舍的瞧了舒啦一眼，方始挂着包袱离去。

云中龙含着微笑见她离去之后，仔细清理完那些毒迹，然后，盘坐在舒啦的身旁。

一个月之后，舒啦奉云中龙之口喻来到了长白山下，一见大色已过午，他立即走入一家酒楼。

他一入店，立觉热气拥面，只见座上有不少的食客，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喧哗异常哩！

他择个靠窗口的座头坐定之后，立即有小二过来招呼，他还是老规矩，先付银子点了几道「招牌」酒菜。

他此举之意，万是随时准备要与黄衫会和梦幻岛打加架，乃一不敌，至少不会欠店家酒菜钱。

他在这种严冬之中，仍然穿着一身蓝衫，而且毫无瑟缩之冷意，加上那俊逸的风采，立即吸引酒客们的注意力。

他已习惯这种目光，因此含笑把玩着一双筷子，等酒菜送来之后，他立即开始浅酌细嚼着。

由于天寒地冻，送来之料理不是多加胡椒，就是加辣椒，而且是大块大块的兽肉，因此三杆酒一下肚，他已燥

热异常。

他正要开个房间冲凉之际，突听一女子口音道：「麻子，你看我这打扮可去参加美郎君比武招亲吧？」

舒啦一听这女子声如闷锣，难听已极，不禁半转身子看去，这一看不禁吭了一跳道：「哇操！那有这么丑的查

某！」

原来靠右边座头上坐着一对男女，长得丑模怪样，尤其那位查某更是令人瞧得既恶心又害怕。

只见她年纪四旬，满脸密密麻麻的黑斑，四个大暴牙，双眼一大一小，偏偏不服老的穿着一身水绿短皮袄。

脸上脂粉至少可以搓成团。

那男的看来己在五十开外，长得一脸大麻子，两耳招风，一嘴的黄牙，令人怀疑他至今有没有刷过牙？

只听麻子叫道：「阿美，原来你是为这个来的呀，你叫我改道中原陪你来此就是为这个呀？」

说话之中，满脸麻子因为心情激动而胀得殷红，更令人恶心！

阿美伸出指头朝麻子前额一点，笑声道：「死人！不是早已说过，我若嫁不到英俊的侠士，宁愿不嫁！」

麻子着急的道：「阿美，美妹，我苦追你十几年了，想不到你一点也不感动，真的叫我太伤心，太失望了！」

「格格！别这样，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对我用情至深，可是，我一见到你的麻子，我就生」这个……

只能怪我爹娘呀！「」格格！你的爹娘尸骨已寒，我怎能怪他们呢？你还是认了吧！除非你能除去这些麻子。「」

阿美，你没有觉得你这一脸的雀斑挺象黑芝麻……哎唷……你……你怎么又动手打我的头呢？」阿美一掌打在他的

光头，横眉竖眼的喝道：」你可真大胆竟胆敢拿我这些「俏斑」比成黑芝麻呀！「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失言！「

阿美轻揉他的头部，媚眼一抛，轻声道：」麻子哥哥，咱们回去休息吧！下午还要赶路哩！「麻子被她这阵轻

揉，揉得一身骨头简直酥掉了，立即哈腰垂首的跟着她朝后院行去。

众人立即哄然一笑，低声议论着。

舒啦暗暗苦笑一声，立即随着小二走入一间房内。

他将包袱放在床上，含笑瞧着小二将一桶热、冷水及一只大木盆送入房内之后，立即送他一块碎银。

小二欢天喜地带上房门离去之后，舒啦立即脱光身子，在水中浸泡起来，不久，全身立觉舒服不已！

突听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音，舒啦心中暗惊道：」哇操！是谁在偷瞧我『美人出浴‘？」他不动声色的

继续擦洗着身子，突见他的右手食指轻轻一弹，一粒水珠闪电般朝窗口射去。

」啊！「一声惨叫，筒纸上已溅染一蓬血迹。

舒啦掠到窗旁探头一瞧，立即看见一道绿影如飞而去，他不由暗道：」哇操！

原来是这个鬼查某，有够衰！「

匆匆的擦干身子，穿上衣衫之后，他立即将小二唤进来问道：」小二，你可知道美郎君比武招亲之事？」」知

道！知道！这件事是在半月前才传出来的，听说是昔年那位『双绝公子‘之徒美郎君所设下的盛会！「」哇操！是

那一位双绝公子？」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听说姓云，名叫……「」中龙，对不对？」

」对！对！就是他！「

舒啦立即想起席绣绣说过之事，立即喃喃自语道：」哇操！太好啦！我倒要去瞧瞧这个采花蜂的徒弟是什么德

性？」」公子，你认识云中龙呀？」

」听过，但没有见过，小二，你可知道大会在何处举行？」」南城外十里远处『青龙寺‘，从明晚开始，每夜

举行比武，我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何不在白天举行？」舒啦含笑道：」白天大伙儿要工作呀！「

」唉！可惜，我没有机会去瞧热闹！「

」哇操！不看也罢！自古以来只有女子招亲，其方式不外抛绣球及比武，那有男人招亲的，这其中一定有因谋！

「」公子，你不知道啦！听说那位美郎君实在太英俊了，因此被一群女人一直纠缠，在不得已之下，才摆出这场盛

会！「」哇操！时候不早了，我该走啦！「

在小二的恭送之下，舒啦朝南门行去，沿途果然有不少的行人，尤其有不少的劲装少女，舒啦不由暗自苦笑不

已：那些少女一见到舒啦的人品，不由一个个驻足注视，且还有人猜想：」此人恐怕就是美郎君！「因此，舒啦的

身后立即跟了一大群女人。那情景跟我们现在去逛」西门町「，后面跟着一大排女人完全不一样，请看官们千万别

误会。

舒啦视若无睹的边欣赏沿途风光，边朝前行去，心中却在暗忖如何由美郎君的身上追出双绝公子云中龙。

黄昏时刻，舒啦终于来到一座规模不小的庙寺，一看庙门上方那块大匾上画」青龙寺「三字，他立即点了点头。

庙门两旁蓬席密列，都是些」流动摊贩「，舒啦不由暗道：」哇操！这些人的脑瓜子动得挺快的哩！「他立即

凑过去瞧热闹。

前选举远，立即看见有个煎油饼的小摊生意兴隆，那油饼得又大，又焦黄热香四溢，他立即找一个空位挤下。

只见一名小二走过来笑道：」公子，你吃甜的还是咸的？」」各来一个，越脆越好！「

小二答应而去，突听一女子口音笑道：」这么大的人儿才吃两个煎饼，怎么够塞肚子呢？」舒啦抬头望去，只

见隔桌坐着那位麻子与丑妇人，瞧她右耳绑着纱布，分明是被舒啦以水滴所伤。

舒啦立即又想起她偷看自己洗澡的情景，不觉又是气又是急，立即把头一偏，假装没有看见。

那妇人格格一浪笑，自言自语道：」别看他年纪小，那宝可真大，简直是人小鬼大哩！「说完，格格连笑不已！

舒啦听他越说越下流，胸口怒火大起。

可是她又没有指名说自己，若与她论理，徒丢面子，于是只好强捺怒火，心中却暗自决定要找机会修理她。

不久，小二已经送来两个热腾腾，还不住滋滋作响的油饼，舒啦立即拿起一个往口中一送。

耳边又听到妇人笑道：」心肝，小心烫！「

舒啦再也忍不住了，他正欲发作，忽听一老人口音道：」大婶，你干么尽逗孩子，你也招呼招呼我呀！「舒啦

闻言一瞧，只见在丑妇人的身旁有一位老者，她只觉对方甚为眼熟，却一时想不出在何处见过此人？

却听丑妇人道：」喂！老鬼！我可没和你说话，你最好客气点别这么乱叫，你至少也七十多，怎么叫我大婶！

「」我看你年纪比我大，所以才称呼你大婶呀！「」放屁！「

」好臭！「

众人不由齐声笑了起来。

舒啦笑得更加厉害！

丑妇人胀红了脸瞪了老者一眼，厉声叫道：」老鬼，你可别惹我，我惹生起气来，一定够你受的！「」啊：对

不起，大婶！「

」什么？你还叫我大婶，我今年才十八岁哩！「此言一出，周围食客及看热闹的人，皆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

舒啦更是抚腹大笑不已啦！

那位麻子胀红着脸，却不敢吭声！

老人却是不笑，慢吞盆的道：」你真的只有十八岁！「」不错！姑娘十八一枝花？」

远处，立即有人接道：」喇叭花！「

魄妇人立即凶目一睁，就要找出声之人。

老人忙道：」别乱动，让我仔细瞧瞧：「

魄妇人立即骚首摆出最佳脸孔。

老人煞有其事的在她的脸上仔细看上半天，点头自言自语道：」可不是……是个年轻人哩！「

丑妇人立即得意的道：」老人家，你真是有眼光，你居然瞧得出我十八岁，佩服！佩服！「」什么，你十八？

我是说你孙女十八！「

此言一出，众人立即哄堂大笑：丑妇人闻言，好似挨了一记重掌，短眉一竖，一抽手」拍！「的一声，当场结

结实实的打了老人一记耳光。

打得老人」哎唷……「连叫。

舒啦立即怒喝道：」哇操！三八查某，你怎么可以乱打考人家，你知不知道敬老尊贤呀？」魄妇人毫不在意的

娇笑道：」哟！小兄弟，你生什么气吗？我是不喜欢敬老尊贤，不过，我挺敬幼尊俊的哩！「舒啦听得一阵恶心，

右手腕子一扬，一块热腾腾的油饼」拍！「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打在她的右脸。

那捆饼才出锅，不但甚烫，而且还排着热油，魄妇人右脸立即烫起一串水泡了，疼得她连叫出声。

老人拍掌笑道：」哈哈！大婶脸上又开花了！哈哈！好似老母猴的屁股没擦干净般，有够好看！「丑妇人怪叫

一声，一招」千山朝佛「拍向老者头顶。

舒啦一见大惊，深恐她伤了老者，右手一扬，两双筷，好似飞箭一般疾射向魄妇人的右腕。

魄妇人口中」哇！「了一声，顾不及伤害者者，猛地把右腕一翻，竟一把接住那双筷子，这手功夫倒是不赖！」

「好小子，你大概不知你家姑娘的厉害，跟我出来！」

「哇操！出来就出来，谁怕谁呀！」

丑妇人一把抓住老者的右臂道：「老鬼，你也别想逃！」

那老者被抓得哎唷连叫，面无人色，舒啦暗道：「哇操！难道是我看走眼了，这老者真的不会武功吗？」

三人走到棚前广场，丑妇人用力把老者推到一旁，对舒啦道：「小子，趁早叩头求饶，姑娘看在你长得漂亮…

…」

「哇操！不要脸，你等着挨揍吧！」

丑妇人闻言大怒，鬼叫一声，一垫足「飞禽掠食」右掌如风般向前胸抓来，看样子是动真的哩！

舒啦冷哼一声道：「哇操！这种臭功夫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呀！」右腕一翻「怒海戏蛟」疾扣向她的右手。

丑妇人吃了一惊，手下一滑「漏雨逃生」躲过那五指，紧跟着「斜进步」掠进半尺，十指已抓向舒啦的双肩。

此时，四下围了一大群人，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呀壤着：有人道：「比武尚未开始，这儿已有好戏，真过瘾！

更有人叫道：」妈的！这女人好丑，我还当是庙里的那尊神哩！我做梦也想不到世上会有这么凶的查某！「」

是呀！瞧她癫蛤螟想吃天鹅肉，呸！「

凶妇人听得丑怒交加，拼命的撕杀，偏偏舒啦武功奇高又怪招迭出，她根本连边也沾不到。

盛怒之下，她亡命的出招。

舒啦将她逗得暴跳如雷，心中乐不可支。

此时见她双臂顿空，舒啦右臂」苍搏挽「，右手疾如闪电般抓住她的右臂，略一用力向外一抖！

口中呸了一声，凝神的将右手连抖着。

凶妇人若大一个肥胖身子被舒啦甩到半空中打了好几个转之后，她连忙用」流星倒转「企图稳住身。

那知舒啦使用」回天掌力「，她才站好，猛然又扑的一声，头下脚上的摔了一个狗吃屎，脑袋已陷入雪地了大

半。

众人瞧得哈哈大笑！

更有人叫道：」哈哈！种芝麻了！「

麻子见状，慌忙跑过去把她拔了出去。

凶妇人双手拂着满嘴白雪，嘴里吐出冰碴子，却一掌拍向麻子的右肩，骂道：」死麻子，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麻子抚肩讷讷的道：」我怕你会怪我抢你的风头呀！「凶妇人一掌劈去，喝道：」死麻子，你还敢强辨！「麻子

一见有理扯不清，立即掉头就逃。

凶妇人趁机下台，立即喝叱追去。

老者笑嘻嘻的走向舒啦，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果然不错！小兄弟，好本事，你叫什么名

字？」」舒啦。「

人群中立即传出数声轻嘘。

老者哦了一声道：」好名字，够气丑！那凶妇人刚才闹得你也没吃东西，我请你吃一顿吧！「」哇操！老先生，

你让我表示敬老尊贤之心意吧民！「」哈哈！有意思：不管谁请谁，咱们先吃了即说！「说着，两人已并肩挤入一

张椅上。

人们为了一睹舒啦的风采，不但纷纷挤向那家，小摊而且相继有人表示要请舒啦二人哩！

店家一见生意大发，乐得合不拢嘴，不但送上两盘甜油酥饼，而且坚持表示要免费招待。

舒啦二人盛情难却，只好多吃几口回报了。

」老先生，你贵姓呀？」

」余不梅，永远不会后悔的余不悔！「

人群中立即传出一阵惊呼声音。

舒啦见状，心知他必是大有来头之人物，立即含笑道：」哇操！老先生，由你这名字，可见你做事挺有魄力的！

「」哈哈！不敢当！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入庙去瞧瞧吧！「说完，站起身子，朝店家颔首歉意，立即朝庙门行去。

二人人内之后，只见香火旺盛，善男信女如潮水般冒着奇寒纷纷的向庙内涌去，一时人声喧嚷。

满殿和尚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些什么？

」哇操！出家人讲究的是明心见性，似他们这样子跑来跑去，我看再修几辈子也是没有搞头的。「」哈哈！有

理！有理！「

二人向右转去之后，只见地势越来越低，人却越来越凶，老者边走边道：」听说这次盛会，还是此时的老方丈

协办哩！「」哇操！出家人还管这种事呀？」

」嗯！此寺原本十分的正直，按理说不会扯入这种红白纷争的事儿，我是为了瞧了究竟，才来此地的。「」哇

操！老先生，听说此次盛会的男主角是双绝公子云中龙这俊美郎君，你是不是认识此人？」」我见过云中龙，不过

不知道他在何时收了徒。「二人说话之间，已经来到比武招亲会场，舒啦抬目一瞧不由暗叫一声：」操操！怎么会

有如此绝的布置！「原来二人此时所在地已经甚低，正前方有一天然的大冰台，离地约有四丈，上面张灯结彩，布

置得美伦美换。

那块巨冰又平又滑，上面用极大席子搭成蓬，下面也搭个数丈大的席蓬，并且摆满了一排排座位。

那情景就好似戏院般。

舒啦瞧得赞道：」哇操！这批人挺会动脑呢！「在此时，台下已有上百的人，只见他们人人带着大包小包，大

概是晚餐的食品，看样子已在占位于。

冰台上有十七八个小和尚忙得团团转。

那冰台似乎非常的滑溜，小和尚们如果走快一点摔筋斗，而且已经有不少的小和尚摔得龄牙咧嘴了。

」哇操！这个美郎君可真罩得往，居然有这么多的和尚帮忙。「回头一看那老者已不知去向，舒啦连找不着之

后，立即又重回那家小摊，买了十个油饼用纸包妥。

他重回来坐下，立即在第、排旁边找好一个座位上。

这时，人潮渐增，老少均有，更有不少武林人物，人人精神饱满，似乎非常兴奋能够目睹这场空前大」秀「。

刹那间热闹纷纷，各省方言纷纷出笼。

舒啦听得甚感兴趣，好奇的瞧着每个人。

第八章光头满水芝麻叫

突见擂台上挂满了大灯，正中悬着一块石匾，上书「良缘天成」四个大字，字体工整笔力雄浑。

两旁挂着一付红底金字的大对联，右边的是「男胜女娶为妻」，左边的是「女胜男御为驹」。

舒啦看罢，不由失声一笑，暗道：「哇操！真是稀奇！」

他正在暗笑之际，突听身旁传来一老人口音道：「劳驾，借个光，让我跟这个小兄弟坐在一起！」

舒啦偏头一见是余不悔，立即叫道：「老先生，你去哪儿了？」

「哈哈！这两天胃肠闹革命，我去拉稀，对不起，借光！」

他后同两句话，是冲着坐在橙上的一位中年学士说的，那人正在吃点心，一听老者刚拉过稀，慌忙皱眉让路。

老者挤进来之际，屁股正好对着他的，脸哧得他拼命的将身子向后仰，叫道：「喂！老先生，你的屁股。」

他不说话，老者就会过去了，他这一说话，老者立即停止前进，那张屁股正好对着他的面前，而且相隔寸余。

那人心中的别扭可想而知矣！

老者缓缓回头道：「屁股，我的屁股怎么了？」

说完，用手拍了一下！

那人忙把头仰后半尺，憋着呼吸道：「没……没什么，你快过去吧！」说完，立即捂住自己的嘴。

老者微微一说，立即挤进舒啦的身边。

众人听他拉稀，纷纷向两侧挤去，舒啦二人却坐得舒舒服服的，不由令众人心中暗佩不已！

老者一坐定，伸手拿了一个油饼大吃起来。

立听有人嘀咕道：「妈的，拉稀还敢吃油腻的东西，真是找死！」

「妈的！这么大岁数，还来凑热闹，难道想摸个小媳妇吗？」

老人充耳不闻，只顾吃饼。

「哇操！老先生，有人在笑你哩！」

「由他们去笑吧！反正我也不会疼！舒啦你不会介意吗？」

「哇操！我干么要介意，我如果一介意，万一当场拉稀，我只有件衣衫，那可就糗大了！」

众人闻言，哧得不敢再讲了！

老者微微一笑，迂自大嚼着。

舒啦暗暗佩服道：「哇操！谈笑退人之兵，真是中计！」

突听一一阵清朗的「阿弥陀佛」众人立即朝台上注视。

只见两排小和尚走了出来，分列两排之后，每人扬手杆，叮叮当当的敲打吹奏起来。

还有一名和尚手执佛卷「妈哩咖哩」的念起经来。

舒啦正在暗自奇怪之际，耳中突听老者喃喃道：「妈的还念什么经？别是在念『素女经‘吧！」

左右立即跟了出来。

再也忍不住，暗道：「哇操！他没有说出念『月经‘吧！」

左右立即笑了出来。

舒啦也是忍笑不住，暗道：「哇操！还好，他没有说出念『月经‘，否则，这群和尚非暴跳如雷不可！」

那些和尚置若未闻的继续鼓声喧天的念经，台下亦逐渐安定下来，好半晌之后，台上也平定下来了。

台下立即扬起一片如雷的掌声。

随见一位年纪六旬的老和尚身披红绒袈裟越众而出，走到吧前，双手合什向台下众人深施一礼，高声道：「众

位诸主！诸位一定会说我这个和尚六根不净，那有出家人摆招亲擂台的、此话不错！可是诸位不知贫道的看法。」

「双绝公子云大侠昔年即以文武双绝荣获天下第一高手，其唯一的高徒美郎君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由于他文武兼修、英俊神武，所以吸引了不少的女孩子，惹了一身的烦恼，但是爱美本是人类之天性，岂可

怪那些女子。」

「贫缘获悉此事，立即觉得到下有缘份的人很多，却未必很快结合在一起，在这段期间里双方都很苦闷。

」甚至于双方都为了一个错设的对象而迷恋，往往闹出了妒嫉、自杀、凶杀等不幸事件，非常不合我佛家的治

世之本。「」贫道有见于此，就借重美郎君比武招亲之事，在此摆下招亲擂台，号召天下男女英雄居集一堂。

「少时擂台一开始，任何一位男女侠士皆可先上台，不过请上台之侠士一定要先把自己介绍一下。

」台下诸位如果觉得有意请自行上台，对方如佩服也中意，那么就不必动手双双下台，贫道并以礼品贺其会亲。

「」如果对方不中意，亦需答应来人比武之要求，以谢其雅德，至于其他的细节，为了节省时间，贫道会随时说明。

「」贫道唯一的要求，为这次的比武完全出于善心，只能点到为止，绝对不可籍此结了夙仇或树下往后之仇因。「

说完，又是双手合什请。

台下立即报以如雷的掌声。

舒啦见这位老和尚生得慈眉善目，满面红光，又讲得头头是道，立即也随着众人鼓掌欢呼！

只听余不悔附耳低声道：」小心些，老和尚易过容。「舒啦愣了一下，立即仔细瞧向老和尚。

突听台下佛乐又起，老和尚就在乐声中退向一旁坐定，少时乐声一停，那两排小和尚也鱼贯退了下去。

冶下立即又恢复先前的宁静。

舒啦对于易容并不专精，因此瞧了半晌之后，仍然瞧不出破绽，他正欲开口向余不悔询问，却听他低声道：」

颈项肤色有异！「舒啦仔细一瞧，立即发现老和尚的颈项与面部肤色果然有些差异，这种差异若非仔细瞧，甚难发

现。

他不由低头暗叹不已！

过了大约半个盏茶时间，竟无一人上台捧场，台下诸人好侧只顾等，根本忘了扰武招亲这件事。

老和尚坐在台上有些沉不住气，他正要起身催促，突觉眼前一晃，一条红影已经如风般的掠上。

他立即松了一口气。

台下立即连声叫好！

这台上之人年纪四旬，头上蓄着短发，长得倒还潇洒，偏是穿着一件红短袱，显得十分的刺目。

他上得台来，先向老和尚略施一礼，老和尚连忙还礼不已。

那人又向台下一拱手，大声道：」众位朋友，在下姓姜，名叫海达，今年三十九岁，乃五台人氏，曾娶一妻不

幸早逝，可有那位侠女愿赐教？」台下立即一阵叽叽喳喳。

谈话之人多是女人，显然正在评论着，有的嫌大高，有的嫌算子太大，有的说屁股太瘦……等等。

尚有一群女人你推我推，口中嚷道：」去呀！你上去呀……「舒啦瞧得苦笑道：」哇操！真是无聊，好端端的

一个大男人站在台上被人评头论足，好似园中的猴子哩！「双月却紧紧的盯着老和尚，因为他突然发现老和尚那眼

神有点熟悉，可是又一时想不起曾在何处见过他？

姜海达干咳两声道：」莫非在下不堪就教吗？」此言一出台上众人哄然一笑，于是又有些女人夸他有幽默感之

类的括，却也有人嫌他太不识相了！

突听一声极尖女声喊：」江大侠休走，姑娘我来也。「这声大叫又尖又窄，是个不折不扣的左嗓子，立即把众

人味了一大跳，有人道：」乖乖，这是什么鸡呀？」尖叫声中，一道兰影向台上纵去。

这女人的轻功有够差，竟然一下子未能上台，羞急这下，忙将双手扒住了台口，然后再一按，这才挺身而上。

只见她年逾四旬，身材相当苗条，倒似个姑娘样。」

满头头发用一块毛巾扎住，身穿天蓝色劲装，长得单眼皮，短睫毛，个子也不高，可是却有一张述人的樱桃小

口。

事关终身，江海达仔细的刊重片刘，心中已感满意，立即拱手含笑道：「请问姑娘贵姓？」

「我姓吕名叫玉梅，无锡人，今年四十一岁，尚未婚配，爱穿蓝衣服，我喜欢吃米饭，不吃饭吃麦子……」

他慌忙皱眉拦道：「好了！好了……」

吕玉梅愣了一下，立即住口！

江海达越瞧她那那樱桃小口越顺眼，心中一冲动，立即问道：「姑娘，你对在下可有意思吗？」

台下众人不由哄然大笑！

吕玉梅红着脸尖叫道：「我对你……」

「小声点！请小声点！」

吕玉梅这才把声音放小一些道：「我对你如果没有意思，我上来干什么？难道是找打挨呀！」

「太好了！我们不用比武了，回去成亲吧！」

「不行！要成亲，也要比试！」

江海达一想这是自己生命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于是就欣然答道：「姑娘先进招吧！」

吕玉梅微笑一笑，一垫步「彩风采珠」右掌疾向江海达的右肩头击来，身手虽快，功力却差！

江海达毫不闪躲，左掌一翻「笔架铁栏」四指如刀切向她的手腕，其势虽疾，却连一只蚊子也砍不死。

二人这一打上，手来脚去，颇为紧张！

台下众人喝采叫好之声不绝于耳。

舒啦暗道：「哇操！全是花拳绣腿，没有看头！」

他正在想着突听身旁鼾声如雷，转头一看，只见老者靠在木椅上呼呼大睡，其状甚为滑稽。

周围之人正在看热闹，突闻鼾声，不由得一个个横眉切齿，怎么任你喊叫推扯，老者仍是不醒。

怪的是只要有人推他一下，鼾声就大一次。

有一次一个用大力推了他一把，他立刻爆出一声如雷的大鼾，连在台上打斗的二人也忍不住瞄了一眼。

这下于再没有脸敢动他了。

舒啦瞧得暗乐，一直旁观不语。

突听众人忽然大叫一声：「好呀！」

舒啦连忙向台上望去，只见那位江海达已经含笑双手托着吕玉梅的臀部，把她高高的举了起来。

吕玉梅双脚乱踹，叫道，「死人，快放我下来，算你赢了！」

江海达这才把她放下，只见他脸不红，气不喘的含笑牵着吕玉梅向台下一施礼，再走向老和尚。

老和尚含笑道句辛劳及祝贺之意，并送了一个红包，由小和尚引导下台，坐在在预先备妥的「特别席」。

两人立即交头接耳低谈，状甚亲蜜。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台下的旷男怨女皆想上台了。

突听一女子叫道：「姑奶奶上第二阵！」

遂见一条淡影如飞而上。

只见这个扎了一条大辫子，身材枯瘦矮小，一个脑袋前崩儿后杓子，扁嘴秃眉，面如黄胆。

小鼻子大眼，只顾左顾右盼，混身乱扭，显得一盼风骚，舒啦不由低头暗笑道：「哇操！三公查某！」

那女子上台后，既不向老和尚行礼，也不自我介绍，却向台下催道，「快！

快！快上来一个男的……」

台下立即哄堂大笑并有骂声。

老和尚也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太猴急了，当下起立笑道：「女施主，请先报名并自我介绍一下！」

那女子一斜眼道：「真麻烦！」

说着对台下大叫道：「喂！你们听着，我今年三十六，没爹没妈……」

台下立即又一阵大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关中人，家里祖产很多，谁跟我，保证不愁吃不愁穿，不过，绝对不许离开我。」

「我姓倪，单名梅，我嫁过三次入，都拆了伙，这一次我嫁以后决定不拆了，是死是活我跟他过一辈子，谁上

来？」

众人不由笑得死去活来的。

「哇操！倪梅，你美，十足一个大花痴，三八跟查某，她拆伙的人一定是怕被吸，才溜之大吉。」

倪梅报告完毕立即双手插腰，单等良人来投怀。

那知台下等了半晌，最后转为耽误，有一个大嗓门的人叫道：「他奶奶的！

这是什么女人？真她娘的不是东西！」

倪梅脑羞成怒，叫道：「奇怪，你们有什么讲么，我上来又不是让你们骂的，什么东西……他妈的……」

众人一听，立即纷纷破口大骂！

余不悔也骂声：「三八查某！」再继续睡觉。

舒啦不由哈哈一骂！

倪梅哧得不敢吭声了。

老和尚连连摇头。

突听一人道：「姑娘不必生气，我来会你！」

立一人越众而出，走到台下。

只见他头似狼狗，身若毛猪，八字胡刀子嘴，年逾四旬，穿着一身崭新皮袍子，打扮得甚是华丽。

可是那身长像，叫人看了有一种说不出厌恶，每个的都恨不得用石头把他砸死才甘心！

那人抬头向上一望、犹豫不决！

「哇操！真肉麻，受不了！」

那人见「美人」召唤，三魂七魄不知已经到何处了，只见他将双目一闭，嘴唇一咬，猛一用劲，身子竟也拔了

起来。

在空中他还高呼道，「爱拼才会赢！」

他上是上来了，可是台高四丈，他只上了三丈，正在奇怪为何脚尚未着地之际，猛觉身子又向下沉。

他知道不对劲，急忙睁开双眼。

一见自己果然力尽下落，慌忙欲找落脚之地，那知冰台平整，毫无落足之处，他立即摔倒在地。

众人又骂又笑，纷纷把果皮、花生壳等物抛了过来。

最绝的是竟有人把石头抛过来。

倪梅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敢死队员」，立即再叫道：「你们怎么可以欺负他呢？哥，再试试呀！加油呀！」

那人听得感动万分，暗道：「为了她，我把命陪上都值得：」

他看清了地势，请众人让开一条跑道，自己跑到距台口四丈处叫道：「王八道『王八过门槛，全看此一翻（番）！

‘」一叫到看拼即展开百米冲刺。

「跑了」到四尺时，猛力点足，利用冲力上了四丈多，「叭！」随声立落在冰台上。

由于力道未歇。立即又「叭！」的摔倒在台上，这一跤摔得他龄牙咧嘴，一手摸头，一手摸屁股！

「真没出息！快报姓名呀！」

「我叫汪克锦，河北人，今年四十四岁……是啦！」

「好快点打！打完咱们好成亲！」

「打！打！」

便见面前人影一闪，倪梅二指惊险出静对准他的眉心疾点而到，不由大吃一惊！

自己扭头躲过那二指，忙出右掌「朝山进香」疾抓倪梅的腰穴，由于太用力，脚下一滑，差点又摔倒。

倪梅右足一继，将他绊翻在地，立即骑着他的脖子，左右开了劈里啪拉打起耳刮子来了。

汪克锦被打得杀猪般嚎叫不已！

倪梅边打边道：「他娘的！姑奶奶问你，以后成了亲，你可敢在外面乱来？

不说就打死你这个臭王八！」

汪克棉被打得全是乱冒，鬼叫道：「救命呀！你怎么还没成亲就乱打呀呢？

好似我已在外面乱来似的！」

「他娘的！这叫做下马威，知道吗？」

「知道！知道！」

两人立即牵着手走下台，坐在「特别席」中。

片刻之后，两人已亲亲搂搂的朝台后去「开辟战场」了。

舒啦连看两场趣事，真是叹为观止。

突听余不悔迷迷糊糊的叫道：「刚才发生什么事呀？吵死人！」

台上的老和尚正欲催促众人上台，闻声瞧了过去，乍见舒啦，他不由神色一变，忙掩饰道：「要上台的人快把

握时间呀！」

舒啦专心于叙述那两场趣事，因此并未注意老和尚的神情有异，不过，却被余不悔完全瞧入眼中。

他立即低声道：「小兄弟，老和尚的神情怎么怪怪的？」

舒啦转头一瞧，正好看见老和尚匆匆的移开目光，他立即暗道：「哇操！他一定认出我了，他会是谁呢？」

他正在沉思之际，突见一道淡影疾如闪电般从自己顶上掠过，再一点地全犹如流星残石般飘落在台上。

舒啦不由惊道：「哇操！还有这种高手呀！」

再看台上站定一位青衣少女，她面色苍白似有病容，双目如星，尖尖的鼻子，小嘴如樱，清淡高雅，隐有出层

之风。

双目盼顾之间，神光四射不怒自威，真个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不由令舒啦瞧得双目一亮！

她一上台。立即四下无声，台下的千百人竟连一声叹声都没有，一个个张大双眼，心中暗叫：「好美呀！」

她静静的站着，可是丝毫影响不了她的美丽，反而更兴人幽思，把人带到一种高贵典雅的境界去。

「阿弥陀佛，女施主，请发话吧！」

「这个小女知晓，老师父请回座吧！」

吐声娇似走玉般，甚为悦耳！

「我姓钱，来此不谈婚事，只是以武会友，甚盼美郎君指教！」说完，双目精光四射的招视台下。

当她瞧见舒啦之时，愣了半晌，视线再也移不开了。

余不悔轻轻说道：「小兄弟，她挺有眼光的，上呀！」

「哇操！爱说笑！当观众比当演员爽，何况可以避免被人开汽水砸石头哩：赶快吃饼吧！」

「哈哈！小兄弟，你舍得让这种美人儿投入别人的怀抱呀？」

「哇操！我没兴趣！有人上啦！」

人影一闪，一条人影已飘落在冰台上。

众人立即脱口喝采叫好！

这人年纪二十余，生得方面大耳，体格魁梧，虽然不俊却五官端正，举止之间沉稳，看得出是个有根基之人。

那青年上台之后向少女深施一礼道：「在下方志，此来不敢作他想，只求与姑娘过手几招，于愿足矣！」

「不，你不要客气！小女钱慕兰愿意受教！」

「姑娘请先！」

「好！我有偕了！」

说完，款步上前，「佛子吐心」二指轻若无力的点，翻向「气海穴」，这招看来轻微，实际上急疾无比！

方志知道厉害，喝句：「好招！」一晃身错开两尺右掌一翻「巧打山门」五指微腹抓向她的小腿。

钱慕兰轻声道句：「好招！」已「天风迎絮」身子大花斜掠出五尺之远，体态优美至极！

忽见她左臂突出「云花一现」三指轻点，疾指向方志背后「凤尾穴」，方志只觉劲力透骨，暗骇道：「好高的

功夫！」

身子立即向右一翻！

人影衣风，远扑近拿，两人已打得难分难解！

余不悔双目神光光闪异常，神情立转肃然！

舒啦瞧得兴奋不已，模拟自己是局中人，思考如何拆招！

钱幕兰身若轻风，轻前忽后，指东打西，两只细纤掌鼓出一片白芒，翻腾闪耀快速已极，似蜜蜂戏蝶。

方志臂轻挥江，上下翻舞，举手投足沉凝稳重，带起了阵阵的疾风，声势好不骇人！

激斗将半个时辰之后，夹见钱幕兰清啸一声，身法更疾，玉掌一挥「乱剪残云」，己然向他胸前抓到。

方志凹腹吸胸，右掌如雷从胸前翻出，「雕拦砌玉」反抓他的手腕，速度之快令众人均料她不易脱逃了。

那知她这招本是虚招，待他掌心才吐，她已突收左掌，向旁滑出二尺，手反映夹着劲风疾点向方志右肩「大麻

穴」。

好个方志，他乍见她换掌，立即将尚未吐出的右掌硬给收回，「催虎登山」

掌缘疾扫向她的脉门。

钱幕兰才要换式，方志已左掌猛砍，「引玉抛砖」印向她的前额。

她两面受敌，芳心不由大急，偏偏促离过近，无法兼顾，只好一咬牙脚下用力「一佛凳天」向上疾拔走五尺。

她虽躲过那两招，可是别在发际的一朵小红花。已被掌风震下，斜里飘出五尺，落在冰台上。

台下立即爆出如雷的一声喝采。

她的双脸已红逾落日晚霞了。

方志虽然占胜，不但不兴奋，反而自怨自艾的暗道：「我为什么要把头上的花儿打落呢？我真该死！」

突听她娇咤一声，双手舞风，带着凌厉的功势，左掌「花山顶」、右掌「明月映辉」的分劈向他的顶门及前胸。

余不悔身子大震，几乎叫出声来。

方志拼命向后跃出七尺，就是如此，他也被她的掌风触脖及口，不由微微发疼，暗道：「好霸道的功夫！」

「叭！」的一声，原来方志胸侧用丝带系好的一对纯白金小环，竟被她的掌力震落，掉在冰台上。

方志道句：「好功夫！」收掌吸回小环，立即掠下台去。

钱幕兰吸回小红花，又瞧了方志一眼，方始掠下台。

众人不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众人却痴痴的坐着不动，脑海之中全是他们才拼的情景，对于钱幕兰的注视根本没有发觉。

余不悔亦然沉思！

突听一声破嗓子喊道：「哇呀呀！我要上台了！」

这声大喊突如其来，不由令众人啼了一大跳！

尤其在她身边之人竟被味得四散奔逃！

现场立即充满叫喊声及混乱。

舒啦转头一瞧，立即眉头一皱！

余不悔哈哈笑道，「小兄弟，你的好朋友又来了！」

原来那位发出尖叫的女子正是那位偷看舒啦洗澡，被余不悔羞辱一顿，又被舒啦修理一顿的凶妇人。

她一见众人的慌乱模样，立即得意的端坐不动。一直到众人安静下来之后，她才带着红影疾越上台。

她的架式虽然骇人，可是由于她方才那声一叫，令众人大生反感，因此，不但没有喝采声，反而一片嘘声。

场中这叫一报还一报，方才她那声尖叫吓坏了全场，现在全场百人一起嘘，这嘘声可够吓人的！

凶妇人正在台上神气之际，。突然被这巨大的嘘声一惊，竟「嗄！」的一声，摔了一个大筋斗。

众人乐得又笑又骂又嘘着！

舒啦也引颈大嘘起来。

他正嘘得高兴之际，突觉耳旁发凉，转头一看，只见余不悔也在呼鲁鲁的嘘个不停，他不由捧腹大笑！

凶妇人爬起来大叫道：「他妈的！叫什么叫你妈呀！」

这一来立即引起公愤，台下全体喊打，一直到老和尚出面，再三真情请求之后，这才平息下来。

争妇人立即扬嗓叫道：「太好啦！我没想到一上台居然这么轰动，我姓顾，单名美，上海人，今年十八岁……」

话才至此，台下又浪潮般辱骂起来。

顾美沉着气等浪潮过去之后，才叫道：「向我求婚的人太多了，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只好到这儿来了！」

舒啦听得捂耳皱眉暗叫道：「哇操！想不到世上究有如此不要脸的人，实在不知她的脸皮有多厚！」

话才至此，台下立即又如浪潮般辱骂起来。

顾美含笑等到平静之后，叫道：「今天我大发慈悲，凡是上台比武的男士，不论胜负，我奉送他一个香吻！」

台下立即又是一场大骂！

竟有人情不自禁的呕吐起来！

「格格！谢谢那位朋友的捧场，害你感动得呕心沥血了，我实在太难为情了，你上来吧！我哆费奉赠一个香吻！」

那人吓得边吐边奔向谷外。

顾美扬手送个飞吻，格格笑个不停！

舒啦眉头一皱，骈指欲送她一记指风，却被余不悔止道：「小兄弟，你何必跟这种女人一般计较呢？」

舒啦放下手，恨恨的道：「哇操！多让这种不要脸的查某嚣张一刻，我就多难过一刻，妈的！」

「哈哈！恶人自有恶人磨，别管她！」

突听一声大吼：「我来也！」一道人影迳射上台。

这人瘦高的个儿，长得一脸滑稽像，他上台之后步履蹒跚，好似吃醉酒一般，一直东晃西晃的！

顾美高兴的叫道：「好人儿，你叫什么？多大了？」

这人不过二十余岁，生得五官端正，不过双眼却时闪煞芒，闻言之后，笑道：「丑婆子，你问我吗？」

顾美大怒道：「混帐！我不问你问谁？你说话可要客气点，什么丑婆子？我丑吗？见你的鬼？」

那人睁着惺松醉眼瞧了她一阵子，点点头道：「天呀！我到今天才相信画像可以哄小孩之事！」

「你……你是说我美若天仙，可以令小孩如沐春风对不对？」

「非也！非也！」

「那你是指……」

「你是不是可以送我一幅画呢？」

「格格！人家那有带那玩意儿在身上呢，不过，只要你喜欢，咱们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画一画呀！」

「咂！天呀！我……我要吐了！」

「格格！好人儿，别这样么？」

「妈的！我是打算拿你的画贴在我家大门，既可真妖驱邪，又可赶走那批野孩子！」

众人不由哄然大笑！

舒啦脱口叫道，「痛快！痛快！」

顾美厉喝一声，双掌一晃一招轻风戏柳向前扑来，右手「小剪雪梅」中食二指疾戳向对方的双眼。

那人冷哼一声，挨她的双指戳近之际，将头一偏，轻舒猿臂「落掠鹰食」，疾抓向顾美的头顶。

顾美双臂一抖，使了个「霸王卸甲」，将身子向后滑出三尺，右臂一翻疾如闪电的向对方「眉心穴」点到。

对方想不到这丑八怪居然有如此高的功夫，立即把右臂下收，「抓火饶山」

五指如钩疾抓向她的腰眼。

同时翻出左掌「敲竹唤蛇」二指疾敲向她的右腕脉门，这番双管齐下，声势果然惊人呢！

顾美想不到醉鬼招术如此厉害，忙将右掌一挥。

可是对方的右掌已到腰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使了一招「狂风数蕊」，把身于斜着拔上五尺，才算躲过那掌。

既是如此，她已吓出一身冷汗。

她身在空中越想越气，厉叫一声之后，双掌猛吐「双挤磐」，带起了一股劲风，向对方的双耳猛击过去。

双方一式「恶鬼缠身」疾闪出二尺外，右手突伸扣住她的右腕，喝声：「躺下！」立即往外一甩！

「砰！」一声，冰屑溅扬，顾美已被倒个四脚朝天。

众人狂欢鼓舞，笑声震天！

只有余不悔双目寒芒迸射！

舒啦跟随众人鼓掌欢呼，毫未发现异状！

顾美坐起身子，竟然哇哇大哭起来！

众人不由嘘声连连！

对方见状气笑不得，只好走到她的身旁，低声问道：「喂！丑婆子，你输不起呀！你哭什么吗？」

冷不防顾美一张双臂将他抱得紧紧的，一抬头，嘴对着嘴，「责！」一声，自动奉送一个香吻！

然后松手掠退丈余，格格笑道：「好人儿，我说过不论谁赢都要奉送一个香吻，这下子对现了吧。」

对方万没料到会在此「刃」，只觉口鼻奇臭，只欲呕吐，忍不住「哇」的一声，竟把腹中的食物吐了出来！

「咦？那有这么严重的么？」

对方只觉心中嗝心连连，无法多呆下去，必须先去嗽口，于是足下一点越下冰台，狼狈的离去。

这件事真是令人诧觉！惊绝！

老和尚匆匆叫两位小和尚把那些秽物扫掉，又铲了些碎冰块掩上之后中，眉头一直紧皱！

「格格！还有谁要上来香一个！」

怒吼声中，先后上去三个人，却都不是她的对手，而每人被她强吻一次，照例吐了一滩。

那两名小和尚气得恨不得拿扫帚铲子揍她一顿。

那知，她却吻出甜头，死不肯下台。

突见余不悔双唇一阵合张之后，立听一声大喝，台上已落下一人，这人才站定，众人立即哄然大笑！

原来这人年纪五十开外，满脸的大麻于，两耳招风，一嘴的黄牙，与顾美站在一起倒真是天生的一对！

立即有人叫道：「妈的，这才是郎才女貌！」

立即又有人应道：「妈的！应该是狼豺虎豹才对！」

众人立即捧腹大笑，掌声不住的响着！

顾美一见麻子上了台，不由气道：「死麻子，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准你来的吗？」

「阿美，我……我想你呀！」

「哦！你是来打擂台，好！你先介绍姓名吧！」

「阿美！你不是全知道了？还……」

「死人！我知道有什么用，他们还不知道哩！死麻子！」

「哦！哦！我麻子是上海人，今年五十一岁，我姓朱，名叫必飞，与她乃是青梅竹马，相爱多年……」

台下立即有人叫道：「黑白讲，她刚才说她只有十八岁，你却五十一岁，怎么可能是青梅竹马呢？」

「对呀！我看你是记错了？你只有十五岁啦！」

众人再度哄然大笑！

麻子胀红着脸，叫道：「不对！不对啦！她已四十九岁了，她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啦！……哎唷！」

「拍！」一声，顾美在他的光头上拍了一掌，骂道：「死麻子，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一来就乱说！」

「阿美！失礼啦！常言说得好，龙配龙，凰配凰跳蚤配臭虫，所以我麻子配她芝麻女，该是天经划义的事！」

话未说完，他那光头上又挨了一巴掌，只听顾美叫道：「死麻子，你今天怎么特别大嘴巴，说完没有？」

「快完了！各位，你们也许看她不顺眼，可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麻子怎么看她怎么舒服，太美了！」

「她好似是我生命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投向光明，啊！伟大的黑芝麻，我已经闻到了你的香味。」

「美丽的小鸟啊！我不嫉妒你们，因为爱情在滋润着我，她给我生命和勇气，足够去抵挡一切的不幸……」

他正在飘飘欲仙之际，光头上又挨了一下重的，立即把他从温柔的梦乡中打醒过来，头顶立即长个小包。

「阿美，你怎么又打我？」

「你……你在发什么神经？」

突见余不悔的双唇又一阵合张。

「阿美，这儿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地方，你答应我吧！我用生命和人格发誓，我爱你！永远！永远！」

说完，竟流下了大颗眼泪。

顾美突被他感动得反手抱着他道：「麻……麻哥……我答应你……还是你对我好，我现在才明白！」

两人立即当场「对咬」起来！

众人引为奇观，纷纷引颈企望。

老和尚一见太不像话，只得走了出来，大声叫道：「两位施主，这太不像话了！不行呀！你们下台去吧！」

两人立即边吻边行，沿着后台皆而下之后，走到「特别宾」坐定之后。居然还「啧啧」的热吻着！

瞧得另外那对「佳侣」皱眉不已！

老和尚见状，扬声道：「各位施主，天色已晚，今夜的比武暂到此结束，明儿请早，贫僧不远送了！」

说完，转身下台而去。

众人立即边谈论边朝谷外行去。

余不海哈哈笑道：「小兄弟，很热闹吧！」

「哇操！除了姓方的及姓钱的那对有点看头以外，其余的全是胡闹，不过，也挺好玩的哩！」

「哈哈！我要走了咱们明晚在此碰面吧？」

「好！」

由于家家爆满，舒啦连走好几家客栈之后，才找到一个房间，他漱洗一番之后，立即开始调息。

半晌之后，他只觉胸口一阵绞疼，不由神色大变，暗道：「哇操！我怎么会中毒呢？看样子是慢性剧毒哩！」

倒出一粒药丸，吞入腹中，调息半个时辰之后，立即松口气道：「哇操！还好爷爷之药可以解毒！」

他立即沉思是在何处中的毒！

翌日黄昏之际，舒啦小心的走入谷中，他立即发现二幕奇景，只见在擂台前面右侧已坐满三百余名武林物。

瞧他们一付付苦瓜脸，垂头丧气的模样，舒啦不由暗道：「哇操！难道他们也是中了毒吗？」

第二幕奇景就是昨夜有很多不诺武的城民来捧场，今夜却几乎找不到一位不诸武的角色。

不过，在台前左侧倒也坐了百余名陌生武林人物，看样子他们是风闻比武盛会今日才报到的。

舒啦一见自己昨夜的座位已有人坐着，他立即朝第二十排空位内侧一坐，同时暗暗运功默察！

这一默察，他只觉，从椅上缓缓的渗入一丝丝的寒气，立即运功忖道：「哇操！原来毛病出在此地！」

他立即原式不动将玄功一运，运行一周天之后，只觉全身舒畅，心知已经不碍事，立即悄悄的打量四周。

只见右侧那指标人似乎甚有忌惮的将不望向台上，尽量不和熟人打招呼，若不幸被对方询及，亦寒喧数句了帐。

舒啦将现场打量一遍，不但没有发现余不悔，更连那个丑妇人及麻子也不见人影，不由暗替余不悔担心不已！

突听一声佛磐之声，接着老和尚出来宣布第二天比武正式开始，左侧台下诸人立即开始讨论起来。

突见一道瘦小的黑影突上台，只见她双手插腰，道：「小女姓汪名叫芳萍，今年十七，有人送我『小西施‘美

号，谁愿赐教？」

突听一声长声，一道身影疾掠上台，瞧他相貌不恶，块头稍嫌大小，立即有入喝道：「好一对男才女貌！」

又听他朗声道：「在下姓田名叫世结，人称『飞天蚣蜈‘，今年二十一岁，愿在汪姑娘手下讨教！讨教！」

说完了道了一声：「请！」

汪芳萍道了声：「请！」两人便走开步法。

片刻之后，只见田世结喝声：「汪姑娘小心了！」一个箭步向前，两手用「反转阴阳把」向小西施的双腕握去。

小西施马上来一个「倒踩连步」躲过了田世结的这一招扣，右手用「拂穴手」

向他的「气海穴」拂去。

田世杰突一转身，立即「作兰抽丝」躲过这一招。

两人就如此的打来拆去，最初是龙腾虎蹦，好不紧张，后来双方居然好似打出了感情一般。

只见她双颊绊红，杏眼含春，口角微启，第一下手都是向田世杰的无关紧要之处打去！

田世杰眼也圆了，嘴也张了，脖子上的青筋也起来了，滴口水也快到胸前了，干脆采取守势闪躲了！

老和尚越看越不像话，便走出来道：「二位少侠既然无意再打，贫僧在这恭喜二位百年好合！」

说完，合什一礼！

小西施二人相视一笑，双双向老和尚一拱拳，立即随小和尚走下冰台，坐在「特别席」上低声细语着。

突听：「乖乖龙的冬，人怎么嘎许多！」

众人抬头，不由哑然失笑！

原来，在台上站着一位年约六旬的婆娘，脸上的皱纹皆已成了沟，擦得和猴屁股差不多，脑后一个大髻卷。

只听她叫道：「姑娘姓蔡，名叫玉娇，今年才三十八，扬州人氏，今日上台讨教，不知那位哥哥愿和姑娘交手？」

突听下面骂道：「别他妈的不要脸，你的老祖母都没你老，还三十八也不够你的岁数。」

言讫，台上也多了一个人，只见这人年约五旬左右，一脸的花白刺猥胡子，两只眼睛精光四射，分明有不俗的

武功。

「老鬼！看看你家蔡奶奶的本事！」

「哈哈！你到底承认是奶奶！」

话未说完，陡觉一股劲风疾抓向胸前，她慌忙来个「金鱼倒穿波」，后向疾射而出丈余外。

那知，他那身子甫落地，就觉一股劲风疾射向太阳穴，慌忙一闪身。

蔡玉娇接连被他羞辱，立即使出「阴阳连环手」，未待他站定，一股掌劲已经疾扫向他的腿部。

对方欲躲不及，急运内功硬接下那道掌劲。

「砰！」一声，老者那条袄子立被震裂掉落在地，一条又黑又白的大毛腿立即露了出来，伤处一片淤紫。

「格格！不要脸的老畜生，竟敢来诱惑我！」

老者气得浑身设抖道，「贱人！只怪我学艺不精，你这个仇，我是结定了！」

说完，一咬牙腾身而去。

「格格！你慢走喔！还有那位哥哥要指教！」

「叭！」一声，台上突又多了一人，众人一看这入年纪花甲，几花稀的黄毛，又细又高的身材，好似竹竿一般。

「俺是鲁中一虎孔详，今年六十三，至今未娶，今夜一见姑娘美若天仙，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

台下立即有呕吐之声音。「格格！哥哥，希望你的武功似口才这么好！」

说完，一招「拨云见日」劈向孔详。

孔详一式「巧看态云」闪过那招，双手一剑「霸王掀甲」迅劈过去，立即传来一阵尖锐的掌点。

「老鬼，你真狠呀！」

双手一挥「双凰点头」，硬接那两掌。

「轰轰」两声，蔡玉娇连退七步才稳住身于，一见对方只是晃了一晃，不由气道：「老王八，接姑奶奶这一招！」

说完，双手交互打出。

孔详被逼得喘不过气来，立即「一鹤冲天」拔起三丈高。

蔡玉娇一见他未落地，以为有机可趁，用了一招「劈挂掌」朝对方的胸前击去，台下不由惊呼出声。

孔详长吸口气，使出「鹅毛浮水」的绝顶轻功，轻飘飘的落在丈余外，立即避过那记「劈拄掌」。

孔详落地之后，喝声：「姑娘小心啦！」立即一招「笑指天南」挟着「混元指功」疾打向蔡玉娇。

蔡玉娇使出一招「兵来将挡」暗用劈挂掌力，那知才一接触，立即发现对方的指力锐利齐，不由暗道不妙！

「叭！」一声，她已应声而倒。

孔详一把抱起她，亲了一口之后，跳下冰台，出谷而去。

第九章被情所困爽歪歪

接下来的皆是平庸脚色，舒啦瞧得无味，偷偷的打量台右侧那三百余人，心中不由怀疑万分。

因为，那些人虽然也跟着众人喝采，却是被动而为，而且神色之间充满后悔及痛恨的表情。

他立即决定在散场之后，暗中瞧个究竟、等了一个多时辰之后。老和尚终于出来宣布收场了，众人立即边谈边

朝会外行去。

舒啦走出庙门之后，详作内急的奔人远处林中。

他等了盏茶时间之后，立即发现方才离去的那三百余人，每人皆垂头丧气的三三两两重行入内。

只见三十余名黑衣人掠出庙门朝其余之人，方才离去之方向掠去，瞧他们的轻功身法，分明身手不俗。

舒啦心知有异，立即在原地枯等下去。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以后，只见先后有二百余人愤恨不平的跟着那三十余名黑衣人走入庙门，舒啦不由大骇！

他又等了盏茶时间，确定无人再入庙之后，悄悄的飘出树林，然后自右侧墙角掠入墙内啦！

只见六名黑衣大汉，双目炯炯的在广场回来游走巡视，舒啦冷哼了一声，借着花树之掩护悄悄的掠向冰谷。

沿途中，戒备森严，但是在舒啦绝顶轻功小心施为之下，立即被他掩到冰谷人口五丈余远处的一株松树后。

他一见入口处挺立四名黑衣大汉，暗骂一声：「王八蛋！」立即悄悄的掠上枝丫间，凝神运功窃听！

这是一招阴着，所幸那些黑衣大汉不相信有人能够突破重重的警卫，因此，反而松懈不少！

半晌之后，突听远处飘来苍劲的得意笑声道：「嘿嘿，诸位，欢迎你们重回冰台，中毒的滋味不好受吧！」

突听一声暴喝道：「净空，你这秃顶，你不但不守佛门清规，而且还暗算人，你意欲如何？」

「嘿嘿！邱天逵，你别误会净空，他已经蒙佛祖宠召了！」

接着远处立即传出众人的惊呼声音道：「邢天威，是你！」

舒啦暗骇道：「哇操！那位老方丈果然是冒牌货，不过这位邢天戚究竟是何方圣？」

「嘿嘿！不错：老夫正是邢天威，目前任掌东海梦幻岛北字堂，若想活命的人，立即归附本岛！」

一阵暴喝之后，谷中立即传出一阵拼斗声音。

可是盏茶时间过后，在一阵惨叫声音过后，一切重归寂静，显然，那些打算要反抗的人已遭屠杀。

「嘿嘿！各位中了『蚀心粉‘，最好少妄提功力，否则，只好自寻死路，要效忠本岛的人速来服解药！」

远处传来一阵步伐声。

「嘿嘿！诸位所服之解药，只能暂时压抑毒势发作。以后必须按月服用，否则，毒发之际，更加痛苦百倍！」

一阵子得意笑声过后，立即恢复平静。

盏茶时间过后，院中那些黑衣大汉相继撤去，不过，冰穴入口却又多了六名大汉来防守哩！

舒啦一看天气已近寅初，为了避免浅露行藏，悄悄的飘下树后，立即朝庙外掠去，半晌即已消失踪迹。

舒啦沿着官道疾驰，尚距城门里途远处，突听一声：「小兄弟！」他立即刹住身子，惊喜的道：「老先生，是

你吗？」

一阵低声的哈哈笑声过后，余不悔己现于右侧林前，舒啦一见他的灰败眼神，立即知道他也中了毒。

他正欲开口相询，余不悔已低声道：「小兄弟，随我来！」

说完，转身朝林内行去。

舒啦跟随他行入二里远之后，立即发现有三余十人盘坐在林中空旷处，匆匆一瞥，他不由轻咦出声。

只见那痊清丽出的钱幕兰、丑妇人、孔详、小西施及二三十名曾在冰谷中见过的老中年人赫然在场！

余不悔未待舒啦发问，立即说道：「小兄弟，咱们三十余人皆来自同一个地方，想不到却全部中了毒。」

舒啦思绪电闪，大胆的猜道：「老先生，你们是黄衫会的人吗？」

「高明！果然高明！难道一向不服人的姑娘会对你心服口服！」

「姑娘？谁？」

「她姓洪，名叫佩丽，你记得吗？」

舒啦立即「哇操！红配绿，狗臭屁，好绝的名字。」

「哈哈！如此说来，咱们也不是外人了，小兄弟，你就是舒神医之孙吗？怪不得你没有中毒！」

舒啦闻言，立即恍然大悟道：「哇操！我想起来了！你曾经与爷爷冒雨打过架，对不对？」

「咳！咳！不错！说来惭愧！老夫竟然妄想胜过令祖，小兄弟，你的身上是否有解药？」

舒啦闻言，立即暗道：「哇操！黄衫会的人也不是好东西，我是不是应该把解药交给他们呢？」

他这一犹豫，立听钱幕兰道：「余老，咱们与舒公子素未谋面，怎可向他索取解药呢？等是等姥姥来吧！」

「这……可是，每日午时毒势发作之时的痛苦」余老，别多说了！「舒啦闻言一窘，立即倒出一把药丸交给余

不悔，道：」每人一粒，服后立即调息，希望能够有效！「说完，转身就欲离去。

」小兄弟，你……「

」方才我入庙中发现一件事，那位净空方丈乃是东海梦幻岛北字堂堂主邢天威所乔扮的。「」他们乃是将『蚀

心粉‘抹在椅上，目前已有五百名高手被迫加入梦幻岛，你们以后可要小心些！「说完，飘然离去！

」冬！「一声，余不悔双膝长跪在地，颤声道：」小兄弟，谢谢啦！余不悔今后必有一报！「舒啦道：」算啦！

「身子已掠出三十丈余外。

钱幕兰美目异采突闪，迅速低头不语！

次日黄昏时分，舒啦刚离开客栈，随着人群走向飞龙寺之际，突听耳边传来：」小兄弟，请借道！「话声方起，

一位紫衣大汉已擦身而过。

舒啦由他的背影立即认出他是余不悔，立即缀在他的身后，折入了一条偏僻的巷道里面啦！

只见余不悔将卑鄙的包袱交给舒啦道：」小兄弟，为了预防万一，你不是易过容再去飞龙寺吧！「舒啦轻身道

过谢，一见四下无人，立即脱去身上的蓝衫，穿一套青衫，同时覆上一张薄皮面具。

余不悔仔细的瞧了一阵子，点头道：」行啦！小兄弟，敞会将于三日之后除去邢天威，你若不便，请提早避开！

「说完，飘然离去。

舒啦将蓝衫内之物放放袋中，将蓝衫收回包袱之内，立即走入人群，跟着他们来到了冰谷。

他一见台前右侧坐了四五百名神色异常的人，左侧亦坐了三百余人，不由暗暗替黄衫会担心不已！

这一夜，先后有十余人上台，虽然打斗激烈，却没有」活宝「上去表演，因此，缺少了喜剧效果。

散场之后，舒啦隐在林中，一发现又有二、三百人被迫回来」报到「，他在暗叹之余，立即回客栈休息。

所幸，第四天及第五天分别只有百余人入股，舒啦回到客栈洗过澡之后，立即陷入沉思。

第六天，舒啦一进入冰谷，立即发现气氛不对，因为，在台前左侧居然在空满，另有百余人无位可坐。

经过二十余名小和尚的」劝说「，右侧座位上方始有二百名大汉默默的站起身子，不过，他们立即被」安排「

站在入口处。

舒啦立即和那百余名新来的人坐在右侧座位上。

他仔细一瞧那百余人在就座之前，皆先以右掌朝椅上一抹，立即知道他们的手中皆已抹过解药。

心中略安，立即含笑瞧向台上。

盏茶时间过后，老和尚又在乐声中观身，同时做过开场白，然后含笑坐在台上的那张椅上。

一声清啸过后，台上已经立着一位美艳佳人，只见她年约三旬，圆圆的脸，虽不能说是貌似天仙，却也够格称

为美人儿。

只听她脆声道：」姑娘姓程，名叫翠仙，广东人氏，今年三十，今日专程来此领教贵地的绝艺，请多指教！「

说到此处，忽然从台上跃上一人。

瞧他相貌平庸，身子却结实有力，只见他先向程翠仙拱拳行礼，然后对台下拱拳道：」在下姓廖，名叫明，湖

北人氏，今年三十二，今日路过此地，想以战会友，请程姑娘高抬玉手，多加指教！「程翠仙耳然一笑，道句：」

接招。「玉手一扬」春风怒放「夹着一股劲风，疾卷向廖明面门。

廖明不敢硬接。往旁一纵，避过那一拳之后，一个大转身，」乌龙探爪「疾抓向的胸前。

程翠仙娇叱一声，双掌含怒疾劈，一口气攻出十余掌，迫得廖明连连后退，狼狈不堪哩！

突见她清啸一声，」蛇女迷魂「」迥风追影「一招袭向他面门的，另外一招劈向他的右肩。

廖明情急之下，一招」混元一气功「疾切向她的面门。

电光石火之中，突见廖明在切近她的面门之际，突然化掌为指，摘下程翠仙头上的那朵花。

程翠仙那掌却结结实实的打在他的肩上，只听一声闷哼廖明已被劈昏在老和尚的前面了。

夹听一声暴吼：」好狠的婆娘！「一位手持两头雪亮钢杆棍魁梧大汉已掠上冰台。

老和尚简即喝道：」慢着！先救伤者再说！「

说完，简即朝那两名小和尚招手！

突见昏倒在台上的廖明，身子暴射而去，双掌一扣，竟然抓住和老和尚的双脚，台下不由一哗！

程翠仙双掌连扬，数蓬毒针疾射而去。

那位魁梧大汉却将那双杆棍朝自台后奔来的十余名脑手掷去，然后，疾扑向老和尚。

杆棍一落地，立即」轰「的爆炸，那十名黑衣人在惨叫声中已有八人被炸死，其余诸人亦重伤倒地。

老和尚双脚被扣，疾伸右掌朝廖明一劈，」砰！「一声，廖明的胸口如中巨许，立即惨叫吐血。

不过，那双手仍然紧扣住老和尚的双脚。

老和尚刚出掌，一见毒针袭到近前，立即将身子一侧，硬以左肩迎住了那些毒针。

一声闷哼过后，他立觉全身一麻，正欲翻身逃逸之际，魁梧大汉的两道如山掌力已经袭到！

」啊！啊！「惨叫声中，他已连喷鲜血。

程翠仙右足一踹，鞋尖之毒匕已踢入老和尚的胸口，立即结束他的罪恶人生，立即大骇的失声暴喝。

坐在台前左侧的五百余名黄衫会高手却突然起身，双手连扬之下，漫天的暗器蜂涌而去啦！

现场立即传出一阵阵惨叫。

接着，就展开一场大混战。

远处立即传来一阵厉啸，六十余名黑衣人各持兵刃前来支援，一时杀声震谷，骇人心神哩！

舒啦首次见到这种大规模的肉搏战，暗道：」哇操！我的妈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喔！「他立即功行全

身，双掌猛挥，口中喝道，」挡我者死！「足足的为了盏茶时间，才被他冲出谷外。

他一见衣衫及双掌沾了不少的鲜血，心知自己方才一定伤了不少的人，不出神色一变，打个寒襟。

抬目一见那些和尚，已经惊慌四散逃去，他干脆掠上一株松树，打算先」隔山观虎斗「一阵子再说。

掌声隆隆好似焦雷连响。

掌劲相互冲击，震得地动山摇！

惨叫声音源源不绝，好似人人已经杀红眼，陷入疯狂境界，令舒啦不由心惊胆颤的瞧自己身上的血迹。

他恶心的脱下那套青衫将它塞在枝亚间，然回换回蓝衫，同时也摘下那粘答答的面具哩！

只见面具上面沾了二十余滴血迹，舒啦依稀记得那些挡住自己出路者负伤之情景以及惨叫声音！

他情不自禁的又打了一个寒噤！

突听一阵」轰……「连响，只见冰谷内飞雪、鲜血及残肢溅喷出半空中。蔚为另一景观。

一阵惨叫及骇呼声音响起。

冰谷四周护墙悉数被震垮，即使是舒啦所隐身之那株大松亦被震得连根拔起，倾倒掉在后殿屋詹。

舒啦被震得内心狂跳，双耳雷鸣，暗叫一声：」我的妈呀！身子一掠，立即轻飘飘的落在后殿屋顶。

少数未及离去的和尚哭爹喊娘的边奔摔倒，不但痛哭流涕，而且没命的向庙外奔爬而去。

前后只有半个盏茶时间，方才那些恐怖的拼斗声音全部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寂然，死一般的寂然！

舒啦正欲跃到现场去看个究竟，欲然心中一动道：「哇操！不对！那些引爆火药的家伙尚未现身哩！」

果然不错！他又等了半晌之后，立即听见冰谷之中传出一阵得意的笑声，听那笑声，对方的年纪并不大。

舒啦心中恨得一直咬牙，立即提聚全身的功力，悄悄的飘下身子，似团轻絮般朝冰谷人口右侧飘去。

半晌这后，他刚站妥身子，立听谷内传出得意的喃喃自语道：「嘿嘿！六七百名黄衫会高手全死了，我又大功

一件了！」

「嘿嘿！师父及岛上百余名高手及这些王二麻子家伙也全部死了，这下子哦可以平步云来了，嘿哩……」

舒啦听得心火大热，暗骂道：「哇操！这个家伙真的已经丧心病狂了，师父死了，他反而高兴可以『占缺‘升

官哩！」

他立即将全身的功力聚于双掌，咬紧双唇，双目杀机似火，紧紧的盯着人口处，准备一掌见生死！

偏偏那位老包似乎甚为得意于自己的杰作，一直在谷内欣赏，因而令舒啦急得额上已经见汗了！

好半晌之后，只听一阵阴笑声音及轻细衣衫破空声音自谷内传出，舒啦将双掌一并，心中默数「一！一！三！」

一声石破天惊的「哇操」大叫过后，一道怒潮澎湃沟勇的狂飙挟着排山倒海之效，疾滚而出。

谷中之人正是邢天威之徒齐天剑，他刚得意万分的走到之际，突听一声暴喝，不由肝胆皆裂！

「啊！」一声惨叫过后，他的肢体已随着「轰」的一声爆响而四分五裂，他终于得到粉身碎骨的报应舒啦长吐

一口气，骂道：「该死的家伙！」立即掠入谷中。

突听一声微弱的「救命呀！」自冰谷的右侧传出来，舒啦心中一动，立即朝那出声之处掠去。

只见一只纤掌自尸体堆中轻轻的挣动着，舒啦毫不思索的立即将压在她身上的那五具尸体转移开。

事实上，那五具尸体不全的尸体，只能是「半成品」，因为其他的部位不知已被炸飞到何处了。

不过，由于有五颗脑袋，所以舒啦认定它们为五具尸体。

当他挖到底层之际，突然发现平面在一位女人身上的两具尸体居然至死仍将左掌及右掌紧紧的抓着。

他仔细一瞧，不由失声叫道：「哇操！是醉鬼查某及麻子！」

匆匆的朝方才被他移开的那具尸体一瞧，不由失声叫道：「天啊！老先生，你死了！」

他情不自禁的滴下两滴泪水。

他将醉妇人及麻子的尸体移开之后，立即发现那位仍在继续呼救之人，居然是钱幕兰，他立即将她搂在怀中。

钱慕兰心情一懈，立即昏倒在他的怀中。

舒啦一搭上她的右腕，立即发现她的气色混乱，心知她虽然被余不悔三人以身护住，却仍然受了极重的震伤。

他立即取出三粒药丸塞入她的口中，然后挟着她掠出谷外。

双目匆匆的向四周一扫；立即掠入一间禅房，房门上拴，迅速的将她平放在云床上，然后，开始拍通她的穴道。

整整忙了半个时辰之后，总算将她的伤势稳住，不过，他也累得满头不汗，气喘吁吁了！

他的双掌刚离开她的身子，突觉一道轻细的声音，疾掠向他的右腰眼，他立即将真气涉聚到该处。

因为，他不能闪避呀！他稍一闪避，倒媚的一定是钱幕兰，到了后来，还是自己替她疗伤，何况，自己也不一

定躲得开呀！

「啪！」的一声轻响过后，他只觉身子一麻，不过，即又气血畅通，他不由暗诧自己为何在耗损大量内力之后，

尚能震开穴道。

他那知这种奇效乃是因为他吞下那条修行千余年，已经全身不畏刀枪掌力「白仙」怪蛇内丹之故！

他尚能在诧异之际，立即听见一阵得意的女人笑声自窗外传来，灰影一闪，一位老尼已经俏立在云床前。

舒啦佯作穴道被是，僵坐之余，含恨叱道，「你是谁？为何对我暗算，这种手法委实令人不齿！」

「格格！小施主，咱们可真有缘，又见面了！」

说完，竟将舒啦抱坐在她的膝上。

舒啦一见来人竟是那位异演和尚娶尼之老尼，立即脱口道，「哇操：她竟然没有被炸死！」

「格格，当时我正在调息，几乎被震岔了气，想不到因祸得福，竟然会逮到你这位人俊儿！」

说完，将双唇一凑，就欲吻舒啦。

舒啦岂肯被他吃豆腐，双手立即扣住她的麻穴。

「你……你没……」

「哇操！老尼姑，你一定看走了眼，你竟然敢惹上本少爷，本少爷非好好的招待你一场不可！」

说完，右掌飞快的在她的身上连拍数下，然后将她抛在地上，立即听见老尼姑不住的惨叫及抽搐着。

钱幕兰突然被惨叫声音惊醒，撑起身子一瞧，立即弱声道：「舒公子，多谢你救我一命！」

「哇操！姑娘，你重伤方愈，休息一下吧！」

「舒公子，余老他们呢？」

「唉！死了！全都肢离肉散的被炸死了！」

钱幕兰突然位道：「余老师徒三入是为了保护我才被炸死的，他们原本可以逃生的！我……我说完，不住的痛

哭着。

舒啦暗喊声：」夭寿！「

立即制住她的」黑甜穴「将她扶睡在云床上，然亏锁妥门和窗子，盘坐在榻上开始调息。

当他再度醒转，朝酱外一瞧，天色己近黎明，四周仍然一片寂静，他不由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目光落在昏睡中的钱幕兰那付娇颜上，他悄悄的搭上她的右，默察半晌之后，立即拍开了她的穴道。

钱慕兰睁目一瞧，舒啦正凝视自己，娇颜突红，立即挣起身子，朝窗外一瞧，低声道：」啊！快天亮了！「舒

啦轻咳一声，站起身，道，」姑娘，你的伤势已近痊愈，只要避免激烈的打击，不出三日即可复原！「说完，将包

袱挂在肩上准备离去。

」你……你可否送我回总舵？」

」哇操！对不起！在下不愿意介入黄衫会及梦幻岛拼斗的旋涡中，这名老贼尼就交由你来处理吧！「说完，解

开疼昏在地的老尼之穴道。

不过，他却趁机毁去她那身仗以为恶的武功。

」舒公子，你……不想见丽妹一面吗？」

舒啦身子一震，沉声道：」想！不过，要另找地方！「」舒公子，黄衫会真的那么令你讨厌吗？」

」不错！在下讨厌邪恶之人、事、地、物，在黄衫会及梦幻岛未改邪归正之前，在下不愿予他们好脸色看！「」

舒公子，你误会丽妹了，她正是很反对黄衫会的作风，可是会主是她的父亲，她岂能不支持黄衫会。「」哇操！这

就是『愚忠‘！「

」这……「

」哇操！我不喜欢说得太露骨，不过，麻烦你转告她请她想一想为何会有『出污泥而不染‘及『大义灭亲’这

两句成语！「说完，打开房门飘然而去。

钱幕兰神色一黯，点了老尼的黑甜穴，挟起她疾掠而去。

舒啦在离开那人间地狱的冰谷之前，先掠进那和尚的澡堂，从头到脚洗得清洁溜溜。

然后，又把那张面具洗净擦干。

换上一身蓝衫面具之后，他立即朝辽东行去。

沿途之中，他在酒楼客栈中所听见的消息皆是冰谷爆炸事件，他一听居然有人吹嘘目睹伤亡逾万、他不由窃笑

不己！

令他觉得安慰的是，他以前经常看到的私斗或集体拼斗情形呈现大幅度的减少，判系冰谷爆炸之震撼！

对于那些少数的拼斗场面，他仔细一瞧，立即发现是梦幻疡及黄衫会的高手在」狗咬狗，一咀毛「。

因为，他已经对他们的基本招式熟透了，而且保证可以使得比他们更具威力，只是他不愿骚包惹事而已。

他顺着任辽东的官道行去，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倒也挺逍遥的，连行月之后，已距辽东仅五十里了。

他轻轻的拍了路标一下，暗道：」哇操！终于快到辽东了，只要上了船，马上就可以和绣姐及爷爷见面了。「

他轻轻的抚摸席绣绣所赠那面古玉半晌之后，一见已距席绣绣曾提过的那家」东海客栈「不远，立即加紧步子行去。

东海客栈乃辽东地面上数一数二的老店，据传客栈主人胡铁掌，不但铁掌无敌，而且甚为好客，因此，不但生

意兴隆，而且从无人敢在客栈中惹事。

也因为住在东海客栈有安全感，因此，来往的旅客商贾皆乐于住在东海客栈，难怪会一直生意兴隆。

舒啦一掀开厚布幔，立即看见厅中坐满了人，人人烤肉、喝酒，畅谈，厅中不但闹哄哄，而且热乎乎的！

与厅的冰寒，简直是有天地之别！

舒啦突然觉得全身一阵爆热，立即走到柜台前道：」小二，还有没有房间？」说完，将那面古玉朝他一晃。

那小二原本要开口回绝，乍见那面古玉立即恭敬道：」大爷，请随小的来！「说完，立即向后院行去。

东海客栈前厅为酒楼，后院共有两进，第一进楼高双层，计有百余间房供旅客及商贾息宿。

第二进却是一片宽敞的花园及两间精舍分隔于两侧，在精舍人口分别立牌书曰：」家眷，外客请留。「舒啦正

瞄向傲立在园中，绽露芳香的那十余枝寒梅之际，突听那小二凑近前低声道：」大爷，姑娘来了！「舒啦惊喜的问

道：」真的吗？」

」不错！方爷也来了！「

舒啦暗道：」哇操！方爷是那个老包呀？」表面上却嗯了一声道：」太好啦！

今天可以和他好好的痛饮一番了！「

小二却暖昧的低声道：」方爷现在可能无法陪你呢？」舒啦怔了一下，道：」哇操！为什么呢？」

」嘻嘻！他已经陪姑娘喝了半个时辰的酒，现在可能已经上坑了，怎么可能陪你喝个尽兴呢？」舒啦只觉心中

好似被人戳了一刀，疼痛难耐，若非脸上戴着面具，可能已经被小二察出异状了！

仅管如此，由于他的身于一顿，小二立即低声问道：」大爷，你怎么啦？是不是那里舒服？」」没事！你下去

吧！我自己去！「

」是！大爷！方爷和姑娘在天字房！「

言下之意，提醒他别去打扰他们。

舒啦一见小二离去之后，立即放轻步子步入右侧那栋精舍，立即看见一问宽敞豪华的大厅。

他闪入屏风之后，凝神一打量，立即发现，内侧各有六间房间紧锁的房间，每间房前分别钉着一块尺余长，半

尺宽，刷以白漆的小木牌，牌上各写着天地玄黄宇宙……一字。

他一见天字房正好在右侧居中那间，飘距丈余外凝一听，立即听见喘息声以及淫声浪语。

这分明是在干快活的事儿！

舒啦身子不由一阵剧冒，双目寒光的的，双拳紧握，火冒三丈，此时，若有人来惹他，势必非粉身碎骨不可。

片刻之后，只见他吸口气，取出那块古玉，随意一掷，立见它轻飘飘的落在天字房间外，同时已含恨离去。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之后，只见一位方面大耳五官端正，体格魁梧，青年和一位面貌妖冶，体态丰腴的少女相搂

打开了房门，瞧他们鬓发微乱的情形，可见方才」肉搏战「有多激烈！

那位青年乍见房门外那块古玉，轻咦一声，立即招手将它吸入掌中，略一翻视，失声叫道：」凤佩！是姑娘贴

身之物，怎……「」哼！贴身之物！你瞧见啦？」

」咳！咳！当当，你别误会！小兄曾见姑娘把玩这面凤佩，她一向珍视此佩，怎会掉落在此呢？」妖冶少女一

把抢过那面古玉，冷冷的道：」绣丫头毁了先兄，却还振振有词，这面古玉，即落在吾手，哼！「魁梧青年神色一

变，急低声劝道：」凤妹，那件事全在令兄，你岂可误解了他，甚至想要害她呢？」」哼！全是他的片面之词，鬼

才相信！「

」不！令曾会率小兄到现场查看，同时遍访方圆十余里，那件事的确是令兄一念之差所种下的憾事！「」住口！

方志，你还在帮绣丫头情呀，你还在痴心妄想呀，省省吧！她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了！「」什么？残花败柳之身？

不可能！「

」哼！不可能？我在离岛之前，曾看见她干呕数次，分明已经有孕，只是不知是谁的孽种而已！「」什么？会

有此事？」

这位魁醒青年正是梦幻岛主席伏蛟之唯一弟子方志，他亦曾在冰谷比武招亲台上与钱幕兰交过手。

他比席绣绣年长四岁，由于席伏蛟夫妇膝下仅有一女，因此岛上之人皆将方志视为岛主的乘龙快婿及接班人。

他也有此信心，因此，在乍闻此事之后，立即怔住了！

只见那位妖冶少女嘴角一冷，右掌一扬，方志立即应声而倒，只听他骇呼道：」凤妹，你为何如此？」」哼！

方志，你识相点，只要你配合我将绣丫头打倒，不但我会好好的待你，家父也会重用你的！「」凤妹，你别糊涂，

俗话说『胳膊往里弯‘，姑娘即使是犯了滔天大错，岛主也会原谅她的！「」如果岛主也犯错呢？」

」什么意思？」

」哼！岛主妄想独霸武林，却又放任北余堂堂主邢老鬼瞎闹，毁了将近两百人场中高手，算不算犯错？」」凤

妹，你别忘了黄衫会毁了六七百高手呀！「」哼！咱们岛上高手一向以一当十，黄衫会至少要毁两千余人，才不浪

费咱们这些年来辛苦栽培的这些高手。「」凤妹，你别忘了黄衫会那位超级好手余不悔也死于当场，若论真才实学，

令尊也不是他的对手！「」住口！你到底要不要与我合作？」

」不行！岛主夫妇把我抚养长大，又教我一身武功，更十分的器重我，我绝对不能做出背叛他的事情！「妖冶

少女闻言，神色一狞，立即将右掌一扬。

方志将双目一闭，泰然准备受死。

这位妖冶少女正是季天斌之女季吟当，她此番与方志离开梦岛，乃是要查清黄衫会之反应。

那知却会在见到席绣绣那面古玉之后，引起这场风波，她一见到方志泰然」就义「，心中更恨。

只见她气得身子一颤，硬生生的收回掌力之后，险声道：」方志，你真的以为我对你无可奈何吗？」」唉！凤

妹，只要你放弃邪念，咱们立即返岛成亲，如何？」」哼！少来这套！我不稀罕！方志，你最好从我，否则，你不

但会身败名裂而死，更救不了你的绣妹妹！「」你……「

」格格！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说完，入内收拾行李之后，挟起他疾驰而去。

且说舒啦含恨离开东海客栈之后，立即往无人之小径匆匆的行去，他要找一个人烟稀少之处好好的发泄一番！

在他的耳边索绕的全是男欢女爱之淫声秽语以及那些奇声异响，愤恨之余，他越行越疾了！

四周一片冰大雪地，松林中的树枝及针叶上亦积满了皓雪，舒啦窝了一肚子的气，埋朝林中疾奔。

气越憋越足，终于，他实在忍受不住了！

只见他突然仰头，张口狂啸！

啸声中气十足，好似春雷惊动大地，在他的四周十余丈内的二十余株树，立即」喀……「连响，纷纷拔根而倒！

树上的积雪簇籁直落，好似在下冰雹！

舒啦见状，悚然一惊，立即止声四顾！

积雪仍然不停的飞坠着，逼得他慌忙双袖连挥！

又过了盏茶时间之后，一切重归平静。

舒啦挥去发上的积雪之后，只觉全身稍微舒畅些，向四周一瞧之后，不由发出歉然一笑！

只见二十丈一块大石后面冒出三道人影，瞧他们衣衫不整的情形，舒啦不由得为之一惊！

为首的是位发如飞蓬，瘦骨如柴，年约五旬的灰衣老者，瞧他的额上尚有汗珠，分明方才十分的卖力。

在老者后面的是一位发堆乌云，玉音蛾眼，背插长枪，妖艳绝伦，前襟半掩的三十五六岁妇人。

居后的是位狮鼻润口，虬须绕头，满头大汗的衣壮魁梧大汉，看样子，他刚才必是」最用功「。

瞧他们的情景，方才必是躲在大石后面」干活「，可是一女双男怎么摆平呢？

实在令人费思量。

三双环目射出六道愤怒的眼神，边走过来边盯着舒啦，看样子似乎恨不得将舒啦活生生的撕活食哩！

舒啦凝立不动，边思考对策边暗道：」哇操！你们凶什么凶，最好少惹我，否则，就是你们自己衰尾！「半晌

之间，那三人已一字排开于舒啦身前两丈外，只听站在中间的灰衣老者险声道：」朋友，方才之啸声是你所发的吗？」

舒啦没好气的应道：」谁是你的朋友？」

灰衣老者断臂一扬，喝道：」大胆！你可知老夫是谁？」」妈的！那是你家的事，与我何关？」

虬须汉子立即仰头一阵狂啸！

啸声恍若惊雷骤发，啸得枝芽真抖！

啸声刚落，环目中精光如电，逼视道舒啦，傲然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的，无礼！「」是的！无礼？

你以为你们是什么人吗？一个似瘦皮猴，一个似头狗熊，一个却似『公共汽车‘！「妖冶妇人神色一变，立即喝道

：」不知死活的家伙，姑奶奶今日若不把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妈的！你本来就不是人！你是一只疯狗！「

舒啦受了刺激，对女人甚具成见，因此出言很不客气。

虬须汉子一声狂啸，双足一顿，疾扑而来。

半空中，一招」苍鹰攫兔「，右掌斜劈舒啦的左臂，左手五指箕张硬点他的右腕脉门，快如闪电，势如疯虎扑

羊。

舒啦足尖挑起一蓬积雪，隐含锐啸疾射向他的头胸，逼得他慌忙收招变式，挥去那蓬雪箭！

舒啦右脚连挑，虬须汉子落地尚未立稳之际，已被逼得双手连挥，疾于对付那漫天雪箭了。

舒啦抽个冷子，屈指一弹，一道指风疾射向他的」气海穴「，骇得灰衣老者叫道：」老二，小心！「身子一纵，

连人带掌劲风罩向舒啦。

虬须汉子陷于爆怒之中，闻声之后，慌向后疾退，可惜，为时已晚，一声惨叫过后，他已摔倒于地。

爬起身子之后，足下一浮，几乎又摔倒在地。

妖治妇人慌忙扶住他，问道：」二哥，你怎么啦？」」我……我的武功被废！「

」什么？你的武功真的被废了！「

只听」裂！「的一声巨响，灰衣老者在乍听妖冶少女的尖叫声音之后，心慌意乱之下，右袖立即被撕碎。

」妈的，又老又丑又瘦又千的，还敢找人动手，真是自我苦吃！「说话之中，将那节衣袖一甩，真气一注，乱

掌挥打。

别看舒啦轻挥乱打，配以轻灵的身法，一时之间逼得老者只有躲闪之力，而无还手之功。

气得他怒吼连连，头发根根竖立。

妖冶妇人见状，将虬须汉子抱至远处，身子一纵，」三阳开泰「、」乾坤倒转「、」星移云变「三招绵绵出手。

但见积雪飞杨，寒劲流动，锐不可挡！

舒啦双足一顿，凭空拔起五丈余，立即避过那绵绵掌劲。

只听他冷哼一声，立即想起那条」白仙「怪蛇腾身抢攻，张嘴噬人之状，足尖一点，立即朝灰衣老者扑去。

临近之际，手中那截随风飘扬的衣袖忽地一直，似舌叶信般，疾射向灰衣老者迎过来之左掌心。

」哇！「一声，灰衣老者只觉掌心一疼，缩手一瞧自己那只苦练数十年的淬毒铁掌，居然血迹岔涔，他不由大

骇！

舒啦趁势将身子向后一翻出三丈外，朝一松树干一点，不但避开妖妇人那招」石破天「，更斜拦住灰衣老者的

去路。

右掌一扬，一道掌劲逼涌过去，右手一抖，那截衣袖象支飞箭般疾射向闪躲向右侧的灰衣老者右胸。

灰衣老者一见对方招式诡异，身手敏捷，功力又奇猛无比，斗志已失，此时，一经舒啦抢攻，肝胆皆寒。

右掌一挥，」叭！「一声，立即挥去那截衣袖，不过，掌心立觉一阵麻疼，慌忙顺势向后急退。

妖冶妇人见状，急忙取剑，右腕抖处，长剑急颤起一道白光寒芒，突演一招」云锁庐山「朝舒啦当头罩下。

舒啦见状，右足朝侧一踏，道声：」好男不与女斗！「双掌一并，掌风呼呼，挟狂飙怒潮之席卷而去。

妖冶妇人只觉眼前似有一座大山坠来，呼吸一熏，慌忙收招往后一个倒纵，立即纵退出一丈余。

舒啦道声：」买一送一！「身子向上一纵，似欲扑向妖冶女人，那知却中途」变换车道「反劈向灰衣老者的腰

肋之间。

灰衣老者原本要支援妖冶妇女，因此一记」云迷雾勇「急劈向舒啦身前尺余处。打算重创舒啦。

此时招式一老，欲避不及，加上舒啦的掌劲又急又猛，」砰！「的一声之后，他已惨叫出声，雪地上立即多了

三滩血花。

妖冶妇人见状，右腕一抖，将手中宝剑刺向舒啦，她自己突地一个」向后转「使出吃奶的力气疾逃出去。

舒啦一见她临危丢友，脱口大叫一声：」妈的！「右手一探，抓住剑把，抖手一抖，一道白光立即射向她的后

心。妖冶妇人哧得魂飞魄散，立即朝大石后面躲去。

只听」砰！「的一声大响，妖冶女人惨叫一声，。手抚胸口倒飞而出，落地之后，虽然连连挣扎，却爬不起来。

突生时腋，凤妹也忍不住了！

第十章世上竟有此绝色

只听一阵「格……」连声，季叮当已飘然现身，只见她的右手连挥，「卡卡卡」三响过后，三根淬毒的细针已

射中妖治妇人三人。

一阵惨叫过后，那三人立即气绝！

舒啦梦得心中暗凛，暗道，「哇操！好狠的《幼齿仔》，看样子，她的右袖之中另有机关哩！」

他立即向后一转，就欲离去！

只听一阵娇脆的声音道：「壮士，诸留步！」

舒啦暗一皱眉，骤然卡步转身，默然不语。

季叮当突然的一笑，「壮士功力盖世，身手高明，想必是武林高手，请恕小妹孤陋寡闻，可否赐告尊姓大名？」

「哇操！刚见面就乱抛绣球，小妹长小妹短的，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干么要和她在此穷聊下去呢？」

他立即冷哼一声，道过。立即向后倒退而去。

他为何要那么累的倒退而出呢？因为，他不愿意背部当箭靶，被她练习发射毒针呀！刹那间立即退出十余丈外。

季叮当想不到居然会有人如此的「不上路」，稍怔片刻，下见已追不上对方，立即恨恨的再回石后。

半晌之后，她已挟着方志重出石后，只听方志轻产道：「当妹，《巫山三妖》乃是黄衫会之护法，他们既然来

此，会主洪天钧可能也在这附近，你还是趁早改变心意、，小兄保证不向第三者曳露半字！」

「住口：你少唬我！你再哆嗦！我就毁了你这个累赘！」

方志甚为了解她，立即默然语！

季叮当口中不怕，心中却忌惮万分。因此，略一犹豫，立即踏着暮色、朝舒啦方才离去之方向驰去。

由于错过宿头，季叮当急驰一个多时辰之后，一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一片冰天雪地不由暗暗发愁！

陡闻一阵烤肉香味自左侧林中飘来，季叮当只觉腹中一阵饥饿，朝左侧林中仔细的打量半晌，立即奔去。

只听方志低声劝道：「当妹，小心中计！」

「哼！你少哆嗦！」

「唉！你太偏激……」

季叮当心中一火，一掌封住他的哑穴，小心的朝前奔去。

半晌之后，她突然见到那位令他火冒三丈的讨厌家伙盘坐在一大树旁。不知在搞什么花样？

只见舒啦将双掌掌心朝下，平伸在距雪地七、八寸高处，不住的颤动十指，好似常人在抖出手睥的水珠般。

怪的是在他的身前那堆积雪，却好似置于灶台上的热水般不住的沸腾翻滚，又好似当前「综艺节目」中所施放

的「乾冰」般滚动着。

阵阵的肉香就是从雪堆中飘出来的。

她的腹中立即一阵「咕咕」怪响。

舒啦闻声暗道：「哇操！是那个不长脸的家伙。竟敢来此偷瞧，我倒要看你想要搞什么花样？」

说完，佯装不知自雪地中抓起一把雪屑，双手轻揉一阵之后，居然捏出一把冰刀及一把冰叉。

左掌拨开雪屑之后，立即浮出两大块热气直冒。香喷喷烤肉，雪刀朝肉一划，立即切下一块肉。

季吁当立即被这奇景哧怔了！

舒啦悠悠哉哉的将冰叉又朝肉一叉，立即送人口中轻嚼慢咬。

足足的过了盏茶时间之后，突听远处传来一阵沉吼声音，他立即暗道：「哇操！一定是那畜生找来帮手了！」

他的双目咕噜一转，立即有了主意，忖道：「哇操！树后那两个老包可真沉住气哩！居然能忍这么久！」

「哇操！那群畜生待会一来，我就招待它们和这两个老姐玩一玩，看你们下回还敢不敢打本少爷的主意？」

主意既定，居然边吃边哼着歌儿。

季叮当在树后暗中猛吞口水，若非忌惮对方的骇人武功，她早就上前抢夺那香喷喷烤肉了。

此时，她一见他居然逍遥的哼歌，恨得暗暗咬牙切齿道：「可恶的家伙，姑奶奶北让你拜在我的石榴裙下不可！」

想至此，她立即含着冷笑沉思着。

半晌立后，突听方志低声道：「当妹，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季叮当回过神，仔细一听，只听远处传来一阵阵兽吼，地面上一阵轻颤，不由令她神色大变的站起身子。

她立即低声道：「糟糕！是雪熊群，至少有三十头哩！」

「什么，是那种雪地杀手雪熊呀？当妹，快解开我的穴道！」

「哼！你休想籍故脱逃！」

「唉！当妹雪熊凶残无比！寻常刀剑及掌力根本对它们无可奈何，你一人怎能对付它们呢？」

「哼！别说得那么好听，你还不是怕死！」

「我……我……唉……」

「方志，识相点！快点答应依了我，否则，我就让那群畜生把你生撕活吞，那份滋味可不好受哩。」

「这……这……」

就在季叮当逼迫就范之际，突听一声凄厉的兽吼，接着是一只大雪熊疾飞向季叮当二人丈余外。

「轰！」一声，地颤雪溅，那支大雪熊摔成一个大元宝疼得它厉吼一声，四肢一挣，又立而起！

季叮当冷哼一声，抖手一掷，那把宝剑疾射而去。

「啼！」一声，立即贯胸而入。

雪熊厉吼连连，摇摇晃晃的走向季叮当。

季叮当忍住惊骇冷叱一声，上前抽出宝剑，一道血箭疾喷而出，疼得雪熊倒地翻滚惨叫不已！

其余诸熊正与舒啦在「捉迷藏」，它们原本被逗得暴怒不已，一见自己的同伴倒地惨嚎立即蜂涌而去。

季叮当神色大变，慌心拍开方志的穴道。

舒啦哈哈一笑，居然继续肯肉。

季叮当叱声：「畜生！」剑似长虹，一式「毒蛇入洞」疾刺向迎面扑来的那支雪熊之胸口。

那支雪熊怒吼一声，毛手一拍，立即将剑身震歪，不过它的手掌却被划破皮，鲜血立即激起它的凶性。

只听它怒吼一声，竟然奋不顾身的扑了过去。

季吓当冷叱一声，「长虹冲天」疾削向它的右臂，突见它不闪反进，以胸迎向剑尖，立即又是「扑」的一声。

那只雪熊胸口剧疼，怒吼声中，欢掌按住剑身，用力一板，「拍！」一声，竞把那把千锤百练的宝剑折断。

季叮当失声惊呼，抽身暴退！

突听方志喝道：「当妹，小心身后！」

说话之中，一式「隔山打虎」劈向季叮当身后二丈外的那只雪熊，一声暴吼过后，已将它震出三丈外。

季叮当一见自己二人已被雪熊包围，味得慌忙鞭掌狂劈，将那些扑袭过来的雪熊逼在三丈外。

方志比较沉稳，一面抗拒雪熊，一面思忖对策。

皓月之下，雪地之上，立即展开一场惨烈的人熊大战。

舒啦掠在一株古松上，目睹群熊悍不畏死的情景，忖道：「哇操！这两个老包赶早会到楣的！」

他立即暗暗摘下一把松针，准备随时替那些雪熊「打针」。

因为，他已经认出方志正是曾在比武招亲冰台上与钱幕兰比武，令舒啦留下一份良好印象的人。

过了半个时辰之后，腹中饥饿的方志二人出掌渐缓，尤其季叮当更是明显的只能防守了。

那雪熊一身是毛，虽被他们震伤八头雪熊，却激起其余二十余头雪熊狂吼猛扑，战况更加的吃紧了。

舒啦正欲出手之际，突见季叮当抖手一掷，半空中立即「波！」的一声，爆散出一蓬火红的光芒。

「哇操！《幼齿仔》在搬救兵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角色？」

那知，过了半晌之后，突听「裂」的一声，接着是季叮当的叫声，舒啦一瞧，慌忙闭上双眼。

季叮当的背部衣衫被一头雪熊自背后向下一撕，她那雪白的背部及仅着衣袄的园臂立即裸露出来。

舒啦虽然闭上双眼，脑海中却清晰的浮现那幕春光，他已憋了一段时日没有「发泄」，因为，全身立即「不对

劲」了！

方志右掌一振，劈退那头逗凶的雪熊之后，道句：「冲！」立即双掌连挥，劈出一条空隙，朝前疾掠而去。

半晌之后，他已顺利的冲出重围，可是，回头一瞧季叮当并没有尾随而来，倒是另有六头雪掠疾扑而来。

哇操！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猛来，急死人啦！

他立即以掌疾劈，就欲再冲入重围。

那知那六头雪熊奋不顾身的疾扑而来，他在体力耗退之下，一时也冲不出去，不由急得断头大汗！

就在此时，又传来一阵「裂……」及季叮当的尖叫声，顾然她已经被群熊撕光衣衫，惊慌失措了！

群熊突然「异吼」连连，争先恐后的扑向她。

季叮当疯狂的挥劈双掌，口中连连尖叫道：「志哥，救命呀，志哥，快来，救救小妹呀！」

「志哥……」

方志心急如焚，神力夹生，劈出两道狂瓤震退两头雪熊后，立即冲了过去，目光落在重重包围圈，他不由大急！

他突然怒吼一声，再度聚集体内的「散兵游勇」真气，朝前一劈，立即将两头雪熊劈飞出去。

不过，他已是双劈酸疼，气喘如牛了。

突听季叮当「啊！」的一叫，只见她那雪白如藉：的右臂两道鲜血涔涔直流，正在闪躲一头雪熊的追扑。

方志怒吼一声向前疾扑而去。

两道掌劲再度疾勇而去。

那头雪熊一躲闪稍进，立即被飞出去。

季叮当一把扑进方志的怀中，叫声：「志哥，我的头好晕幄！」说完，立即泪下如雨的哭泣着。

方志正想出声安慰，突见那些雪熊朝他疾扑而来，情急下，抱着季叮当，「一鹤冲天」疾射而上。

那知，他在拼斗甚久，耗力不少之下，又要抱着一人，作难免一缓，左腿外侧立即被抓出两道血箭。

季叮当的右臀，立即又被抓出两道血箭，皮开肉绽，血箭激射之下，立即听见她又惨叫出声。

方志闷哼一声，立即力竭下坠，他低头一看群熊的狰狞神情。不由暗叹道：「唉！想不到我方志会有今日！」

突听一阵细响，一排树针已疾射而至，立即替蹲在内圈准备扑咬方志二人的那四头雪熊打下「镇静针」。

方志落地之后，右掌一阵挥臂，立即将那四头雪熊扫飞出去，其余的诸熊见状，慌忙四散闪躲。

方志一见机不可失，一式「开天劈地」和身扑去。

两声怒吼之后，群熊稍散即合，立即又将方志围住。

季叮当忍住晕眩，道：「志哥，放我下来！」

「当妹……你行……吗……」

「没……关系……我还撑得住！」

两人又力拒群熊盏茶时间过后，突听季叮当闷哼一声，立即朝侧倒去吓得方志立即扑过去要挟起她。

突觉手掌一挥，他的右脸立即被划出两道血痕，疼得他厉吼一声，振掌震退那头雪熊哩！

他刚挟起季叮当，突听身后疾风逼体，心知必是又有一头熊扑了过来，他立即向右疾翻而去。

季叮当的右臀伤处朝地上一碰，疼得她哎唷一叫，神智再度一醒，睁目一瞧，一头雪熊和身下扑，她立即尖叫

出声。

突见一道人影疾扑而来，人未至。那头雪熊已随着惨叫向外飞去，季叮当心中一懈，立即晕眩。

方志撑起身子，一见是方才那位神秘客现身相救，道句：「有劳……解危……」立即取出灵药塞入口中。

舒啦淡淡的道：「没什么！若非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管这件事！」身似闪电，双掌连劈不已！

他方才曾经修理过一头雪熊，而且撕下它的两块臀肉，因此，对于要如何修理它们，他已颇具心得。

只见他鬼魅般飘闪，双掌拍忽掌，那些雪熊在盏茶时间过后，一个个乖乖的木立不动了。

方志瞧得又骇又敬，忙道：「这位大哥，你……」

「哼！我不够格作你的大哥，我奉劝你一句，你别再贪图美色和这种查某厮混，否则，一定是你衰尾。」

说完，行若流水的向前飘去。

「请问你尊姓大名？」

「没必要！」

方志畅然一叹，立即挟着季叮当跄踉行去。

半晌之后，又见他神色慌乱的掠回现场，仔细的在雪地搜寻半晌，一见到席绣绣的那面古玉，他立即将它贴身

收妥。

且说舒啦刚掠出五里余，突听身前远处传来一阵衣衫破空声音，他立即放缓身子代头而行。

半晌之后，只见一顶豪华软轿在两名魁梧大汉开道及八名白衣妙龄少女扛中迅速的自远处掠来。

由于软轿布筛密布，无法瞧见坐在轿内的是何方神圣，舒啦匆匆的一瞥，立即迳自朝前行去。

突听右侧那名大汉喝道：「站住！」

舒啦突然止身，沉声道：「有何指教？」

「朋友，你是谁？」

「你要替我作媒呀？」

那位大汉当众受到顶撞，神色一变，喝声：「大胆！」右足一点，双掌一扬，就端扑来。

突听轿内传出一声娇脆的声音道：「邢宗！」

那名大汉突然止步转身拱手道：「邢宗听令！」

「问他有否看见当儿？」

「是！」

邢宗刚转过身，舒啦立即淡淡的道：「我不认识什么《当儿》、《卖女》的，我看见一个查某赤身裸体……」

邢宗立即喝道：「住口！」

舒啦冷哼一声，突然住口不语。

轿内立即又传出一阵略带焦急的娇脆声音道一「你看见谁？」

舒啦一听她无礼的直呼「你」，心中暗骂道：「哇操！轿内这名查某必是那名《恰》查某的长者，全是无礼之

辈！」

他立即默然不语！

邢宗立即喝道：「夫人在问你，你怎么不答？」

舒啦瞥了一眼，道：「妈的！只有你这奴才才会任人指使呼唤，大爷不高兴回答，你能奈何我吗？」

邢宗暴吼一声，就端扑来。

「妈的！先请示一下，再打吧！」

轿内立即传出：「邢宗，教训他一顿，走……」

软轿立即再度前行。

邢宗急于表现，一道掌劲和身扑来，立即刮起一屑责挟者匀啸疾卷向舒啦。

舒啦一见轿中之人，如此瞧不起自己，暗骂一声：「老查某！」右掌一挥，八成掌力疾迎而去。

「轰！」一声，掌劲四溢！

邢宗却惨叫一声，似断线风筝般向后疾飞而去，立即迎向那顶软轿，逼得另外那名大汉慌忙掠身伸手一接。

那八名少女足下一紧，那顶软轿疾射出十余丈外。

舒啦不由暗道：「哇操！好身法！」

另外那名大汉接住邢宗之后，只觉一股潜劲疾勇而来，慌忙连翻三个筋斗，然后踉跄落地。

低头一见邢宗的双掌全折，鲜血自口中急喷而出，人已晕厥，他悲吼一声：「大哥！」立即探怀取药。

「妈的！没救了啦！留着你自己用吧！」

说完，迳自向前行去。

另外那名大汉正是邢宗之胞弟邢发，他将三粒药丸塞入邢宗的口中，一见它们随着一片片的碎肉喷出，不由神

色一惨！

他知道邢宗的内腋已尽碎，即使是神仙下凡也是回生乏术，立即拔出背上的长剑，一武「星河旋转」疾攻而去。

舒啦向右一飘，暗道：「哇操！原来是梦幻的人！」

他立即又想起「杨花水性」的席绣绣，内心一阵绞涌，仰大厉啸一声之后，身似闪电般疾掠而去。

邢发尚欲追赶，突听轿内传出：「算啦！此人身手骇人，不知是何来历？还是快点去瞧当儿吧！」

邢发应声：「是！」挟起邢宗尾随而去。

他们抵达群熊木立或伏屐之处，一见到地上的破衣，只见轿前布廉一晃，一道青影已疾掠而出。

那是一位体熊礼腴，相貌妖治，一身锦服的中年美女，只见她拿起破衣一瞧，立即沉声道：「搜！」

那八名少女及邢发立即分头寻去。

这位中年美女正是梦幻岛总护法季天斌之妻裘依依，只见她双目含煞，立即闪身狂劈。

一阵阵惨豪道后，每头雪熊立即头破血流当场惨死。

突听一声，「夫人，找到姑娘了！」

她偏头一见，一名少女抱着浑身赤裸昏迷不醒的季叮当疾驰而来，不由身子一震，急问道：「当儿怎么啦？」

那位少女掠到近前，道：「夫人，据方护法表示姑娘被熊爪抓伤中毒，体内之毒虽已除净，仍需鞯养！」

「方护法呢？」

「正在二十余文外一株树旁调息！」

「嗯！先把姑娘送上轿穿妥衣衫。」

说完，她立即朝前掠去。

方志正在调息，突听有人掠近，心知必是夫人，立即收功踉跄起身道：「方志参见夫人，请夫人恕罪！」

裘依依瞄了他一眼，道：「方志，怎么回事？」

「夫人，小的与姑娘不幸被熊群围攻，是力乏之际，先后受伤，幸经一位神秘人物搭救，小的真是惭愧！」

「那人是何来历？」

「不详。他不愿意透露，亦无法由其武功瞧出来历。」

「以你们二人的武功怎会受困于这群畜生呢？」

「这……」

「哼！莫非另有隐情？」

「这……夫人，你是否可以直接向姑娘询问此事！」

「不行！你说！」

「这……夫人，小人不便明言！」

「胡说！此地另无他人，你直说无妨！」

「这……夫人，小的实在不便启齿！」

「哼！方志，你越来越放肆了！」

「夫人别误会，小的实在……唉！」

「哼！你到底说不说？」

方志低叹一声，立即掏出那面古玉，同时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立即低头不语。

裘依依听得惊喜万分，忖道：「当儿的主意实在不错！对了！我何不把方才那位神秘人物扯进此事呢？」

她立即不动声色的将那面古玉遁给方志，沉声道句：「方志，你在休息吧！我们先回岛去！」

说完，迳自掠去。

方志收妥那面古玉，心中一觉，立即开始调息。

半月之后，在东海梦幻岛「碧波楼」一问布置幽雅的房内，只见一身灰袍的「舒神医」云中龙站在塌前沉稳的

将银针收入盒中。

只见塌上平躺着一位长发少女，瞧她那张绝色姿容，若非神色冷漠，真会令人疑为是广寒仙子被摘下凡。

她正是云中龙不敢相识的女儿云盼盼。

一位相貌清丽，年约十七岁的青衣婢女立即取过毛毯，轻柔的替她盖上，同时脆声道：「姑娘，你今儿个想吃

什么？」

云盼盼平蟒的道句：「随意吧！」立即闭上那对美目。

云中龙的双眼掠过一丝爱怜的神色，正谷转身离去，突见一身白衫的席绣绣跟着一位绝色美妇行入房内。

云中龙忙含笑道：「夫人，姑娘，你们来啦！」

那位绝色美妇正是梦幻岛岛主席伏蛟之妻左艳芳，只见她坐定之后，含笑道：「神医，辛苦你啦，盼儿是否有

起色？」

以云中龙的修为及医术，只要耗去十年的功力，不难替爱女云盼盼打通全身的功夫，可是，他并不愿意这么做。

他知道爱女对自己甚为痛恨。因此，他不敢奢求能够得到她的谅解，不过，他一定要撮合她与舒啦这段良缘。

惟有将她交给舒啦，他才可以放心的跟随三戒和尚潜修。

因此，他暗中留了一手，只是用针灸及药物稳住云盼盼的身子，使那引起淤塞的穴道不致继续的恶化。

此时闻言，只听他含笑道：「老夫已将云姑娘的身子稳住，再过月余，即可进行下一步的通穴导气！」

左艳芳含笑道：「神医，谢谢你！神医，小女这些时日以来，身子一直不沾，可不请你代为诊视一番。

云中龙颔颔首瞄了垂头坐在椅上的席绣绣一眼，立即坐在她的对面，含笑道：」姑娘，请伸出你的右腕。「席

绣绣伸出略颤的右腕，轻置于几上。

云中龙的食中二拽搭上她的右手默察半晌之后，她身子突然一震，立即低声道：」夫人，令缓她……「左艳芳

立即传音道：」神医，据小女所言，她腹中之胎儿应是令孙之后代，此事该如何处理呢？」云中龙沉吟半晌，低声

问道：」岛主可知此事？」」知道！他同意这门亲事，而且希望尽早成亲。「」知……小孙行踪不定，一时不易取

得联络。「」此事可交由手下人去做，多谢神医的成全。「」呵呵！老夫该感谢你们不见罪哩！「

」神医，据小女所言，她与令孙在一起之际，会运岔气，幸经令孙替她理脉导气，才渡过离开，不知排法是否

可解盼儿的伤势？」云中龙暗道一声：」阿陀弥佛，谢天谢地！「却佯作不知的问道：」姑娘，你可知道啦儿是如

何替你理脉导气的！「席绣绣闻言，立即想起自己与舒弟赤身裸体相抱的情形，只见她的娇颜突红，声若呜的道：」

阴阳和合导气大法。「云中龙佯」啊「一声，沉吟道：」夫人，此法的确可行，不过，必会毁去云姑娘的清白，还

是从长计义吧！「突听云盼盼脆声唤道：」绣姐！「

席绣绣脆瞧一声，立即走到塌沿坐下。

」绣姐，你可否告诉小妹详情？」

」这……「

云中龙识趣的起身道：」你们聊吧！老夫告退！「」

左艳芳亦会意的带上房门离去。

席绣绣立即羞涩的将自己认识舒啦的情景一字不漏的说了出来，然后低声道：「盼妹，愚姐愿以身作保，他是

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云盼盼坚毅的道：「绣姐，我相信你，此事由你做主吧！」

席绣绣立即欣喜的和她轻声欢叙着。

两人正在欢叙之际，突听房门传来三下轻响，接着是一阵清脆的声音道：「姑娘，岛主请你到前厅去一趟！」

席绣绣打开良门，立即看见一位明眸皓齿的俏婢丈含笑而立，她立即问道，「小欢，你知道爹为了何事唤我吗？」

「不知道！不过，季护法及其夫人，。当姑娘还有方护法皆在场，对了，夫人的脸色不大对哩！」

席绣绣心中一紧，匆匆的朝云盼盼告别之后，立即和小欢走向前厅，不到盏茶时间已进入宽敞威严的议事厅。

只见席蛟及左艳芳神色肃然的坐在主位，季天斌、裘依依、季叮当及方志由上而下依序坐在应前太师椅上。

席绣绣朝席伏蛟检袄一礼，脆声道：「女儿见过爹娘！」

席伏蛟沉声道：「绣儿，你先坐下吧？」

席绣绣道过谢，立即坐在厅右首座。

只见席伏蛟将几上的那面古玉朝席绣绣一晃，沉声道：「绣儿，你的这面凤佩为何会流落在江湖？」

席绣绣神色一变，立即垂首不语。

左艳芳立即脆声道：「绣儿，方护法方才将此佩呈给你爹……」

季天斌立即截声道：「禀岛主，可否由姑娘直陈此事？」

左艳芳神色不悦，正欲出言，却听席伏蛟沉声道：「绣儿，岛规森严，不许你隐瞒半句！说！」

席绣绣恭应一声，立即羞涩的道：「爹，孩儿为了报答舒少侠的救命之恩，故以此佩相赠。」

席伏蛟含笑道，「爹不反对此事，不过，这面凤佩为何会落入方护法的手中，方护法，你直承无妨！」

方志恭应一声，立即起身将在东海客栈发现此佩之事，说了一遍。

季叮当祈即接道：「禀岛主，属下及方护法一见情况有异，立即尾随追去，那知却会遇上群熊。」

她们母女比方志早一天返岛，因此，席伏蛟已由她的口中知道那件事，立即沉声道：「当儿，那神秘人物会不

会是舒少侠？」

「不可能！舒少侠只是弱冠少年，怎么可能会有那么精湛的功力呢？方护法，你说对不对？」

方志颔首道：「不错！可是，小的不敢确定凤佩是不是由那位神秘人物放在房门口的？」

「一定是他！否则，他怎能躲过咱们的耳目呢？」

方志不敢说出当时自己正与她在旁中胡大地地的乱搞，因此，立即代头不语。

席绣绣说道：「以舒弟的武功，的确做得到那位神秘人物所显露的一切，可是，若真的是他，他为何要将玉佩

放在房门口呢？」

席伏蛟含笑道：「绣儿，方护法曾私下向我提及舒少侠的武功，那位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他！」

季夭斌大声道：「禀岛主，俗语说：」打狗看主人『那人若是舒少侠，他对小女及方护法未免太苛刻！「裘依

依接道：」禀岛主，属下曾遭到他的羞辱，邢护法也就是毁在他的手中，此事尚祈岛主裁定。「左艳芳立即接声道

：」你们可曾在那位神秘人物的面前现示身份？」」这……「

左艳芳含笑道：」你们既然没有禀示身份，岂能怪那人何况目前本岛正随时与黄衫会血拼，那人岂能不防！「

季天斌大声道：」禀岛主，属下意测那人是黄衫会的高手。「席天蛟接声道：」护法，请直陈高见！「

」禀岛主，你还记得‘梦字一号（梦幻岛派在黄衫会卧底之人）『所提报宫护法（被钱幕兰挟回典衫会之老尼）

被黄会逼出本岛部份机密之事吧？那人一定是洪天钩派来对付本岛主高手的。「席伏蛟立即沉吟不语！

席绣绣却坚决摇头道：」不可能！舒少侠不可能是黄衫会的人！「季天斌大声道：」岛主，咱们目前尚无法确

定那人是否就是舒少侠？何况，咱们也不知道玉佩为何会离开舒少侠？对不对？」席绣绣心中一疼，立即无语！

席伏蛟立即大声道：」咱们今日所谈之人皆无法确定，方护法，泰儿，你们明日率人赴中原寻找舒少侠。

有关舒少侠的画像及本岛主的邀请求，就由绣儿负责，明早一并交由泰儿及方护法携往！「说完，起身离厅而

去。

席绣绣回房之后，摊开纸，掏出玉佩一瞧，说道：」舒弟，你如今在那儿呢？

你不会遭到不测吧！「

想至此，泪水簌簌直淌！

只听左艳芳轻道一声，道：」绣儿，别胡思乱相！「席绣绣起身说句：」娘！「立即拥入怀中低泣不已！

」傻孩子，我方才去找过神医，据他说那位神秘人物百分之百就是舒啦，因为，那些绝活儿全是神医教他的。

「」娘，既然是他，他为何要退回玉佩呢？」

」神医说啦儿一定误会了什么事儿，他建议派龙护法夫妇及阿来协助寻找啦儿，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席绣绣

拭去泪水，道：」不错！他们与舒弟相处甚久，一定可以找到他，娘，你看舒弟会误会了什次？」」这，猜不着！

神医也想不透！绣儿，先别想那么多，只要找到啦儿，当面一谈，不就天下太平了吗？」」唉！但愿能够早日找到

舒弟！「

与院内此时的舒啦正在西安」好预啦客栈「的后房徐立本夫妇及他们的儿孙会餐畅谈哩！

徐立本夫妇在长期服用云中龙留下来的养身药丸及每日定期去卧龙寺及迥龙药铺走动，身子反而更加的硬朗。

二老乍遇舒啦入门，简直不敢相认，此时；二老边听舒啦叙述武林趣事，边频频催他多吃一些菜！

舒啦为情所困，一直抑闷不快，今日与二老一家人相聚，心情略畅，立即来者不拒，大口大口的吃着。

突听徐立本打岔道：」阿啦，据你爷爷托人带信来此，曾提及你已有一位红粉知己，怎么没带她来呢？」舒啦

心中一疼，却强自含笑道：」哇操！女孩子比较脸薄，过些时日再说吧！

徐爷爷，徐奶奶，我敬你们，祝你们长生不老！「说完，连干三杯。

心情一闷，他立即借酒消愁，因此，忙将故事草草收场，然后，挟各种理由与徐立本那些儿孙大喝起来。

众人一见他的酒量甚豪，立即纷纷找他拼酒。

二老呵呵一笑，丢下一句：」别喝醉了！「立即回房休息。

二老一走，众人更可以放胆大喝，于是，立即去搬来两缸陈年花雕，改用碗大口大口的畅饮起来。

饮到申初时分，凡是沾到酒的人，不是醉伏在桌上，就是跑到外面去」呃！

呃！「」抓兔子「大吐特吐了。

舒啦摇摇晃晃的走入二老替他准备的客房，将房门一带，皮靴及外衫一脱，立即淌在坑上呼呼大睡了。

半晌之后，二老相谐入房，乍见他仅着一条短裤睡在炕上，棉被盖在他的身上。舒啦睁开惺松醉眼，道：」爷

……爷……奶……奶……你们……来「徐立本含笑道：」没事！没事！你再睡吧！「

二才离去之后，舒啦踢开被子，立即又呼呼大睡了！

盏茶时间过后，只见窗户轻启一缝，两粒粉红色药丸相继被弹入帚中，立即在地上飘散出两团粉红色烟雾。

窗户再度一锁，烟雾冉冉的飘向坑上，立即听见舒啦连连打了十余下喷嚏，窗外之人不由轻咦一声。

忽听一阵步履声音自远处传来，只听徐奶奶叫道：」唉！阿啦一定是方才着凉了，否则怎会连打喷嚏呢？」隐

在窗外的人乃是一位妖治少丈，只见她略一犹豫，立即以中捂住鼻孔，悄悄的打开窗户进入房内。

她刚在房门后面隐妥身子，徐立本夫妇已经走了过来，只听徐立本轻咦道：」咦？怎会有这么多的红烟呢？」

徐奶奶尚未接话，只觉眼前一暗，身子一斜，已被那位妖治少女接人手中放倒在地，哧得徐立本张口欲呼！

妖治少女刚点住他的逞穴之后，立即将他放倒在地，不久，在迷香的」黛聊「之下，徐立本悠悠的昏迷了。

妖治少女趁机走到坑前，一口气拍了舒啦的麻穴及哑穴之后，用棉被将他一卷，挟起他疾奔出窗。

略一打量四周无人，立即悄悄的走回前面客栈右侧第三房内，只听一娇脆的低声问道：」红妹，到手啦？」妖

治少女将舒啦放在坑上。格格轻笑道：」喏！人儿不是在此呀？」俏立在坑前的乃是一位年纪相仿的青衣少丈，只

见她格格一笑，道：」红妹，你可真有眼光哩！走！另外找个地方快活吧！「」青姐，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把他弄

走呢？」

」格格！老方法，把他扮成一位昏迷不醒的女人吧！「红衣少女轻声一笑，果然自包袱中掏出一件女人红衫及

红袄，迅速的往舒啦的身上一套。

青衣少女迅速的将舒啦的头鬓打散，重新梳了一个」查某头「然后，又小心的点了舒啦的麻穴及哑穴。

陈年花雕的后劲甚强，舒啦在闷愁之下，醉得更凶，因此，明知自己着了人家道儿，却懒得挣扎！

酒醉心明，他知道是两名」幼齿仔「在打自己的主意，立即想到：」哇操！

大不了又是一场风流劫。她（指席绣绣）能乱来，我也可以呀「。

因此，他似死人般任由二女替自己」变性「，然后，软巴巴的任由她们架着离开了好预啦客栈。

路上行人虽然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二女却佯作神色窘迫的低头前进，于是，立即有人替她们出点子！

于是，在盏茶时间之后，她们三人坐进了一辆密蓬马车径自驶离城门，马不停蹄的前进着。

车佚是一名中年人，他一见那位身穿青衣的大美人居然一下子抛过一块大元宝，因此，乐得几平笑歪了嘴。

红衣少女及青衣少女更是乐歪了。

因为她们打开舒啦的」仓库「」验枪「之后，立即慧眼识英雄的发现它的」优点「及」可爱「之处。

红衣少女」劫人有功「，理应拔头筹，因此，她立即迅速的褪去不必要的」装备。「，准备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青衣少女格格一笑，自缝中往外一瞧，一见远处有一条岔道，立即脆声道：」往左边路去。「」咦？二位不是

要上京吗？怎么又改道了！「

」少哆咳！我们想到处逛一逛，不行吗？」

」是！是！小的知错了！「

青衣少女低哼一声，回头一见红衣少女已经连演」十八般武艺「，那份骚涣神情，即使她身为女人，亦怦然心

动。

她立即靠坐在车旁，又羡慕又嫉妒的观战。

此二人正是梦幻岛的两个香主，她们原本有三十余人，可是，绎过多次与黄衫会拼斗之后，只剩她们」硕果双

存「，她们正在客栈中休息之际，却被舒啦，他们的喧闹声音引出这场」风流劫「。

梦幻岛原本有百余名，经过裘依依精心调教的妖治少女，她们平日负责」宣慰「岛上有功的人员及」接待「贵

宾。

这两位少女能够荣应香主之职位，可见，她们是」马上「」马下「皆有一套，内外兼修的」角头老大！「难怪

青衣少女乍见红衣少女在疯了半个时辰之后，立即显现」异状「，她会深深的惊奇以及欣喜了！

又过了盏茶时间之后，只见红衣少女浑身一哆嗦，张口尖叫一声，立即无力的伏在舒啦的身上。

车夫乍听那声」垂死「的尖叫，立即叫道：」怎么啦？」青衣少女说道：」没事！肚疼而已！少哆嗦！「说完，

将红衣少女抱到一旁。

舒啦醉得迷迷糊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车夫紧张万分的将马车驶人羊肠小径，同时放缓车速，以免翻车，折腾好一阵子之后，总算平稳下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他的技术高明，而是青衣少女已经跨了，她既然不动，舒啦又迷迷糊糊的昏睡，当然也就风平

浪静了。

又过了好半晌，天色已晚，车夫一见四周毫无可以歇脚之处，心中一慌，立即问道：」小姐，你们要在何处打

尖呀！「那知，回答他的只是阵阵的鼾声。

他在连问六声皆未获回音之下，只好回头俏俏的朝车内一瞧！

这一瞧，他立即傻眼了！

一个重心不稳，只听他」砰「一叫，立即摔落在地。

」砰！「一声，他立即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低喘了一声，立即晕厥。

那两匹健骑受此一惊，居然朝前急驰而去。

那位车夫昏厥一个多时辰以后，方妈被冻醒过来，他一看见车已经消失不见，叫声：」糟糕！「就欲身沿痕寻

找。

那知，他只觉一阵头晕目眩之后，不由暗道：」妈的，有够衰！看了那些‘妖精打架『，就落到这个下场！「

他心知自己一定是受凉了，立即思忖道：」妈的！往前去一片高山峻岭，荒无人烟，说不定他们已经坠崖死了！「

他摸摸怀内的那块宝，心中稍慰，立即低头朝来路行去。

一直到黎明时分，他才走入一处小镇，精神一振，踉跄行入一家客栈之后，立即开个房间要小二在炕下加火，

并且烧开水。

这种方法可以治疗轻症，可是，他在雪地昏睡过久，又连夜长途跋涉，因此，竟然一直在炕上哆哆着。

逼不得已，他只好吩咐小二去请来一名大夫，折腾好一阵子，花了将近一两银子，服过药之后，方始躺在炕上

休养。

马车不见了，刚才又花了一笔」医药费「，越想越心疼，一阵晕眩之后，他立即迷迷糊糊的昏睡着。

他这一昏睡，可令那些奉命出来寻找舒啦的捕快们差点跑断了腿，因为，线索居然全部中断了。

虽有车痕，但是那些捕快只是掌握那位替红衣少女雇车的大汉所听见的那句」上京城「，因此，一直疾奔而去。

这一偏离，那能再找到舒啦呢？

此时的舒啦却安稳的在一处树林旁熟睡，因为，那两匹马已经跑累，正停在树林旁张口大吠着。

一直到晌午时分，舒啦方始醒转过来，他一见到自己的身旁两侧各挤睡着一位赤身裸体的」幼齿仔「，他不由

一怪！

他一看自己下身那片」秽物「，他立即知道自己被她们」耍「了，骇得立即坐起身子调息。

气绕一周之后，他只觉畅行无阻，心宁不由一安。

可是，当他看见那两位」幼齿仔「含着微笑熟睡的神情，他立即暗暗光火道，」哇操！你既然敢耍我，我也敢

耍你。准们准？」一见她仍然酣睡，他立即叫道：」哇操！我倒要看你能睡多久！「说完，立即伏在她的身上。

那两匹马被骇得再度朝前疾奔起来。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半年时辰的」密集轰炸「，青衣少女立即不支，颤抖之中频频的呻吟起来了。

舒啦暗叫道：」哇操！你领教本少爷的厉害了吧！「」公……子……人家……服啦！「

」哇操！你服，我不服！「

说话之中，立即狠狠的撕杀着。

不到盏茶时间，青衣少女再度晕厥了！

舒啦毫不怜惜的继续惩罚着。

当听红衣少女叫道：」可人儿，饶了她吧！人家已经等很久啦！「」畦操！俗语说：「是非皆因强出头‘，你

虽然敢挑战，少爷不会让你失望的！」

车厢内，再度烽火燎原，歌声隆隆了！

车厢外，蹄身紧骤，马车尚前急驰而去，在羊肠小径，由崖旁，惊险万分的驰行着，舒啦却浑然不知的「执法」。

第十一章伊人投怀乐陶陶

山不转路转，人不转马转，七绕八绕之下，那辆马车竟然重出山林，重新驰上了官道径朝前冲去！

不过，那两匹马已通体发汗，口吐白沫了！

就好似车厢内的红衣少女全身湿透，颤抖连连一般。

此时，已是未申之交，官道上的行人并不多，不过，在马车前面里余远处，却有一顶软轿由四位大汉扛行如飞

而去。

只听那顶软轿内传出一声低喝道：「停！」

四位大汉一齐如一的「立定」，软轿立即凝立于四位大汉的肩上，迎面行来几句旅客见状立即低头疾行而过。

那四名大汉不但生得熊腰虎背，而且相貌狰狞，令人一看，就会想起传闻中的恶鬼厉魅，岂能不怕？

那两名旅客匆匆的越过软轿之后，一见迎面驶来一辆无驾驶的马车，立即骇得朝身右的林中奔入。

忽听那辆马车之内传出女人的尖叫声音，那两名旅客以出了命案，骇得双足一颤，立即倒在树旁。

他们两人外行，不知道那童声音是难得一开的「爽叫」，不过，软轿内之人却是个「行家」，立即传出：「朱

四，挡住马车！」

傲立在软轿左后方的那名大汉恭应一声：「是！」忽地向后一转，身子一点，右足一扬，立即勒住车辕。

那两匹马连哼半晌之后，立即因之立定在原地踏步。

舒啦将红衣摆平之后，虽觉「意犹未尽」，由于听见有衣衫破空之声音逼近车前，他立即将身子一蹲。

目光一瞧见自己赤身裸体的模样，他立即匆匆的寻找自己的衣衫，那知，他尚水找到衣衫，马车已被勒住。

他心知对方必有几把刷子，顺手抓起青衣少女那套青衫往身上一套，哇操！

太紧了此，实在要命！

他匆匆的脱下青衫，刚换上红衫，只听「绷！」的一声，上衣已被撑破，骇得他慌忙又换上那套青衫。

忽听一声阴险的声音道：「相好的，出来见过面吧！」

舒啦一边将青衣少女的那双皮靴硬往双足塞入，一边自车缝向外一瞧，立即发现四名凶神恶熬已分立在车辕两

则。

五丈外停着一顶布幔深垂的软轿，舒啦立即又想起裘依依所坐的那顶软轿，心中立即一阵厌烦。

他立即冷哼一声，掀开「俏立」在车辕上。

四名大汉一见舒啦的满头乱发，虽是一身女衫，不但胸前是一片「飞机场」，连臀部也未具曲线，不由一怔！

舒啦暗道一句：「哇操！真是粗大！」立即朝车辕一坐，双腿倒也仿效名门闺女般并得紧紧的！

忽听软轿内传出妖治的声音道：「小子，你明明是男人为何偏作女人打扮，莫非心理变态？」

舒啦闻言，心知已经「穿帮」，干脆应道：「哇操！是谁规定这套青衫是女人穿的，你躲着不敢见人才心理变

态哩！」

一声冷哼之后，轿门一掀，立见一位老妪自轿左侧转过身子，舒啦立即暗道：「哇操！此人好眼熟啊！」

这位老妪正是曾夜探「卧龙药铺」却被云中龙阵式逼退的黄衫会高手桃花婆婆，难怪舒啦会有点眼熟。

只见她依在轿旁，沉声道：「小子，你很乖！」

「哇操：乖总比疯高级吧！」

朱四立即暴喝道：「小子，你最好对婆婆客气点。」

「哇操！客气？我又不是女人，那来的客气？黑白讲！」

朱四怒喝一声，扬掌端劈！

「哇操！你最好安份些！我正在和你的主子淡活，你不但插嘴，而且又毛手毛脚，难道不怕别人取笑吗？」

桃花婆婆立即格格一笑，道：「朱四，住手！」

朱四恨恨的收掌，却狠狠的瞪着舒啦。

舒啦淡淡的一笑，道：「哇操！老兄，拜托你别对我抛媚眼，我实在受不了你的热情啦！」

朱四气得身子连颤，却不敢吭声。

「格格！小兄弟，听你的言谈，你姓舒吧？」

「哇操！你为何猜我姓舒呢？」

「格格！当今武林乃是黄衫会的天下，连各大门派也不敢对黄衫会无礼，只有你舒少侠够资格不敬本会？」

「哇操：你们原来是黄衫会的人呀！我想起来了，你叫做桃花婆婆，你曾去过卧龙药铺，对不对？」

「格格！不错！舒少侠，你可真是好记性！」

「哇操！事情一说开，没事了吧！我要走啦！」

「慢着！舒少侠，请你再听老身一言！」

「哇操！请说！」

「舒少侠，老身首先代本会坐主向你致谢，感谢你救了姑娘的一命，另外，老身亦代本会会主邀你到我会一游！」

「哇操！不敢当！在下生性懒散，不喜欢刻意的人为安排，他日有假格过贵会，必会入内拜访的！」

「这……舒少侠，本会会主的确是诚心企盼你的光临！」

「哇操！在下的心意已决，请你毋须多言！」

「这……舒少侠，你是否因为朱四方才对你无礼……」

朱四闻言，立即神色若土。

「哇操！你别误会！我目前实在没胡心情去拜访洪会主，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喝酒，我请客，你们出钱，如

何？」

桃花婆婆格格一笑。立即走到轿前伸手肃客道：「请！」

「哇操！不敢当：还是你上座吧！」

「格格！少侠乃是本会的贵宾，理当上轿，老身尚需先去替你准备两套衣衫哩！」说完，果真起身离去。

舒啦轻哼一声，只好朝轿前行去。

四位大汉早已各就各位，立于轿前左侧的朱三，立即躬身掀起轿廉，恭声道句：「舒少侠，请：」

「哇操！谢啦！」

半晌之后，软轿平稳的向前奔去。

舒啦坐在轿内，一瞧那些豪华布置，立即将身子靠在软绵绵的背垫，忖道：「哇操！想不到我舒啦也有今日！」

软轿驰出老远之后，只见林中跑出那两名旅客，两人低语片刻，立即好奇的走到马车左侧。

两人悄悄的将车布掀起一角，一见到里面居然仰躺两名一丝不挂的少女，而且酣睡不醒，二人不由双目一直。

「哺答」两声，两条口涎突然下坠！

两人朝四周瞧了一阵子又咬耳细商一阵子之后，立即钻入车厢内，只见他们兴奋万分的自包袄内取出一条毛巾

来。

「喳！」的一声，立即将它撕开。

然后颤拌着双手，先后将二女的双手邦紧。

红衣少女二人昏睡如泥，任由他们摆布。

「哈哈！阿隆，咱们可真艳福不浅哩！你快将马车赶入林中吧！」

「哈哈！好好！不过，我比较呷意这个《小贵妃》！」

「哈哈！行！行！反正咱们可以轮着玩啦！」

不久，马车果然再度启行，不过，在前行里余远之后，立即折入右侧一条小径，径自朝山上驶去。

入林三丈远之后，那位旅客一众右侧林中有一块五六十坪的空地，他立即将马车驶往该处。

他可真有经验，为了避免马匹失控，立即解下他们的鞍绳、邦在两棵树旁之后，立即跑回马车。

另外一名旅客已经「办完事」，只见他钻出车厢，竖起拇指道：「上等货！

又挺嫩的！真棒！」

「真的吗？太好啦！」

半晌之后，车厢立即又开始抖动，异响亦再度响起。

另外那名旅客依在远处一棵树旁，拿出干粮肯了一阵子之后，禁不起欲火的冲动，立即自车厢内抱出红衣少女。

匆匆的脱去主衫之后，他立即将她放在雪地上，大刀阔斧的厮杀起来，树林之中立即扬「原野二重唱」。

半晌之后，车厢内先安静了下来。

「哈哈！阿添！你开始第二炮啦？」

「哈哈！难得遇上这种上等好货，怎可浪费呢？」

「哈哈！有理！待会我来试试这个『小辣椒‘！」

「哈哈！你那位《小贵妃》爽吧？」

「妈！有够诂！你待会一试便知！」

于是，这两位自认为艳福无穷的老包就不要命的接连「交换阵地」，进行「雪地大会战」。

一直到黄昏时分，在冰寒雪地及二位老包的行动刺激下，红衣少女悠悠的醒了过来啦！

她一见这位不长眼的家伙，竟然在「揩油」，她立即神色一变，远远的一瞧青衣少女也是这种情景，她不由暗

怒不已！

那位旅客乍看她醒来，就欲起身。

红衣少女双手一挣，「砰」一声，那条毛巾立即应声而断，右掌一拍，立即制住他的「麻穴」，同时，将他打

飞出去。

「砰！」一声，那位老包一头栽进雪地。

另外那位老包魂飞魄散，正欲逃走，亦被盛怒的红衣少女制住穴道，打入雪地「面洞思过」。

红衣少女伸掌在青衣少女的「膻中穴」轻揉一下，低声喝道：「青姐，你醒醒！事情不大对劲了！」

青衣少女醒来之后，一见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雪地中，远处另有两位男子裸身倒系而立，不由一怔！

「青姐，这两个可恶的家伙，竟敢揩油哩！」

「他呢？」

「不知道！去问问那两个家伙吧！」

两人立即掠到那两位老包的身旁，分别将他们自雪地「拔」起来之后；双手一捞，两对耳朵应手而下。

两人疼醒过来，一见到二女双手分持血淋耳朵，冷若冰霜的情景，吓得就端「向后转」逃走。

那知，双足及双手居然不听使唤，吓得他们二人急忙出声求饶，血水及眼泪立即混淆在一起。

只听红衣少女冷冰冰的道：「是谁派你们来的？」

「姑娘，小的姓镇，名叫顺隆。」

「姑娘，小的姓田，名叫有添。」

「哼：是谁叫你们做这种事的？」

镇顺隆忙道：「姑娘，小的该死，小的二人原本要赶往西安，可是，在发现姑娘美貌若天仙之后，就……」

「哼！车上的另外那人呢？」

「走了，坐着一顶豪华软轿走了！」

「哼！快说出事情的经过。」

这两个老包为了求饶，立即一五一十的将当时的情景说了出来，听得二女神色大变，立即陷入沉思。

舒啦之威名，。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如雷贯耳，想不到自己二人却希里华啦的冒犯了他，这该如何的善后呢？

可怕的是武功骇很的桃花婆婆，及她那四位护法亦在附近，若让他们再度遇上，自己二人岂有命在？

这两人一直心计过人，武功亦有独到之处，略一思忖之后，只见红衣少女掠上车厢半晌，已经取出两把钢剑。

镇顺隆二人见状，立即高叫求饶！

二女抽出钢剑，不约而同的先割去他们二人的「国防重地」，接着又削去他们的双肢，双眼及舌根。

二人疼昏在地，鲜血四溅。

这就是贪色纵欲的惨报。

红衣少女二人稍泄心头之恨，正欲回车厢着衣之际，突听一声：「站住！」

接着四位大汉自十余丈外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疾掠而来。

接着传来一阵「嘿嘿……」得意笑声。

二女相视一眼，只见青衣少女将手中钢剑朝雪地上一掷，叹道：「红妹，束手就缚吧！动手反遭其辱！」

红衣少女默默的点点头，亦抛去手中之剑。

四位大汉挺立在二女周围丈余外，双目紧盯着二女，些许的欲望隙然流露，胯下亦有些「异样」了。

只听远处传来一阵「格格」笑声之后，道：「朱大，你们四人可要怜花惜玉，别毁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香玉啊！」

立听一一阵雄浑的应喏之声。

红衣少女二人慌忙跪伏在地道：「请前辈饶命！」

「格格！难得呀！真是难得，堂堂的《梦幻岛》高手居然会向老身求饶，老身怎么敢当呢？」

「前辈，你若不反对，晚辈二人愿为贵会效命！」

「格格！很好！很好！你们先好好的陪他们四人再说吧！」

二女神色一喜，恭敬的道过谢，立即起身低头不语。

朱大四人边脱去衣衫，边以传音交换过战略之后，立即含着冷笑走向二女，二女的心头立即浮现一丝不详的预

感！

不到半个时辰。朱大及朱二已经先后满意的「交货」，退到一旁去休息，准备进行「第二轮攻势」。

二女被舒啦轰垮之后，已经元气大伤，又遇上镇顺隆这两个「色鬼」的揩油，因此，一直没有好好的休养过。

朱三及朱四皆在闭目养神，朱大及朱二昂「逞凶」，亦未注意她的小动作，他不由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突然朱大惨叫一声，青衣少女心知红妹必然已经下手，立即将「金步摇」疾刺向朱二，同时，将他的右腹一按！

朱二陡听老大的惨叫，刚转手一瞧，立即发现自己的右腹一阵剧疼，刚惨叫出声，立觉全身一麻。

朱三及朱四见状，分别扑向二女。

红衣少女及青衣少女不约而同的将朱大及朱二踢向他们二人，同时，亦将手中之金步摇疾掷过去。

朱全刚闪过老大的身子，突觉右腰一疼，心知不妙，立即一掌罩向红衣少女，却被他滚身逃了开去。

「轰！」一声，雪地上立即多了一个大洞。

朱大、朱二及朱三，却已全身僵硬的卧倒在地。

瞧他们全身发黑之模样，可见毒性之烈，朱四侥幸避过那支金步摇，双掌连劈「风云变色」，「斩钉截铁」突

攻向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只觉全身酥软，一见自己已经逃不出掌力「半径」，拼命叫句：「我与你拼了！」疾冲过去。

「砰！」一声，她的腰中了一掌，不过，她已狠命的抱住朱四，任凭他如何的狠劈猛抓，硬是不放手。

朱四喝声：「贱人！」立即一掌击中她的脑门，「波！」一声，她立即死命，不过、却仍死命的抱住不放！

红衣少女一咬牙，拔起朱三身上的那支金步摇，疾扑而去，一道掌劲更是比她快一步疾攻而去。

朱四踉跄连闪十余招之后，一个失闪，立即被她刺中。不过，他也抓住她的右肩，心一狠，化抓为切，削向她

的右颈。

红衣少女已经力竭，岂能避开这一掌，只见她头一偏，立即倒地气绝，朱四亦已滚落在地。

场中立即一片安静！

不！还有那两匹马在惊厮挣扎着！

红衣少女二人一向放纵声色，对男人如玩物，如今才会连连遭受凄惨的「折磨」，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也。

那四位大汉乃是同胞兄弟，仗着一身武功及合理身法，闯出「四大金刚」的声名，想不到会栽在两名女子的手

中。

翌日晨初时分，在客栈等候朱大四人的桃花婆婆，。一见他们并未按时前来报到，心知必然发生了意外。

当她来到现场之后，不由怔住了！

她仔细的查过每具尸体之后，骂句：「该死的丫头！」双掌一挥，立即将二女的尸体震成粉碎。

朱三当然也跟着粉身碎骨了。

桃花婆婆冷淳一声，立即将朱大三人之尸体探入那个洞中，匆匆的掩上冰雪，她立即纵到林外一棵树上。

她的软轿放在林中，她要等候黄衫会弟子过去之时，随便抓四个「公差」来抬轿子呀！

咱们先不管她等了多久才抓到公差抬轿，咱们回来瞧瞧舒啦吧！他在接受桃花婆婆的招待之后，立即回房休息。

当他把桃花婆婆赠给他的女衫一脱，立即发现袋内有三张银票及一个小袋，打开一看，不由低哼一声。

除了那三张银票皆是一千两银子以外，袋中居然摆着两颗鹅卵大小，亮晶晶的珠宝，看来价值非浅！

他小心的将它们放回袋内，暗道：「哇操！这个老太婆挺《上路》的！反正是不义之财，不拿白不拿！」

于是他立即挂着微笑入睡。

醒来之后，他一看天色已近黄昏，一见小二送来的那壶茶已成冰茶，他立即带上房门朝前厅行去。

由于时值寒冬又即将过年，出外行旅甚少，加上飞雪寺「冰谷爆炸事件」，使武林人物为之饮迹，因此，前应

竟然空无一名酒客。

掌柜的坐在柜旁发愁。

三名小二立坐在一付座头上发呆。

舒啦一出现，三名小二精神陡振，立即上前招呼！

「哇操！景气欠佳呀！怎么没有半个酒客呢？」

一名小二淡然道：「快过年了，人们都往家乡跑，那有心思上酒楼呢，公子，你要点什么呢？」

舒啦甸言，立即忖道：「哇操！我突然失踪，徐爷爷他们一定急死了，我还是赶回去一趟吧！」

他立即含笑道：「哇操！先来三壶茶，另外来几样清淡一点的小菜！」说完，探手入怀就欲掏银票。

只听那位小二谈声道：「公子，午间那位奶奶在离去之时留了一锭元宝在此，吩咐小的要好好侍候你哩！」

「哇操！既然如此，那就先送茶来吧！」

说完，径自走向靠街的一副座头。

另外两位小二快步走到那副座头迅速的把椅面及桌面擦妥，同时，淡着迎舒啦坐了下来。

舒啦含笑坐妥之后，那名小二已经送来三壶茶，他道过谢之后，抓起壶嘴往嘴中咕咕连灌。

半晌之后，那三壶热气直冒的热茶已被他灌个精光，只听他「啊！」了一声，叫道：「哇操！真过隐！」

那三名小二站在远处，瞧得暗暗咋舌不已！

半晌之后，酒菜送了过来，舒啦举着一当，只觉甚为清淡可口，立即欣喜的自斟自饮着。

盏茶时间过后，突见一位六旬老者自店外行人，一名小二立即上前谈声道：「老爷子，请上座！」

那老首低嗯一声，目光朝厅内一扫，一见到舒啦，他突然双目一亮，竟然直接走向他的座头。

舒啦斜眼瞧他一眼，迳自斟了一杯酒浅酌着。

那老者站在座头前向舒啦上下打量一遍：赞道：「好俊秀的人品，神采外扬，英华内饮，前途未可限量！」

「哇操！老先生，你是相命的呀？」

那老者一见舒啦有了反应，迳自坐在他的对面，朝小二道：「掌灯来！」说完，继续瞧着舒啦的五官。

舒啦怔了一下，道：「哇操：你要灯干什么？」

老者毫不作答，接过灯台，取着挑亮了灯，凝目细瞧着！

舒啦干脆也仔细打量着他。

只见他两鬓俱白，身体瘦削，却有一颗大得出奇的脑袋，前额凸出，后脑长伸，侧面看去好似一条船。

那颗脑袋挂在他那细小的颈项上，摇摇晃晃，不由令舒啦暗暗担心它会掉下来或者扭伤。

再看他的耳朵又小又圆，胡须稀少，微带黄色，尖下巴，高颧骨，鼻目阴森，顾客狼顾，立感厌恶，他不由暗

忖迫：「哇操！这不就是爷爷所提过的獐头鼠目吗？哇操：还是少沾这种角色吧！」

他立即干了那杯酒，立起身子。

只听老者轻赞一声道：「公子脸泛春辉，目露喜色，眉毛疏散，主桃花当令，真是可喜可贵，小二，来壶酒！」

舒啦听得一怔，忖道：「哇操！这家伙说得有那么一点道理哩！妈的！我可别中了他的道儿！」

他立即起身，就欲离去。

「呵呵！小兄弟，稍等一下，可否让老朽敬你一杯！」

「哇操！在下酒足饭饱，谢谢啦。」

「小兄弟，你何必如此的拒人于手里之外呢？相见即是有缘，老夫难得遇此英才，不敬你一查，定会终生遗憾！」

说完，斟了一酒，抖腕抛向五尺外的舒啦！

舒啦微微一哂，撮唇一吹，那杯酒原本搭「自强号」而来，却在顿了一下之后，改搭「普通车」回去了。

老者探腕一按，只觉掌心微疼，不由大骇！

舒啦微微一笑，立即朝厅外行去。

只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音自街上传来，舒啦尚未走到大门，立即被二十余名年纪不一的中、青年人挡住去路。

舒啦立即向右一让。

那知那二十余人突然变成石人般在大门口凝立不动。舒啦忖道：「哇操！这些老包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他立即想起爷爷与余不悔以前在雨中对峙的情形，于是，他也凝立不动，准备和他们抗战到底。

那名老者乃是黄衫会副会主「鬼谷子」字文平，这二十余人追随乃是他出来对付梦幻岛高手的。

他们一见舒啦居然不肯赏脸，当然不让他离去了。

可是，对峙半个时辰之后，有两名大流方才多喝了几杯酒，深恐「膀胱暴炸」，只好匆匆的跑到墙角去「方便」

了。

舒啦一面和他们抗战，一面打量着他们，只见个个目泛精光，神色冷厉，心知必是一批狠角色。

他立即暗聚功力护住全身。

又过了半个时辰之后，突见那二十余人沉稳的走了进来，而且逞自在舒啦四周丈余外名依方位而立。

舒啦匆匆一数，一共有二十四位，他暗一思索，立即悟道，「哇操！好家伙，竟然妄想要以《险煞阵，》困我

哩！三冬五冬——还早哩！」

他胸有成竹的继续凝立着。

盏茶时间之后，忽听凝立在舒啦身前的那位五旬老者沉声道：「小兄弟，你知道反洒言欢之理吧？」

舒啦心知他是在恫哧自己回厅去喝酒，立即不屑的道：「哇操！阁下也知道赵太祖昔年《杯洒释兵权》之事吧？」

「你……」

「哇操！少激动！根据医学报导，天寒地冻之际，脑中风之人甚多，其中尤以老年人占了八成八以上，小心些！」

五旬老者气得身子一颤沉声道、「你当真不喝！」

「某司（是的）！」

五旬老者沉声道：「你知道厅中之人是谁吗？」

「哇操！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自命精通相术，可是，却忘了替自己算一算是否阳寿已尽？」

那二十四人立即齐声喝：「大胆！」

声震四野，立即哧得改面的店家提早「打烊」。

舒啦不屑的道：「少大吼大叫的！少爷今天已经吃了称砣铁了心，大丈夫说不喝就不喝，你们看着办吧！」

「好！此处不便动手，你可敢跟我们到别处？」

「哇操！悉听尊便，本少爷的这双铁拳已经快生锈啦！」

说完，不在乎的那那老者朝镇外掠去。

驰行半个时辰之后，舒啦立即发现二十余里还有一座庙，那位獐头鼻目老者手持两壶酒凝立在一块巨石上。

那二十四人行至石前，敬的朝老者拱拳行礼之后，呜即身手矫幢的在舒啦四周布下「险煞阵」。

只听那老者宇文平仰首发出一声厉啸，啸声高吭，震得四周的松枝发出阵阵「刷刷刷」的响声！

舒啦功布全身，含笑凝立不动。

好半晌之后，只听老者刹住厉笑、厉声道：「老夫宇文平身居黄衫会副会主，够格敬你酒吧！」

说完，随手掷来一壶酒。

舒啦深恐酒壶有毒，俟它飞近尺余远，撮唇一嘘，将它吹飘落地之后，大声道：「够格！」

宇文平气得全身乱颤，叫道：「小子，此地乃是姜大公庙，老夫可要请你登上《封神榜》了！」

「哇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少爷我不愿上钩，你又能我何？」说完，真气提，纵声长啸！

那二十四人只觉气血翻腾，立即，运功护住心神。

舒啦边看边扫现场，见状之后，突然止住啸声。右足尖挑起一团雪，双掌搓成雪粒哩！

舒啦身似箭矢离弯闪电般扑向那六人，双掌连挥之下，立即重伤而人，冲出阵外。

宇文平厉叫出声，一式「大鹏展翅」疾扑而来。

舒啦还是老法子，足尖挑起一团积雪，双掌搓成雪粒，不过，为了优待他，特别多加了几成的功力。

宇文平立即被逼得向后连翻了几个斜斗，方始避开那道怪招，落地之后，脸已呈「辣豆瓣」了。

舒啦鼓采道：「哇操！精彩！有够精彩！阁下如果组团《马戏团》，光凭此招，就可以轰动全国了！」

那二十四人亦声暴喝，再度扑而来疾。

「哇操！这是什么把戏！喂！你们两人方才已经喝过『摈榔干‘了，如果再一遍，少爷我可要向」环保单位「

检举了！」

说话之中，身似游鱼在人群中不住的穿梭，双掌却朝那两位负伤大汉疾攻而去，逼得他们两人慌忙躲闪着。

如此一来，阵式的威力立即大打折扣。

宇文平站在石上居高临下一瞧，只见舒啦仗着一套轻巧的身法，将猴拳、虎掌、豹拳交互使用，不但逼得那两

名伤者躲不胜躲，而且使欺侮诸人身手迟滞，常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场面发生。

他在大骇之余，心知关键在于那两名伤者牵制了阵法的威力，略一思索之后，立即暴喝道：「阴生阳！」

「哇操！少爷我就叫你们《倒阳》、《阳痿》！」

说话之中，趁着他们交换阵式之际，身子一紧，聚集全身的功力于双掌，「六甲开泰」「泰山倾危」疾劈而出。

一阵「轰轰……」连响过后，立即有六人被劈飞出去，瞧他们倒地之后，即猛喷鲜血的情景，已近「嗝屁」矣！

其余诸人见状，心中寒气直冒，那能再布阵呢？除了立即展开「单兵功击」

以外，心中纷纷祈祷舒啦别找上自己。

出手之间，当然守多攻少了。

舒啦又震伤三人之后，突然掠向宇文平。

宇文平早瞧得心惊胆颤，因为，这些人的武功只是与他相逊一筹而已，在联手之下，居然不堪一击，他岂能不

怕呢？

只见他将酒壶朝舒啦一丢，立即翻身疾逃。

其余诸人见状，当然也溜之大吉了。

舒啦将身子一闪，喝道：「哇操！夜路难行，小心摔交！少爷我不会追啦！

你们放心的走吧！」

说完，他径自掠入姜太公庙。

只见庙内盏香火如豆，他躬身鞠个躬之后，喃喃自语道：「哇操！太公爷，对不起，打扰你啦！」

说完，掏出一张银票，放入油锅中。

走出庙外，一见那人踉跄起身，他立即喝道：「舒啦（别走）！」

那三人身负重伤，闻言之后，立即神色似土，全身颤抖着。

「哇操，别怕！少爷我不会打落水狗！我是不忍心看那六具尸体无法入士为安，你们同事一场，该帮这个忙吧？」

那三人颤声应喏，立即掘洞埋尸。

突听宇文平十六人方才逃去之方和传来兵刀交击以及喝骂声音，舒啦心中一动，立即掠了过去。

只见三十余名劲衣大汉在一名老者指挥之下，围着宇文平诸人打算捡个便宜，打打落水狗。

舒啦一见他们的招式，立即认出是梦幻岛的高手，他不由叫道：「哇操！这群老包倒是挺会捡便宜货的！」

他凝立半个时辰之后，一见黄衫会这方虽又死了十八人，不过，梦幻岛的高手却只剩下十二人了。

而且，在宇文平的诡异武功之下，看样子那十二人也无法对付他，舒啦立即冷笑道：「哇操！果然是便宜好货！」

他为了平衡他们双方的实力，立即哈哈一笑，疾扑向宇文平，人来到，一股狂风已经赶往打招呼了！

宇文平一式「横掠平沙」闪开之后，一见是麦脚又「光临挥教」他立即将足尖一点向后疾驰而去。

突听头顶「刷！」的一声，他一见去路已被舒啦拦住，怒喝一声：「小子，你别戳人太甚！」，「风卷乾坤」

疾旋而出。

舒啦喝着：「来得好！」双掌分使「风卷残云」「山河变色」，两道狂飙突然疾卷而去啦！

「轰轰！」两声，雪地上立即被劈出一个丈余方圆的深洞，宇文平闷哼一声，踉跄连退啦！

「哇操！大家用力拼呀！少爷我已经替你们看好风水，挖了一个『佳城‘，你们别怕死无葬身之地了！」

说话之中，疾扑向宇文平，一掌紧逾一掌，似长江大浪般绵绵不绝的卷向他的「气海」「丹田」「巨阙」三处

大穴。

宇文平方才被舒啦轰了一掌，不但双掌泛麻，而且胸内气血翻腾不已，面对他的疾攻，只能怆惶的闪避。

突听一名大汉喝道：「副会主，小心背后！」

宇文平回头一看，一道冷芒疾刺向自己的「命门穴」，慌忙挫身扬臂劈出一道妙劲震偏那柄长剑。

「噗！」「砰！」一声，他立即惨叫出声。

只见他的右背钉着一把长剑；腹中挨了舒啦一掌，随着惨叫声中，他立即带着一道血箭向个飞去。

两名黄衫会高手立即上前拦住舒啦。

不过，立即有三名梦幻岛奋不顾身的扑向宇文平，而且只攻不守的存心要与宇文平同归于尽。

宇文平身负重伤，好似一头垂死的猛兽拼死的挣扎着。

梦幻岛高手前仆后继存心要毁去这名厉害的高手，终于，在半个时辰之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们如愿以偿了。

当宇文平那颗脑袋被劈碎之后，场中除了担任「裁判」的舒啦以外，只剩下六名摇摇欲坠的人了。

三比三，双方刚好各制下三人。

舒啦含着冷笑，大声吆喝道：「哇操！你们还打不打，要打就赶快，少爷我还要回去睡觉哩！」

那六人闻言，不由一愣，立即停身不动！

「哇操！你们既然不打了那就把这些尸体埋了吧！」

那六人也真乖，立即默默的将那些尸体抛入舒啦方才劈出的那个大洞，然后以雪覆洞啦！

「哇操：你们见了这些尸体一定感慨良多吧，歹路不通行啦！还是趁早做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吧！」

说完，哼着「歹路不通行」飘然离去。

那六人默然半晌，低头各分东西而去。

两日之后，舒啦重又回到好预啦客栈，徐家全家不由惊喜万分，徐奶奶更是忙着去焘「猪惟麦泉」为他压惊！

这回，徐立本严格规定不准再喝了！

不过众人仍是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

餐后，徐立本夫妇带着舒啦去「卧龙寺」烧香还愿，舒啦重回单时游地，心中倍感亲切！

他们离开卧龙寺之后，来到了卧药铺，那些自动在清理环境的人，一听舒啦回来，欣喜若狂的上前问候不已。

连那三位在药铺内替入诊病及配药的人亦出来嘘寒问暖，并询问舒神医的情形，不由令舒啦感动万分。

他在了解他们仍然继续维持爷爷的义风，立即掏出那袋珠子交给他们充当「义诊基金」。

经过一番的推辞，那三人才感激万分地收起那袋珠了。

舒啦三人回到好预啦客栈大门之时，舒啦突见一位紫脸魁梧青年站在门口，他不由失声川道：「阿来！」

站在厅口这人正是甭抵客栈盏茶时间，一听舒啦果然在此，因而专程在等在厅口等待的龙来。

只听他叫一声：「啦哥！」立即奔入院中。

两人在院中会面之后，立即紧紧的抓着对方的双臂。

泪水立即浮现了他们的目眶。

好半晌之后，只听龙来皱眉道：「啦哥，松手吧！我受不了啦！」

舒啦歉然一笑，立即松手。

龙来边揉被捏疼之处，边随舒啦行入后院府中。

众人一番欢叙之后，龙来趁着他们在准备晚餐之际，将舒啦拉到院中凉亭内，低声道：「啦哥，你为何不去梦

幻岛？」

舒啦立即神色一黯！

「啦哥，阮阿母说你一定有误会，所以才不去找姑娘，对不对？」

舒啦只觉心中一疼，立即说道，「阿来，咱们可否不提此事？」

「不行啦！阮阿爸，阿母，还有岛中不少的人奉了岛主的命令出来找你，咱们今夜一定要说清楚啦！」

「哇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啦？」

「啦哥，姑娘有孩子了，她怀了你的孩子啦！」

舒啦全身一震，说道：「哇操！阿来，你……你刚才说什么？」

「姑娘怀了你的孩子啦！」

「姑娘？谁？」

「岛主的唯一千金，席绣绣呀！」

舒啦踉跄一退，以手按柱，摇头道：「不……不可能的！」

「啦哥，你……你……你说什么，你不认？……」

「不……不……」

「啦哥，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好吗？」

「不……我不听！我不听！」

说完，疾驰回厅！

龙来迫赶不及，当他追到舒啦的房外之时，舒啦已将房门反锁，而且任凭他如何叫喊，硬是不肯开门。

徐立本夫妇慌忙过来询问究竟。

龙来胀红着脸道：「爷爷，奶奶，啦哥他……」

舒啦立即喝道：「住口！」

徐立本轻轻的摇摇头，立即将龙来拉回他的房内，吩咐他坐下之后，低声问道：「阿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龙来牢记父母之言，不愿他们卷入武林纷争，立即摇头道，「爷爷，没什么事！只是我和啦哥之间的小误会！」

「不对！阿来，你在骗爷爷，你瞧你的脸都胀红了！」

「我……我不能说呀……」

「傻孩子，爷爷又不是外人，怎么不能说呢？」

爷爷，奶奶，就是因这你们龙家恩重如山，阮阿爸及阿母才一再的吩咐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此事！「徐立有沉吟

半晌，道：」阿来，爷爷知道你们不愿爷爷惹上武林纷争，可是，难道你和舒啦是仇敌吗？」」不！不！没有！没

有！「

」既然不是仇，那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这……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徐奶奶慈善的拉着龙来的右手，柔声道：」阿来，别慌！别乱！好在的冷静思考一番，天下没有解决不了之事！

「说完，朝徐立本使个眼色，走出房外。

龙来喃喃自语一阵子人立即回意着爹娘临别时的吩咐。

由于龙来的个性憨直，脑瓜子中的每条脑纹皆是」单行道「，因此，龙顺吩咐他来此等候舒啦。

只觉他遇见舒啦，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席绣绣已经怀孕了，而且怀的是舒啦的孩子，叫他赶快回岛。

第二件事就是转告舒神医的吩咐，叫他回岛救云盼盼。

龙来冷静想到此，立即叫声」有了！「于是马上跑到舒啦的房间门中道：」啦哥，爷爷要你去救云姑娘啦！「

舒啦心乱如麻，情绪恶劣，闻言之后，立即叫道：」哇操「！少噜嗦！我的医木那能和爷爷相比呢？」

「可是……」

「哇操！叫你们少噜嗦，你还在大嘴巴呀！滚！」

龙来从未听到舒啦如此发火过，他立即含着泪水回房。

舒啦满脑子的怒火，匆匆的在桌上留下书信，立即打开窗扉，身了一飘，迅即消失于石墙墙外。

第十二章连杀三女乐叭叭

在白居易的长恨哥中有段：「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这一历史上有名的华清池，即座落于临潼驴山之麓。

这座华清池乃是由秦始皇时代启建，当时筑屋砌石，号称为「神女汤泉」，专供秦皇浸沐。

汉武帝泡出滋味，立即加以修整。

到了唐玄宗之时，沾了杨贵妃之光，大力扩建，计有十八所汤池，不但占地甚广，规模亦甚宏伟。

其中以杨贵妃专用之华清池芙蓉汤设备最完善，不但极尽华艳，而且池中还砌了多处垫台。

这些池台除了提供杨贵妃展露她的美色以外，更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碗床、碗架、碗台、碗……「当时的唐玄

宗每年十月一日前往报，一直享受到快要过年非回去朝廷主持」团拜「不可，他才忍痛离去。

至于，他忍什么」痛「，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二，乃是民俗」回娘家「日子，华清池空无一人，连管理员，也回娘家了。

晌午时分，突见一道人影迅疾飘入清华宫，仔细一瞧，哇操！原来就是那位」失恋「的舒啦。

瞧他双眉紧皱，分明尚被情所困。

他在长生殿，集灵台等地绕了一圈之后，立即走向华清池，乍见那些袅袅冒烟的温泉，他立觉全身一痒。

这些时日，他一直郁郁寡欢，生活起成颇不正常，他也不知道有几天没有洗澡了。因此，立即将包袱放在池旁。

匆匆的脱光身子之后，立即下池。

池水正温，令人心舒神爽。

舒啦坐在一块垫石上面，好好的搓去身上泥垢之后，立即在池中来回穿游，淤闷之后情为之一畅！

盏茶时间之后，他正陶醉于其中之际，突见池旁俏立着一位妖治少女以及一位妖治美妇，他不由一怔！

他正欲游上池旁，一见她们赫然站在自己的衣衫旁，双目紧盯着自己，他立即俊颜窝红的捂住下身。

这两人正是裘依依及季叮当，她俩原本和方志一起抵达此处，为了男女有别，方志便在里余外的池中浸泡温泉。

她俩则久幕华清池之艳名，因此，特别走过来要见识一番，那知却见到舒啦这位俊人儿！

两人皆是」过来人「，悄悄的打量舒啦的胯下之物，产即欣喜若狂，裘依依正值狼虎之年，春心不由激荡。

季叮当秉承她的骚浪血统，早已全身火烫了！

此时，若拿」温度计「去量她的体温，一定非把」水银「冲出来不可！

裘依依突然心中一动，取出书图一瞧，立即发现池中之人居然是席绣绣口中的如意郎君舒啦，她立即一怔！

季叮当凑头一瞧，险些惊呼出声！

母女以传音细商半晌，立即决定由季叮当以身相诱，只要能够」横刀夺爱「成功，就可活活的气死席绣绣。

主意一定，季叮当立即暗暗计划如何令舒啦臣服在自己的石榴下，想着！想着！娇颜已是通辽了！

那对媚目异采连连，呼吸也为之急促起来。

此时，一见舒啦的窘迫神情，二女立即格格浪笑着。

那对被紧束在劲装内的双峰立即拼命的颤动着。

看情景，它们似欲冲破困笼，投奔自由哩！

好半晌之后，裘依依才收住笑声，悄然离去。

她是要找方志发泄欲火了！

至于方志会不会」大胆犯上「或」欺上瞒下「，那就只能留待稍后分解了，咱们还是先谈谈」华清池之战「吧！

舒啦一想到自己赤身裸体的被人」观光「，心中实在有够窝囊！有够窘迫，不由暗责已太没有」敌情观念「了。

他一见到季叮当，立即想到她那被那群雪熊围攻的情景，脑海中立即浮现她那丰胰的胴体！

心中不由为之一荡！

俗语说：」人一走运，心想事成「，现要什么，就有什么？舒啦刚想起季叮当的胴体，立即看见她在脱衣了 .

半晌之后，那具胴体傲然呈现在池旁了。

舒啦只觉全身一热，身子立即向后转！

季叮当格格一笑，身子一纵，」刷！「一声，立即射落在舒啦的身边，池水不溅，端的是好水性！

舒啦刚欲游开，立即被拉住左脚，他不由」哇操！「一叫。

季叮当双足一蹬，立即游到舒啦的身，右臀朝他的虎背一挽，整个的身子立即贴上舒啦的胸膛。

双足一瞪，两人立即浮出水面。

」哇操！你要干什么？」

」格格！我的贵妃，你是皇上，你说，我该做什么？」」哇操！你别乱来！小心你的方志知道了……「」格格！

果然是你！你可真狠心呀！先把人家气得要死，又要视人家被那群畜牲欺侮，害人家的这儿留着疤痕哩！「说完，

游到一座台旁，将身子站在上面，牵着舒啦的右手至她的臀部来回的按捏抚摸着。

舒啦按捏抚摸她那又细又白，又圆又翘的臀部，只觉一阵阵异样的快感，迅速传遍全身，呼吸不由一促。

嘴巴一张，却说不出话来。

那座台甚高，只距水面般尺，台面好似一张床，远处居然另外砌着一张石枕，设备可真齐全。

季叮当将他按倒在石床上，贴伏在他身上撒娇道：」你打算怎么赔人家吗！

方志已经把我甩掉啦！「

说话之中，全身一扭动，频对舒啦施加」压力「。

」哇操！你可要想清楚点，若非少爷我及时出面解救，你如果没被那群雪熊生撕活吃，早去看「娘『太太‘了！」

「呸！人家不依你啦！」

口中不依，身子却依得更紧！

而且，一个不小心，便把下身也依进去了！

且说裘依依离开华清池之厅，立即朝前掠去，半晌之后，即已来到了「朝阳池」，只见方志正在泡中浸饱着！

方志叫声：「夫人」，立即神色一变！

裘依依目泛欲火，格格笑道：「入此清华宫，无殊步入逍池仙境，不必分什么谐级身份好吗？」

说完，径自脱去衣衫。

「夫人，这……这不妥吧！」

「格格！有何不妥？」

「夫人，我……」

「格格！别顾忌那么多，只要咱们的口风紧些，有谁会知道呢？」说完，立即掠入水中，朝他游去。

方志曾在岛中见过裘依依与岛主苟合之事，心知她既已色相大发，自己若再不识相，只有自取其辱！

何况，她的武功比他还高半筹哩！

他强作欢笑，与她在池中戏耍盏茶时间过后，两人立即在池旁仿效野鸳鸯结下露水姻缘了！

此时，正是季叮当被舒啦磨得死去活来之时刻，当方志匆匆的「交货」之时，季叮当魂入地府了。

裘依依正在兴字头上，一见方志已经「不支」，恨恨的将他推入池中之后，立即再度掠向华清池。

方志受此羞辱，神色大变，思虑再三之后，将身上的腰牌放在裘依依的衣旁之后，立即含恨离去。

这一去，空门之中，又多了一位高僧。

裘依依抱着吃剩剩余饭的心理掠向华清池之际，骇然看见舒啦含着冷笑挺立在池旁。

舒啦暗聚功力于掌上，一掌击中她的「死穴」之后，喃喃自语道：「是你一直『吵‘着要『死’的，不能怪我！」

他将她的尸体拖上岸之后，仔细洗净身子，方始离水穿衣，同时将季叮当身上的银票「没收」了。

「哇操！她们反正已经用不到这些银子了，我就替你们布施布施，说不定能够减轻你们的罪行哩！」

他匆匆的掠行清华宫一周，未见方志的人影，他在纳闷之时，便将她们的尸体埋在林内深处。

他一见天色已晚，取出裘依依帮她们带来的干粮祭过五脏广之后，立即躺在长生殿案后休息。

史记载注：「范翟相秦，铸铁千里，通于蜀汉」，华阳国志载：「诸葛亮相蜀，齐自石架空，为飞梁铸铁。」

古铸铁乃是历代王朝对西陲用兵之军事用铁，由于道路险阻，以当时而言，确是一个艰苦而伟大的工程。

在古铸铁有一褒城，乃因皇封其子为褒侯而得名，不过，它能扬名于古今中外乃因褒以之故。

昔年，楚王为博褒以一笑，烽火战诸侯，一笑倾城，不需表述，不过，今日却在褒城发生一场大拼斗。

晌午时分，舒啦肩挂包袱，走过石门，正欲来瞧瞧这个扬名于古今中外的褒城之际，忽听一阵杀斗声音。

他心中一动，立即飞去。

褒城乃是山谷下一个土城，居民并不多，舒啦由上往下一瞧，立即看见有三十余人在浴血拼命。

由地上的百余具尸体及重伤人员来看，双方的拼斗已经持续甚久，战况可真惨烈异常哩！

舒啦由双方的兰衫和黄衫一瞧，即知必是梦幻岛及黄衫会的人在拼斗。他冷笑一声，暗叫：「狗咬狗，一撮毛！」

他正欲离去，突然看见一名铁塔般的红脸大汉，他失声叫句：「泰叔！」立即扬手叫道：「住手！」身子一纵，

立即朝谷下掠去。

激斗中的双方已近强弩之末，突听舒啦那声晴天霹雳的暴叫，人人心神大乱，纷纷扬首打量着舒啦。

舒啦连使「云中龙现」，「龙落平沙」飘落在地面之后，立见双方皆洪手颤声道句：「舒少侠！」

舒啦怔了一下，一见龙泰猛使眼色，他立即淡淡的道：「各位好！你们继续拼吧！我严守中立！」

双方怔了一下，自动去抢救伤者及掩埋尸体，龙泰扶着身受数伤的闻金花走了过来。

舒啦一见他们负伤累累，立即掏出几粒药丸递给龙泰，道：「大叔，先服下药丸再上药吧！」

说完，径直走到一家民宅檐下凝立不语、他知道龙泰夫妇等一下一定又会向他提起席绣绣一事，他很尊敬龙泰

夫妇，他绝对不能动怒！

可是，那种扇心之疼，却令他难受至极：果然不错：过了半个时辰之后，现场的尸体已经埋在远处的山谷下，

双方之人已经准备离去。

只见一名黄衫老者走在舒啦身前五尺远处，停身拱手道：「老朽代表黄衫会会主竭诚欢迎舒少爷赴会一游！」

舒啦拱手还札道：「以后再说吧！」

黄衫老者低声的应道，「是！」立即率众离去。

龙泰朝一名老者低语数何之后，那老者立即欣喜的边朝舒啦拱手行礼，然后率众离去啦！

舒啦一见龙泰夫妇行了过来，立即勉强笑道：「大叔，大婶，你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闻金花立即颔首道：「好呀！咱们吃点东西吧！」

居民们自从昨夜起一直是大门紧锁，因此，舒啦在一家客栈大门外递了好半晌，仍然无人敢来开门。

他心中一火，双掌按在门板，真力暗透将门栓震断之后，径直打开大门叫道：「快开灯，否则，一把火烧光！」

躲在厅内的中年掌柜及两名小二，只见大门无人自开，又见龙泰夫妇的伤势，不由骇得全身一阵乱抖！

此时一听舒啦的吵叫，中年掌拒立即吩咐道：「万顺，隆德，你们先开门应付他们一下，我马上出来！」

说完，没命的逃回后院。

两名小二只有十六、七岁，一见老板已经开溜，对方又盛怒万分，两人只好硬着头皮打开厅门。

厅门一开，立即跪地求饶！

舒啦掏出两锭银子抛了过去，道：「一锭定酒菜，一锭算小费，动作要快，如果太慢，小心即揍！」

两名小二的额角突然碰见一锭银子，立即惊喜交加的拿起银子，惶恐的瞧着舒啦。

舒啦瞪了他们一眼，叫道：「哇操！你们听不懂吗？」

「懂！懂！」

「哇操！那还站在为儿干什么？」

「我……我……」

舒啦将双掌轻轻后挥，「啪！」「啪！」两声，那两个小二各抚着右颊，好似见到鬼一般，疾奔向后院。

舒啦三人入厅坐定之后，立即叫金花含笑道。「舒啦，想不到你的武功会高到这种境界！」

「哇操！不敢当：仅能自卫而已！」

「舒啦，你有没有见过来儿？」

「有的！是在徐爷爷家见面的！」

「他有没有向你提起二位姑娘之事？」

「有的！」

「那你已经去过梦幻岛啦？」

「没有！」

「为什么呢？」

「大婶！我……我有苦衷！」

龙泰立即大声道：「舒啦，你是不是受了黄衫威胁？」

「哇操：不是！他们不敢如此做！」

「那……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我实在很不愿意提及此事！」

闻金花正色道：「舒啦，你是不是因为看不惯梦幻岛的作风，因此，就对姑娘产生不满及厌恶之感？」

「哇操！不是！不是！」

「舒啦，席姑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他十分的反对岛主之作风，可是，岛主意志坚定，她为此痛苦万分哩！」

「哎！大婶，你被她的表面功夫骗了！」

「表面功夫？怎么回事？」

「大婶，我视你如母，所以才向你们说出此事，你们可别再传入他人的耳中，我……我好痛苦啊！」

说完，居然掉下泪水来！

突听一阵脚步声音传来，舒啦拭去泪水，一见那两名小二惶恐的端来酒茶，他立即默然不语。

那两名小二将酒菜摆妥之后，只见其中一人掏出一锭银子及碎银，说：「公子，这些是剩下的银子，你……」

「哇操！收下！少哆嗦！快去准备两间上房！」

「是！是！多谢！多谢！」

小二离去之后，舒啦立即低声将自己的东海客栈房外所听见的「淫声浪语」

说了出来。

龙泰及闻金花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舒啦闻言，更加奇怪，立即垂头不语。

只听闻金花含笑道：「误会！真是天大的误会！阿啦，你可知当时在房内之人是方志及季叮当吗？」

舒啦怔了一下，颤声道，「是吗？」

「格格！自然是他们啦！季护法还持着那面玉佩向姑娘兴师问罪，甚至诬指是黄衫会的人哩！」

于是，她又把当日对质的情形说了一遍！

「天啊！真的是我搞错了吗，她们的嗓音怎会那么相象呢？」

「阿啦，你再好好的回想季叮当的嗓音！」

舒啦沉思半晌，再回意季叮当在华清池被自己杀得死去活来，胡言乱语的情景，他立即恍然大悟！

「天呀！我……我真是猪脑袋！我真该死！」

「格格！好啦！没事啦！当丫头真是造孽哟！」

舒啦颤声道：「大婶，绣……绣绣真的有喜啦？」

「当然是真的啦！她可真可怜哩！哎吐，全身无力，偏偏你又一直没有去赴约，她呀！差点把双眼哭瞎了！」

「哇操！我真该死！你大叔方才已经请那些人转达你即返岛之事，咱们先好好的钡一钡，明早再返岛吧！」

舒啦哈哈大笑，替他们斟了一杯酒，举杯道：「大叔、大婶，多谢你们的指点，否则，我这生不知会有多痛苦

哩！」

说完，仰首一饮而尽。

龙泰夫妇齐声一笑，立即一饮而尽。

半月之后，舒啦及龙泰夫妇已置身于一艘豪华大船上，目睹那浩荡大海，舒啦为之心神一紧！

他正在沉迷于美丽的海景之际，突听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然螺声响，他不由一惊！

只见龙泰略整下衣含笑道：「阿啦，船即将抵岸，岸上已响起欢迎的号角，准备下船马！」

忽听闻金花颤声道：「天呀！岛主及夫人亲自出迎了，阿啦，你好大的面子！

上回神医上岛，岛主并未出迎哩！」

舒啦仔细一看，只见远处岸边凝立两排人影，婉蜒至岩石的另一面，当是站立一对俊美的中年夫妇。

他在大喜之下，身子不由轻颤着！

船刚抵岸，舒啦在闻金花的示意之下飘落于岸上，推金山，倒玉柱的行过大礼，轻声道：「舒啦见过岛主及夫

人！」

席伏蛟见到舒啦的俊逸人品，欣喜的双目异采连闪，哈哈一笑，说句：「少侠免礼！」之后，立即大步向前扶

起他。

两人立即把持在行列之中，朝前行去。

每隔丈余，立即有一名大汉举剑行礼，大声喝道：「参见少侠！」

舒啦频频拱拳应道：「不敢当！」

绕过岩坳之后，舒啦立即发现在背山之处矗立一大片房舍，看它们分散布立，分明按方位而建，他不由轻咦一

声。

「哈哈！少侠，请指教！」

「不敢！岛主真是雄才大略，连房舍按奇门八卦而建，难怪梦幻岛会雄霸海外，威震中原！」

「哈哈！少侠真是好眼光！请！」

行至大厅口十余丈外，舒啦立即发现爷爷和席绣绣含笑站在厅口，他立即叫声：「爷爷！」同时快步掠去。

云中龙微微一笑，扶起长跪在地的舒啦，道：「好小子，你比诸葛孔明还难请哩！有够大牌！」

说完，朝席绣绣努努嘴！

舒啦尴尬的叫道：「绣姐。」

席绣绣颤声道句：「舒弟！」立即一把投进舒啦的怀中，泪水泪旧直流，迅即湿透了他的右边衣衫。

左艳芳忙上前低声劝道：「绣儿，小心动了胎气！」

说完，轻轻的拉开她。

舒啦看一看她的腹部平坦如昔，心中正在暗惊之际，却被云中龙轻扯衣衫，立即随着他进入大厅。

经过一番的客套礼让之后，云中龙坐在客位首座，舒啦坐在他的身边，席绣绣则坐在舒啦的下位。

季天斌及另外六名兰衣老者依序坐在对面，席伏蛟夫妇朝主位一坐，厅中立即一片寂静！

半晌之后，只听席伏蛟轻道一声，道，「难得当今武林第一高手舒少侠大驾光临，本座深感荣幸！」

他接着将季天斌七人介绍给舒啦认识。

舒啦一听天季天斌的大名，立即想起自己宰了他的儿子，轰了他的夫人及女儿，嘴中连连久仰，心中却挺别扭

的！

季天斌比他更别扭，因为，他一见到舒啦，立即发现他的容貌与师弟舒永明酷相，他立即心中一冷！

云中龙含笑不谈，心中却道：「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姓季的一定认出啦儿的身份了，我可要小心些了！」

席伏蛟介绍完之后，含笑道：「少爷旅途疲备，不妨先去休息，本座今夜设宴洗尘，尚祥赏脸！」

「是！多谢岛主的赏赐！」

舒啦随着席绣绣进入一间豪华的客房之后，只见席绣绣道句：「舒弟！」立即投入他的怀中。

樱唇一按，自动送上了香吻。

两人紧紧的搂着、吻着，一直到快要窘息，才分开身子。

舒啦轻轻的擦拭她的泪水，轻声道：「绣姐，这些日子以来苦了你啦！听说你……你已经……」

说完，双目盯着她的腹部。

席绣绣羞涩的带上房门，转身褪去棉袍及中衣之后，她那平坦的小腹立即鼓起寸余。

舒啦爱怜的将她抱上床，取过棉被盖上她的身子，轻声道：「绣姐，你何苦这么虐待自己呢？」

「舒弟，你迟迟不来，我不能不顾爹爹的颜面吗？」

「哇操：我真该死！」

两人立即又紧紧的搂吻着。

好半晌之后，两人方始依依不舍的分开身子，舒啦服侍她穿妥衣衫之后，爱怜的道：「绣姐，这样子，很难过

吧！」

「起初的确很难过，现在习惯了！」

「绣姐，咱们还是早点成亲吧！免得你活受罪！」

「不！等你替表妹治愈身子之后，再一起拜堂！」

「哇操！一起拜堂？这……」

「格格！你放心啦！爷爷及表妹全答应了啦！走！咱们去看看她吧！」

「哇操！这……不太妥吧！我没有心理准备哩！」

「走啦！又不是要入京观见皇上，那用得着心理准备！」

二人刚走一碧波大门，小青立裣袄即行礼，轻声道：「小青参见少侠及绣姐啦！」

舒啦一见小青的明眸皓齿艳丽模样，不由暗暗的喝道：「哇操！有婢如此，主人更不在话下！」

他立即含笑道句：「不敢当！请起！」

「多谢少侠！请随小婢来！」

步入大厅之后，舒啦一见厅内布置典雅，窗明几净，正在颔首暗赞之际，只听小青轻声道：「少爷，姑娘有请！」

舒啦轻应一声，立即与席绣绣随她步向房去。

入房之后，舒啦一见躺在床上望着自己的云姑娘，心中一阵乱跳，连连暗道：「哇操！世上真有这么美丽的人

吗？」

他立即怔住了！

云姑娘一见到舒啦，双目异采连门，准备甚久的客套台辞，已经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席绣绣见状，心中暗喜，立即轻畜道，「表妹，来！我替你介绍一下，他就是舒啦，舒啦，她就是表妹！」

「啊！表妹，你好！」

「舒少爷，你好！」

舒啦一听到她的陌生的称呼。立即发现自己太「热情」了一些，于是，尴尬的轻应一声，低头不语。

席绣绣聪敏过人。立即含笑道：「表妹，舒弟很关心你、刚上岛，他立即吵着要来见你哩！」

云姑娘的娇艳羞红，轻轻的道句：「谢谢！」立即伸出右手。

小青立即端着一张座椅放在床前。

舒啦吸口气，稳下心神，坐在床前，立即将食中二指搭上她的右脉，团目默察半晌，不由一震！

他立即沉声问道：「云盼盼，你最近有没有运功调息过？」

云盼盼低声道：「没有！至少已有五年没有调息过。」

「嗯！小青姑娘，麻烦你去请家祖来一趟！」

小青答应一声，立即离去。

席绣绣关心的问道：「舒弟，表妹的伤势如何了？」

「这……我必须问过家祖以后，才能确定，不过，我有把握在明日之前让云盼盼恢复武功！」

云盼盼身子一震，颤声道：「真……的吗？」

「不错！而且可以贯穿任督两脉！」

「天呀！我……我……」

说话之中，兴奋之情亦然直流了：席绣绣紧握着表妹的双手，惊喜的道，「表妹，恭喜你！」

「绣姐，谢谢你！我真不知如伺的报答你！」

话未完，云中龙已含笑走了进来。

「哇操！爷爷！云姑娘她……」

「啦儿！我知道！我知道！目前正值午后，正适合于你施展《阴阳和合导气大法》，记住！真气要运转十二周

天！」

说完，径自扬长而去。

舒啦叫声：「爷爷！」正欲追出之际，却被席绣绣伸手拉住，只听她低声道：「舒弟，别难为情，表妹，已有

心理准备了！」

舒啦一见小青已经拉开窗帘，正在放下廊幔，他心知自己绝对无法再抗拒了，只好苦笑不语。

半晌之后，小青已自动上越幔而出，突见她跪在舒啦的身前，正色道：「少侠，小姐若能复功，小青愿作牛作

马报答你！」

「哇操！你别这样子！你快起来！」

小青叩了三个响头，起身之后，立即携着席绣绣离去。

舒啦将房门一锁，尴尬的脱去衣衫之后，忍着崩跳的心，轻颤的身子，走到了床前。

将布靴一脱，他立即钻入床上。

只见云盼盼紧闭着双目，身虽在被中，被子却轻颤不已，可见她有多么的兴奋及紧张了。

舒啦轻道一声，道：「云姑娘，恕我冒犯了！」

「那……真……麻烦……你啦……」

声若鸟啼，吐气如兰，令舒啦为之心颤神摇，暗叹道：「哇操！好熟耳的声音！我可真艳福不浅哩！」

掀开棉被之后，一股处于幽香沁鼻而入，那雪白的肌肤及成熟做立的双峰令舒啦全身一震。

那双肌肉萎缩的细腿，只剩皮骨，苍白之中，立即令舒啦一阵爱怜，心中暗暗决定，即使耗尽功力也要助她复

原。

所幸下身之僵化只是由腿根而下，并没有妨碍那片「青春草原」，舒啦立即轻轻的贴上她的胴体。

一阵轻震之后，舒啦立即封住她的樱唇吸吮着。

他有过替席绣绣及洪佩丽疗伤导气的经验，心知「湖」中若无潮水，不但甚难「行舟」，而且女方创害甚拒 .

云盼盼的身世及遭遇已经够不幸，他岂忍心再伤害她，何况她美若天仙，自己岂可任意失敬！

云盼盼已是花样年华，身心皆已成熟，方才目睹舒啦的风采，心中已经暗暗决定要以身相许了。

只听舒啦说声道：「云……不！盼盼，从现在起，你默念你的内功心法，设法运行我渡过你体内的真气……」

云盼盼羞涩的颔首，立即闭上双目。

舒啦立即缓缓的将真气渡入她的口中。

时间静静的流逝着、黑夜再笼罩大地了。云盼盼那双枯发的双腿奇迹般逐惭肿大起来了。

舒啦由贴身的感受，心知她的下身已经开始复活了，立即调集全部的功力，加速渡入她的口中。

又过了一个时辰之后，舒啦已过呼吸急促，冷汗侠背了，云盼盼急得心疼万分，立即将嘴一偏，低声道句：「

让我起来！」

舒啦会意的翻身向内侧，缓缓的扶起她，同时轻声道：「盼姐，别太激动，先调息一周天吧！」

说完，助她将那刚恢复生机的双腿盘妥。

云盼盼一见自己的双腿，禁不住流出泪来。

舒啦盘坐在她的背后，以右掌贴住她的「命门穴」，轻声道：「盼姐凝神静虑，运行一周天，准备冲穴！」

说完，将真气缓缓的渡了过去。

亥初时分，只见云盼盼的身体连震二下之后，立即忍住激动的心情，双目一闭，继续运行那股优然真气。

舒啦服下三粒药丸，随即入定！

屋内星光旖旎，喜气洋洋，屋外却紧张万分。只见小青及小欢各持钢剑，小心翼翼的在四周戒备着。

两人自午后即不眠不休的戒备着，即使在进膳之际，亦不敢擅高，这份忠心委实令人佩服。

子初时分，忽见裘依依的侍女小婉提着食盒走向小青，轻轻说声道：「青姐，歇会吃点宵夜吧！」

「婉妹谢谢你！我不俄！」

「青姐，你真的不吃点东西吗？」

「是的！谢谢你！」

「既然如此，我就去问欢姐吧！」

说完，自动绕向左侧角墙，转了过去。

就在小青盯着小婉背影之际，突见一黑影掠至右侧墙角，身子一纵，立即轻飘飘的掠上二楼。

他刚停下身子，只觉左侧腰间一疼，全身立即僵硬，哧得他魂飞魄散，双目溜溜的连转着。

只觉「命门穴」一麻，他立即静静睡着了！

小青却概然不知的小心戒备着。

半晌之后，只见小婉提着食盒自左侧墙角转出，立即听见她大声道：「青姐，我走了！」

小青甚不为满小婉的放浪作风，因此，只是轻应一声，微微颔颔首，懒得多看她一眼，立即转身朝右侧行来 .

小婉神色一冷，想道：「哼！你神气什么？守着一个半身不遂的孤癖女人，有什么稀罕的！」

她立即愤愤的离去。

丑寅之后，大地一片黝暗，突见一道黑影突然飘向碧波楼右侧院中，疲惫的小青竟然不知！

只见那道黑影连纵两下，立即隐于小青丈余外的那棵花树后面，同时暗暗的取出一把短匕。

突听前面那楼被海栋传出一声轻噗，接着是云中龙的喃喃自语声音道：「怪啦！岛上的野猫已全被抓来做香肉

了，我怎么还闻到野猫的骚臭味道？」「哗啦」

一声，窗扉立开。

小青立即上前问声道：「神医，你老起来了啦？」

「嗯！小青，你很忠心的哩！难得：席姑娘来了没有？」

「没有！」

「嗯！你进去！我马上过去看看！」

说完，立即关上窗扉。

小青立即进入厅中。

隐在一边的黑影暗叹一声：「该死的老鬼！」慌忙朝远处纵去？半晌即已消失不见。

云中龙现身于院中，他看了对方消失之处，说道：「姓季的，阿啦会找你算帐的！」

他刚前行丈余远，立见小青入厅掠出，只听她轻声道：「神医，房内传出少侠及姑娘的鼻息皆优长稳定……」

「好呀！大功告成矣！好小子，真有一套！」

小青惊喜的问道：「神医，你是说姑娘已恢复武功了吗？」

「不错！小青，恭喜你啦！」

「我……小婢喜从何来呢？」

「哇操！云姑娘若嫁入舒家，你能不去吗？对吗？」

说完，迳自转身回房。

小青又惊又喜，一身的劳累迅即即失，立即精神焕发的在院中来回巡视，双目亦现神采矣！

她在屋外目现神采，编织着少女旖旎美梦之际，云盼盼却在屋内神采奕奕的「大显身手」了。

原来她在调息三个多时辰之后，只觉全身气机如盎，通行无阻，一个身子飘飘欲飞，心知已贯通任督两脉了 .

这是她自从懂事以来的最大愿望及目标，想不到会因祸得福提早数十年今夜如愿以偿哩！

她将功力收踢「气海穴」之后，立即想看看心上人的情形，那知她刚睁开那对美目，立即发现他正痴痴的望着

自己。

一阵羞涩，使她立即钻入被中。

那知，她刚钻入被中，舒啦也跟着钻了进去。

而且身子一翻，立即搂住她贪婪的吸吮着。

原来舒啦被小青的步履声惊醒之后，立即默默的打量着她那柔若无骨的雪白酥背，看得心摇神移！

若非担心惊动她，他早已起来亲嘴了！

他贪心的将身子悄悄的移到她的对面，一点一点的吻定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迷人的胴体。

云盼盼更是只见祥云飘飘，微风拂旭！说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她情不自禁的「轻轻」呻吟着！

窗外的小欢原本全神贯注的巡视着，方才忽听屋内突然有了声响，而且是十分「奇怪」的声响，她立即驻足倾

听。

这一驻足，她再也走不开了！

她已近十八岁，处在梦幻岛这个肉欲横流之处，岂会不知房内在玩什么把戏，她岂舍得走开呢？

她一向甚为自爱，加上席绣绣小心的防挤，因此，至今仍是处于之身，平常，一听到这种「异响」，她立即离

开。

可是，她实在不敢相信下身僵硬，连床也不能下的云姑娘也能玩这种把戏，因此，她好奇的停下来了。

一颗心儿却剧跳如雷！

随着时间的消逝，她几乎酥软了！

于是，她倚在门边收听「现场转播」了。

「别动，看看是谁？」

「好！你别动！看我的！」

说完，轻轻的掀开，慢走下床。

小欢正在倾听房内怎么静悄悄了「，突听」刷！「的一响，窗扇开启一隙，自己的右手已被一只手扣住了！

她忙低声道：」是我！小欢！「

云盼盼松了一口气，立即轻轻道：」舒弟，她是绣姐的贴身婢女，一定是在替咱们护法的，让她走吧！「舒啦

一见小欢眼角流情，心知她必已偷听甚久，立即打开窗扉，同时将她拉进屋子里来！

他道句：」快宽衣解带！「

立即将窗扉锁妥。

小欢闻言，又惊又喜，一时呆住了！

舒啦见状，立即上前替她脱衣，惊得她颤声道句，」小婢自己来！「立即转身宽衣解带。

云盼盼趁隙拿着衣衫，踉跄进入浴室了。

半晌之后，小欢羞涩的上了床。

浓情蜜意，数说不尽，雪在烧！

海浪涛涛，波涛太大，雪在烧！

雨过天晴，风和日丽，雪在烧！

一切重归平静了！

第十三章大喜之日不速客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梦幻岛碧波楼一大早立即洋溢着欢笑声，舒啦及云

盼盼比肩而立，接受云中龙及席绣绣的祝贺！

小青及小欢含笑张罗着早膳，初试人间至乐欢快的小欢，虽然行动不便，却洋溢着醉人的春意。

小青虽然没有及时」搭上车「，她却毫无怨言及嫉妒，因为神医已经亲口向她道喜过，她相信自己迟早会走上」

爱之旅「的。

不久，席伏蛟夫妇亦闻信而来，二人一见僵卧床上数年的云盼盼居然能够站了起来，双目立即浮现泪光。

云盼盼唤句：」舅舅！舅妈！「立即上前跪伏在地，泪水泪泪直下。

左艳芳扶起她，含笑道：」乖孩子，你能够恢复健康，乃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怎么反而哭了呢？」」舅妈，这

些年来，如果没有你及舅舅的收容及照顾、盼儿那能有今日呢？」说完，再度泪下如雨！

云中龙呵呵一笑，道：」各位；老夫要向你们介绍一位无姓英雄，若没有此人，昨夜可能会出事来！「众人立

即诧异的瞧着她。

」呵呵！咱们到外面去瞧瞧吧！「

说完，将众人领到那位老兄伏身之处。

席伏蛟神色大变，喝道：」佩远，你好大的胆子！「」呵呵！岛主，他并无恶意，他可能是想到楼上去替他们

护法，老夫担心他累下去，所以请他休息一下！「说完。朝舒啦使了一个眼色。

舒啦会意的将右手一招，立即将那位老兄吸了下来。

众人目睹这种骇人的」虚空吸物「，不由神色一变。

云中龙在那人的身上轻拍三掌，呵呵笑道：」小兄弟，天亮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起来吧！「那人连打十余

个喷嚏，睁目一瞧，立即跪伏在地，道：」参见岛主！哈……噗……「说完，一口气又打了七个喷嚏。

」佩远，是谁叫你来此的？」

」小的……小的……自己想要来瞧瞧舒少侠的神功的！「」胡说！你忘了此处乃是本岛的禁地吗？」」小的不

敢忘记！「

」哼！那你为何要明知故犯？」

」小的……小的……「

」快说！「

」小的……嗯……「

只见他身子一抖，嘴角立即溢出一股黑血。

席伏蛟神色大变，搬开鹿远的嘴中一瞧，赫然发现一楼黑物自他的右下牙中心出，心知对方必已预装含有剧毒

之养鼎。

他立即喝道：」来人呀！「

立见一名大汉突惊而至，道：」岛主有何吩咐？」」召集本岛所有的弟子在广场中集合！「那人应声：」是！

「立即离去。

不久，一阵急骤的海螺响声响遍了全岛。

」夫人，咱们走吧！神医，大恩不言谢！「

众人入应之后，小青立即长跪在云盼盼的面前，道：」小婢疏忽，险造大祸，请姑娘降罪！「」唉！难为你了！

自昨日午后即守护到今，你起来吧！「」多谢姑娘不罪之恩！「」呵呵！青丫头，你可知道老夫昨夜开窗之时，在

你身外丈余外正有人取出短匕要伤害你吗？」小青神色一凛，立即欲朝云中龙跪下！

云中龙呵呵一笑，右袖一指托起她的身子，含笑道：」那人也真识相，趁着你入厅之际，悄悄的溜走！「」哇

操！那人是谁呢？」1

众人无奈之下，只好陪他吃饭了！

那知，众人尚未用完膳，突然听见前面扬起一阵刀剑相击声音，云中龙立即突掠而去了！

」哇操！盼姐，麻烦你照顾绣姊啦！「

说完，暴射而出！

云盼盼低声道：」好骇人的武功，仔细心体贴一点点到！「席绣绣娇颜一红，低声道：」盼姐，咱们去瞧瞧吧！

「说完，两人立即碎步而去。

两人来到广场之际，只见现场一片混乱，席绣绣忙低声问道：」舒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哇操！我也不

知道呀！「只听席伏蛟喝道：」季天斌、剑一舟田海波率众叛变，你快指出他们交由舒少侠处理！「原来，舒啦到

了现场之后，一见他们杀成一团，他原本要去帮助龙泰夫妇，却被云中龙暗中传音制止。

云中龙坚持的理由是以恶制恶，舒啦一想这些坏蛋多死一个，天下就多一分太平，便乐得隔山观虎了。

此时闻言，他再也无法」皮「下去了，立即按照席绣绣的指示扑向一名黑衣老者，一见面就是掌指齐攻。

舒啦一见两位老者皆在一旁观战，立即使出浑身解数，三招不到，那名老者立即被击飞出去。

只听季天斌喝声：」走！「立即顺着席伏蛟的掌劲突掠而出，五十余名大汉立即尾随而去。

席伏蛟暴喝一声，立即率众追去。

临近山坳之处，突见季开主倒掠而回，抖手掷出一团乌黑之物，立听云中龙暴喝道：」卧倒！「他的身子亦突

掠而去！

」轰！「一声，烟云冲天，残肢血肉溅！

左艳芳悲呼一声，」相公！「立即夹掠而去。

席绣绣眼前一黑，立即晕倒在云盼盼的怀中。经过云盼盼运功顺气之后，她才悠悠的醒转过来。

只见席伏蛟右小腿被炸得细碎，正由云中龙替他上来，舒啦则盘坐在龙来的身边，双掌飞快的击打他的周身大

穴。

」左艳芳及龙泰、闻金花和六十余名身负轻伤者，一面抢救重伤者，一面清理现场的尸体。

半个时辰之后，现场清理妥理，左艳芳吩咐众人下去休息，然后和龙泰，闻金花走回云中龙的身边。

只听席伏蛟呻吟一声，道：「龙来呢？」

左艳芳松了一口气，道，「相公，舒少侠正在抢救龙来。」

「让我去瞧瞧！」

云中龙立即将他扶至龙来的身边，然后搭上龙来的右脉，默察半晌之后，沉声道：「命保住了！不过，武功废

了！」

闻金花立即神色一暗！

龙泰却轻声道：「金花，看开些，咱们自幼教阿来练武，就是要他门替岛主效命。难道不值得吗？」

席伏蛟神色一惊，道：「想不到我席伏蛟会有此种忠心耿耿的手下，夫人，咱们收下龙来为养子，如何？」

「好！好！」

龙泰忙道：「岛主，阿来无此福份，请你收回成命！」

「唉！你不知道当时情景，若非阿来护住我，以身护住我，我早就粉身碎骨了！」

「这……」

「你别说了！吾意已决，夫人，扶我回房！」

云中龙看着远去的席氏夫妇，暗忖道：「哇操！感谢吮天的安排，希望他就此消除雄心，我早日和爱女摊牌！」

说完，默默的瞧着云盼盼！

半晌之后，只听舒啦长出一口气：擦去头上的汗水，咙来也「哎唷」一叫，睁眼醒了过来。

闻金花唤声：「来儿！」立即蹲下身子将他搂入怀中。

「娘！我还活着吗？」

「是的！是啊啦救醒你的！」

「哇操！阿来，我方才在鬼门关口和那群鬼卒打了一下，下回不准你再拿生命开玩笑，知道吗？」

说完，倒出三粒药丸送给他。

「啦哥，谢谢你！」

「哇操！别口中说谢，早点把伤势养好，我还要你作我的男宾相哩！快点把药服下去吧！」

「男宾相，啦哥，你要成亲啦！」

「不错！新娘有两个，都是你认识的！」

龙来看着垂着不语的席绣绣和云盼盼，高兴的道：「啦哥，你果然是最有福气的人，阿母，你没说错！」

闻金花扶起他起身，含笑道：「神医救人无效，功德无量，这些幸福当然要应在阿啦及他的子子孙孙了！」

「呵呵！老朽不敢当！咱们回去休息吧！」

「哇操！大叔，方才怎么打起来呢？」

龙泰恨恨的道：「岛主刚宣布完鹿远的罪状及畏罪自尽的情形，现场就有些浮躁不安了！」

「当岛主宣布要检察每人的口腔之际，以季天斌为首的百余人立即出手伤人，事出突然，立即有三十人受伤 .」

「哇操！季天斌这个工人蛋可真该死，我在杀了他的老妻、儿子及女儿之后，原来有些良心不安，现在，哇操！

扯不平了！」

只听云中龙沉声道：「不行！阿啦，你必须杀了季天斌！」

「哇操！为了替这些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我会杀死季天斌！」

「不！为了替你的双亲报仇，你必须杀死他！」

「什么？爷爷，你说……」

「不错！此事已埋在我的心底十余年，现在你已经可以独立了，我必须将你的身世告诉你了！」

说完，迳自走向大厅。

入厅之后，他一见席伏蛟夫妇坐在床上休息，他立即正色道：「岛主，在下有一件事向你报告一下！」

席伏蛟一见他的神色及语气皆与以前有异，立即坐直身子道：「神医，你直说无妨，请不要如此的客气！」

云中龙依众人皆坐定之后，双掌突然在脸部及颈项之间搓揉一阵子，不久，立即扯卞一屑皮。

一张俊逸绝伦的面孔立即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席伏蛟身子一颤，可是由于右小腿已断，他立即一个踉跄朝前扑去，左艳芳立即上前挟住他。

云中龙平静的道：「不错！我就是对波妹始乱终果，害她愁闷而亡的云中龙，请席兄动手吧！」

说完，双膝一盘，闭目端坐在应中。

席伏蛟单足一踢，立即踢到云中龙的身前，只听舒啦喝句：「且慢！」立即玩身护住云中龙。

席伏蛟喝道：「姓舒的，走开！」

「不！我必须先听清楚我的身世！」

左艳芳慌忙上前扶着席伏蛟，大声劝道：「相公，舒少侠所言有理，咱们先等一下吧！」

席伏蛟冷哼一声，恨恨的坐在右侧一张椅上。

只听云中龙平静的道：「阿啦，汝父舒永明兴与母房秋莹原本为师兄妹，两人相恋成亲；我也参加他们的婚礼。」

「当时，我就向令外公，亦即令尊之师提及他的首徒季天斌心术不正，必须及早妥为处理。」

「想不到是隔年余，居然令我在一处荒郊林中看见令父被季天斌剁去四肢，倒地流血不止！」

「最可恨的是季天斌居然强行奸污推近临盆的令掌，季天斌一见我现身，立即逃亡。」

「我正欲追杀他之际，却见令堂正要分娩，情急之下，我只好救你一命，可惜，令堂流血过多不治而亡！」

舒啦悲呼二声：「爹！娘！」身子立即向后一倒。

龙泰立即接住他，朝他的人中一捏，舒啦悠悠醒来之后，立即脆在云中龙的身前痛哭失声！

云中龙原式不变的移开身，叹道：「阿啦，死者已矣！你罕节哀自重，季天斌必会去投靠黄衫会，你须早日除

去他，以免他引狼入室，届时梦幻岛将无一活口！」

席伏蛟立即神色大变！

突然龙泰牵着闻金花及龙未长跪在席伏蛟的身前「大声道：」禀岛主，属下有一事相陈！「」请起来说吧！「」

请岛主谅罪，属下在说完此事之后有请求，因此，必须长跪，以示敬意及歉意哩！「」你说吧！「」禀岛主，昔年

属下夫妇奉命到中原暗访云大侠，到了西安好预啦客栈之际，金花在当夜突然分娩。「」由于胎儿太大，金花又流

血不止，当地无良医，因此，属下只能眼睁睁的瞧着金花步往地府。「」所幸云大侠及时相救，方使他们母子平安，

因此，属下斗胆代云大侠求情，尚祈岛主成全！「说完，立即跪伏在地。

云中龙忙道：」龙兄，请你毋需如此，在下昔年的确对波妹始乱终果，如今心愿已了，理该赏命！「突听闻金

花位道：」云大侠，你错了！别说舒神医这些年来的仁心，你可知道尚有多少人等着你去救吗？」」岛主，波姑娘

福薄，你若将云大侠处死，你可知道在往后的日子之中，会有多少人因为失去他的诊治而死亡吗？」说完，伏地饮

泣不已！

席伏蛟神色一悚，立即沉吟不语！

只听云中龙叹道：」唉！舒少侠已继承我的衣缸，我……「舒啦立即叫道：」不！不！我不够资格！云大侠！

不！我该唤你有爹了，爹，你不能死！「」唉！痴儿，你何必如何呢？」只听云盼盼长跪在席伏蛟的面前，正色道

：」舅舅，舅妈，金花姨方十说的有理，娘已死了，咱们何必再冤冤相报呢？别说孩儿的爹往后可以救多少人，目

前即可助本岛渡过危机！「云中龙突听云盼盼唤他为爹，身子一震，泪水自然掉下。

席伏蛟沉声道：」盼儿，你真的不记仇了！「

」是的！「

」唉！此事错在我，若非我有称霸中原武林之野心，云大侠岂会离去，何况，我在毁去他的功力之后，又……

「云中龙忙大声道：」岛主，往事如烟，休再提起！「席伏蛟知道他不愿自己提及昔年自己奸污他的妻子之后，又

令手下活活将她奸污致死之事，因此，神色立即一阵惭愧。

半晌之后，只听他沉声道：」云大侠，我愿意冰释前嫌，不过，今后，若让我知道你有一件恶迹，休怪我无情！

「云中龙身子一震，突然高声宣句佛号：」阿弥陀佛！「接说双手朝头顶一阵削摸，满头银发，纷纷坠落地上。

众人由悚然一惊。

云中龙立即将自己遇见三戒和尚的经过谈了一遍，听得众人神然向往，啧啧称奇不已哩！

突听席伏蚊哈哈一笑，道：」云大侠！「

」阿弥陀佛，请岛主呼贫僧的法号《无名》吧！「」这……「云盼盼唤句：」爹！「立即伏在云中龙的身上痛

哭！

」盼儿，爹昔年年轻气盛，惹下无端的恶因，幸运三戒大师开导，始有今日之幸运，你不该再令爹牵挂。「」 爹，孩儿从今以后，无爹又无娘，势必孤苦无依……「」痴儿！阿啦会照顾你的，你可要与席姑娘，还有黄衫会那 位洪姑娘，钱姑娘好好的相处！「众人闻言，纷纷投向舒啦。舒啦羞得娇颜通红，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可以钻进去。 云中龙含笑道：」是缘，非孽，静待时间的安排吧！岛主，贫僧无名，方才打断了你的话，请说！「」大师我 打算将梦幻岛稳定下来之后，也跟你出家，行吗？」」阿弥陀佛，善恶全在一念之间，岛主有此一念，天下苍生甚， 还是静待时间的安排吧！「」这……「」阿弥陀佛！贫僧从今以后，誓必行遍四海八荒，救治人间疾苦。岛主着能 在此经营一片人间净土，其功德岂输出家！「」这……有理！夫人，待会儿咱们就向他们宣布此事，愿留者留，愿 去者，每人发给他们一千两银子路费。「」是！「」阿弥陀佛，岛主既有此宏图，贫僧定会竭力替你接妥右腿，且 让贫僧去尸体中找截右肢吧！「说完，悄然离去。 席伏蛟惊喜万分的道：」啦儿，可能成功吗？」」哇操！安啦！大师以前曾经替一个人接过左小腿，那是装上 生钻，那人至今还走得好好哩！「众人闻言，不由大喜！ 盏茶时间之后，只见云中龙拿着一节右小腿贪笑走了进来，道：」请岛主回房吧！阿啦，你来帮忙！「舒啦立 即扶着席伏蛟回房。咱们撇开左艳芳率领其余诸人一一询问岛上诸人是否愿意离去之事，来谈谈云中龙及舒啦替席伏蛟接肢之事吧！只见云中龙将小青及小欢送来的纱布、木板放在床边，接守那盆温水仔细的清洗那节右肢。清洗妥后，由小青持着它放近席绣绣的伤处寸余外。只听他沉声道：」阿啦，划破脉，接三碗血。「小青及小欢不由神色一变！ 席伏蛟忙道：」大师，这……这太伤啦儿的元气了吧！「」无妨！他服过不少的历药，更服过白仙怪蛇之内丹， 对于你的续骨接肢甚有助益，只要调多三四天，即可复原了。「在他说话之中，舒啦已经以指力划破左腕，接了三 大碗的血。云中龙将血倒入木盆中，令小欢持妥置于席伏蛟的伤处下方之后，吩咐舒啦先服药调息。只见他取出一把锋利小刀、道句：」岛主，请忍着点！「之后，立即在他的伤口仔细的削刮着！鲜血及肉屑纷纷坠落于小欢所持的木拘中。 他又仔细的在那节右肢削刮一阵之后，立即朝小欢吩咐道：」你以这支小枸桃起木拘中之鲜血淋浣在岛主的伤 处。说完，倒出三粒历药含入口中。半晌之后，只见他盘坐在床内沉声道：「贫憎先替岛主接合右肢，阿啦若醒来，吩咐他注意岛主的脉象。 」小欢、小青，你们二人轮流淋浣缝合之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非经我的允许，不准停手，知道吗？」二女 立即颔首应喏。」岛主，你忍着点。「说完，将那节断肢浸向席伏绞的伤处，疼得他连哼出声，不但冷汗立即迸出，而且全身颤抖着。小欢立即开始在接合处洗完鲜血。小青则小心意意的戒备着。云中龙双手分按那节右肢，及席伏蛟的右腿，将全身的功力，缓缓的输入接合处之附近。半个时辰之后，他已满头大汗了。 焦急万分的小青一见舒啦醒转，不由神色一喜，立即低声道：」公子，大师访你查探岛主的脉象！「舒啦颇颔 首，搭上席伏蛟的右脉，默察半晌之后，欣喜的道：」爹，恭喜你，气机已经通了三分之一啦！「说完，轻轻的走 到云中龙的身后，右掌贴上他的」命门穴「，立即缓缓的将真气输送过去。云中龙神色一喜，进度立白更加顺利了。黄昏时分，云中龙将药粉追抹于席伏蛟的伤处，架上木板，绑上纱布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席伏蛟感激的道：」大师，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谢意？」」阿弥陀佛！只要岛主仰体天心，广行善事， 贫僧足慰矣！岛主，你服下药，休息一下吧！「说完，将三粒药丸送入他的口中。只见房门一开，左艳芳及席绣绣。云盼盼鱼贯行人，三女朝云中龙颔首致意，立即走向沫前。席凉场欣喜的道：」夫人，我好幸运！「」相公，妄身亦有同感！「」夫人，你问过她们了吗？」 」问过了，他们皆要留在此地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大好啦！太好啦！「」相公，你休息一下吧！妄身会吩 咐小云来侍侯你的！「舒笑趴在棉褥华被的宽松床上，享受着小青及小欢的马杀鸡，全身的热血一阵阵佛腾起来！别人享受马杀鸡，会飘飘然的想睡觉，舒啦却反而热血沸腾，那灸热的目光令小青及小欢惊喜交集。 尤其是小欢，更是感受深刻，她上回为了好奇偷听舒啦」办事「，结果被抓进房内杀得」哇哇叫！「这种先苦 后柑飘飘欲仙的感受，令她永生难忘，因而，此时一见到舒啦的目光，她立即又兴奋万分。舒啦一听她的呼吸急促，立即轻声唤道：」小欢！「」小婢……在！「」乱说：应该说《小妾在》！「小欢欣喜若狂的颤声应道：」小妾在！「」嗯、很好！小青！「」小婢在！「」胡说！改口！小妾在！「」这……不太妥吧？」」哇操！你难道不愿意吗？」 」我……小婢与少侠的名份未定，而且又无夫妻之实，这……「」哇操！我明白了！小欢，你待会再进来吧！ 「小欢羞涩一笑，答应一声：」是！「立即雀跃而去。 舒啦坐起身子，含笑道：」小青，这些日子以来，一……辛苦你了，委屈你了，皇天不会辜负有心人的，来吧！ 「小青身子一颤，羞涩的道：」相……公……你的身子未复……「」哈哈！早就金光锵锵滚啦！「说完，含笑瞧着 小青。小青羞涩的背转过身子，低头宽衣解带。半晌之后，一具迷人的身体缓缓的走到面前了！ 舒啦抚摸着她的酥肩，任她替自己宽衣解带，含笑说道：」青妹，让你屈居为妾，我实在甚感心疼！「」相… …公……你别如此说，小妾能有这个福份侍候你及姑娘，小妾已经感恩不尽，崖敢再奢求其它呢？」舒啦将她搂入 怀中，轻声道：」青妹，你可要改口啦！再开口姑娘，闭口姑娘的，早日改唤大姐吧！「」是！多谢相公的教导！ 「」青儿，你好令人心疼哟！「说完，贴上她的樱唇热吻着。 小青似小岛依人般任由心上人爱抚，尽管兴奋万分，却自认身份，不敢随意的发出」无礼的噪音。「小青知书 达礼，这些年来一直克制着自己的精神及多少行动，此时一得到放纵的机会，立即一发不可收拾！小青那野性的呼唤，立即唤来了云盼盼及席绣绣，她们碍于身份，不便出面，不过，纷纷暗佩舒啦罩源源此小。小欢一见到席、云二人入厅，立即羞涩的上前行礼，请安。 云盼盼含笑扶起她，低声道：」欢妹，下回别如此的行礼，知道吗？」」是！谢谢大姐！「」嗯！青妹怎么啦！ 「 」这……相公一时兴来，他先找上青姐，还令小妹在此等候！「云盼盼娇颜一红，道：」那就辛苦你啦！「」 这……大姐，我好紧张啦！「云盼盼含笑道：」舒弟挺体贴的！不会有事的！「」可是，青姐她……「小青今日实失常了！小欢重温旧梦，感受更深，情不自禁的以生硬的动作」还手「，房内的温度陡然增高不少！小青洗净身子。穿妥衣衫之后，一听那激烈的战况，她不敢多瞧一眼，立即踉跄的步出房外。 她尚未走到大厅，立即看见席、云二人笑嘻嘻的迎了过来，她不由羞涩的唤句：」大姐！二姐！「说完，就欲 行礼。 云盼盼心知她行动不便，立即含笑道：」青妹，别多礼了，来！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免得伤了身子！「说完， 扶着她坐了下来。三人立即坐在椅上低声」交换心得「。过了好半晌之后，突然传来舒啦的呼叫声音道：」盼姐！「云盼盼身子一惊，那张绝世佼容立即一红！席绣绣低声道：」盼姐，他越来越强了，成全他吧！「云盼盼羞涩的点点头，立即低头走去。他刚入房，立即被舒啦搂住，那张樱辱亦被封住了！云盼盼低应一声，立即抓住他的身体。衣衫似长毛小鸟般纷纷的飞离她的身子。半晌之后，床上战鼓重响，久久不歇！ 原来，舒啦在云中龙的有计划栽培及奇缘深遇之后，体内贮畜不少的」库存品「。非经外力激发，无法发挥效 益。此次替龙来及席姐姐疗伤，表面上耗损不少的功力及鲜血，可是，事实上，却激发了更多的」生力军「。因此，他才能在连克小青及小欢之后，继续征服云盼盼。云盼盼低唤一声，唤句：」舒弟！「立即紧搂着他。日子在平静之中又过了半个月，梦幻岛再度恢复盎然生机了！席伏蛟可以下床行走了，虽然无如纵跃如飞，却也令他欣喜万分了。 云盼盼不但与舒啦在床上应招，更与他在演练场中应招，她在发现自己的功力及招式皆陡增数倍之后，几乎乐 坏了。 最乐的人还是岛上那些高手，因为云中龙不但在入岛处替他们布下严密的阵式，并教他们一招」扰海翻天「 .那招」扰海翻天「分成三式，既可单独应敌，又可应手，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加，威力亦成倍数增加。这一天，风和日丽，晌午时分，岛上突然鞭炮齐鸣，消烟冲天，接着岛上突然传出一阵震耳的欢呼声音。舒啦、云盼盼、席绣绣、小青及小欢，在众人欢呼及祝福之下，拜完亲；进入了洞房哩！四位新娘分别住在四个新房内，舒啦默默的脱下礼袍，换上一件兰衫，边扣衫边走向席绣绣的房内。席绣绣正由两位婢女替她脱去礼袍，一见舒啦进来，以为他急欲」找「自己，她不由一阵紧张。 舒啦嘻道，」绣姐，别紧张，请带上房门，该让咱们的小自由活动了吧？」」呸！你呀！只关心孩子，也不担 心别人会不会笑我不管啦！我要慢慢的放松，让别人不会起疑……「」好！好！同意！完全同意！我可怜的孩子呀！ 不是爹不爱你，是你娘怕别人笑呀！你以后不能怪我呀！「席绣绣白了他一眼，立即伸手欲打他的大脸。舒啦哈哈一笑，一把搂住她，不客气的亲吻着。 两位婢女捂嘴一笑，立即离房而去，席绣绣温顺的换上一套大红宽袍，双手捂着那微鼓的肚皮叹道：」你说老 实点！这样子会不会很难看吗？」」哇操！美极了！充满成熟、妩媚及纯洁的光辉！「席绣绣双目一亮，道：」真 的吗？」」哇操！千真万确！走！让大伙儿作见证！「席绣绣低嗯一声，立即依偎在他的身于行了出去。云盼盼及小欢三人早已在厅中就坐，当舒啦及席绣绣出现之时，众人纷纷起立鼓掌欢呼着！凭心而论，若非席绣绣在中原因祸得福认识了舒啦，如今的幻梦岛一定是满目沧桑，面目全非了！今日众人，见他们这付恩爱的模样，立即热烈的欢呼着。席绣绣欣喜万分，热泪立即盈眶。 舒啦大大方方的朝众人颔头致意，就座之后，立即起身，举杯道：」无限的感激，谨以此杯酒向各位致谢！「 说完、仰首一饮而尽。众人悄然欢呼，立即纷纷斟酒干杯。于是，喜宴立即开动，场面立即热闹起来。云中龙虽然坐在首席，可是由于他已自动剃度，因此，厨房替他准备三道素菜及一壶清茶，他也食之如抬。酒过三巡以后，岛上高手开始过来敬酒了。 席伏蛟足伤未愈，不能喝。云中龙出家不能喝，左艳芳及四位新娘只能浅酌几杯，重担就全落在龙泰及舒啦的 身上。 龙泰身为介绍人，当然有义务要饮酒了，可是，六七十名酒鬼的」人海攻势「，岂是好惹的，一个时辰之后， 他被醉回房了。左艳芳及四位新娘不由暗暗担心着…… 舒啦早已调匀真气，因此，起身哈哈一笑，道：」哇操！排队！排队！咱们一人一大碗，省时又省力如何？「 众人当然应好了！于是，十二罐陈年美酒自地窖中被抬出来了。闻金花及龙来负责来回的在六个大碗中斟酒。舒啦右手取碗干杯，左手将空碗放在桌上，半个时辰之后，立即将那六十余人所敬之酒全部接下了！似这种毫无中断的灌酒，别说是酒，即使是白开水也是令人吃不消的，因此，那六十余人立即傻眼了！ 」哇操！大婶！阿来，再麻烦你们一阵子，方才是他们敬酒，现在我代表岛主及夫人再回敬一下，开始吧！「 于是，众人又排队干杯了！这一圈敬下来，已有十余人溜出去了！ 舒啦哈哈一笑，又道：」各位，刚才是岛主及夫人回敬各位，现在是由在下代表新郎、新娘再回敬各位，开始 吧！「众人暗叫：」我的妈呀！还要干呀！只好硬着头皮排队了！「这一圈敬下来，留的留，坐回原位的坐回原位， 每个人哪敢再提喝酒之事了，乐得龙来频竖拇指不已。舒啦微微一笑，坐定之后，四女纷纷投以关注的眼光。云中龙呵呵一笑，道：」阿啦，恭喜你神功大成了！「说完，朝他挤挤眼。舒啦轻应一声，朝地上一看，不由轻咦一声。原来，他以玄功将酒自右脚心逼出，按理说，地上应该遍地是酒水才对，可是，此时一瞧却是干巴巴的！只见云中龙呵呵一笑，斟了一杯清茶在杯中，然后将右掌朝杯口一按；立见一股轻烟自他的指缝飘出。当他的右掌收回桌下之后，那杯清茶已消失无踪了！好精至的内功，众人不由悄然叫好！ 舒啦立即含笑道：」哇操！大师！谢啦！难怪方才会有阵阵的酒香，怪不得他们会醉得那么快！「说完，哈哈 人笑着。众人正在欢叙之际，突听远处传来一阵螺响，众人不由神色大骇，席绣绣伸手示意众人禁声，倾听着螺响。 半晌之后，螺响突然收音，席绣绣沉声道：」黄衫会派来三人，指名要见啦儿，啦儿，你行吗？」」哇操！没 问题！盼妹，咱们走吧！「说完，两人已并肩掠出厅。 席伏蛟沉声道：」对方虽然以礼相见，咱们不可不防，各位请各就各位，大师，请你为啦儿掠个阵，如何？「」 阿弥陀佛！固所愿矣！「说完，立即缓步离去。且说舒啦及云盼盼掠到海边之际，立即看见桃花婆婆及钱幕兰神色肃然的盘坐在海边两块巨石上。另有一位身若枯嵩，掌若鸡爪，年约七旬的黄衣老妪，手持一把八尺长的寒铁龙头拐杖倚立在海滩上。海风劲急，吹得她的那头银发不住的飞扬，那身黄衫亦」刷刷「作响，可是，知未见她动弹一下。那对泛着明光的阴森双眼紧紧的盯着逐渐走近的舒啦和云盼盼，看得出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平及恨意！ 舒啦低声朝云盼盼道句：」待会若要动手，这个老人就交给我，你负责对付桃花婆婆及钱姑娘。「云盼盼低应 一声，道：」此老功力深沉，似练过毒功，你可要小心些！「说话之间，二人已站立于老妪之对面。只听老妪说道：」你就是舒啦？」」是的！「」听说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是的！「」你认识洪佩丽姑娘吗？」」是的？」」你曾欺负过她吗？」」是的！「」你曾答应过要去看她吗？」」是的！「」你知道她已经有孕了吗？」」不知道！「」你为何不去看她「」钱姑娘知道原因？」」胡说！「」不对！「」你……你真坏！「」不对！「 」说！你为何不去看他？你可知道她为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吗？想不到你却在此成亲，令人好恨！「说完，立 即扬起那把寒铁龙头拐杖——只听钱幕兰大叫一声：」奶奶！住手！「声音未歇，她已掠到老妪的身前。老妪突然止势，喝道：」兰儿，让开！「」奶奶！求求你冷静些！「 」冷静？你已经劝奶奶几次了？咱们已经等多久了？你仁，这小子已经成亲了，你们述在等什么劲！「说完， 左袖一甩震开钱幕兰，扬仗欲砸！只听舒啦安喝道：」住手！「中气十足之一声，立即震得老妪收杖冷哼出声。 舒啦双目神光炯炯的盯着老妪，大声道：」老前辈，梦幻岛席岛主放弃称霸武林的雄心，所以晚辈答应与席姑 娘及云姑娘成亲，洪会主若亦放弃稍霸的雄心，在下一视同仁，将令孙女及丽佩娶为正室。「说完，注视着老妪。钱幕兰身子一震，双目媚光强盛，紧盯着舒啦。舒啦陡觉一股无形劲气突勇而来，立即运功护身，双目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的双目，神情一片肃穆！两人立即似两具石人般凝立不动。 云盼盼缓缓的移开身子，绕了一大圈之后，含笑走到钱看兰的身前五尺外，传音道：」兰姐，小妹冒昧进入贵 岛，企祈怒罪！「」云盼盼暗暗的松了一口气，立即走到她的身前，右手一伸，牵着她的左掌，低声道：「兰姐， 咱们到那儿去谈谈吧！」钱幕兰低应一声，立即，随她走上一块巨石上。两人立即坐在石上二边瞧向舒啦二人，一边低声细语着。桃花婆婆瞧得心潮起伏不定，神色亦捉摸不定。第十四章化仇为亲喜事定桃花婆婆与余不悔原本是一对情侣，由于双方的个性刚强，在结合二年之后，立即大雁分飞，各分东西。直到她加入黄衫会之后，奉会主之命令，出面请求余不悔入盟。余不悔自从婢双之会，数十年来浮萍不定，虽觉黄衫会必无法成大器，却仍然加入了黄衫会。 想不到，他竟会惨死于龙寺冰谷比武招亲大会之上，洪会主不稍加安慰，反而责怪余不悔太大意，致令黄衫会 元气大伤！桃花婆婆在伤心之余，逐渐的心灰意冷。前些时日，季天斌率众投效黄衫会，并将梦幻鸟的机密及现况悉数招出，乐得洪天钩频频点头不已！洪天钩之师千心姥姥在后闻言，却暴怒万分，立即怒气冲冲的持重逾二百斤的寒铁龙头杖拐离大应。洪佩丽心恐心上人会遭不测，立即要求洪天钧派桃花婆婆及钱幕兰前往协助，于是，她们三人才会抵达此地。 凝立在远处的云中龙求见云姑娘与钱幕兰已建立起友情，他默察舒啦与千心姥姥对峙的情形之后，心安理得的 「打派司」了。 舒啦一听云中龙传首提醒他继续使用「九元神功」，心中不由一觉，因为他一见千心姥姥无动于衷，正在犹豫 该否改变战法哩！于是，他沉如山的对峙着。 黄昏时分，夕阳余辉将东海海面洒成一片金黄色的光辉，大自然的美景委实令人慨叹人力之渺桃花婆婆向着海 面发呆着。云中龙默默注意她甚久，见状之后，心中一动，缓缓的走向海边，只见步伐之间距约二尺半，笔直的朝前行去。 行至海边之后，仍然笔直前往，不久，他终于踏入海面了，怪的是海面上方寸余处，似铺有二条无形大道，他 足不沾水的笔直前往，步伐之间仍是距约二尺半，盏茶时间过后，他已步出里余远了。桃花婆婆哧得木然而立！云盼盼及钱幕兰亦怔怔的站了起来。海边那两名梦幻鸟守卫惊得猛揉双眼，好似置身于梦境。只有对峙中的舒啦及干心姥姥不知此事，仍然凝立不动。 又过了盏茶时间之后，只见云中龙缓缓步回海边，径自走向桃花婆婆，只见她足尖一纵，立即默默跪在云中龙 的身前。云中龙慈声道：「阿弥陀佛，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女檀越大澈大悟委实可喜可贺！」「请大师收容！」「阿弥陀佛，女檀越愿跟随贫僧，四海为家，普渡孤苦之否？」「弟子愿意！」云中龙宣声佛号，右掌凭空虚挥，桃花婆婆顶上的白发缓缓坠落在地，片夜之后，已经还我真如。「多谢大师成全！」「阿弥陀佛，女檀越请起！」桃花婆婆恭敬的起身侍立在他的左侧。云中龙回头望了云盼盼一眼，慈声道：「盼儿，贫道要走了，从今以后应你可要多费心辅助阿啦！」云盼盼跪在地，叹然道：「大师，咱们今后可有相会之期？」「阿弥陀佛，有缘即能相逢！」说完，径上一条舟盘坐不语。桃花婆婆朝她俩合计躬身一礼之后，亦跳上那件快舟，右掌切断粗绳，朝海面一拍，快舟立即疾射而去。钱幕兰低声道：「盼姐，那位决师是令尊吗？」云盼盼颔颔首，立即牵着她跟回石上，细声叙述云中龙的遭遇及自己的身世，听得钱幕兰暗暗拭泪不已！明月已高挂空际，舒啦和千心姥姥却仍对峙着！壶茶时间之后，千心姥姥暴吼一声，寒铁龙头杖倏海一伸，缓缓的指向舒啦，二女不由神色一紧！二人相距三丈余，不久，那杖立即只距舒啦五尺远，只见他的右掌一提，朝那杖缓缓的一拍！那杖立即后退五尺远。千心姥姥冷哼一声，右掌一提，立即又将它逼向舒啦。拉距盏茶时间之后，那杖立即在二人中间。二女不由暗暗嘘了口气。哪知，过了半个时辰之后，那支寒铁龙头杖突然朝千心姥姥逼近寸余，立见千心姥姥的满头银发齐皆竖起。舒啦心知已聚集全身的功力了，于是，立即「追加预算」将九成功力自右掌掌心源源不绝的逼了过去。那支龙头杖立即又朝她逼近寸余。千心姥姥倏地暴吼一声，双掌一并，身子大步前行两步，双掌掌心一贴住杖尾，立即行向舒啦。舒啦喊声：「赖皮！」立即双掌一并，身子朝前一惊，立即贴住龙头，双足立楮稳身，功力暴勇而出。千心姥姥大喝一声，上身朝后一仰！倏见她的脸色一青，钱幕兰立即大叫道：「奶奶！不行！你不能这样子，求求你！呜……」说完，就欲挣纵而去。云盼盼扯住她的右手，轻声道：「兰妹！冷静些，你此时前去，不但无济于是，反而会被震伤！」钱幕兰泪下如雨的道：「盼姐，你不知道奶奶已经使出『千毒掌力‘，他……他这下子废定了！」云盼盼闻言，身子一震，只见那支原本黝暗的寒龙头杖从尾部到中央地带，通体发黑，正缓缓的蔓延向龙头。她在大惊之余，立即将右掌一扬——倏听舒啦喝道：「盼姐，住手！」口一张，气一曳，毒素立即又逼近寸余。二女味得几乎惊叫出声。倏见舒啦全身传起一阵「毕剥」声响，一道白光自龙头透杖而入，立即将那道毒素逼退寸余。杖中央立即泛出一缕缕的青烟。 盏茶时间过后，只见千心蛟伏厉吼一声，一道血箭立即射中龙颈之处，那道毒素被她的气机一牵引，倏然逼近 尺余。钱幕兰悲呼一声：「完了！」立即晕倒在云盼盼的身旁，逼得云盼盼慌忙将掌心贴在她的「命门穴」替她顺气。舒啦暗道一声：「哇操！我的妈呀！这是什么邪门功夫呀！」双掌一并，立即又将那道毒素逼退寸余。千心姥姥见状，立即又厉吼一声，一口鲜血又喷在龙头之处，不过，这回只能将那道毒素逼进半寸余。舒啦心中一宽，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全身的功力源源不绝的透过双掌掌心向外拼挤出去。半晌之后，已将毒素推向杖中央了。倏见千心姥姥厉吼一声，一口气喷出三股血箭，先后射中同一位置，哇操！射技简直可比美「神射手」呀！这一来，立即将毒素又进半尺余。舒啦一咬牙；暗叫道：「哇操！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喷！」真气暴勇而出，一口气将那道毒素逼回二尺外。不但通向中央「平衡点」，而且疾逼向杖尾。千心姥姥神色一变，张口连喷鲜血，经过半个盏茶时间之后，勉强又将那道毒素逼回杖中央。不过，她已脸色苍白，通体湿透了。 事实上，舒啦也不轻松，只见他不但好似刚从水底冒出来般满头大汗，而且在气血激勇之下，嘴角也溢出一丝 血线。不过，他仍然使出全力硬拼着。双方又硬拼半个时辰之后，千心姥姥不但通体湿透，双目失神，全身摇晃不定了，而且再也不敢喷血助功了。那道毒素不但已经被舒啦逼到杖尾，而且连那颜色也被他迅速的被冲淡成为浅灰色。显然，她的毒功已迅速的消散了！舒啦满口染满鲜血，全身尽湿了！钱幕兰泪下如雨，位道：「啦哥，可否饶了她一命？」「别急、啦弟一定不会赶尽杀绝的，你看他不是没有进一步将部道毒素逼口令祖母的体中吗？」「可是，奶奶已近油枯灯熄了呀？」「这……这……」倏听席听丹喝道：「盼儿，先将龙头杖震开！」云盼盼心知舅舅必有见解，立即掠到一旁，右掌虚空一扬，沉声道：「二位准传收功，一！二！三！起！」「啪！」一声，龙头杖立即击出丈余外。千心姥姥喷出鲜血，往后倒去。钱幕兰悲呼一声：「奶奶！」疾扑而去。 舒啦身子摇摇晃晃，喝指：「碰不得，小心中毒！」说着，以指风护住她的心脉，速回去取我那的……药！「 说完，无力的趴挟在地。倏听席绣绣娇呼一声：」啦弟，药丸在此！「说完，立即交入闻金花的掌中。 云册盼已指连保护在于心姥姥的心脉之后，只见舒啦，匆匆的爬起身子，道：」三……粒……「闻金花立即将 三粒药丸交给舒啦。 舒啦爬到千心姥姥身边苦劝道：」奶奶，先服药养好身子之后，啦儿再陪你好好的打一架，好吗？」成败论英 败，千心姥姥难得双唇一阵颤动，将嘴一张叹口气，两滴眼泪立即自她的限角溢出。舒啦立即将药丸送入他的口中。云盼盼关切的道：」阿啦，别逞强救人，先把身子养好了，再说！「舒啦含首微笑，立即开始闭目调息。云盼盼随即盘坐在他的背后，右掌贴上他的」命门穴「，缓缓的将功力输送过去，四周迅即一静。钱幕兰看了站在三十余丈外的一男四女一群，心知他们必然是梦幻岛岛主及重要的人物，她立即低头行去。她的心中惶恐万分，可是，为了舒啦，她认了，即使是会遭受多大的屈辱，她也绝对不会后悔。席绣绣在其母左艳芳的示意之下，迎面走了过去。 两人迅即会面，只见席绣绣双手一伸，牵住钱幕兰的双手轻声问道：」你一定是兰妹吧？」钱幕兰闻言，心中 一阵激动，立即咽声道：」绣姐，你们为什么要对小兰这么好呢？小兰实在承当不起呀！「说完，泪水汨汨直滴！ 席绣绣取出纱中轻拭她的泪水，柔声道：」兰妹这全是咱们同时拥有了啦弟之故，我还替你介绍两位妹妹！「 说完，将她率到小青及小欢的面前。 小青及小欢早就将她看得一清二楚，好感一生，立即公衣裣衽行礼，齐声道：」小青、小欢见过兰姐！「事情 意外的顺利，使得钱幕兰激动的上前牵着二女的手臂，咽声道：」不敢当，二位妹妹快请起！我……我……「说完， 竟然抚面痛哭不已：席绣绣正欲上前劝慰，左艳芳已慈声道：」绣，儿，让她发曳一下吧！青儿、欢儿，你们先回 去备些酒菜及整理客房。「二女心知岛主夫人要招待千心姥姥及兰姐，立即款款而去。 半晌之后，只见钱幕兰拭去泪水，走到席伏蛟夫妇的身前，裣衽福了一福，道：」晚辈钱幕兰参见岛主及夫人！ 「席伏蛟立即慈声道：」不敢当，姑娘请起！「 左艳芳早已经走上前将她扶起，道：」好俊的人品，啦兄真是有福气，就在岛上盘桓数日吧？」钱幕兰饶颜倏 红，低声道：」多谢夫人的盛意！「左艳芳款款牵着她走到席绣绣的身前道：」绣儿，你们好好的谈谈吧！钱前辈 应该不会有事啦！「钱幕兰一见舒啦已将奶奶扶起，正以内功助她行功导气，见她的脸色，分明已经脱离险境了！她的心中一宽，立即与席绣绣走到一块石上。她小心的和她坐妥之后，立即将自己在飞龙寺险被炸死，幸经舒啦搭救的经过仔仔细细的说了出来。席绣绣想不到舒啦还有这段」英雄救美「事迹，她立即叹然的道，」真是的！ 本岛为了自己的利益，竟毁了贵会那么多的高手！「」哪里，彼此立场不同，又能怪谁呢？对了！绣姐，小兰 方才听他说，贵岛已决定退出江湖，是真的吗？」」不错！这是愚姐的最大心愿，想不到能够提早完成，真是托天 之佑以及啦弟的帮忙呢！「」绣姐，小妹在你们大喜志日来此打扰，甚感不安！「」没关系，咱们身为武林人，岂 会忌讯这些习俗，反正来日方长，对了，洪佩丽的近况如何？」」唉！佩丽最惨了，她苦口苦心的劝会主改邪归正， 却被会主痛责指责，在痛苦之余，前些日子差点《小产》哩。「席伏蛟神色一变，急道：」现在呢？」 」稳定下来了，不过，心情一直不开朗！因此，家祖母在获悉他的下落之后，才会气呼呼的直接来此！「席绣 绣同情的道：」我与洪佩丽的遭遇相同，因此，我最能了解她的心情，我会请啦弟去贵会的！「钱幕兰欣喜的道：」 绣姐，谢谢你！不过，他曾经表示过，在本会未改邪归正之前，他是不会赴本会的。「」会的！他应该去的！他若 不去，我会去……「」这……绣姐，你行动不便，怎可太劳累呢！「」嘻你别慌，我若不过去，他会去吗？」」绣姐，太委屈你！「 」嘻！自家的人了干嘛如此的客气，对了，季天斌这个该死的家伙，目前是不是在贵会？」」不错！不过，会 主不会重用这种叛徒的！「 」对！对！这种可恶的家伙的确留不得，兰妹，你听我那家伙的罪状，说一说吧！「于是，她把季天斌因奸成 恨，残害师弟，奸污师妹，致使她在生下舒啦之后不幸死亡了事说了一遍。钱幕兰听得咬牙切齿，恨得季天斌不已！ 两人这一谈，谈了将近半个时辰，只见舒啦站起身子，道：」奶奶，请你原谅晚辈方才之冒犯！「说完，身了 一转，拱拳单膝长跪在她的面前。 钱幕兰见状，慌忙走到舒啦的左后方，双膝跪在地，哀求道：」奶奶，他没有错！求求你别再追究此事！「千 心姥姥她长长的嘘了一口气，目光在舒啦二人的身上来回打量一阵子之后，突然仰天厉啸不已！那啸声虽无切见面时之冷厉哧人，却也颇具火候，可见舒啦的确出过力保住她的一身功力了。众人紧张万分的盯着她，尤其，云盼盼更是将全身的功力聚于双掌，准备在必要之时，予以拦阻！半晌之后，只听千心姥姥沉声道：」丫头，桃花婆婆呢？」」她自愿削发出家，已和一位大师离去了！「说完，指着远处的那团银发。千心姥姥神色大变，喝道：」胡说！「」奶奶，兰儿敢骗你吗？她是跟随云中龙大师去的！「说至此，她又把云中龙展示营人轻功之事说了一遍！ 千心姥姥神色大变，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文武皆双绝，笑做江湖，目无余子的云大侠竟会出家，我还有什么 想不开呢？」说完，突然上前扶起舒啦二人。众人立即松了一口气。舒啦感激的道：」奶奶，谢谢你的成全！「 千心姥姥却突然双目一瞪，道：」少滴！你可要当心点，你若不把丽姑娘及兰丫头娶为正室，我一定和你没完 没了！「舒啦轻声应句：」遵命！「话声未歇，他竟然转身将钱幕兰紧紧的搂在怀中，而且头一偏，吻上她的香唇之后，就猛咬不放！钱幕兰又羞又急，一直挣扎着。终因舒啦的铁臂如磁，奈她如何的挣扎不开！千心姥姥愣了一下，突然掠到那支寒铁龙头杖之旁，弯腰抓起它，振臂一掷，掷回远处的大海之中。」噗嗵「一声，它立即沉入大海。众人一见她振臂之际，不由魂飞魄散！只有舒啦不知是有恃无恐，还是色胆包天，居然还继续吸吮那两片湿润的樱唇。这份目无余子的胆量，真令人替他捏冷汗不已！ 好半晌之后，舒啦始抬起头，道：」哇操！奶奶，行了吧！「」哇操！好小于，怪不得这些丫头会为你神魂颠 倒，走！到大厅去办个《手续》，奶奶要讨杯喜酒！「」遵命！请随啦儿来！「说完，立即扶着她的左手，走向席伏蛟夫妇。钱幕兰羞涩的低头随行在后。 席伏蛟夫妇立即迎上前去抱拳肃容道：」前辈光临梦幻岛，晚辈甚感荣幸，请随晚辈入内！「」好好，不敢当！ 不敢当！老身做梦也想不到会以如此方式拜访贵岛，这全是啦儿之成全吧！「」哇操！这全是奶奶的威名远之故， 啦儿承当不起，奶奶，前面有个小阵式，你小心些！「他们走抵大门，除了那些醉汉以外，有二十余人分列两。旁 欢迎，厅内亦已整治一桌丰盛的酒菜。红灯仍然高烧，众人欣喜万分！舒啦重回房中穿上礼袍。钱幕兰的体态与小青相近，因此，立即由小青带她回房打扮及穿戴起来，半个时辰之后，总算大功告成了！」兰姐，你真美！「钱幕兰羞赦的低声道：」青姐，谢谢你！「 」兰姐，走吧！大颗儿一定急着要看新娘子哩！「果然不错，房门一开，舒啦已」全副武装「笑嘻嘻的和媒人 闻金花当门而立，四人立即步入大厅。众人当然报以热烈的掌声了！ 千心姥姥坐在女方主婚人大位上，笑嘻嘻的瞧着行礼如仪，这分神情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她会是那位喜怒无常， 杀人不眨眼的千心姥姥。盏茶时间过后，舒啦二人换上便服重回大厅。于是，厅中又洋溢一阵喧哗热闹！千心姥姥笑声连夭，满满斟上酒找人干杯。席伏蛟虽然脚伤未愈不适于喝酒，不过，为了让尽兴，亦陪她喝了三杯，乐得她更是哈哈笑个不止！」来来！啦儿，来咱们杯，礼一杯，谢谢你放我一马，第二杯，谢谢你烁化我的那身险魄不散的毒功。 第三杯，从今以后，我把兰儿交给你了，兰儿不大懂事，你可要看在老身的面上，多加包涵！「」哇操！不敢 当！哇哇，啦儿也要敬你三杯，第一杯，感谢你送我一位贤妻的内助，第二杯，请你撮合啦儿与丽之婚事。「」第 三杯，请你以后多费些心思调教啦儿及他们的『小罗卜头‘！「说完哈哈一笑，一口气干了三杯酒。 千心姥姥哈哈一笑，连干三杯酒之后，道：」好小子，算你有良心！你既然有与丽姑娘成亲之意，奶奶一定会 大力撮合故。「」至于你那些『小罗卜头‘，奶奶只敢负责两位。而且是女的，因为，万一他们都似你这么皮，奶 奶可吃不消！「」哇操！奶奶，你失言！我怎么会皮呢？」 」啦儿！你方才在海边表演那招，真是空前的创举哩！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算是破天荒的大开眼界……「钱幕 兰娇颜一红，不依的道：」奶奶，你就饶了人家吧！「」唉！女大不中留！嫁出去的孙女，好似泼出去的水，怪不 得有人会说生下女儿是个赔钱货立。「说至此，自己却哈哈一笑。钱幕兰拉着她的手腕，不依的真道：」奶奶，你真坏！「」兰儿！奶奶又老又凶，当然坏啦！「」哇！奶奶你越说越不像话，人家不来啦！「」好啊！不来就不来，奶奶乐得图个清静觉！「说完，朝众人叩叩首。立即随一名婢女朝客房行去。五女立即羞涩的各自回房至去。众人一见外头天色已近破晓，立即识趣的离去。舒啦含笑走到云姑娘的房外，却见门上贴着一张寸余宽三寸长的红纸，纸上书以」对不起「三个大字。舒啦暗道，」哇操！挂起免战牌啦！「于是，他立即走到小青的房外。 哪知，情景仍是一样，他只好再走向小欢的房外，一看情景亦是相同，他不由暗道，」哇操！真是造反啦！「 于是，他走到钱幕兰的房外，却见他突然羞答答的自房内探出头来，低声道句：」对不起！「言讫，立即缩首关上 房门。舒啦愣了一下，立即走到席绣绣的房外。只见席绣绣打开房门，朝她的小腹指了指，焉然一笑！ 舒啦进房，苦笑道：」绣姐，她们是什么意思呢？」席绣绣斟了茶，低声道：」啦弟，她们是担心你与奶奶比 武又替她行功运气，耗损太多的内力，所以请你休息一阵！「」哇操！原来如此，好吧？」」你……你要住这儿吧？」 」是呀！难道要我在走廊扛地铺吗？哇操！我讨了五房妻妄，若是打地铺，我看我就别想再混了！「」嘻嘻！ 那你就住这儿吧！不过，咱们的约法三章，你……「」哇操！安啦！「说完，盘坐在床上，就欲开始调息。席绣绣说道：」啦弟，你不上床吗？」」哇操！我不敢上床，我会忍不住的！「」啦弟，委屈你啦！姐姐一定会安排的！「说完，径自朝厅外行去。 舒啦跟在她的身后，一见她只是在房屋游逛，不由暗道：」哇操！看她似在思索什么事？该不会又三心两意了 吧！「两人走了一个时辰之后，舒啦跟着她走人客房，坐定之后，只听千心姥姥肃然道：」啦儿，黄衫会若来此， 你们一定守不住！「」哇操可能吧？」 」不错！因为黄衫会不惜以万两黄金聘来三十名四川唐门高手，他们不但精阵式，下毒及暗器手法更是令人惊 悚！「」哇操！「万两黄金，好大的手笔呀！」「黄衫会决定要消减梦幻岛，只要梦幻岛一垮，整个的绿林同道尽入洪天钧的手中，同时，他还有没有钱吗？」「哇操！有理！相是放长绳钓大鱼！」「啦儿，趁些唐门高手尚未抵达黄衫会之际，我打算让你先混入黄衫黄会，伺机削弱黄衫会的势力！」「哇操！黄衫会素以组织敢密闻言，我能混进去吗？」「没问题，你只要练习《化形玄功》，扮成兰儿的模样……」舒啦未容她说完，立即叫道：「哇操！叫我扮成女生呀！不行！不行！万一那些猪罗对我毛手毛脚，怎么办？」「啦儿！你放心，兰儿在黄衫会护有《冷面修女》之称，公私分明，洁身自爱，没人敢多看你一眼的！」「哇操！这还差不多，不过，《化形玄功》真的可以……」「啦儿！太好啦！咱们是不是首上开始？」「好吧！不过，在这三天内，你不许碰女人，最好也别有那种念头！」「哇操！这……好吧！」于是，舒啦就一口气在客房住了两天半，甚至连吃喝之物也由仆女们送屋来，乐得千心姥姥暗暗赞许不已！舒啦练习「化形玄功」乃是最高机密，因此，千心姥姥根本没有告诉第三者，不过，却让五位新娘焦燥不安！ 她们向那位仆女探听舒啦在客房内干什么，对方只知舒啦好似在练功，却不知到底在练什么功，五女根本不相 信舒啦在练功，她们以为舒啦因为新婚之夜到处碰壁，所以干脆和她们「冷战」。她们难过极了！可是，她们又不便去找舒啦，五人只好「闭门思过」了。舒啦根本没有想过这么多，因为，他正在进行最困难的「丰乳」「增臂」以及「变嗓」工作。千心姥姥虽然随时在旁指点，可是由于舒啦的身材与钱幕兰相差较大，加上，他已非童身，因此，进度甚缓！ 在第三天黄昏之际，只见舒啦头顶猛冒白雾，显然他已经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了，盏茶时间之后，总算颇具「 模型」了。该凸的凸，该凹的凹，千心姥姥仔细的检视他的五官，甚至连颈项前方的喉结、皮色，亦不敢加以疏漏！半晌之后，只见舒啦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站起身子道：「哇操！……」话声刚扬，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嗓音居然变得又尖锐又细声，不由哧得立即红着脸，住口不语。千心姥姥却含笑打量着他的胸部及臀部。舒啦羞得全身一热，好似遍体长刺，不知该如问自处？半晌。之后，只听千心姥姥颌首含笑道，「太完美啦！成啦！」「啊……」「啦儿，你必须将这句头句戒掉：」「是：奶奶：我这双脚……」「是啊！不碍事，差不了多少，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的！」「哇操，真的可以过关啦？」「当然还不行！你必须了解黄衫会环境，重要干部之姓名及特徽，武功及其他的习惯！」「哇……不！天呀！还要背这么多呀！」「啦儿！岂止这些，你还要模仿兰儿的一举一动，最重要的你一定要通过仆女小燕的耳目，那丫头精得很哩！」「天呀！我的脑瓜子一定会应付不过来了！」「啦儿！兰丫头会告诉你，去吧！」「弯操！谢啦！」舒啦打开客房的房门，一见外头没有他人，立即快步行去，匆匆的穿过院子，终于走入大厅。只见大厅空无一人，他不暗暗惊道：「哇操！她们没在此处用膳，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即朝新房行去。他尚距云姑娘房间十余尺，立即听见席绣绣低声道：「只有咱们一起去问他清楚吧！免得大家都难过！」舒啦不由暗说道：「操安！她们干嘛要问我清楚？」他立即叹然走向厅外。只听云姑娘轻声道：「兰妹，麻烦你和我走一趟吧！」「好的！」「舒啦闻言，立即入对面小青的房内。片刻之后，只听一阵轻细步声逐渐的远去，舒啦嘘了一口气，轻轻的打开房门，立即行了过去。 顺手一推，他立即看见席绣绣和小青，小欢三人紧张的坐在椅上，他不由心中一动，启口问道：」你们怎么啦？」 小欢抬头一看，问道：」兰姊，你的头发怎么啦？」舒啦尚未答覆，立即听见席绣绣起身沉声道：」你是谁？」舒 啦存心作对她们，立即讶道：」绣姊，你不认识小妹啦？小妹是幕兰呀！青妹、欢妹，你们认识愚妹吧？」 三女从头到脚看了半晌之后，只听席绣绣疑惑的道：」兰妹，你方才不是和盼姊去找啦弟，怎么又……「说话 之间，舒啦突然听见远处院中传来轻细的衣袂破空声音，心知必是云姑娘二人回来了，他立即含笑坐在椅上。席绣绣一见他不语反坐，心中立即引起更多的问号。舒啦微微一笑，道：」绣姊，坐下吧！别虚待自己了！「说完，朝她的小腹一指。 席绣绣娇颜一红，正欲坐下，突见穷门一开，云姑娘及钱幕兰已经走了进来，席绣绣不出惊呼出那对美目来回 的在舒啦及钱幕兰的身上扫视着。小青及小欢亦糊涂了！ 云盼盼及钱幕兰欣喜万分的打量舒啦，好半晌之后才只听云盼盼摇头叹道：」神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钱 幕兰亦叹道：」无懈可击！太神奇了！「 舒啦哈哈一笑，将右脚上的皮靴一脱，道：」怎么可能无懈可击呢？这双脚丫子就过不了关啦！「钱幕兰愣了 一愣，娇颜倏然一红！ 云盼盼比较片刻，叩首道：」差不多啦：没有人会注意这么多啦：啦弟，你怎么突然想要这样子呢？」」哇操！ 予岂好如此哉？予不得已也！你是不是真的要知道？」云盼盼叩叩首，道：」是的！「」好！咱们到隔壁去说！「说完，径自含笑开门而出。 云盼盼回顾望了席绣绣四人后，只听席绣绣低声催促道：」盼妹，看他神秘兮兮的，去瞧瞧吧！「云盼盼叩叩 首，打开密门之后，一见舒啦刚入翌日一大早，二十余名梦幻岛高手即跃入海中，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个时辰 之时，千心姥姥那支铁龙头杖再度出世了。 千心姥姥歌手持龙头杖，微微一笑，道：」啦儿，老身原本要让你休息一阵子，你如今再座出世，咱们就再练 一阵子吧！「说完，径入院中，使出身法挥舞着龙头杖。」呼呼「声响中，人与伏逐渐合而为一。席伏蚊夫妇赞得暗暗领首不已！啦弟与云姑娘五女亦喜得暗暗惊不已！盏茶时间之后，只听钱幕兰低声道：」奶奶真的收你了！「」哇操！你怎么知道呢？」 」由她的杖法得出来的，她已经将那凌厉霸道的攻势完全演化在守势，这乃是一件不容易之事！「」哇操！光 是守势就如此的厉害，如果是攻势，那怎么得了，幸亏她那天没有拿这套杖法对付我，否则我就惨了！「」那也不 见得……以你的功力，自保有余！「 」哇操！奶奶若听见这句话，非跳起来不可！「倏听一阵」嘘嘘！「啸声传来，啦弟及钱幕兰作面对钱幕兰的 房中，她立即快步跟了过去。哪知，她刚推开房门，立即看见舒啦已关妥窗扉，放下床幔，她不由全身一热，立即关上房门。 舒啦含笑对着盼妹，边脱去衣衫，边道：」盼妹，请你进一步鉴定看看小弟这付女儿身，有何缺失？」四座山 峰一顶在一起，两人不由全身一抖！四片嘴唇亦粘在一一起了。四足却合作无问的往床上行去。不久，两人已经侧躺在床上了！ 云盼盼神色一变，急道：」啦弟，唐门高手素之毒物及暗器见长，你……你可要多加小心！「舒啦爱怜的解了 她一下，道：」盼姊，我会的！「」啦弟，真对不起：若非为了梦幻岛，你岂需深入虎穴！盼姊真不知该如何的感 激你！「说完，激情的热吻着。两人立即激情的扭动着！阵阵春潮带起来的汹涌声音，立即使远处的席绣绣四人听得娇颜倏红，不约而同的垂下头。云盼盼穿妥衣衫走出浴室见状之后，立即羞羞的走了出去。席绣绣待云姊坐定之后，立即含笑起身相迎。 云盼盼羞羞的坐定之后，立即含笑朝小青道：」青姊，兰妹可能已经招架不住了，麻烦你去接下兰妹吧！「小 青立即红着脸起身而去。 席绣绣将一杯香名递给云姑娘，道：」姊盼，歇会吧！「云盼盼羞丑的道过谢，浅尝一口香名之后，立即将舒 欲混入黄衫会之原因说了一遍哩！席绣绣秀眉一改道：」那不是太危险了吗？」 」不错！不过，有奶奶在暗中策应，加上啦弟的机智及武功，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唉！啦弟梦幻岛 欠他太多了！「」绣姊，你别想太多了，免得影响身子。「」好好，谢谢你！「」盼姊，咱们去见见父母吧！「」好好，你先休息一下，我自己去见吧！「 」没关系！咱们一起去吧！欢妹，麻烦你去厨房她们做着宵夜，万一青蛛累了，就麻烦你啦！「小欢羞丑的点 了点头，三女立即走出房外。贼心虚，立即低下头，偷偷的一看，千心姥姥已收杖走了过来。众人立即鼓掌赞许不已！」哇操！现鬼了！「 倏见舒啦启齿传音道：」奶奶，你要我混入黄衫会，总要教我几套混得过去的武功呀！你说对不对？」」啦儿！ 好！我就把这套杖法传给你！「 钱幕兰欣然色喜，轻声道：」啦哥，奶奶这套杖法也没有传给会主哩！你快上前致谢吧！「」哎呀！别来那些 俗套，开始吧！「众人立即识趣的回避。云盼盼五人更是回帚集思广益替舒啦列出如何做一个气质高雅，令人又敬又畏又思恋的」冷面修女「。 忙碌的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间已过了半个月了，舒啦白天练武，晚上」加班一边练习「」美人学「，更觉得 时间飞快似的！」这天，大地一片黝暗，厅中却烛火通明，舒啦夫妻六人与席伏蛟夫妇，千心姥姥九人伏案而食！这时离别之宴，舒啦及千心姥姥将今夜由龙泰泛舟渡海送回中原，此去吉凶未卜，众人心中不由沉甸甸的！不过，云姑娘五人不愿舒啦牵挂，因此，强颜欢笑，好不容易挨到席散之后，六人方始回房。舒啦虽然一向豪放豁达，可是，面对离别，他在一一搂抱过爱妻之后，禁不住也心头一酸，声音一哑了！突听席绣绣咽声道：「啦弟，答应好姐姐分娩之前，你一定要赶回来，好不好！」说完，禁不住掉下泪来。舒啦搂着她，坚定的道：「绣姐，你放心！小弟在中秋之前，一定回岛，哪怕是海枯石烂，亦会赶回！」说完，轻轻的替她拭去泪水。云姑娘立即上前劝道：「绣妹，姐姐略音相愿。依啦弟的气色，看来，此行不但没有风险，反而有喜事哩！」「哇操！真的吗？」「不错！绣妹上回离本岛之时，我会告诉她有惊无险，说不定尚有喜事临门，如今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席绣绣立即羞丑低下头。舒啦心中一宽，立即叫道：「哇操！我现在是化兰妹的模样，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呀？」「不会！面相乃是观气色，气色乃是由内形诸于外，与容貌无关，啦弟，姐姐祝福你能事事称兵如意！」 「哇操」！谢啦，盼姐，听了你这席话，小弟好似吃了定份丸，来！我们快快紧紧的来个吻别吧！「说完，立 即搂着云姑娘长吻起来。等到吻遍五女之后，已是将近半个时辰了、六人立即含笑走到大厅，舒啦立即与席伏蛟夫妇道别。 只听席伏蛟肃容：」啦儿，我代表本岛的弟兄向你致谦及致谢，祝你能够首到成功，凯旋归来！「」哈哈！小 婿会尽力而为的！「盏茶时间之后，一条梭形快舟在龙泰的功力催动之下，带起一道白泉，疾潮浩瀚海面射去。第十五章化雄为雌为锄奸天台山位于浙江，乃是江南文物最盛的一座名山。天台山并不似峨嵋、青城、黄山有峰峦之胜，也没有华山、泰山的奇雄，然而，天台山却富有江南特有的秀丽。 千余年来，文人骚士均欣然停止，加以浙江为鱼米之乡，地方富绅，因此，天台山的面目有如一位时装模特儿 压倒江南。入天台山之后，首先看到的便是赤城山，此山土色红赤，状如云霞，在道家稍为第六洞，地位颇高。可是，自从被洪天钩在半山修建黄衫会之后，文人骚及游客均被迫却步，示找自己迹近禁区了。这天晌午时分，舒啦跟着千心姥姥刚走到天台山下，立即看见两位黄衫青年各带一位黄衫少女迎山而来。看他们边走边嬉闹的情形，那两位青衫青年必是自傲而好色之流，那两位黄衫少女必是骚浪之人。 舒啦正在暗叹之际，耳边已传来千心姥姥的传音道：」啦儿，那两位少女乃是会中之人，那两位青年却好似两 双饿狼发现一双落单的棉羊般，双目一直盯着舒啦，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下。舒啦暗叹道：「畦操！你们这两双猪罗真是瞎了狗眼啦！妈的！我非找个机会修理你们的！」在他思忖之际，千心姥姥低道一声，逸自朝前行，舒啦冷哼一声，看他们一眼，足下行若流水的走去。那两位青年张咀怔视他们擦身过去之后，只见其中一人低声问道：「她就是你们黄衫会总巡察钱幕兰吗？」「是呀！够艳！够冷吧！」「嘿嘿！你能不能替我搭搭线呀？」「格格！大公子，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你没有看见她那副冷冰冰的模样呀！任你有火山般的热情，亦无法刊动她的芳心！」这两位黄衫青年正是四川唐门大公子唐玉龙及唐天虎。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唐门主人唐天龙及其妻华巧仙在系下万两黄金之后，立即率领长子唐玉龙、唐天虎及幼 女唐玉凰和二十五名好手在三天前赶抵黄衫会总会处，双方的关系立即呈现火辣辣的直线上升。爱色如命的唐玉龙及唐天虎面对黄衫会那十余名美丽大方，热情如火的女弟子，几乎乐昏了头。 三天两夜下来，他们兄弟俩已「杀遍」那十五名女弟子，今日挑出表现最优异的二女正打算到杭州好好的乐一 乐。哪知，却会遇上舒啦这位绝色「美女」。因此，唐玉龙在闻言之后，立即阴笑道：「嘿嘿！本公子就喜欢这种带刺的玫瑰，小鹃，此事就交给你办吧！」「这……」另外一位少女立即接道：「大公子，请你收回成命吧。」「嘿嘿！真的如此辣手吗？」「是的！钱总巡察执法如。山，翻脸无情！小女二人实在不敢接下这份任务，所以，才要你收回成命！」「嘿嘿！我就不信天下会有如此热烈的女人，小鹃、小风，咱们打个折衷吧！你们只负责私下将我们齐钻一下，如何？」「好吧！」唐玉龙「嘿嘿」一笑，挽着小鹃继续朝下行去。且说舒啦及千心姥姥边行边传音会商对策及认识环境，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终于来到黄衫会的总会。舒啦打远远的打量那十余排豪华房舍，暗忖道：「哇操！在这个半山腰盖这么多的房舍，可要花不少的银子哩！」两人尚未抵达大门，门口那两名黄大汉早已举手行礼一起大声喝道：「参见老老及总巡察！」舒啦微微点了点头，口即跟着千心姥姥步入大门。只见一位面貌娇美，却神色阴惊的四名黄经人站在大厅门口，一见到舒啦二人，立即挤出笑容迎了过来。双方尚距六尺余，千心姥姥立即点头道：「见过会主！」舒啦立即躬身下跪声道：「参见会主！」这位黄衫人正是黄衫会主洪天钓，只听他哈哈一笑道：「姥姥，总巡察，辛苦你们了，咦？桃花呢？」千心姥姥脸色一沉，道：「随云中龙那小子出家啦！」黄衫人全身一抖，失声叫道：「云中龙？是不是那位双绝公子！」「不错！若非有他从中作便，老身早就毁了舒啦那小子啦！」「姥姥，究竟是怎么回事？」「入厅再谈吧！」「是！是！请！」入厅坐定之后，千心姥姥立即沉声道：「会主，你可知道闻名天下的舒神医就是云中龙所乔扮的？」「什么？竟会有此事，他为何要如此做？」「不错！老身三人一抵达梦幻岛，立即发在岛上已布有阵式，好不容易才通过阵式，却被云中龙及舒啦阻止。」 「舒啦那小子的确有一套，竟然与老身拼了三、四个时辰，老身好不容易才占了上风，却被三十六名高手以阵 式困住。」「老身与兰儿和对方拼开三个时辰之后，由于对方的布阵严密，又随时有人追捕，老身及兰儿只好暂退。」「老身二人退回海边之后，才发现桃花并未跟随退出，于是，在休息一个时辰之后，再度上岛叫阵。」「这回，云中龙现身见老身，他首先告知桃花已自愿剃度出室之事，老身当然不相信啦！」「可是云中龙讲话声刚落，光头脱发的桃花竟然自远处掠来，而且向老身表明出家之决心。」「在老身怔之际，云中龙向老身挑战，而且提出比武内力之要求，老身自持有《千毒掌劲》，立即应允。」「哪知，双方僵持二个时辰之后，老身已经发现无法胜他，因驰，立即将《千毒掌劲》格仗透体攻入。」「云中龙果然不愧为双绝公子，老身虽然连连使出《血箭魔功》，最后仍然不支，而且还负了重伤！」「云中龙傲然长笑之后，吩咐席伏蛟让者身在岛上疗伤之后，立即与桃花拾舟渡海而去了！」 「席伏蛟在老向表明他已决心在幻梦岛住隐之后，每日供应食物，在老身养妥伤势之后，另派人送老身返回中 原！」说至此，缓缓的嘘了一口长气。她这一自动「表白」，立即令洪天钧深信不疑！因为，洪天钧已接获手下报告桃花婆婆已换上身僧衣，随着一位布经和尚在疗东一带行医救人。另外，他也获知梦幻岛遍告知各大门派，言及梦幻岛决心约束岛中弟子不准涉足中原之事。此外，他由千心姥姥的气色及那把受过海水腐蚀的寒铁龙头杖，猜知她此行必然吃了大亏。因此，他闻言之后，立即阴声道：「哼！席伏蛟不用想假籍扫阴脱身，本座仍会血洗梦幻岛的。」舒啦一直肃然不语，闻言之后，暗叹道：「姓洪的，你别痴心妄想；我非把你搞得鸡飞狗跳，焦头烂额不可！」千心姥姥心中冷笑，表面上却附和：「不错！老身为了出这口气，非把梦幻岛移平不可！」「嘿嘿！师傅，你放心！唐门三十名高手已经抵达此地，只等你提供梦幻岛的资料，不日即可挥师进攻！」千心姥姥立即附和的阴笑着。半晌之后，只听洪天钧道：「姥姥！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入夜之后，本座在聚义厅摆宴替你们接风！」千心姥姥道句：「呵呵！谢啦！」立即与舒啦走向「揽月楼」。揽月楼位于黄衫会总会正中央，洪天钧及洪佩丽住于右楼，舒啦及千心姥姥住于左楼。 舒啦二人尚未走出大厅，立即有两位小婢女迎了出来，舒啦一见左边那人的右嘴角有一颗美人痣，心知她就是 小燕！二婢微微福了一福跪声道：「参见姥姥、姑娘！」千心姥姥呵呵一笑，道：「小青、小燕，你们越发娇颜了，莫非得到唐门英雄们的滋润啦！」二女双目一红，立即垂首不语！「呵呵！快去准备沐浴用具吧！」二女跪应一声，立即退去。千心姥姥带舒啦进入钱幕兰的房中之后，立即以传音入密仔细的重将四周的环境及该注意事项说了一遍。舒啦会意的点了点头，一见小燕已提水进来，她立即送走千心姥姥，同时，将包袱放在桌上。哪知，他刚坐下，立见房门口白影一闪，柳眉锁眉的洪佩丽在一名女婢引导下走进房来。舒啦心头一疼，暗道：「丽妹，苦了你啦！」他立即唤声：「丽妹！」然后上前握住她的手掌。洪佩丽低声问道：「兰姐这次在梦幻岛你看见到他？」舒啦看了他那园鼓的腹部，忍住心中之绞疼，点头道：「有！他比以前更俊，武功亦更高了！」「兰姐，他真的成亲了吗？」「不错！不过，他曾传音告诉我，请我转达他对你的关怀之意和永恒不变的爱心！」洪佩丽双目一亮，身子一颤，道：「咳，该不会是你在安慰我吧？」 「丽妹，我怎么骗你呢？对了！他曾提过一句：」出生入死斩怪蛇，午夜梦回泪湿枕『！「洪佩丽身子一震， 立即反复念着那十四个字。泪水情不自禁汨汨直流。舒啦瞧得心中一阵剧疼，真想当场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可是一见到在场的那位婢女，他立即忍了下来。 不过，他立即取出纱布轻轻的替她拭泪，口中更是轻声道：」丽蛛，为了腹中之婴儿，你别太伤心呀！「」兰 姐，谢谢你！我走了！「舒啦爱怜的看着她的背影半晌，默默的进走浴室。等她出来之后，只见一位体态丰满的中年美妇和一位杨贵妃型的降裳少女坐在床上，他不由一怔。 侍立一旁的小燕口即跪声道：」姑娘、唐夫人和唐姑娘前来拜会，请恕小婢冒味的留下她们！「中年美妇立即 起身道：」我是华巧仙！「 降衣少女亦起身跪声道：」唐玉仙见过钱姑娘！「舒啦立即跪声道：」二位快请坐，小燕，奉茶！「说完，端 坐在桌旁。 华巧仙打量他半晌，赞道：」云姑娘人美若天仙，今日得睹尊容，始知传鹰尚且不及一，二矣！「」夫人谬赞 矣！令缓国色天香，我见犹矣！「唐玉凤妩媚一笑，连轻，」不敢当！「不已。 华巧仙嫣然一笑，道：」兰儿，听说你此次与令祖母外出，乃是赶往梦幻岛，不知可有收获！「舒啦故意红颜 垂首道：」惨败！「 」咳！听着梦幻岛已不足百人，而且精英已去十这八九九，以姥姥及你怎么可能会悲败呢？」」梦幻岛本身并 不强，不过，因为适逢双绝公子云中龙及舒啦在岛上，因此，晚辈及姥姥才会惨败！「华巧仙神色大变，颤声道：」 云大侠真的还在人世吗？」」不错！姥姥就是被他击伤的！「华巧仙喃喃自语道：」云大侠既然尚在人世，合作之事必须从长计义！「说完，神色即若明若暗。舒啦虽然不知云中龙既单枪匹马在三日之内声败过唐门七十余名高手，不过，却暗中引以为傲！」只听唐玉凤跪声问道：「兰姐，可否谈谈那位舒少侠的武功？」「他曾与姥姥力拼三四个时商，才稍居下风！」唐玉凤听得双目异采连门，又问道：「兰姐，听说舒少侠为人豪放，人品俊逸，不知传闻误否？」「不错！否则梦幻岛岛主不会将其爱女、外男女和两位美婢嫁给他为妻妾，本会姑娘亦不会以身相许！」唐玉凤不由听呆了！华巧仙立即试探性的问道：「兰儿，你是否对他亦……」舒啦挟头苦笑道：「他未把晚辈看入眼中，晚辈自渐形秽，又凛于双方敌对立场，岂敢痴心忘想！」言下之意，乃暗示唐玉凤少痴心忘想！华巧仙神色稍松，又试探性的道：「兰儿，你可有中意的对象？」舒啦暗道一声：「少推销你那两个猪罗罗！」表面上却低声道：「晚辈凶若无礼，岂有人看上眼？」华巧仙欣然道：「兰儿太客气，以你的人品，武功及练的处事经验，不知那家儿能幸运的娶到你哩！」舒啦立即将头垂得更低了！只听唐玉凤脱口道：「娘，大哥及二哥一向自视甚高，你改天就让他们见识，兰姐这个大美人吧！」「格格！兰儿，小大有此荣幸吗？」舒啦心中暗叹道：「哇操！一答一唱，好一对相声高手！」表面上却羞涩的道：「请前辈去和姥姥谈吧！」「格格！好！好！凤儿，娘尚有事，你陪兰姐随便谈吧！」说完，迳自含笑离去。她刚离去，唐玉凤立即向舒啦进一步询舒少侠的资料，舒啦心中冷笑，故意大大替自己宣传一番。 咱们暂时阁下唐玉凤听到神魂颠倒，且说华巧仙刚回到客居的「揽风楼」大厅，唐玉龙立即上前问道：「娘， 有希望吗？」「没有！」「什么？没有希望！」「格格！娘身为女人，当然没有希望啦！」唐玉龙欣喜的道：「娘，你可真会逗人，快说啦！」「格格！回房再说吧！」二人一踏入房中，唐天龙唐夭虎神采奕奕的立即问道：「娘，看你春风满面，莫非已有进展啦？」「格格！不错！凤儿正在继续替你们宣传哩！」唐天龙兄弟立即欣喜得起身直搓手不已！ 唐天彪将珠子收回盒中，含笑道：「龙儿、虎儿、爹在向你们道贺之余，有一事必须言明在先，免得你们手足 相残！」唐天龙会意的道：「爹，你放心，钱幕兰若看中虎弟，孩儿绝对不会有什么怨言或不满的！」唐天虎亦正色表明同样的心意。「嘿嘿！那就好！那就好！」只听华巧仙低声道：「相公！你可知云中龙尚在人世？」「什么？你怎么知道此事的？」「是幕兰告诉我的，千心姥姥还被他击伤哩！」「这……想不到他的武功更精进了！」「相公，既有云中龙替梦幻岛撑腰，咱们……」「哼！咱们五人已练成《满天花雨》，正好可以一雪前耻！」唐夭龙雄心百战的道：「对！爹，只要咱们除去云中龙，不但可以一雪前耻，亦可威震武林，进而……」「虚！禁声，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 唐天龙低声道：「爹，季天斌那批人对咱们甚为侧目，咱们何不拿他们开刀，进而对洪会主施加压力……叫… …」唐天龙沉声道：「龙儿，你欲以武过亲吗？」「不错！只要能将钱幕兰加入唐门，千心姥姥一定会支持咱们，届时咱们何愁不既稍霸江湖呢？」 「龙儿，你别忘了千心姥姥乃是洪会主之师母，她岂会支持我们击败黄衫会，另外，听说钱幕兰这丫头也挺不 好惹的！」「哪，洪天钧如果自动放弃霸业呢？」唐天彪神色一变，低声道：「龙儿，你可别乱来！」 「爹，你放心，孩儿早已与虎弟设计妥当，此事不但绝对不会令人起疑，而且，咱们也可以不费吹石之力的增 加一批杀手！」「这……真有此事？」 唐天虎得意的道：「爹、娘、孩儿与大哥在这三日之内已经各与那十五个丫头交合一次，而且已将《一点红》 送入她们的体内了。」唐天彪听得补色一喜，身子不由一颤！华巧仙情不自禁的格格连笑起来。 就在此时，突听窗外传出一声喝：「谁？」唐天彪神色大变，迅即打开窗扉朝外一瞧！「只见一道黄影正突掠 而出，另有一名唐门高手正突追而去，唐天彪沉喝一声：」巧天，避开！「右手一抖，三道寒星突射而去。唐天闻声，忽地向左一掠！那道黄影刚射出仗余，立听暗器及体，冷哼一声之后，右掌向后一劈，一股掌力突卷向那三道寒星！」怕、怕、怕！「三声脆响过后，那三道寒星立即地出三棵蓝颜色的毒针疾射向那道黄影。只听那道黄影闷哼一声，立即倒地惨豪！半晌之后，地上立即多了一滩黄水。此时正值人暮时分，立即有一群人赶往现场。唐天彪冷哼一声，立即朝唐天龙使个眼色。唐天龙身子一震，迅速掠出窗外。现场立即壁垒分明，黄衫会及房门高手和以季天斌为首的三十余人立即默默的各据三方，停立不动。 突听一声：」会主惊倒！「季天斌诸人以及黄衫会高手立即站立躬身叫道：」参见会主！「洪天钧沉声道句：」 免礼！「目光一落在那滩死水，眉一皱，朝唐天龙问道：」大公子，此人是死于你之手？」」不！是家父出手的！ 「 一声轻叹之余，唐天彪已忽然现身，只见他行若流水的来到现场沉声道：」洪兄，此人隐在小弟窗外。欲图不 轨……「只听季天斌脸色一沉，冷哼道：」姓季的，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若非姓轿的隐伏在我的窗外，我岂会对他 下手！「季天斌双眼一红，继又沉声道：」姓唐的，说不定我兄弟只是路经窗外，他岂可忘加罪名下此毒手？」站 在季天斌身后的那些大汉立即齐声大叫不已！ 只见唐天越众而出，叫道：」住口！是我发现姓萧的伏在那义花树后面偷窃门主的房内，他一听见我的足声立 即仓促惊去。「季天斌立即说道：」胳臂往里弯，谁会相信你的话？」唐天彪怒极之下，立即仰天厉萧一声！ 洪天钧立即陪笑道：」唐兄，请别动怒，此事……「唐天彪沉声道：」洪兄，请怨小弟抗命，唐门卓立江湖已 逾百年，却从未遭此羞辱，请你勿干涉此事！「」这……「 唐天彪冷冷的朝季天斌道：」姓季的，你如果有种的话，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在演武场见个高下！「季天斌神 色一变，暗一咬牙，立即说道：」好！今夜我倒要领教唐们的暗器及毒物有多高明！「说完，立即率众离去。洪天钧轻嘘一声，一见季天斌已转身离去，他只好吩咐下人去清理演武场，然后默默的回房而去。半个时辰之后，舒啦与千心姥姥陪着洪天钧默默的坐在演坐场当中看台上，打量着站在场外两侧之人。半晌之后，只见季夭斌一五口家，缓缓的走到演武场中央，身子一阵移动，立即各依方位面向外站立不动。舒啦一瞧对方所立之方位，隐含五行生克之理，而且左右腰间各紧一个鹿皮小嚷，不由精神一振！突听以季天斌为首的诸人一起大叫一声，立即有三十六名大汉突掠而出，迅速围住唐天彪五人。 只听季天斌叫道：」姓季的，你为何龟缩不出？」」嘿嘿！你们若能通过这个阵，本大爷自会奉陪！「只听唐 天在远处叫道：」禀门主，请谁属下会会主这个胆小之徒？」」嘿嘿！唐天你稍安母躁！本座会令他心服口服的！ 「说话之中，那三十六人已经抽搐绕圈疾奔起来。舒啦一见这三十六名大汉所布之阵正是」天正杀阵「，立即仔细的注视着唐天彪五人如何的破阵。只听唐天彪厉萧一声，只见他们五人鬼魅般的一闪，双掌一阵突挥，场中立即扬起一片白茫茫的光芒。似朝阳光芒出现大地，群邪纷纷消逝。那三十六名大汉立即纷纷到地惨豪。刹那间地上立即一片黄黄的死水。舒啦不由惊色大变，一颗心儿划跳如雷！唐天彪立即仰首历笑不已！只听一名唐门高手暴叫一声：」门主，小心！「一道黑影立即突掠向场中。接着另有两道黑影突掠向场中。舒啦一见季天斌掷出三粒黝黑的小丸，立即想起季天斌在逃难幻悔岛立时所掷出的」回天丸「。据千心老老所言过」回天丸「乃是唐天老人在三十年前令武林闻之色双的暗器，想不到曾落入季天斌之手中。因此，他叫声：」卧倒！「立后，立即翻落在他背后面。」轰轰轰「三声巨响之后，场中上空立即飞溅出三团细细的血肉，那三名唐门高手已」殉聪「了！唐天彪五人卧倒在地，目睹此种骇人的火药不由脸上如土，骇谏之余，一时爬不起身子。季天斌一见伤不了唐天彪五人，神色一变，立即转身识趣的叫声：」走！「朝大门方向疾掠而去。舒啦岂容血海仇人逃掉，」大叫「一声：」站住！「一式」天马行空「疾扑过而去。千心姥姥叫声：」接着！「疾将龙头仗疾掷而去。舒啦右掌一扬，在半空中接住龙头仗，一式」沙歃鹃翅「朝里一射，立即拦住了季天斌。动作之疾，变招立速，令人叹为观止！季天斌神色大变，大声道，」你……「」叛徒，动手吧！「 说完，抢起龙头仗，一式」六申开山「疾扫而季天斌一式」时光倒流「向后暴退出丈余，张口叫道：」哇操… …「舒啦岂容他分辨，抢先疾攻而去。院中立即幻起如山的仗影以及骇人的仗风。另外那些大汉慌忙向后暴退不已。季天斌见状，立即使出浑身解数闪避着。双方迅即互拆十余招，突听」砰！「的一声季天斌哼一声，手抚右脸跄的向后暴退不已！只听一声冷哼，只见唐天疾掠而出，双手在半空中一挥，两枚毒针立即罩向了季天斌啦！季天斌突然转身，向左疾扑而出，只听他轻哼一声，三攻毒针已经钉在他的右腰之间了。立即看见他不住的在地上翻滚惨嚎着。唐天落地立后，狰笑道：」姓季的，你好好的享受寒毒肯侧之美味吧！「说完，仰首原原一笑！哪知，他刚笑两声，立即带着惨叫飞了出去。舒啦一仗将唐天扫飞之后，冷哼道：」是你妨疑本座执法，犯得了谁？」说完，左掌朝季天斌一劈。」轰！「一声，院中立即多了一个六尺余方圆的深洞，季天斌已免费的找到了一个完成葬礼了。唐门高手一见舒啦毁了唐天，正欲现身允回公道之际，突见种骇人的掌力，人人自动」立定「了。 舒啦冷哼一声，走到洪天钧的面前，执法行礼道：」禀会主，季天宾坏了本会颜面，属下已云正法！「洪天钩 一见舒啦使出千心姥姥的独门仗法，心中倒本甚为吃惊，可是，他不愧为英雄，立即沉声道：」很好！「说完，惊 下看台，停在季天宾的面前，道：」唐兄，今日之事，可否看在小弟的面上，就此揭过？」唐天彪哈哈一笑，说句 ：」好吧！「立即率众回房而去。 洪天钩脸上一热，右手一挥，道：」速清理现场！「一声：」是！「之后，季天宾的那些幸存手下及二十余名 黄衫会高手，立即开始清理现场。半晌时辰之后，舒啦及千心姥姥应邀到受洪天钧的款待，唐天彪五人依然也在场作陪。 酒过三巡之后，只听华巧仙脆声道：」钱幕兰的武功如此的出神入化，我敬你一杯！「」不！夫人，请恕晚辈 方命，晚辈已不胜酒力矣！「」格格！那就随意吧！「说完，她迳自仰首干杯。 舒啦长饮一口，叹然道：」夫人真是好酒量！「」格格！不敢当！对了！姥姥，晚辈想请教你一事？」」呵呵！ 夫人，请说！「 」姥姥，令孙女文武全才，人又长得俊，晚辈斗胆提亲，你看小犬二人可够格与令孙女匹配？」千心姥姥闻言 不由一怔！舒啦想不到她会当众单刀直人提出此事，立即也愣住了。 所幸千心姥姥毕竟是老江湖了，只听她呵呵一笑道：」夫人，多谢你的厚爱，二位公子的确是人中之龙，不过 ……「唐天龙兄弟闻言，心中一喜，但听那句」不过「立即凝神倾听。 千心姥姥看了他们一眼，含笑道：」不过，兰儿曾私下向老身提过，在会主未称霸武林之前提终身大事。「唐 天龙二人不由一阵怅然！ 华巧仙怔了一。下，继又含笑道：」钱幕兰志气可加，唐门定当全力协助洪会主早登霸位，大家干一杯吧！「 众人立即举杯一饮而尽！ 洪天钧立即扯开话题道：」唐兄，你可知道云中龙重视江湖之事？」唐天彪叩首道：」钱幕兰曾向贱内提及云 中龙曾替梦幻岛出力之事，小弟正等着请他暗试，《满天花雨》的武功哩！「」哎！识见那式《满天花雨》实在令 人叹为观止，不过，云中龙的武功甚高，你们可要随时多加小心哩！「」嘿嘿！洪兄请放心！这式《满夭花雨》在 合击之下，固然无懈可击，若单独施展，其威力也足小对付云中龙。「」哈哈！那就好！那就好！「 一直不吭声的舒啦突然脆声问道：」请问门主，晚辈方才明明看见那些暗器已向外扩散，为何不会波及围观之 人呢？」」嘿嘿！问得好！足见兰儿甚为细心！这全是手法控制之故，至于进一步的秘诀，因为涉及本门的机密， 请恕我保密！「言下之意，舒啦若」嫁入「唐门，即可获悉一项机密；舒啦心中一动，故意看了唐天龙一眼，然后 低下头。」哇操！他这一瞧，唐天龙立即双目一亮！「他好似被焦雷劈中，整个的呆住了！ 唐天虎神情一愣，双目突然一阵子疾转，不知在想什么」点子「，洪天钩哈哈一笑，道：」唐兄，为咱们的合 作干一杯吧！「唐天彪心中另有打算，立即也哈哈笑的干杯了！两人各怀鬼胎，各认为胜券在握，因此，愉快的饮着。舒啦面对美酒，为了保持」冷女「的风度，只好硬忍了下来，腰中之酒虫虽然嘀嘀直叫，却也无可奈何！好不容易熬到席散了，舒啦一回到房内尚未把屁股坐热，洪佩丽已和婢女在房外轻声敲门了。小燕上前开门，一见到洪佩丽立即行礼问安。 洪佩丽支退她们二人之后，立即关心的问：」兰姐，听说你今天一展所长，不但毁了季天宾，另外毁了一名唐 门高手。「」不错！季天宾这家伙目无余子，的确该罚，至于唐天那小子竟敢趁隙下毒，我为了维护本会声誉，当 然杀了他！「」可是，如此一来，你就得罪立门之人了，不由怎么搞的，我老是觉得立门之人另外有企图，你可要 多加小心些！「舒啦趁机煽把火，道：」立门之人甚为高傲，简直不把会主放在眼中，实在令人可气又可恨！「在 两人交谈之中，小燕刚走入院中不久，耳边突然传来一缕清细的声音道：」小燕，我在你的房中等你！「小燕向右 一瞧，立即发现唐天虎匆匆的向后院行去，她为他又起歹意，立即转身朝房内行动。 小燕先后被唐玉龙兄弟半逼半诱的搞上之后，立即开始继续想要唐门虎去做侍妾之美梦，因此，她兴孜孜的开 门而入。哪知，她推开房门，立觉身子一麻，张口欲呼，哑穴立即受制，不由令姐姐魂飞魄散，双目慌忙一闭。 只见唐天虎含着冷笑将一粒乌黑药丸塞入她的口中之后，沉声道：」小燕，别怪我先小人后君子！「说完，立 即拍开她的穴道。小燕只觉那粒药丸人口即化，全身立即一冷，情不自禁打即了一个寒禁之后，她立即欲下跪求饶。 唐天虎立即扶住她，另外倒出一粒绿色药丸递给她道：」小燕，你只要听我的吩咐，事后我一定娶你为妥！「 小燕只觉腹中一阵绞疼，慌忙将那粒药丸服下。将立觉一股详和之气流遍全身，她在稍松一口气之后，立声道：」 小燕愿供二公子的便策！「唐天虎取出一小包，阴声道：」小燕，你只要将这包药粉藏入钱姑娘的床下，我明日即 当众宣布娶你为妾！「小燕后退一步，颤声道：」小燕不敢！「 」好吗！你不怕毒发之苦吗？钱姑娘今晚喝了不少的酒，目前一定正在洗澡，你悄悄的办妥此事，会有谁知道 呢？」」这……「 」格格！小燕，此药乃是媚药，等我和钱姑娘和好之后，生米煮成熟饭，即使被她发现此事，又有何妨！「」 好吧！二公子，小燕为你救命了！「说完，接过药粉匆匆的走了出去。唐天虎阴阴一笑，立即悄然离去。因此，他立即提起了警觉。 首先，他悄悄的默察房内外有没有别人埋伏，半晌之后，他发现除了有一名巡夜人员在院中走动以外，千心姥 姥也已经就寝。他悄悄的脱下衣，服下三粒药丸之后，开始搜毒物之来源，半晌之后，立即被他从床下找出那包药粉。他尚未决定要如何处置那包药粉之际，突听院中多了一阵轻细的衣袂破空之声，他立即将那包药粉放回床下。静静的躺回床上之后，立即将气息一闭。他一听窗外已掠来一人，心中一阵冷笑，他立即将功力聚于双掌。」卡！「的一声细响之后，窗外一开，一道人影悄悄闪进房来。 舒啦在对方转身关窗之际，仔细一看来人是唐天虎，立即闭上双目，暗叫道：」哇操！原来是你这双猪罗呀！ 「」哇操！好极了！只要把他毁掉，唐门的《满天花雨》毒物就会大减威力，哇操！有理！就这么办。「他立即详 作中毒，双掌却已聚集了全身的功力。唐天虎入房之后，一闻到那丝淡淡的清香味道，他立即知道小燕已经照自己的办事、而且已经奏效了！只听他轻笑一声，立即走到床前。伸手掀起被头一角，一见那包药粉果然放在床下，他心中二喜，立即迅速的将被头放了下去。倏听」平！「」平！「两声，唐玉龙立即惨叫出声。落地之后，挣扎三下，立即倒地气绝。窗外立即传出一阵警哨声音。院中立即传来一阵阵衣袂破空声音。 舒啦平鞯的然妥锦靴之后，倏听洪天钧在房外高声道：」总巡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舒啦打开房门，沉 声道：」禀会主，可否先派人请来唐门主？」洪天钧一看躺在地上的唐天虎，神色大变之余，立即朝身后的一名大 汉道：」去请唐门主及夫人来！「那名大汉应声：」是！「立即跑去。他刚跑到厅外，唐天彪夫妇已经闻声而来，他立即躬身行礼道：」禀门主，本会主请你到总巡察的房中。 唐天彪低应一声，立即与华巧仙匆匆的行向舒啦的房间，他转过大厅，立即发现洪天钩及千心姥姥肃然站在门 口。洪天钧一见他们二人来到，立即沉声道：「唐兄，令郎在房内！」说完，身子一闪，让唐天彪夫妇先行入房。华巧仙惊叫一声：「虎儿！」立即抱了过去。唐天虎被舒啦全力劈中。膻中穴一及「气海贝」贝然气绝，瞧他死目未闲。唐天彪紧盯着舒啦，沉声问道：「是你下的手吗？」舒啦全身布满真气，沉声道：「不错！」「为什么？」「请门主翻开晚辈床头，一看便知！」就在此时，千心姥姥及洪夭钩已经走入房来，他们一见唐天彪自床下取出一包药粉，不由神色一变！床端立即飘来一丝令人神采的清香味道，洪天钧神色一变，迅速的走到窗前、就欲打开窗扉！目光落在那个被拆断的窗栓，他立即神色一肃。唐天彪将药粉揣入袋中，目光朝窗栓一瞧，立即默默的挟起，唐玉彪的尸体，就欲离去了。却听华巧仙冷冰冰的道：「请会主将小燕召来！」洪天钩立即沉声道：「来人啦！」「属下在！」一名大汉倏然闪到房门口躬身待命……「传小燕来！」「是！」半晌之后，只见那名大汉挟着舌头长伸，双目暴凸，泪痕未干，颈项尚紧一条麻绳圈的小燕走了进来。尸体一放在地上，众人不由神色一骇！千心姥姥见小燕前襟口露出一白纸，上前抽出一看，立即发现那正是小燕所留下的遗书。写道： 「是二公子逼小燕服下毒药及在你的床下放下迷香，小燕百死莫赎此罪，待来世再赎此罪。字迹简单，另有数 字被泪水渍散，可见小燕在自书之力。内心一定充满了悔恨及痛苦哩！」小燕绝笔洪天钧吩咐那名大汉将小燕的尸体带出去掩埋之后，淡然道：「总巡察，害你受惊了，我会吩咐加强警戒的！」 舒啦心中暗叹道：「哇操！爱《精》？我还怀孕呢！」表面上却淡然道：「我自己会小心的！请会主别浪费人 力！」洪天钧道句：「你早点休息吧！」立即离去。千心姥姥淡然一笑，传音道：「啦儿，你干得好！」舒啦传音道：「哇操！谁叫那双猪罗要自己来送死，姥姥，你可要多帮我留意一下哩！」「呵呵！我会注意的！早点休息吧！」说完，迳自离去。 舒啦自浴室中取出毛巾，刚擦去地面上的血迹，立即听见轻细的敲门声及唐玉凰低声道：「钱姑娘，你休息了 吗？」舒啦打开房门，淡然道：「请进！」唐玉凰报然道：「钱姑娘，二哥冒犯，请你原谅！」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何况，令兄亦被我处置……「」唉！此事错在家兄，小妹甚感不安！「」姑娘，咱们别再提此事了？」」好吧！钱姑娘，听说在离此不远处有一《贻笑园》风景颇为不错，你可否带小妹前往一游？」」这……「」钱姑娘，你也可以散散心呀！「」好吧！「第十六章顺水推舟宰猪哥啼笑岩位于赤城山东南方十二里处，相传董永与七仙女驾鹤云游之时，曾在此小憩，因此，留下一段美谈。 辰中时分，一身黄衫的舒啦与一身华裳的唐玉凰哈笑连连的爬上了啼笑岩，纵目一瞧，两人不约而同的吁了一 口气。唐玉凰一指对方那道匹束般的瀑布，大声道：「钱姑娘，你瞧那道瀑布后面似乎别有洞天哩！」 舒啦顺着她的指尖走近一看，果见瀑布后面另有一个小洞口，他正欲开口，忽觉腰侧一疼！他心知不对，顺势 侧倒在地之后，神色一变。唐玉凰迅速的点了她的「期门穴」，之后，含笑说声道：「大姐，请怒小妹的失礼啦，这可是大哥的点子呀！」说完，挟起舒啦朝右侧不远处之山洞掠入。舒啦服过「白仙」怪蛇的内丹，因此，唐玉凰点向他的右腰穴之那掌，那只是稍稍一麻，立即又气血通畅！可是，「期门穴」乃是重穴，突被一拍，他立即一阵无力，心虽想护穴，为了避免被她发现，他立即忍了下来。唐玉凰掠入洞内三十余丈之后，一见已经到了尽头，立即将他放下，格格一笑，立即返身离去。舒啦暗叫－声：「三八查某！」立即开始运功冲穴。唐玉凰怜香惜玉，出手甚轻，因此，半晌之后，舒啦立即动弹道，站起身子边活动筋骨边思考对策。半晌之后，只见他面向外，侧卧在地，暗将功力聚于双掌暗道：「唐玉龙，你这双猪罗，快来送死吧！」盏茶时间之后，舒啦立即听见一阵轻细的衣服破空之声，自远处传来，他立即暗暗冷笑！ 来人的轻功不凡，半晌之后，即已抵达洞外，舒啦一听对他站立不动，立即暗想对方既想贪吃又怕死，真是王 八蛋！半晌之后，果见唐玉龙走着暖昧的神情带了进来，舒啦立即叫道：「姓唐的，你实在太卑鄙了！」唐玉龙边解去衣服，边脸笑道：「兰妹，小兄爱你至深，你又阴冷万分，小兄只好采取这种权宜措施了！」说话之中，已脱去外衣扑向舒啦了。舒啦暴喝一声，双掌分取唐玉龙的腰口及胸间。唐玉龙想不到他并未受制，一见两道拿劲已穿至身前，骇得他急将身子向侧疾翻而出。「砰！」「砰！」两声，只听他在惨叫一声之后，立即翻倒在地上，鲜血更似喷泉舟疾肋而出。舒啦坐起身子，拼指一点，又在他的「麻穴」，及「气海穴」，「追加预算」的各给了一指，然后直视他不语。唐玉龙身负重伤，一身的功力又被毁去，急怒之下，连吐三口鲜血之后，厉声道：「你……你好狠！」「狠？！和你一比，小巫见大巫啦！」说完，拼指在他的身上接连点出六道指风。蓝玉龙只觉全身的气血一阵逆流，筋骨随即一阵收缩，接着似有两虫的啃粮全身的血肉，他不由厉叫连连。舒啦虽然甚为光火，可是，目睹他那狰狞的面甘及凄厉的惨叫，他在厉骇之下，立即起身朝外行去。「贱……人……我……做鬼……也不……饶……你……」「呸！似你这种货色，一入地府，一定被打入第十九层地狱，永不得超生，那有时间出来呢，做梦！」说完，不停步的朝外行去。他刚走到洞口，立即发现一道阴影疾飞而来，他立即隐回洞内思道：「哇操！三八查某来了，怎么办？」目光落在洞外转角处，他立即跑到该处。片刻之后，果见唐玉凰现身于洞口。她原本要回来观看春光，可是，在听见匆玉龙的惨叫声音之后，高兴万分的回山洞去了。她小心谨慎的朝洞内深处行去。舒啦运集功力于双掌，待她走进三丈余远处，立即暴叫一声：「三八查某！」两指指风已射向她的左右两侧。那声暴叫好似石破振天，骇得她心惊胆跳，全身为之一顿，等她发现搭风及体之余，欲躲不及。「僵！」一声，她立即砰倒在地。舒啦冷哼一声，跳出洞外，拆下一把树枝，迅速的在洞口绕行一周，立布下一个阵式。他仔细的瞧了半晌之后，方始入洞。唐玉凰穴道被制，一见舒啦走到近前，她不由大骇！舒啦冷冷的站在她的身边，双手连挥之下，立即破血四肢，唐玉凰频频尖叫道：「不要！不要……」「哇操！你这个三八查某实在有够好恨！你们唐家三天两次要算计我，我岂能饶了你！」说话之中，已将她剥得清洁无余了！唐玉凤已、由尖山叫中恢复冷静，她正在暗叹身为「女儿身」的舒啦能把她怎么样，因此，她默默的盯着舒啦。舒啦着在她的身边，一边抚摸她的双乳，一边冷笑道：「哇操！三八查某，你的三团很符合国际标准哩！」说完，立即在高山、平原、峡谷到处衍游！盏茶时间过后，唐玉风被他逗得全身发痒，双脸都红了！突见舒啦吸口长气，径直起身纵向洞内深处。她是因为没有听见唐玉龙的惨叫声音，才想要去瞧瞧，唐玉风一见他离去，心中反而一阵空虚。舒啦走到山外尽头，一见唐玉龙已经嚼舌自尽，皮肉烂在一边，他立即放心的重回唐玉凤的身边。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男人？女人？阴阳人？她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舒啦由她的惊奇神色中，获致莫名的得意，他似在「撞球」般，长袖短触，频频强棒出击！唐玉凤立即被撞得全身冷汗直流！任凭她平时是如何在高在下不服输，此时却情不自禁呼疼求饶，泪水亦不断的飞洒了！唐禾风力唐门唯一千金，不但练成一身武功，对于家传毒物，暗器更是熟中生巧，已超过两位兄长。因此，唐门年轻一代高手，人人自惭形秽，不敢异想追求她。她也自视甚高，因此，虽然已过十八岁，却仍然是小姐独那的「原装货」，直到今晚才突然撞开「禁区」。舒啦根本不知情，他由唐玉龙及唐天虎的「猪罗」模样，立即将唐玉凤列为猪母级的三八查某。因此，他才不客气的撞起钾来。他又撕杀一个时辰之后，唐玉凤终于溃不成军彻底的被击垮了！她再度呼叫起来以及掉泪了！舒啦见状，不由心中大急！匆匆的穿妥衣之后，他倒出三粒药丸放在她的身边，默默的瞧了她一阵子，方始转身离去。一个时辰之后，唐玉凤静静的翻转过来了！她一见舒啦已然不见，慌忙坐起身子。疼痛之下，她立即又躺了下来。泪水再度涌现出来了。半晌之后，她突闻一阵清香的药味，仔细一瞧，立即发现那三粒药丸，伸手一抓，仔细一闻，立知是创世灵药！泪水再度流出来了！那是感激之情！那是兴奋之情！「他……他……天呀……他……并非……薄情郎……呀……」她整个的呆子！好半晌之后，她服下那三粒药丸，踉跄找到掉落在地上的那包中的药粉，取出药粉缓缓的替伤口上药！舒啦回到房内之时，已是未申之交，他先洗净身子之后，立即躺在床上静静的调息着。半晌之后，他已入定了！当他再度醒转之时，窗外已一片昏暗，他缓缓的起身舒张四肢之后，立即准备进食。房门一开，他立即发现婢女小凤己站立在房外，只听她轻声道：「禀总巡查，会主请到大厅一趟！」舒啦心中有数，低应一声之后，立即候她步向大厅。入厅之后，他立后发现洪天钩默坐在正位，唐天彪夫妇神色焦虑的坐在右边椅上，他不由暗乐。他立即上前参见道：「参见会主！」「总巡察，请坐！」他应声「是！」立即坐在右边椅上。「总巡察。唐姑娘今早与你外出至今未回，你可知道她的下落？」 「禀岛主，唐姑娘与属下啼笑岩一游，属下由于身子不适，要求提前下山，唐姑娘游兴未减，表示要继续在附 近游历！」唐天彪夫妇立即起身离去。洪天钧忽然传音道：「总巡察，唐门主夫妇甚为关心唐姑娘未返之事，你可要多加小心些！」舒啦颔颔首，立即离厅。哪知，他才走入院中，洪佩丽的婢女已经裣衽行礼，脆声道：「禀总巡察，姑娘邀你共迸晚膳！」舒啦心中一愣，口首低应一声，立即随她行去。入房之后，洪佩丽已经含笑相迎。舒啦含笑打招呼，立即就座。洪佩丽吩咐侍女将饭菜移至桌上，立即将她支退。虽然只是四菜一汤，却你是精致佳餐，舒啦二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将那些佳餐吃个盘底朝天。洪佩丽拭净嘴角，脆声道，「兰姐，实不相瞒，我自从有了这个小家伙之后，今后算是吃得最尽兴，最好了！」说完，退坐在几旁。舒啦可怜的替她斟了一杯茶，道：「丽妹，你的气色好多了！」「兰姐，小妹自从获悉他的近况之后，心中较安，起居作息也正常多了，小妹不知该如何谢你才好！」舒啦听得心中一荡，轻握她的手腕，轻声道：「丽妹，他一直没来看你，你真的不恨吗？」洪佩丽轻轻的摇摇头，深深瞧了他一眼，道：「兰姐，他是对的！小妹岂能怪他！你的眼神极似他……」舒啦心中一愣，强笑道，「丽妹，你说笑了！」「不！兰姐，你的眼神实在太像他了！」「哎！哎！丽妹，你别胡思乱想！」洪佩丽忽然扯着他的右掌，企盼的道：「兰姐，你再多陪小妹一眼，好呀？说话之间，美目已出现泪光。舒啦心中一惊，突然起身将她搂入怀中。 洪佩丽轻声道：」兰姐，你可知道小妹多孤独？多害怕吗？小妹一直怕唐门那些人会突然冲进来！「舒啦身子 一怜，叫道，」哇操！是呀！万一被唐门那些猪罗揩油，我……我就胆太大了！「」兰姐，你……你搬来这儿住， 好吗？」」这……这不太妥吧？」」兰姐，小妹求你，好吗？」 」这……这……我不大习惯与人同睡在一起呀？」」可是，咱们以前曾井床共衣呀！「舒啦暗喊一声：」夭寿！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立即苦笑道：」丽妹，我担心会在睡梦中踢到你的肚子哩！「洪佩丽娇颜一红，立即轻轻的 退回座位上。 他刚坐定，千心姥姥立即闪入房中，传音道：」唐兄，唐玉龙及庸玉风是不是已经毁在你的手中了？」舒啦脸 上一红，立即悄声将白日之事说了一遍。 千心姥姥强自忍住笑声，道：」好小子，真有你的！不过，你可要小心那丫头届时咬你一口哩！「」哇操！那 要先看她能出洞哩！「」啦儿，凡事小心些！必要时，你先离此吧！「」这……流住那儿呢？会主也不会答应呀！ 「」这……我担心唐门高手会对她不利哩！「 」哇！这样吧！我去和她住在一起，不过，你自己可要小心些！「」太好啦：奶奶，多谢你啦！「次日一大早， 唐天彪夫妇及另外二十二名高手拖着疲倦的身子走了回来，舒啦见状，不由暗笑！ 洪天钧关切的上前问道：」唐兄，有否线索？」」没有！「」唐兄，你们先休息一下吧！总巡察，烦你率弟兄 们再赴啼笑岩附近去仔细的找一找吧！「舒啦应喏，盏茶时间之后，他立即率领六十名高手朝啼笑岩掠去，心中却 暗想要不要放走玉凤出洞！哪知，他们刚走上啼笑岩，立即看见唐玉凤已换上唐玉龙的衣服正神色焦急的在洞口附近打转。原来，她经过一夜的调息之后，只觉精神旺盛，心知必是服下那三粒药丸之效，心中不由一甜！她站起身予，只觉下身仍然火辣辣的阵阵疼痛，立即放缓步子朝山洞深处行去。她在目睹唐玉龙的惨死模样之后，立即垂头不语。好半晌之后，她默默的剥下他的衣衫，朝身上一穿，卷起过长的衣袖之后，立即朝洞口行去。哪知，她在洞口绕了老半天，一见老是在原地附近打转，心知已经陷入阵中，立即边思索边走动着。 舒唯一见她已被困在阵中，立即吩咐一名大汉回去通报，同时大声道：」你们之中有谁认得此阵？」那设大汉 沉思半晌；纷纷掉头不语！ 舒啦心中冷笑，立即站立不语：半个时辰之后，唐天彪夫妇与洪天钧疾扑到现场，只听华巧仙问道，」凤儿！ 「立即朝前扑去。 唐天彪上前去拥住她，轻声道：」夫人，别慌！凤儿被困在阵中，咱们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吧！「说完，肃然站 立不语！华巧仙泪流满面，立即退到一边掩面暗泣！ 唐天彪蹲在地上以指在地上比划一个时辰之后，长啸一声：起身对洪天钧道：」洪兄，你可有破阵之法？」」 唐兄，请饶小弟粗浅！「」这……「」唐兄，小弟派人去请本师娘来试试看吧！「华巧仙立即接道：」我去请她老人家来帮忙！「话未讫，她已疾掠而去。舒啦心中冷笑，仍是默立不语。突听两名大汉猛叫一声，突然伸手猛骚下身。舒啦愣了一下，立即转身」回避「。 洪天钧大声喝道：」许天通，闻幸德，你们在干什么？」那两名大汉乃是在三天之前，曾与两位少女春风一度 中了」一点红「之毒，此时已经发作了。 两人闻言之后，只听许天通惶声道：」禀岛主，属下的下身痒不可耐，祈请会主恩准属下告退！「闻幸德亦大 声道了相似的内容。」下去吧！「两人如逢特赦，边搔边踉跄离去。唐天彪心中暗暗得意，不过，目光一落在被困在阵中的唐玉风，他立即又开始思考破阵之法。半个时辰之后，只见华巧仙满头魂水面罩的回原地，舒啦暗乐道：」哇操！奶奶一定推了，真上路！「只听唐天彪关心的问道：」夫人，奶奶呢？」」赴城去替洪姑娘赠买婴儿用品了！「」这……太巧啦！「」相公，咱们试试看能否破阵吧！「 」不！不！此阵隐含奇门八卦阵，稍一不慎，不但会被困在内，可能尚会波及凤儿哩！「」这……这该怎么办 呢？」」别急，咱们等着瞧吧？」 舒啦许闻二人方才突然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因此，立即朝洪天钩禀报道：」禀岛主，属下先回去等着瞧吧！ 「」好！好！「华巧仙企盼的道：」姑娘，务请你在姥姥之前多美言几句！「舒啦淡然道句」你放心！「立即飘然 离去。他回到大厅之后，立即派人找来许、闻二人。 当他一见到他们一从全身抓出血这，仍在不停的抓搔之际，不由失声道：」你们两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天 通大声道：」属下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方才已经服过药及擦过药，可是，反而更加的疼痒难耐。「舒啦打量二人 半晌之后，大声道：」你们二人是否中了毒？」许天通思索半晌，抬头道：」属下也不知道！「」你过来！让我瞧 瞧！「说完，立即伸出右手。」总巡擦，属下……怕会传染了你……「」这……闻幸德，你去取条衣线来！「半晌之后，许天通以左手按住自己的右脉，强忍着全身疼痛，抓紧线头让舒啦替他把脉。许天通将线头交给闻幸德之后，一边猛抓稷搔，一边哭丧着脸，企盼舒啦能有解方。 舒啦默察闻幸德的脉象之后，沉闻道：」闻幸德，你也中毒了，你们赶快回想这些日子以来的一切经过吧！「 二大连声应暗，立即低头苦思！可是，任管他们如何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毛病会出在那两名少女的身上，不由急得满头大汗。」你们下去吧！「」是！是！「 舒啦坐在椅上忖道：」哇操！会不会是唐门的人在暗中揍鬼？我该不该救他们呢？这些药丸有效吗？」他正在 思索之际，突然又有六名大汉浑身抓伤的跑进厅来要保」礼检「，舒啦不由神色大变。 他仔细的一一替他们诊视过后，一见他们的脉象完全一样，他立即沉声道：」你们下去休息吧！「那六人高去 之后，舒啦立即走到洪佩丽的房中。 洪佩丽一见他愁眉紧锁，立即开心的问道：」兰姐，瞧你满面愁容，难道唐姑娘发生了意外吗？」」不错！她 被困在啼笑岩附近的一个山洞口，看样子是被人以阵式困住，唐门主夫妇正在想法破阵！「」兰姐，唐姑娘怎么会 被困在阵中呢？」」我也不知道！丽妹，咱们先别提她，我方才发现有八名弟兄被中无名之毒，全身已抓伤，无解 药可解！「」这……是谁下的毒？」」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怀疑是唐门之人干的！「」这……可能吗？咱们待他们 不薄呀！「」人心难测，此事尚未确定！你小心些，我必须先将此事报告会主，奶奶若回来，你请她等我一下！「」 我知道！「舒啦口到啼笑岩个时，只见唐玉凤已盘坐在地，唐天彪夫妇及众人也分别坐在附近的树下。 舒啦走到洪天钩的身前，抚掌道：」禀岛主，方才另有六名弟兄的情况与许、闻二人相同！「洪天钧神色大变， 道：」真有此事？可有察出原因？」」禀岛主，经属下诊视的结果，他们八小皆是中了无名之毒，属下已嘱他们休 息，尚请会主前住一察！「」好吧！你先回去吧！「舒啦回到大厅不久，骇然又有六名大汉浑身皆是抓伤的进来， 他立即一一加以诊视。他刚察过两人的脉象，洪天钩已经率领那些高手回来，他刚见那六人的情形，骇然之余，立即回房取药。哪知，该服的服，该擦的擦，那六人的情况仍然一样，他只好先下令他们回房去休息再说了！ 舒啦与他默默的坐在厅中，突听洪天钧传音道：」急巡察，依你看，此事不会与唐门之人有关？」舒啦立即叩 首传音道：」会主高见，不妨派人暗中观察那二十二名唐门高手是否亦有此种现象？」洪天钩点点首，立即起身离 去。黄昏时分，千心姥姥与两位婢女总算回来了。舒啦正在厅中与洪天钩细想那二十二名唐门高手为何没有中毒之事，突见千心姥姥回来，立即起身相迎。 千心姥姥吩咐两位婢女将大包小包的东西送回洪佩丽的房中之后，含笑道：」会主，发生什么事情啦！「」师 傅，唐玉凤被困在啼笑岩一处山洞前，你老人家上向精通阵法，可否劳驾一试呢？」」好吧！走！「」师傅，请稍 候！「」还有什么事儿？」 」师傅，会中十四名弟兄在午前先后全身疼痛不已，经查之后，判系中毒，可是却无药可解。「千心姥姥看了 舒啦一眼；道：」会有此事，是谁下的手？」洪天钧摇摇头，传音道：」不知道！据暗中观察，唐门二十二名高手 并无中毒之现象，此事会不会与他们有关？」千心姥姥神色一变，阴声道：」很有可能……「就在此时，突听一阵 杂乱的脚步声自远处传来，三人抬头一瞧，突然另有十六名头手全身抓伤的走了进来。千心姥姥将龙头杖朝一名大汉的右脉一搭，双目立即一闭！ 盏茶时间过后，只见她睁开双目大声道：」刘天林，好好的想一下，你这些日子中与那位丫头风流过？」」回 姥姥的道，属下在三天前的晚上会与小凤在一起过！「」你们呢？」其余十五人思索半晌，答案完全一样，皆是在 三天前晚分别与不同的少女搞过风流艳事。洪天钧不由神色大变！舒啦也为之动容！ 千心姥姥看着那十六人离去之后，立即大声道：」下主，把那些丫头找到我的房内，让我查一查！「」好的！ 「」兰儿，你随我来！「 舒啦跟着千心姥姥回房之后，立即她传音道：」儿，这十六名丫头一定有问题，你待会暗中注意一下！「」好 的！奶奶，你怎么知道那些是与那些少女『那个‘呢？」」奶奶一辈子修练『干毒掌’，虽因欠缺『白仙‘蛇毒而 没有练成，不过，岂有不知『一点红’之理！「」一点红？它是什么毒物？」」一种很险损的毒物，它可以潜在女 人的下体内，任何男人只要与她们接触过，就完蛋了！「」少则三天，多则五日，一定会毒势发作，起初是全身疼 痛，次日就全身开始溃乱，一个对时之后，神仙难救！「」哇操！好可怕的毒物！啊……「」兰儿，你怎么啦？」 舒啦神色惨叫，急忙传音道：」奶奶，我昨天刚与唐玉凤『那个‘万一她……我……我该怎么办？」」啦儿！ 安啦！不会啦！「」可是……「 」啦儿！任何女人只要潸上一点红，一定变成娇颜万分，而且与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如狼似虎，她有吗？」舒 啦脸上一红，低声道：」起初没有，后来，就有啦！啦儿，她们来了，咱们待会儿再谈吧！「千心姥姥又倾听半晌 之后，才听见一阵细细的足声传进耳中，不由暗赞舒啦的内功强出自己甚多。两人坐在床上等候半晌之后，果见那十六名少女低头入屋，一阵行礼过后，千心姥姥看着她们起身。 她扫遍她们一阵之后，轻声道：」你们可知道本会已有三十名弟兄突然全身疼痛抓伤之事？」」知道！「」那 三十人是不是在三天前分别玩过你们？」」那十六名少女神色大变，立即跪伏在地。「哇！你们别慌！此事错不在你们，你们好好想一想的，在三天前你们有否与本会以外之男人接触过？」十六名少女立即不约而同的招出，唐玉龙及唐天虎。「哇！果然是他们！你们再好好的想一想，当你们与他们一起时，他们有没有暗中搞过鬼？」房内立即一静！半晌之后，突听小凤低声道：「禀姥姥，小凤在四天前与唐二公子『在一起‘之后，好似被他点过『膻中穴’？」此言既出，其余诸女纷纷附和！「哇！可恶的畜牲！你们全着了他们的道了！」诸女不由神色大变！「哇！你们分别被他们将『一点红‘毒药放入你们的『话儿’之内，因此，你们才会情不自禁的想找男人！」舒啦急问道：「说……你们与本会哪些弟兄在一起了？」诸女立即羞惭的低声报出名单。千心姥姥暗中一算、失声道：「完了！全完了！」舒啦问道：「会主呢？」小凤立即低声「补报」会主之名。舒啦二人不由神色大变！好半晌之后，只听千心姥姥颤声道：「你们先别慌；本会的希望全靠你们了，你们懂吗？」小凤立即低声道：「奶奶，你是不是要小凤去找那些人？」「不错！你们马上随者身去找那二十二名畜牲，只要将他们也托下水，就不怕唐天彪不取出解药了！」说完，立即站起身子。半晌之后，她们已鱼贯离去。舒啦坐在良内，左想想，右想想，越想越担心唐玉凤会不会也是「带原者」，立即倒出三粒药丸服下。他将回房调息半个时辰之后，突听千心姥姥在房外大声道：「兰儿，你把门开一开！」他立即收功下床。房门一开，舒啦立即发现洪天钧也在场，他忙大声道：「会主，奶奶，莫非情况另有变化？」千心姥姥大声道：「不错！那些家伙竟然回绝了那十六名丫头，看样子他们一定早知此事了！」「好可恶！奶奶，把他们做掉吧！」洪天钩阴声道：「本座正有此意，不过，对方的暗器及毒物甚为厉害，咱们倒是不可防！」「会主，让在下打头阵！」「不！没必要如此！本座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必要之时，要火烧房屋，请你代为照顾丽儿！」「是，请会主和奶奶多加小心！洪天钩突自身上取出一个小包，郑重道：」 总巡查，本会的重要财物皆在此，你暂时保管，万一本座……「」不！不会的！会主，你不会有意外的！「洪 天钧苦笑道：」唐门的毒物及暗器非同小可，万一本座有所不测，你就与丽儿处理这些财物吧！「说完，将小包抛 向舒啦，径行转身离去。千心姥姥抛下一句传音：」啦儿，安啦！「立即持杖离去。舒啦将小包装入怀中，立即朝洪佩丽的房间行去。 只见六名娇颜少女分立在大厅前后，瞧他们的悲伤神色，舒啦不由暗道：」哇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他朝地六名俭任行礼的少女点首致意之后，一来到洪佩丽的房外，立即发现另有两名劲装少女站立在唐口。他朝她们动动手，入房之后，立即看见洪佩丽焦急不安的在房内徘徊，他遂轻轻的拉着她的手道。 」兰姐，咱们会中之人真的全着了那批人的道儿吗？」」不错！不过，你别慌，会主会逼出解药的！……「就 在此时，突听一阵暴喊杀声，接着是一阵阵的惨叫声音，舒啦立即挥去房内的烟火。惨叫声音持续不断，偏偏没有听见兵器相击声音，可是唐门高手正以毒物及暗器打杀黄衫会的高手！持续半个时辰之后，突听千心姥姥一阵暴叫，接下去终于传出一阵兵器相击声音，舒啦不由神色一松。 哪知，又过了盏茶时间之后，突听洪天钧厉口小三声，房外少女齐声一叫，立即抽身疾扑而去、」兰姐，情况 好似不好哩！「」丽妹，别慌，此地可有密室？」」有！就在爹的书房，另有密道可通往别处。「」好！你先入密 道，我去帮助！「」这……「」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我走啦！「说完，打开房门疾扑而去。只见远处火光冲天，杀声不断，舒啦使出十成功力疾扑而去，片刻之间已奔到现场。只见千心姥姥杖势如虹，紧紧的围住唐天彪，洪天钧双目紧闭的倒在五丈外，另有四名少女仗剑护住他。地上遍地是尸体，六十余名黄衫会男女高手。分成三处将八名唐门高手围在当中，双方紧张的搏斗着。好端端的一栋豪房正在冒着熊熊大火，夜风吹卷之下，火势迅速的向四周围扩散着了！ 舒啦将药瓶抛给一名少女，叫道：」速给会主服下三粒，你们各服一粒，然后，火速的离开火场！「话未完， 他己奔向唐天彪，人未到，两道如山的掌力，已经朝着唐天彪的头部疾卷而去了。千心姥姥抽身而退，迅疾攻向近前之唐门高手。唐天彪抽身暴退，」轰轰！「两声过后，地上立即多了两个丈余的深洞，不由令他大惊！右手一振，一道白烟立即转向疾扑而来的舒啦。舒啦右掌朝地上一撑，掌子即反弹之力向上拨起五丈余，避开那团白烟之后，一式」云出现「，再度扑去。唐天彪阴笑连连，双掌不停的挥甩毒粉。舒啦不停的在半空中翻滚，心中暗暗着急不已！突听一阵暴叫，三名黄衫大汉及两名少女奋不顾身的朝唐天彪扑去，逼碍唐天彪转移」火力「。一阵惨叫之后，那五人倒地翻滚数下之后，立即气绝。舒啦趁机落地之后，顾不得调息，一记」隔山打虎「朝唐天彪打去之后，双掌立即一阵子挥上。唐天彪被逼得四处躲闪。全身的暗器及毒物全部打出，却被舒啦那些源源不绝的掌力予以打散。四周之人在躲避不及之下，纷纷惨叫倒地。甚室也有两名唐门高手亦中毒倒地。双方保持丈余距离你攻我打，你来我往，对待半个时辰之后，突见唐夫彪突将身子一边朝车边翻侧而去。舒啦落地之后，左掌一振，一道掌劲疾卷而去。」拍「一声，唐天彪的双足应声而折。他也真狠，在一阵惨叫之后，甩出一个小瓶，叫道：」别逃！「竟反手将它甩向火场之中。舒啦闻声，立即朝前打出两道掌力。目光一见那个已落在火焰中的小瓶，他不由一惊！ 突听唐天彪大笑道：」哈哈！『一点红‘的解药已被烧去，我这条命已经够木啦！哈哈……「大笑之中，挥掌 朝天灵一打！」波！「的一声，他立即应掌而死！舒啦叫道，」王八蛋！「双掌一挥！」轰！「一声，地上立即又多了一个深洞，唐天彪的尸首已经被他抛人在深洞内了。舒啦急吐数口，转目一看，尸见千心姥姥拾回那支龙头杖疾扑过来，另外有二十余人正在泼水救火。只听千心姥姥说道：」火势不成！算啦！快随老身来吧！「说完，朝舒啦一招手，转身朝中院扑去。舒啦进入大厅，立见那四名少女跪在洪天钧的身前，洪天钧双目暴出，全身肌肉正迅速的腐化着。千心姥姥一声：」你们快起来！「左掌一挥，一道掌劲涌向洪天钧的死尸，立即结束他的罪恶一生。千心姥姥回头一见火势，已经逐渐的蔓延来，大声道句，」走！「之后，立即率领众人走向秘道。突听小风叫道：」奶奶，丽姐呢？」舒啦立即大声道：」她已在秘道中。「 果然不错，舒啦等小心谨慎刚走入洪天钩的书房秘道之后，立即听见洪佩丽大声道：」谁？」千心姥姥立即大 声道：」是我！「舒啦即刻上前，丽妹：」我扶你！「立即扶起侧身一让，立见千心姥姥匆匆而过，他立即随她行 去。秘道甚宽，众人疾行盏茶时间过后，随着千心姥姥走出一个珠网纠结的洞口之后，纷纷往下纵跃！ 舒啦飘落在山下林中空地之后，轻轻问道：」妹妹，你没事吧？」哪知，洪佩丽突然附在他的耳边颤声道：」 啦哥……是你吗？」舒啦身子一抖，张口说不出话来。洪佩丽见状，立即泪下如雨！突听千心姥姥大声道：」待会儿再谈此事！他们来了！「舒啦轻轻的放下洪佩丽之后，立即低头不语。 千心姥姥待那二十五名大汉及四名少女到齐之后，大声道：」诸位虎口余生，今后有何打算？」小风神色一惨， 道：」小风已染恶毒，欲往他处了结此生！「」胡说！『一点红‘并非不治之症！「小风立即低头不语。 千心姥姥大声朝大汉道：」你们二十五人的毒势可能在明日之内会发作，因此，必须尽早赶往啼笑岩调息运气。 「舒啦」啊！「了一声，道，」哇操！不错，解药一定在她的身上，太好啦，你们赶快到啼笑岩那儿去等我！「那 些大汉及那四名少女行过礼之后，立即疾扑而去。 突听干心姥姥说道：」你们若遇上阻拦，先避开为要！「」是！「千心姥姥吐口气，大声道：」丽儿，不错！ 他就是啦儿，咱们边走边谈吧！第十七章化仇为亲结良缘舒啦看着洪佩丽足下行若流水的与千心姥姥绕了一个山头，在赤城山下买了三份干粮之后，立即朝山上掠去。洪佩丽听完千心姥姥所叙述，舒啦混入黄衫会的用意及经过之后，情不自禁的称赞舒啦功力之精湛。可是，当她听到黄衫会弟子惨烈牺牲及洪天钧被突然返回的唐天彪以毒物击死之后，情不自禁的大嚎出声。舒啦二人只好停在路边，低声劝慰着。 半晌之后，洪佩丽拭去泪水，叹然道：」奶奶，啦哥，请原谅我的失礼，我们再走吧！「说完，重又倒入舒啦 的怀中。千心姥姥朝山上远处一看，道：」火势已弱；我们到现场去瞧一瞧吧！「说完，向山上疾奔而去。驰行盏茶时间之后，三人已站在黄衫会总舵大门外，空气中飘散着辛辣及腐蚀味道，立即令洪佩丽呕吐不止。她边呕边跪伏在地痛哭，其状甚为悲惨！千心姥姥皱眉道：」啦弟，你自己赶去啼笑岩，我在此照顾她！「说完，将一份干粮拿了过来。舒啦颌颌首，轻声对洪佩丽道句：」丽妹，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充自重吧！「立即朝山上奔去。以他的功力，在疾奔之下，不到盏茶时间，即已抵达啼笑岩里余远处，他不由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可是，目光一落在三十余丈外的僵卧人群，他不由大惊！他立即刹住身子，目光炯炯的搜索着。暗暗一估算，共计有二十五名黄农大汉及四名黄衣少女散卧在山道附近，看他们通体发黑，必是中毒而亡。我不杀怕仁，伯仁因我而死、舒啦气稳双目暴突，咬牙切齿，身子也憎不自薛的颤抖起来。好半晌之后，他缓缓的平静下来，只见他爬上一棵树上，探首一望，唐玉风盘坐在阵中，他不由一惊。他悄悄的服下一粒药丸，立即就不动！他经过连番的拼驰之后，体力耗损甚巨，因此，盘坐不久之后，竟然安静入睡，而且打起鼾了。 盏茶时间之后，倏见四十余丈外一块大巨石后面闪出一道白影，晨晴迷透之中，依稀可辨出，本人是唐门门主 夫人华巧仙。只见她小心翼翼的前行二十余丈之后，静静的停在一棵树后凝神一看，嘴角立即浮现出一丝狞笑。 他默半晌之后，继续俞行近十丈，取出红灰药丸各一粒，用力一样，」波！「」波！「两声，相继击中舒啦的 右腰。两棵红灰粉团立即罩住舒啦全身。一阵」哈啾「连啊过后，舒啦身子一震，屁股立即结结实实的飘落在地，疼得他几乎惨叫出声。 舒啦在被击中穴道，打命一声」哈啾！「之际，已被吓醒，他心知又有人企图对自己下毒及制穴，因此，他干 脆将计就计。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一阵阵晕眩及」麻穴「一解。他立即原式不变的运功冲穴！禁个盏茶时间之后，他立即百穴皆顺，他不由暗暗感激云中龙昔年逼他以各种形势在冰穴中练功之苦心！ 倏听一阵阵轻细的步声渐渐逼近，舒啦立即冷声道：」哇操！是母的哩！公的！一定是华巧仙这个骚婆娘！「 想至此，他觉丹田一热，一股股热气团迅速的扩散到全身；那」话儿「昂海而立，他不由暗暗叫苦不已！ 他心知必是那团红色酒雾搞的鬼，心中正在焦急之际，倏觉一道冷风吹向」汽海穴「，他急忙下达」动员令「 前往」护驾！「」气海穴「乃是练武人之」仓厚「，若被点破，一身功夫势必付之东流，舒啦专门毁过歹徒之武功， 岂有不知之理！他为了进一步诱惑华巧仙，只好硬挡她这一道指风了！」啊！「。他夸张的惨叫一声！事实上，在」白仙「怪蛇内丹及他那充沛内力所布下的线泉，他只被戮得全身气血一阵翻滚而已！倏听华巧仙」格格「一笑，立即现身于舒啦的身前。舒啦双目紧闭佯作昏倒，暗中却已将功力聚于双掌。 只听华阴险声道：」臭丫头，你自认倒晦，我今日倒要看看你在『烈妇丹‘催逼之下，如何出尽洋相？」说完， 取出一粒火红药丸蹲下身子。倏见舒啦双掌疾扫，」嘭！「」嘭！「两声，立即扣住她的腰际，哧得她大叫一声，那粒药粒丸倏然坠地。 舒啦顺手一捞，道句：」你自己享受吧！「s 立即扮开她牙关，同时硬将那粒药丸塞入她的口中。药丸人口即化，迅速流入她的腹中。舒啦将手伸人她的怀中」将六个大小瓶子取出一看，不由大吼一声，双手一阵乱撕，立即将她剥光。原来那六个瓶子之中有一瓶是无形之毒，舒啦听过此药之名，因此，知道山道上那二十九人必是死于此毒。另外三瓶，分别是两瓶春药及一瓶媚药，至于其余。那两瓶则分别是无形之毒解药及唐门毒物之综合解药！舒啦若能早日找到后者这两瓶，那二十九人不但不会惨死，而且还可获救，难怪舒啦会大怒似吼！华巧仙不但没有偷袭成功，反而弄巧成拙害了自己，在悲愤之中，她只觉全身欲焰似潮，不由暗暗叫糟糕不已！奈何麻穴受制，下巴又被卸下，她不能逃，而且也无法自尽，急得她心急如焚，额上立即见汗。不久，理智已被欲焰焚化，只见她双目火红，呼吸急促，全身不住的颤抖，泪水亦汨汨流出！舒啦看也不着她一眼，他先在林中挖了一个小洞将那四瓶毒药埋妥之后，仔细的将无形之毒解药朝前撒去。别看解药呈灰色，山道上亦无药粉的痕迹，那些解药一落到地上及草体上，立即浮起一团黄色烟雾随风飘去。舒啦叫道：「哇操！天助我也！」立即先后又甩出三缕解药。一直到没有黄色烟雾之后，舒啦小心的收妥那两瓶解药，身子凌空急掠而过，中途一个垫足，立即飘到阵外。只见他迅速的躲闪半晌之后，终于来到唐玉凤的面前。唐玉凤双目一看，身子立即一颤！舒啦一见她那凌厉的眼神，愣了一下，道，「你的功力更精湛了！」唐玉凤双脸一红，声音呜呜的低头道：「全赖你那三粒药丸之功！」舒啦轻叹一身，道：「姑娘，请你随我出阵吧！」唐玉风双目一睁，盯着舒啦颤声道：「你原谅我啦？」舒啦愣了一下，道，「哇操！怎么是我原谅你呢？」「家兄负你于前，岂能怪你！」「哇操！我……我实在搞不懂！算啦！你随我出来吧！」说完，就欲转身朝外行去。唐玉凤将近两日未进粒米滴水，起身之后，足下不由一阵踉跄，舒啦见状，立即伸手将她扶住！两人各自一闪，慌忙却开。舒啦尴尬的一笑，立即向前行。唐玉凤慌忙紧跟而出。半晌之后，两人已经奔出阵外，舒啦立即肃然而立。唐玉凤一见远处那些尸体，立即神色一变！舒啦轻声道：「姑娘，可知道这些人是死于何因？」唐玉风声若蝉鸣的应道：「是死于唐门无形之毒。」舒啦颔首道声：「请跟我来！」立即走向华巧仙僵卧之处，立即发现她倒之四周已湿了一大片。看样子，能够「流水」的地方皆已「流水」了！唐玉风目睹这付鬼样，神色大变，轻声道：「娘！」立即跪了过去，继掌连拍立即解开华巧仙的穴道。舒啦好似被海浪冲至顶峰，几乎要窒息。整整的挨了盏茶时间之后，他方始喘过气来，他连吸数口长气，稳下心神之后，方始轻叹一声。唐玉凤低垂着娇颜，目不口视的口令「训词」。 舒啦也不便问她，干脆将双掌抱住脑袋，沉声道：勺占娘，你可知道方才那些黄衫会之人为何会来此地送死？」」 请少侠明示！「」哇操！姑娘，你可知道令人谈及利用与黄衫会十六名少女在一起之机会，将『一点红‘放入她的 休内？」」这……我不知道！「十六名少女在『一点红’催激之下，先后与黄衫会所有的男人，包括会主在一起过， 你说狠不狠？」「这……少侠怎知道此事？」 「昨天上午有两名大汉在此发作，到了黄昏之时，云姑娘，千心姥姥我及时诊视及询问男女双方之后，确定她 们已中了『一点红‘？」唐玉凤低声问道：「那三十人是何症状？」「全身疼痛，抓得全身是血！」只听华巧仙大吼一声，立即一把搂住唐玉风。唐玉风惊呼一声：「娘！是我呀！凤儿呀！」华巧仙被媚药迷倒，此时已经理智尽失，只见她紧紧的搂住唐玉凤，不住的摆动下身。唐玉凤连叫数声，不停的挣扎着。「且慢，此毒一发作，平常男人无法招架，何况，我……我也不顾意家母的身子，被平常的男人沾到！」「哇操！这……这……哇操！我实在不敢啦！姑娘，我！我已经决定迎娶你，岂可再对令尊这样子！」唐玉凤身于一圆，颤声道：「你……你是舒少侠吗？」「哇操！是啦！我是真心识意的！」唐玉风目含泪道：「少侠，事非得已，请你通情达理！」 「哇操！令堂方才制住我穴道，又想害我，我在火大之下。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她一定恨死我了，我岂可 再那样子！」「不！不！我会向家母解释的！」「这……」「少侠，人如果再坐视家母濒危不救，我救……」话未说完，已将右掌贴在右侧「太阳穴」了。舒啦心中大惊，急忙喝道，「住手！」唐玉凤仍然手按「太阳穴」，跪求道：「少侠，情形得已！请你务必要帮忙，事后若有何事，全由我负责！」「哇操！你可真会缠人，走吧！」唐玉凤轻嘘一口气，立即挟起华巧仙紧跟着舒啦的身后，通过阵式，入洞十余丈之后，她立即跟着停了下来。她一见舒啦开始宽衣解带，轻轻的道句：「少侠，谢谢你！」立即放下华巧仙准备离去。「哇操！你等一下。」「这……少侠，你尚有何事情？」「哇操！你坐好，我尚有话跟你说！」唐玉风一见他已赤裸着身体仰躺在地，羞惭的将华巧仙移到舒啦的身边，同时拍开她的穴道。舒啦长吸一口气，立即将她拉入自己的怀中。华巧仙似脱困之猛虎，搂住舒啦之后，立即猛顶猛撞！舒啦立即疯狂的轰动着。唐玉凤立即无言以对。舒啦沉声：「黄衫会之人为了得取解药，便与黄贵门那二十二人起了冲突，令尊亦已适时的加入拼斗。 」经过一场激拼之后，令尊及洪会主同归于尽，这二十九人为了来向你索取解药，亦惨遭毒死。「说完，长长 的吐出一口浊气。唐玉凤立即低头不语。舒啦亦沉思不语！洞内立即只剩下华巧仙急促的呼息及那美妙的」奇声异响「，若非舒啦二人心中另有所思，可能早已抓住了！ 舒啦悚然一惊，一见她张口急喘，全身汗下如雨，心知她在一口气求欢之后，因为体力吃不消而暂时挂起」免 战牌「了。 唐玉凤坐在一边，闭上双目低声道：」少侠，唐门与黄衫会之仇恨，平心而论，错在唐门！「说完，立即捂脸 不语！ 舒啦亦愧欠的说道：」姑娘？为了避免冤冤相报，我瞒去杀死令尊之事，但愿你原谅我的自私！「好半晌之后， 只听唐玉凤轻声道：」唐门尚有二十余名高手及近五十名识武之人，他们迟早会获悉这场火拼的！「」哇操！谁怕 谁，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的！「」不！少侠，请你别闹意见，我不希望双方的仇恨越结越深，因为，你 们双方皆是我……我最关心的人！「舒啦闻言，心中一阵激动，右手一扬，立即握住她的手掌。 唐玉风轻叹一下，突然伏在他的胸膛，泣道：」少侠，求求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的心好苦啊！「舒 啦激动的搂着她，轻轻的一拉，立即吻住她的樱唇。阴阳两极一接，倏然发光，发热，两人贪婪的吸吮着，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气温也越来越高了！舒啦贪婪的脱去她的外衣，一见内部」真空「，他在激动之下，将脸部埋在」山中「疯狂猛吻着。唐玉风颤抖连连，好似遭跑击一般。她不停的呻吟着，好似痛苦，又似欢笑！这时，华巧仙飘飘忽忽的张目一瞧，道句：」凤……儿……「立即又晕倒。唐玉凤急得泪流不止，连连呼叫不已！ 舒啦坐起身子，除去下身之秽物，轻咳一声，道：」姑娘，令堂一时虚脱，既已服药，让她好好的睡一觉吧！ 「唐玉风一探华巧仙的脉象，立即放心的将她放在一边。唐玉风声声呼唤」少侠「，泪水汨汨直流了！舒啦瞧得一阵爱怜，再度贪婪的吻着她。好半晌。之后，两人方始依依不舍的分开身子，仰躺在地。」少侠，你可否赴唐门一行？」」哇操！我也希望早日摊牌哩！「 」少侠，别急！此事尚须与家母研究一番，再作决定！「」哇操！全依你！「」少侠，谢谢你！少侠，你可否 让我瞧瞧你的真面目？」」哇操！理应如此！不过，我必须先调息一阵子，才能运功逐复原儿！「说完，立即坐起 身子，同时亦服下三粒药丸。半晌之后，他已安然的入睡了！唐玉凤深恐华巧仙中途醒来发生误解，因此，先制住她的」唐甜穴「，然后穿妥衣衫，侧躺在一边。半晌之后，即已平息匀然入睡了。舒啦由于过度的劳累，一口气调息三个时辰之后，方始醒转，目光一触及唐玉凤的灼热目光，他不由一惊！唐玉凤已经醒来半个时辰，她静静的打量着舒啦，回忆着方才那种难以形容的舒适，她立即又绔思篇篇了！此时，一见舒啦一眼，她立即羞惭的垂下头。唐玉风期待舒啦开口，哪知，他并没有开口，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的」心剥！「的骨骼响动声音。她立即偷偷的瞧了一眼。这一瞧，他立即走眼了！只见舒啦的脸孔正缓慢的蠕动，那副如花似玉的人孔，立即变成一付怪七怪八，丑陋不堪的面容。她不由大感失望！哪知，过了盏茶时间之后，她立即发出一付俊俏出众，令她心颤的面孔，她不由心跳如雷，口干舌渴了！又过了半晌之后，她立即发现舒啦的颈项中凸出一粒状物品，她心知那就是男人独有的喉结。 又过了半个时辰，她立即发现舒啦的胸膛茬一阵蠕动及暴响之后，那两座高峰已经浅成弧形的结结实实的胸膛 了。 」必剥「声音又持续了半个时辰之后，只见舒啦缓缓的站起身子，唐玉凤立即发现自己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男 人「！只听她颤声道句：」啦儿！「立即投入他的怀中。两人立即又贪婪的护吻着。唐玉凤秀目一斜，就欲自动脱衣献身。 舒啦轻轻按住她继掌，轻声道：」凤妹，来日方长，你先把身子养好以后，你要怎么疯，我一定奉陪！「唐玉 凤羞赦难禁，立即垂头不语。 」凤妹，我已经来这甚久，丽妹一定等得心急了！「唐玉凤身子一抖，颤声道：」啦兄……你……你要走了吗？」」 不错！我必须先把丽妹送回梦幻岛，然后，再专程入川拜访贵门，有关向娘解释之事，就辛苦你了！「」啦兄，你 放心，我会尽力的，你可别让我等太久！「舒啦亲了她一口，道：」凤妹，这就是我的誓言，我会尽早赴川的，凤 妹，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等我，好吗？」」好！至死不愈！「舒啦双手一松，走出洞口，卸了阵式之后，一见天色 已近黄昏，那些尸体依然僵卧在地，他不由暗暗一惊！转身朝含泪凝立洞日的唐玉凤挥挥手之后，他立即奔到尸体附近，双掌朝地上一挥，立即击出一块大洞。他正欲将尸体挥入洞中之际，突听唐玉凤喝道：」啦儿，慢着，我必须替娘取一套衣衫！「他立即住手。」哇操！你不怕中毒吗？」」不碍事，那些毒已被化净了！「说话之中，她已自一位少女的身上剥下一套黄衫。两人双掌齐挥，将那些尸体埋妥之后，只听唐玉凤道句，」啦兄！「立即投入他的怀抱中。两人立即又贪婪的拥吻着。好半晌之后，两人方始依依不舍的分开身子。舒啦刚走出二十余丈，立即听见千心姥姥传音道：」啦儿，到右侧林中来吃点东西吧！「他随即朝林中奔去。 入林十余丈，他立即发现千心姥姥及洪佩丽静静的取用干粮，但心中一愧，立即叹然道：」姥姥，丽妹，我… …「干心姥姥淡然道：」事过境迁，别提了，摆平了吧？」」是的！她们等着我上门去解释！「千心姥姥递过一份 干粮，冷笑一声：」好大的口气，只剩下数十名虾兵蟹将，竟敢大言不惭，真是不知好歹！「洪佩丽关心的道：」 啦哥，唐门的暗器及毒物甚为霸道，你贸然答应赴约，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哇操！安啦！我是天生的神 将，不会有事的啦！「」唉！啦儿，你太自信啦！「」奶奶！丽儿，你别担心，云大侠昔年曾单枪匹马独赴唐门， 啦儿只要向他请教一下，保证可以安然无事！「舒啦双目一睁，叫道：」哇操！好点子！天下太平了啦，丽妹，你 们先去梦幻岛，我再设法去练功！「洪佩丽一听要去梦幻岛，心中不由又喜又惶恐，立即低声问道：」啦儿，我适 合去梦幻岛吗？」舒啦闻言不由一楞！可是，他继而悟出她必是顾忌黄衫会与梦幻岛及是生死江湖头，她可能不便前往！ 他立即说道：」哇操！没问题啦！席岛主已经宣布退出对场的，他们不会再计较以前那些狗皮倒灶的事啦！「 洪佩丽心中一宽，碎道：」什么狗皮倒灶？太难听啦！「」哇操！难听？我还是很客气啦！你想一想，因为双方皆 想称霸武林，死了多少武林高手，最后呢？悲剧收了！「洪佩丽立即神色一变！ 」哇操！别提这些无聊事啦！丽妹，你放心！盼姐、绣姐、青妹、欢妹都很欢迎你，至于兰妹，那更不成问题 啦！对不对？」洪佩丽立即轻轻的颔颔首。 千心姥姥微微一笑道：」啦儿，你有没存想过，黄衫会及梦幻岛拼得你死我活，你却占尽便宜！「舒啦心中有 数，却故作不懂的问道：」哇操！有吗？」」啦儿！少装蒜！你自己算一算，你的身边有多少的美姑娘，对了，好 似又添了一位唐门姑娘哩！「」哇操！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有这么幸运呀？」」啦儿！据奶奶所知，近两百年来，尚 没有人有此福份，我看你以后最好别再到武林走动，否则，不知会再吸引多少的姑娘？」舒啦尴尬的轻咳一声，不 知如何启口？ 洪佩丽却淡然一笑，道：」人多福气多，多多益善呀！「」哇操！那他不就变成『武林皇帝‘了吗？」舒啦一 见洪佩丽的心情转佳，后中一宽。立即叫道：」哇操！我可不敢哩！搞不好会被全天下的男人围剿哩！「 」哎呀！怕什么？你可以组成一支『娘子军‘抵抗呀！「」哇操！那岂不是要演变成『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了 吗？」」呵呵！若真有那么一天，可真好玩哩！「」哇操！奶奶，瞧你说得神龙活现的。干脆到处敲锣打鼓吹嘘宣 传一番，这样可能会比较早日实现！「」啦儿！你以为奶奶不敢吗？走！「说完，果真率先行去。舒啦扶着洪佩丽小心翼翼的朝山下行去。足足的过了将近两个时辰，舒啦及洪佩丽才走到山下，只见千心姥姥站在一辆双骑高闪首车尾，二人不由一喜！ 」快点！少侠，少姑娘，你们可真是情话绵绵哩！快点上车，我急着要去见兰儿哩！「由于洪佩丽有孕，马车 不敢驰快，而且规律的打尖休息，因此，经过半个月之后，首车才抵达东海客栈。 马车刚停妥，立即有一名小二迎了上来，舒啦刚越出车箱，那小二立即躬身行礼道：」参见少侠！「舒啦抛过 一块碎银，含笑说道：」快找间上房！「那小二恭敬的将那块碎银呈到舒啦身前，道：」岛主有令，必须好生服侍 少侠，请收回此银子！「」哇操！岛主知道我回来了吗？」」不知道，不过，自你离岛之后，岛主即已派人来转达 这个口令，请少侠勿给小的作难！「」哇操！好吧！谢啦！「说完，将千心姥姥及洪佩丽扶下马车。那名车夫斜里一瞧，袋中那一百两银票安然健在，立即淡然的朝舒啦三人低头鞠躬，然后掉转车头离去。舒啦三人刚在宽敞的天字房坐定之后，立即看见一位精悍瘦俏中年人和一位小二行进房来。两人朝舒啦躬身的抱拳道：」参见少侠！「」哇操！免礼！有什么事吗？」 精悍中年人吩咐小二去斟茶，然后大声道：」禀少侠，有位大师在今晨送来一封信，请你查收！「说完，自怀 中抽出一封信来！ 舒啦一瞧信封上面的」舒少侠「三字，立即认出是云中龙的字迹，他首先问道：」那位大师目前在何处？」」 已经走了！「」好吧！谢谢你啦！「精悍中年人道句：」不敢当！「立即与小二躬身退去。舒啦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捕风捉影「四个字，他不由一愣！ 千心姥姥瞧了一眼，佩服的道：」云大侠果然消息灵通，啦儿，你有没有练过这招『捕风捉影‘？」舒啦神色 一喜，」哇操！「一叫，立即跃起身子。只见他的足尖朝地上一点，立即在房内跳闪起来。半晌之后，他的身影立即疾若轻烟了！突听」铿铿铿！「三声，放在几上的那杯香茗无翼自飞，疾射向他的手中，千心姥姥及洪佩丽立即脱口叫好！倏听」锵锵锵！「三声，那三杯香茗已疾射回几上，临近几面之际，突然刹住冲势，轻飘飘的落向几上。舒啦哈哈一笑，身子疾朝椅上射去，右手捞住那杯正在下降的香茗，立即平稳的坐在椅上。千心姥姥及洪佩丽」啊！「的吐出一口气，一脸的钦佩之色！ 舒啦哈哈一笑，道：」丽妹，你可以安心了吧？」洪佩丽娇颜一红，道：」啦哥，想不到你还有这一绝招！就 我记意所及，好似没有见你使过这招哩！「」哇操！我也忘了此招啦！因为，我在练这招之时，曾被那些被我吸飞 过来的冰屑击得疼痛不堪哩！「」哎呀！哪有这种事？怎会有人把自己的武功忘了呢？」」哇啊！武功练太多，就 是有这种后遗症！「」哎呀！但愿你不会讨老婆讨太多，把老婆也忘了！「」哇操！老婆！我会这么糊涂吗？」翌 日黄昏时分，舒啦及千心姥姥乘着快舟抵达梦幻岛，船刚靠岸，立即听见一阵热烈的欢呼鼓掌声音。 那些梦幻岛对于酒量通海，武功如山的舒啦，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在席伏蛟示意之下，人人尽情的欢 呼！」哇操！丽妹，你放心了吧！他们都欢迎你的！「」啦哥，你可别往我的脸上贴金了，我全是沾了你的光哩！ 「三人上岸之后，舒啦一边与迎立的众人握手寒暄，一边待洪佩丽介绍与众人认识，喜得她娇颜通红不已！最令她欣喜的是云盼盼五女不但竭诚的欢迎她，而且分工负责，拉手的拉手，带路的带路，她几乎喜昏了头！舒啦却直眼了！因为，他发现云盼盼五人居然不约而同的穿上宽松的水色大裙，好似故意要隐藏那婀娜的身材。此时，他走在席伏蛟及千心姥姥之间，心虽纳闷，却不便开口询问，只好概略的将此行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刚好也抵达大厅，只见厅上已经摆了九张圆桌，桌上已经备妥香形俱全的佳肴及美酒。 众人分别就座之后，只听席伏蛟起身大声道：」各位，咱们共同举杯欢迎洪姑娘及少侠。「众人立即纷纷起立 举杯。 千心姥姥哈哈一笑。道：」多谢各位，丽儿身子不适，者身敬此一杯，表示对各位的感激之意！「说完，一饮 而尽。两人哈哈一笑，立即也随着干杯。 席伏蛟哈哈一笑，道：」各位请坐，现在请啦儿向各位报告黄笑会与唐门三十名顶尖高手火拼的情景。「众人 闻听这件喜人之事，立即探望向舒啦。 舒啦站起身于，道：」各位，你们先吃几口，因为那种场面既恐怖又残忍，说出来实在有点倒胃口！「说完， 举起一杯酒，一饮至尽。众人一阵鼓掌之后，纷纷举酒干杯。 舒啦足足的吃了半个时辰，一见众人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立即举杯起身道：」哇操！要听故事的人，干杯！「 说完，自行干了一杯！众人突然一声，立即纷纷干杯。 突听龙来大声叫道：」各位，咱们谢谢啦哥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各干一杯以表示有谢意及敬意！「」对！少 岛主说得有理！干杯！「舒啦惊叫道：」哇操！不好意思啦……「 龙来立即叫道：」啦哥，你如果觉得不好意思，那就多喝几杯，反正你是海量，对不对？」」哇操！这……「 众人立即轰然鼓掌起来！」哇操！好！你们要我喝几杯？说吧！「突听龙泰起身叫道：」七杯！你自己一杯，由你全权代表，各位认为有没有理？」众人当然纷纷附和啦！」哇操！大叔既然如此吩咐，我岂可不遵！「说完，果然一口口的干了起来。众人见他喝完第七杯之后，竟然又干了一杯，不由一惊。 舒啦打个酒呃，道：」哇操！我所喝下的第八杯酒乃是代表唐门下风姑娘所喝，下回一定带她来向各位请安！ 「众人愣了半晌，立即不约而同的鼓掌呼叫起来。舒啦等众人安静下来之后，藉着些许之酒意，立即将唐门与黄衫会已此行之经过说一遍。他当然省去他与华巧仙母女在洞中」撞球「之最密了！他这一说，足足说了一个多时辰，令众人听得如痴如醉！舒啦突然哈哈一笑道：」哇操！终于天下太平啦！干杯！「众人长嘘一口气，纷纷举杯互敬！舒啦酒兴一起，拿着酒杯走到各桌去」打通关「了。云盼盼五人立即牵着洪佩丽回房去」谈心「了。舒啦看了他们六人一眼，立即开怀大饮！席伏蛟夫妇见状，立即含笑送千心姥姥赴客房。突然舒啦含笑唤道：」阿来，快来！。龙来独坐在首桌，一见众人纷纷离席，他心中颇想过去瞧瞧热闹，可是为了顾及少岛主的身份，他忍了下来。此时一听舒啦呼唤，他立即笑嘻嘻的站了起来。倏听舒啦说道：「阿来，把杯子也带来！」龙来暗道一声：「啦哥，你真上路！」立即拿着酒杯笑嘻嘻的走到舒啦的身边问道：「啦哥，你有何吩咐？」「哇操！阿来，你干了少岛主，该不该庆祝一下？」「该！该！」「哇操！该怎么庆祝呢？」「啦哥，请你吩咐吧！」「哇操！来日不如撞日，来！你一杯，我一杯，如何？」龙泰愣了一下，讷讷的道：「这……」「哇操！『阿沙利‘一点啦！」突听一名大汉道：「舒少侠，属下可否挡酒？」「哇操！行！两杯，如何？」那位老兄立即缩头不语，一张脸变红似火！众人不由轰然一笑！ 舒啦哈哈一笑，道：「阿来，让你占个便宜，你就分期付款慢慢喝吧！」说完，右手朝壁边的一缸酒一招，立 即将它托在掌中。舒啦哈哈一笑，揭开泥封之后，张口一吸，一道清香的酒儿立即源源不绝的射入舒啦的口中。众人叫好之声，立即响个不停！输入不输阵，龙来立即吩咐一名大汉搬来一缸酒，一杯杯的干了起来，叫好之声更加的响亮了！过了将近半个时辰，舒啦已将那缸酒吸得点滴不剩，那张娇颜鲜红似血，双目更是布满血丝。龙来只喝了四分之一，却已醉意蒙蒙的坐在椅上。舒啦长吐一日气，望了龙来一眼，哈哈一笑，道：「阿来，你先下去休息吧！那些酒留着以后再喝吧！」 龙来右手一扬，含糊的叫道：「休……息？爱说笑……我……我还可以……再……再喝……你……看仔细啦… …」说话之中，早已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龙来朝舒啦微微一笑，一掌制住他的「嘿甜裕」，立即挟起他离席而去，舒啦立即咳喝道：「来！大伙儿干个 爽！」说完，托起那壶酒朝桌上一放！众人见他脸红似血，惟恐他太醉，立即有人大声道：「少侠，属下已经不行了！请恕屑下告退！」舒啦朝四周一望，叫道：「哇操！都溜光啦！」立即走回房去。他刚走入碧波大厅，小青及小欢已经轻声唤道：「啦哥！」分别将温热的毛巾上来。舒啦受宠若惊的道句：「谢谢！」立即以毛中擦试脸头。双目却有意无意的飘向二女的腹部。小青及小欢不由羞红的脸低了下来。舒啦心中一动，低声问道：「青妹，欢妹，你们也有喜啦？」二女羞赦的轻轻点头、舒啦欣喜的身子一颤，紧张的问道：「盼姐她们三人也『有‘啦？」二女又羞赦的轻轻点头。舒啦大叫一声：「万岁！」立即冲向云盼盼的房间。小青及小欢相视一笑，立即尾随行去。舒啦冲入云盼盼的雳内，二见云盼盼、席绣绣、洪佩丽及钱幕兰皆起身望着自己，他立即站住身子。云盼盼毕竟有大姐之风，大声道句：「啦弟，请喝杯热茶解解酒！」说完，朝右边那张空椅一指。「哇操！等一下，我必须先求证一件事。」云盼盼及钱幕兰心中有数，立即低下娇颜。舒啦心中一乐，倏然掠到云盼盼的身前，双手搂住她的腹部，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吻上了她的香唇。云盼盼惊喜交集，只是将腹部与他保持最低限度的「安全距离」，立即任舒啦去吻个够啦！好半晌之后，舒啦急呼呼的道：「哇……操操！我简直是『神射王‘麻！」云盼盼低啐一声，轻轻的一推。舒啦顺势搂着钱幕兰，问道：「奶奶是不是知道此事了！」钱幕兰羞答答的道：「小妹方才已经告诉奶奶了！」「哇操！好棒哟！」欢呼未毕，已经吻住了她的香唇。好半晌之后，舒啦才心满意足的坐在椅上，双目却来回的瞟着六女，那神情好似指挥官在「阅兵」般。云盼盼被瞧得娇羞万分，立即轻声道：「啦弟，你下回最好别如此凶酒，那会伤了肝脏哩，好不好？」「哇操！遵命！下回一定改进！」「真的吧！」「一定！一定！我是因为我看着可以天下太平了，所以才会如此的尽情痛饮几杯，下回就不会啦！」「哼！很难讲哩！假如说你如龙来还有那个凤妹成亲之日，众人只要起轰，你能够抑制得了吗？」「哇操！可以呀！我如果忘记了，你可以拧我的大腿呀？」「呸！你的皮那么厚，不会疼啦！」「哇操！我的皮厚？不可能吧？你可以问问丽妹，我在黄衫会之中是一个正宗的『冷面圣女‘哩！」说完，径自哈哈一笑！云盼盼自了他一眼，上身一弓，右手果然在他的左腿重重的拧了一下，疼得他张嘴叫道：「救命呀！」云盼盼心中一急，继掌立即欲制住他的「哑穴」。舒啦扣住她的右掌，起身一搂含笑说道：「好呀！你敢谋杀亲夫，这怎得了，各位，她是不是该罚？」席绣绣五人捂嘴连笑，没有表示意见。「哇操！不吭声就是默认了，盼姐，六票对一票，小弟要执法了！」说完，挟起她走向席绣绣的房中。云盼盼连连挣扎，低声道：「啦弟，你别胡闹，小心会动了胎气。」「哇操！少拿大帽子扣我，」我不吃这一套！「说完，以脚关上房门，走向床去。 云盼盼立即紧张的道：」啦弟，现在不行呀！「」哇操！知道啦！我只是想瞧瞧而已！「说完，轻轻的将她放 在床上。云盼盼羞赦的伸手欲拉被来遮身。 舒啦将右脸贴在她的腹部，道：」哇操！盼姐，你别乱动，我要听听小儿子有没有在叫我或说什么话？」云盼 盼轻轻的道：」哪有那么快的！起来嘛！「舒啦躺在他的身边，道：」姐姐，别这样子嘛！你不知道小弟有多思念 你们吗？你们的耳朵不会痒吗？」云盼盼轻轻的依靠入他的怀中，轻声道：」啦弟，你可知道姐姐这阵子过得多么 的矛盾吗？」」哇操！「怎么个矛盾法呢？」 「啦弟，你一离去，姐姐及四位妹子就一直替你担心，后来发现了有你的喜讯，立即又增添了喜悦，难道不是 喜讯吗？」「哇操！盼姐，你不是已经替我算过命了吗？怎么还担心呢？」「啦弟，你知道『事一关己则乱‘之理吧！」舒啦心中一颤，唤声：「盼姐！」立即封上她的香唇，云盼盼立即也激情的紧紧搂住她，贪婪吸吮着。第十八章一龙多妻万世芳四川，中国西南之重要阵地，在历史上都为兵家必争之地。 俗谚云：「天下来乱蜀无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自古以来，四川即兵连祸结，故虽有天赋之利，却未能善加 开发。四川风景秀丽，有北方雄壮，南方之秀而，大小三峡即其代表。 名山有青城峨嵋，为释圣教之圣地，为南派山水之地宗，剑阁之雄，烟云阔之壮大，都江堰之奇，成都之美， 均足观赏。「重废」，古稍渝州，乃四川首富之区，在重废城南大江对岸有一处风景优美之处，它名叫「涂山」。涂山俗称真武山，高七里、周围二十里，据说此系大禹治水后之处，因此山上建立一座楼阁纪念。舒啦再往上走五里余有一真武官，整支涂山除了这两座宫字以外，罕有气派的民宅或商铺。每逢假日，游客如岁，富商、巨贤欣赏大自然美景闻鸟巡迥，妙不可言。怪的是，近百年来，罕有劲装人士上山，好奇的游客们不停的向真武宫住持打听之后，从此再也不敢上涂山了！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任何人只要游一趟涂山，一定会万事一败涂地，因此，没有入敢作第二度涂山行。事实上，乃是因为唐门在此开堡立业，由于他们的骇人暗器毒物及诡异的作风，常使不少人暴死于堡外。优其是最近数年，唐门弟子大量活动于武林，任何人只要被他们稍看不顺眼，立即会莫名其妙的「嗝屁」！有些是当场「嗝屁」！有些是惨叫到山下之后才「嗝屁！」试想，有谁愿意见到唐门那批凶神恶煞？有谁敢到人间地狱唐家家堡呢，除非他是老专星吃人肉活赋了！怪的是，这天长未时分，一位持杖老妇及一位俊俏出丽，恍似玉树临风的蓝衫少年却来到了唐家堡。他们正是千心姥姥及舒啦，两人走距堡门十余丈，倏然立定，舒啦将双手朝后一背，立即开始欣赏唐家堡了。倏见十余丈高的城墙上探出一位兰衣大汉，只听他暴喝道：「来人是谁？竟敢来此，莫非活得不耐烦了？」舒啦大声道：「在下舒啦，今日专程陪千心姥姥来拜访贵门，尚请这位大叔代为通报！」人的名，树的影，城墙上立即传出一阵叮当响声。舒啦及千心姥姥淡然一笑，双日盯着那高大的城门。盏茶时间过后，在一阵「轧……」声响之中，那座高大的斌门缓缓的向右退去。舒啦立即将真气布于全身。只见一位神色阴惊。身材瘦削的兰衣中年人站立在前。他身后的宽广青石地面峙立两排劲装大汉。舒啦探怀取出拜贴，不经意，一掷！那份请贴立即无力自飞，平缓的飞向那中年人。那名中年人正是唐家堡的总管唐运，他由于未随唐天彪离堡赴黄衫会，因此，得以安然无事。他在见了华巧仙及唐玉凰获悉门主，谕人已经遇难之后，当场悻然大怒，就欲率人去找舒啦复仇。华巧仙立即阻止他，并吩咐他等舒啦光临之后再作定夺。唐门门规甚严，上下层次分明，唐运岂敢不遵，不过，他已在暗中决定届时要如何「招待」舒啦了。此时，他一见舒啦炫技，立即冷哼一声，「无知小子！」右掌一挥，一道掌劲立即疾卷向那份拜贴。哪知，那份拜贴只是顿了一下，立即又平稳的飞向唐运，令他在神色剧变之余，迅速的齐聚功力于右掌。只见他将右手一扬，迅即抓住那份拜贴。抓是抓住了，身子却情不自禁的连退三大步才稳了下来，吓得他慌忙向后转方向大厅啦！ 双方距离十三、四丈，唐运方才又以掌劲化去一部分的潜劲，想不到在接贴之后，仍被逼退三大步，舒啦的功 力实在骇人！峙立席庭两旁的六十名大汉立即神色一变！盏茶时间之后，只见唐运阴着脸走回城门口，大声道：「夫人请姥姥及少侠入堡！」说完，迳将身子向后一转！舒啦说道：「站住！」唐运身子一顿，转身沉声道：「有何贵干？」「哇操！堂堂唐门何以不知江湖礼数？」「哼！你又非一派之主，本总管来接你，已经很给你脸了！」 「哇操！我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子，的确不够资格劳动你的大驾，不过，凭姥姥在武林的辈份，你不够资格迎 接吧？」唐运倏然仰天厉啸！舒啦及千心姥姥将眉头一皱，默然不语！好半晌之后，唐运方始止住厉啸，狰狞的道：「很好！黄衫会还有人活着，很好！实在太好啦！」说完，立即步出城外。那六十名大汉亦随步启行！倏听远处大应转来二声冷喝：「站住！」立见两道兰影自大厅之中疾奔而出。那些大汉慌忙齐身后转，慌忙齐声叫道：「参见夫人，姑娘！」唐运也立即倒退入门，迎接华巧仙、唐玉风。华巧仙母女平静的步出厅外，停在舒啦二人身前丈余外。舒啦看了她们二人一眼，一见她们对自己视同陌路，立即忖道：「哇操，！奶奶说得对，必须给她们面子！」他立即抱拳躬身道：「晚学未进舒啦参见夫人！」华巧仙平静的道句：「少侠别多礼！」立即朝千心姥姥轻声道：「姥姥大驾光临，令唐门华生辉，请进。」说完，闪身肃容。千心姥姥呵呵一笑，道：「想不到老身有此荣幸，夫人请！」入厅各依主客坐定之后，立即有两名俏婢女送上两份香茗，千心姥姥等她们退去之后，立即轻骇一声。华巧仙母女立即朝她望去。只听千心姥姥道：「夫人，老身今日携啦儿来此，乃是专程向令缓求亲，尚请夫人应成此段良缘？」坐在一边的唐运立即起身道：「夫人，此事万万不可！」华巧仙沉声道：「姥姥，承蒙你看得起小女，不过，由于贵会与唐门这段仇恨尚未解决，请恕晚辈无法答应！」「这……夫人愿意双方的仇恨再加深吗？何况，黄衫会只剩下老身及会主之女而已，贵门难道想赶尽杀绝吗？」 华巧仙神色一变，道：「姥姥，若依晚辈个人之意，实在不想追究此事，可是，另有二十七人遇难，晚辈必须 对他们的亲友作个交待。」千心姥姥沉声道：「夫人打算如何交待？」「晚辈打算采取和平及武力两种方式。」「请道其详！」「和平方式乃是请姥姥负责赔那二十七名死者，每人一千两黄金，同时请黄衫会自即日起自江湖中除名。」舒啦身子一抖，张口欲言，却又忍了下来、千心姥姥沉声道：「武力方式呢？」「请姥姥或少侠接受唐门生者之挑战，直到没人出战为止！」千心姥姥沉声道：「夫人，你可想到以武力解决之后果。」「这……此乃唐门之公决，晚辈无法反对！」唐运沉声道：「不错！唐门之人宁死不辱！」 舒啦说道：「辱你个头！哇操！自古以来，即有一句名言『爱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们收了黄衫会的钱， 反陷害该会，已是理屈在先。双方撕破脸之后，又以毒物的暗器几乎毁尽黄衫会，这样够意思吗？」「哇操！如果说那二十七人每人像一千两黄金，那么黄衫会那些死去的人该值多少钱呢？你会不会算？」唐运悻然大怒，起身说道：「姓舒的，有种的话，到外面来！」「哇操！来就来，谁怕谁？夫人，我决定用武力解决啦。」说完，疾奔向广场中。唐玉凰神色一惨，急望向华巧仙。华巧仙长叹一声，道：「姥姥，请吧！」说完，缓步行出应外。唐玉凰身子一抖，双目立即含泪！她默默的走到华巧仙的身边，立即看见以唐运为首的三名中年人一字站在舒啦的面前六尺外，她立即神色一变。 此三人乃是唐门目前武功最高的三位男人，不但各有一身精神的内功，更有熟练的毒技及暗器手法，看样子他 们是要联手对付舒啦，难怪唐玉凤会因而忧心忡忡，神色不安了。舒啦却不在意的道：「哇操！三位是要车轮战，还是对手？咱们是要点到为止，还是要分出生死？」 唐运阴阴一笑，道：「听说你的功力通玄，只要你能在咱们三人对手之下，支撑一个时辰，我们三人即不问此 事！」「哇操！『阿沙札（干脆）！‘来吧！」唐运阴阴一笑，将右手一招。立即一名大汉手持双节棍疾奔而去。唐运接过双节棍之后，阴阴一笑，立即盘坐在地，双掌各握棍端，缓缓的将棍梢平比向舒啦。另外一名中年人，立即盘坐在唐运的身后，缓缓的将双掌按在唐运的背部，所剩那人亦自盘坐在他的身后。「哇操！你们原来是玩『接力游戏‘呀！很好！」说完，已盘坐在唐运身前，缓缓的将双臂一伸。他的双掌刚握住棍梢，立觉两道沛然掌劲疾涌过来，他立即下达「驱逐令」将全身的功力透掌而出。四人立即各自一震！唐运想不到舒啦的功力远超自己的估算，立即冷哼一声，另外那两人立即将全身的功力疾输过来。舒啦的上身立即往后一仰。唐玉凤不由神色大变！哪知盏茶时间之后，舒啦不但逐渐的搬回劣势，而且紧紧进逼，唐运三人已额上见汗了！又过了盏茶时间，唐运三人已被舒啦那源源不绝的如山掌力压制得逐渐向后仰，全身亦汗下如雨了！突见唐运右下颔一动，「克！」的一声！华巧仙神色大变，忙叫道：「总管，不可如此！」却见庸运将口一张，一道乌血疾喷向舒啦。唐玉凤见状惨叫一声，立即向后倒去。华巧仙慌忙伸手扶住她，双目急忙盯着舒啦。却见那道乌血逼进舒啦脸部之际，好似遇见一道无形气围般，不但没有沾到舒啦的皮肤，反而倒射而回。唐运咬破预藏于齿中的剧毒之后，已是毒发倒在一起，另外二人在耗力过距之后，正打算欣赏舒啦中毒的惨状。 突见那道乌血倒射而回，两人慌忙向右一闪。那人原本盘坐在地，这一闪只能闪进头部，却无法避过身子，因 此，众人不约而同的惊呼出声。倏见舒啦双掌一挥，一招、一式「纳入齐子」立即拉住那道乌血的脚跟，同时命令它们「集合」在一起。斗心姥姥抖手掷出一条丝中朝它们一覆，立即将它们抱到六尺外的青石地面上。立见一道刺激眼睛的黄烟疾涌而上，那块青石迅即化为嘿粉。那两人从鬼门关上打了一转，立即面无人色的松了一口气，踉跄起身之后，立即默默的行向广场的右侧。舒啦一见唐运已化为死水，心中暗骇，立即缓缓的起身。千心姥姥叹了一口气，道：「何苦呢？」华巧仙默然半晌，一见爱女已经醒转，立即沉声道：「本门弟子若还不服，请再上场挑战吧！」唐玉凤一见心上人安然无恙，正在欣慰之际，闻言之后立即阻止道：「娘，他的功力未复，岂可比试。」她这一出声，立即提醒那批大汉，一阵「刷……」响过之后，那六十人已将舒啦紧紧的围在阵中了。唐玉风神色大变，大叫道：「住手！快住手！」舒啦却哈哈大笑，道：「各位，地上有不少的毒水，咱们要不要另外找一处干净之地，好好的比一比呀？」倏听一名大汉叫道：「少耍花样，兄弟们，上！」那六十人立即迅速的围起来。舒啦心知今日无法躲了，火速下达「总动员令」聚集于全身诸穴，准备使出「旋风捉影」绝技了。那六十人越转越疾，好似一股黄色「龙卷风」不停的卷动着，舒啦全身衣衫不住的刺刺作响！倏听一声暴喝，那六十人突然双手一振，各式各样的毒沙。暗器自四面八方疾射向舒啦全身每处肌肤。唐玉凤惨叫一声，又昏倒在华巧仙的怀中了。倏听舒啦长啸一声，身似鬼魅般一阵躲闪，双掌似切倏下，左劈倏砍，最后高举双臂朝内一挥！那些毒沙暗器立即奇迹般的聚集在舒啦的头顶丈余处，瞧它们不住翻滚的情景，似是随时会向外冲出。那六十人魂飞魄散，不住的向四周逃去。突见舒啦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子立即一抖。千心姥姥神色大变，就欲拉向舒啦。舒啦叫声：「别过来！」立即又喷出一道血箭。身子抖动更震了！那些毒沙暗器滚动更剧了！舒啦由于耗力太多，此时虽想将它们集中进入地内，以免扩散误伤他人，却已心有余力而不足了！四周之人，立即紧盯着舒啦。倏见华巧仙默默的放下唐玉风，一式「天马行空」疾奔向那剧毒沙暗器，四周立即大叫出声。舒啦刚叫声：「不可以！」那些毒沙暗器已被华巧仙和身带上，随着她的冲动，被带出三丈外。舒啦紧急交加，立即吐了一口鲜血。「砰」一声，华巧仙惨叫着地，身子迅速的蚀化着。不到盏茶的时间，她已变成一滩黄水了。唐玉凤悠悠醒来，二人见这种惨状，悲呼一声：「娘！」就欲奔去。千心姥姥抓住她的右腕，一掌制住她的「麻穴。」唐玉凰惨呼一声，「娘！」立即又昏迷。四周之人立即低头不语。舒啦服下三粒药丸，沉声道：「哇操！还有谁要挑战？」四周一片寂然，没人敢吭声了！舒啦连续叫战三次，一见无人反应，正在暗松一口气之际，倏听一阵冷冰冰的声音道，「慢着！」舒啦转身一瞧，只见一位年约双十的兰衫少女神色冷肃的自大厅向前，他不为之一震！那位少女正是唐门总管唐运之独生女儿唐佩香，只见她落在舒啦身前丈余外，立即紧盯着舒啦。那种仇恨的怒火令舒啦为之一悚！只听她沉声道：「姓舒的，我是唐运之女唐佩香，现在正式向你挑战！」说完，竟然解开胸前襟结。舒啦愣了一下，不由后退一大步。唐佩香边解开其它的襟结边冷冰冰的道：「姓舒的，我以女人的功夫和你决一胜负，你敢吗？」「哇操！我……我……」「格格格！你不敢了呢？那就认输吧！」倏听千心姥姥沉声道：「唐姑娘，你莫非和『一点红‘与啦儿同归于尽？」舒啦闻言，立即打个寒颤。黄衫会那些大汉毒发的情景，立即历历在目。唐佩香冷哼一声，左掌朝右肩的衣衫一撕，一粒殷红的「守宫沙」赫然出现在她那雪白的右肩。舒啦不由一愣，忖道：「哇操！她是豁出去啦！」千心姥姥大声道：「唐姑娘，请你再冷静的考虑一下！」唐佩香冷哼一声，双掌用力一撕，前胸立即半裸。舒啦叫道：「好吧！走！」「哼！不必到别处，先父英灵不远，我要让他亲眼目睹我如何吸尽你的每一丝精华！」倏听唐玉凰颤声道：「香姐，求求你放了他！」「哇操！住口！来吧！」他立即迅速的脱掉衣衫。千心姥姥立即转身行入大厅。四周之大汉立即转向后院。唐玉凰泪下如雨，颤声道：「香姐，你……可否……」「哇操！凰妹，你别再说士土可杀，不可辱，来吧！」唐玉凰低位一声，立即掩面跑回大厅。宽广的广场中立即站着两具雪白的身子。太阳当空，舒啦目睹唐佩香的成熟胴体、原始的欲望，随着气温的上升，逐渐的燃烧起来。舒啦心中一凛，立即舌抵上颌，牙关紧咬，摒除杂念，虽困无比的按「九元神功心法」运转着真气。他为何会觉得艰困无比呢？因为唐佩香已将功力提到极限准备一鼓作气的吸开他的精关了。两人立即默默的搂着。表面上，香意缠绵，事实上；却杀机重重！ 舒啦耗损太多的功力，正在后力不继之际，突觉一股详和之气，自然气沛勇出，他心知是方才所服下的那三粒 历药之功效，他立即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的引导那股「生力军」绕行全身。唐佩香眼看着胜利在握，正在惊喜之际，突觉对方气机充盈，心知不妙，立即开始害怕起来。 舒啦不理会她的「干扰」，继续运行真行。又过了盏茶时间之后，只听他低声道句：「你惨了！」立即再度抽 动「球悍」，一口气击出二十下「石头库」！唐佩香立即闷哼一声！舒啦闻声，心中一安，立即开始厮杀！千心姥姥瞧至此，心中一宽，低声道：「凤儿，没事啦！」唐玉凤一听此种亲密的招呼，立即颤声唤道：「姥姥！」千心姥姥爱怜的拍拍她的右肩，轻声道：「凰儿，梦幻岛上有六位姑娘等着你，你愿意去吗？」「我……我……」「凰儿，把唐门交由他们去管吧！女人毕竟是该以家庭为重的！」「姥姥！香姐为父报仇，情有可原，是不是可以……」「呵呵！只要她愿意，姥姥一定替她做主！」「姥姥！谢谢你！谢谢你！」「呵呵！风丫头，咱们已经都是自己人了，还谢什么谢！咱们先到后院去安顿一下他们，如何！」「姥姥，请跟我来！」她们二人刚走两步，倏听唐佩香「哎育！」一叫，唐玉凰倏然止步，千心姥姥神秘的道：「凰儿，好事双成矣！」唐玉凰倏然意起自己也会如此的「呐喊」过，立即红着脸带领千心姥姥朝后院行去，刹那间即已不见人影。舒啦一听唐佩香那声「哎育！」立即叫道：「哇操！我还以为你有多行哩！还差得远哩！三八查某！」唐佩香呻吟连连，整个的瘫痪了！舒啦穿妥衣衫，红脸道：「哇操！你服不服？」「服……服……服……」三日后，晌午时分，唐门正听内外布置得喜气洋洋。正午时分，担任介绍人、证婚人、男方主宾人的千心姥姥含笑端座在，那张阴森老脸乐得好似开了花般。那两位与唐运对手与舒啦比较内功却侥幸活命的中年人，分别客串唐玉凰及衫佩香的主婚人。别看唐门已经衰落办事效率却是挺高的，三天的功夫，就把礼堂，新房布置得美完美兑！尤其连放在大应正面壁前高架上的唐天彪、华巧仙及，运的牌位也出来「主婚」，可见他们办事之细心！喜乐声，舒啦身穿礼眼第三度担任新郎，「经验丰富」的他，一副轩昂器宇，令观礼谕人暗暗激动不已！两位新娘全副武装足踩细步，在两位婢女的挽扶之下，或就各位，婚礼立即顺利的如期举行。「时势造英雄，英雄创时势」，舒啦的惊人武功及仁慈胸襟令唐门诸人心眼口服，不敢再生贰不！婚礼终于顺利的完成了！众人了却一件小事，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当司仪高喊，「送入洞房」之后，舒啦突然走到那三个牌位前面六尺处，恭恭敬敬的行了三拜九叩大礼。他没有说出一言半语，可是，这种实际行动及虔敬的神情，立即深深的震撼住每一位唐门子之不神。他们情不自禁的含泪跪伏在地，久久不肯站起！他们知道他们全是幸运者，因为，他们在三天之前若非舒啦仁慈，他们早就自作自受赶阴曹地府报到了！舒啦起身之后，大声道：「江湖饭不好吃，各位看开点吧！」说完，迳自走向唐佩香的房中。他为何人优先选择唐佩香呢？自为，她那神奇的「素女阴功」在这三天令舒啦回味无穷，早思再度一当。此外，他要让她好好的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上回双方敌对立场，心情完全不一样，此次新婚燕，当然添加了不少的柔情蜜意及美妙舒适！哪知，舒啦刚坐稳，千心姥姥立即走进来低声道：「啦儿，马上要开席了，出去陪他们一坐吧！」舒啦娇颜一红，暗责一声：「哇操！我也变成『猪罗公会‘的『会员’啦！」立即含笑重又走进大厅。厅中备了一桌酒席，厅外走道遮阴处另外备了十一桌，此时已经桌桌坐满八人，准备要动了。千心姥姥一见舒啦已经坐妥，立即持杯走到厅前。一位婢女立即持壶随侍在她的左右啦！ 「呵呵！各位，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他们小三口成亲的大喜日子，咱们先去举杯祝贺他们百年 好合！」这是众人的心愿，立即获得广大的迥响。「呵呵！其次，各位也应该彼此互敬一番，因为，从今以后，诸位可不可以安稳地在此过着悠悠哉哉的日子。」「从今以后，唐门之事就是老身之事，更是啦儿之事，只要有人敢登门挑务，老身及啦儿给他们好看的！干杯！」众人齐应一声，纷纷的举杯！ 「呵呵！老生与啦儿已经商量过，香姑娘及凤姑娘所分娩的第二胎儿子，一律冠以唐姓，以承两家的香火！干 杯吧！」哇操！文虚动了！众人欢声如雷，纷纷望向大厅。唐佩香及唐玉凤感激得纷纷拭泪不已！舒啦一见众人纷纷表示要敬酒，立即低声道：「哇操！别急！别急！通通有请，请问在场的一共有多少人？」立即有人应道：「连姑爷在内，共有九十六人！」「哇操！很好！我敬各位三杯，各位回敬我三杯，六杯乘以九十五，一共是五百七十杯，哇操！这缸酒够不够？」说话方毕，一缸酒自墙角飞入他的右掌中。那酒诅中盛了三十斤的大曲酒，通常人只要喝个斤余就已经「马西」「马西」了，因此，众人不由一惊！只听一人叫道：「姑爷，那缸酒至少有六百杯哩！」 「哇操！，很好！咱们『阿沙利‘一些，你们各喝六杯我干了这一缸，等一下就别再敬来敬去，专心大快朵头 吧！说完，将酒缸放在椅上，顺掌拍开了泥封。只见他将口一张，一道酒泉源源不绝的射入他的口中。众人在鼓掌欢呼之后，立即自动斟酒干杯。现场立即一片热闹！ 千心姥姥呵呵笑道：」各位，请开动吧！啦儿如果不喝干这缸酒，是不会罢休的！请！请！「众人连声道谢， 立即纷纷回座。 千心姥姥呵呵一笑，嘱咐众人进食。舒啦经过三天的休息，全身功夫尽复，此时牛刀小试，不到盏茶时间，即 将那缸酒，喝得清洁溜溜了！ 只听他哈哈一笑，随手一抛，那个酒缸立即缸口朝下平稳的自厅中飞出，飘飘的停在广场中央。众人当然又沛 然欢呼啦！ 舒啦瞧了桌上的佳餐一眼，叫道，」哇操！正宗川菜哩！又香又辣的，我今天可逮到『加菜‘的机会了！「他 立即毫不客气的遍嗜每道佳肴了！他原本已经灌了三十斤的大曲酒，此时又遍嗜香辣辣的佳肴，全身立即热乎乎的，额上立即见汗！那位侍婢立即将纱中递给舒啦。舒啦擦拭半晌，已将纱中擦得尽煮，汗水反而出现更速，那套礼眼亦已被汗水浸煮数处，不由令他暗急。 」呵呵！被辣到了吧？下回可别如此的大意，调息吧！「一言提醒当局者，舒啦尴尬的应了一声，立即原式不 动的运行功力，半晌之后，他的身子立即散发出缕缕白烟。坐座之人皆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只见舒啦竟能坐着调息，而且迅即炼化酒气，不约而同的神色一变！那些白烟越来越多，几乎已遮没了舒啦。厅中立即弥漫着浓烈的酒香。 盏茶时间之后，只见舒啦摊开双手，哈哈笑道：」哇操！贵门自酿的大曲实在是上等好酒哩！「众人一见他脸 含上一血红已经褪尽，暗叹之余，立听坐在右首那位中年人，费通含笑道：」姑爷既然欣赏此酒，为何不多喝几杯！ 「」哇燥！好呀，不过，咱们喝得斯文点，别像我方才一番牛饮，几乎令自己下不了台，来！大家随意！「说完，」 客气「的喝了半杯酒。众人微微一笑，立即举杯随意浅酌。这一餐足足的又吃了一个对辰之后，众人才欣喜的各自回房而去。 唐佩香刚由待随替汕说下」那副武装「，舒啦已经笑嘻嘻约走了进来，道：」哇澡！大热天的，穿这套戏服， 很不好受吧！「唐佩香低嗯一声，羞答答的说不出活来。那名恃婢识趣的告退离去。舒啦下见她已汗透外衣，立即上前低声问道：」香姐，你这儿有清水吧？」说话之中，右手已搭上她的前襟。唐佩香身子一颤，大声道：」有！「」哇燥！有就好！「哈哈一笑，唐佩香立即羞赦的欲步向浴室。舒啦一见自那成熟的胴体，心中一荡，顺手搂住她的细腰，略一用力，唐佩香立即羞答答的偎入他的怀中。舒啦一偏头，立即粘上她的香唇。他贪婪的吸吮着，右掌不住的在她的脊背游动着。只见佩香身子轻颤，起初任由舒啦爱抚，盏茶时间之后，他开始热梨的反应着，身子也轻扭着。舒啦耐着性子，继续爱抚着。一直到她的脸上已略见汗珠，他才步向榻去。 舒啦亲了她一口，附在她的耳边轻声道：」香姐，看你的！……「两个月之后。一辆豪华高篷马车，在三位蓝 衫青年驾御之下，平稳的停在」好预报客栈「大门外。徐立本夫妇刚去卧龙寺朝香回来，一见到那三辆气派十足的马车，两人立即停住身子颔笑打量着。只听第一辆马车传出一声：」徐爷爷，徐奶奶！「徐立本夫妇不由一楞！蓝影一闪，舒啦已经长跪在二老的面前。天呀！阿啦，是你呀！你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呢？」好！「立即就欲跪下。 徐奶奶一见席绣绣及洪佩而已经大腹便便，云盼盼亦已是腹部高凸，立即叫道：」别跪下！别跪下！「八女齐 声道句：」谢谢爷爷奶奶「福了一福之后，方始起身。徐立本一见这八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整个的呆仲了！ 徐奶奶爱怜的牵着席绣绣及洪佩丽的手掌，轻声道个」你们累了吗？啦儿，你也太狠心了吧！「舒啦干咳一声， 正欲申辨，席绣绣已脆声道：」奶奶，你放心，绣儿不累，奶奶你可知道，我们多紧着要见你及爷爷呢？」」呵呵！ 好甜的嘴儿，走！到里面去休息吧！「舒啦立即扶着徐奶奶行入厅院中。他们刚走入院中，徐立本的那些儿孙在小二的通报之下，早已闻讯而来，立即多了一阵欢呼声音。舒啦得意洋洋的边走边将诸女介绍给众人。云盼盼八人落落大方的向众人颔首致意。众人虽然不在武林中走动，但是由过往旅客的口中，对于武林大势并不陌生，因此，不由纷纷神色大变！ 因此进入后厅之后，徐立本情不自禁低声问舒啦问道：」阿啦，你……你说她们分别来自梦幻岛，黄衫会及唐 门吗？」」是呀！有何不妥吗？」徐立本放低声音道：」阿啦，这三个门派听说很邪哩！「」哇操！那是过去啦，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三派的人？」」这……我已经不管店务了，因此，不大清楚，你最好注意些！「」哇操！安啦！ 梦幻岛及唐门已经闭门不出，黄衫会早已烟消云散，爷爷，你瞧她是不是很顺眼的？」徐立本一见云盼盼八人垂首 默然坐在椅上，立即颔首道：」眉清目秀，端正大方，的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哇操！多谢爷爷的赞许，爷爷， 我这次带他们回来此地，就是打算扩大卧龙寺药铺的规模，多做些救人之事！「」这……太好啦！对了，令祖呢？」 舒啦心知他是在询问云中龙之事，立即将他的这份已经出家之事说了一遍，听得众人惊异万分！ 只听徐立本」啊！「了一声，道：」天呀！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徐奶奶立即接道：」老爷子，你是不是指 上月初，我们在卧龙寺遇见的那位大师及女尼呢？」」是呀！阿啦，那位大师的法名是不是『无名‘？」」哇操！ 对呀！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没有！他当时在寺口替人议诊，我并没有和他说过话。「」唉！他真的已经悟透 人生了！「」阿啦，还怎么要他为人呢？」」畦操！爷爷，盼姐就是无名大师的亲生女儿呀！「徐立本失声叫句：」真的呀！「立即紧瞧着云盼盼。 徐立本原本在云盼盼的身边，此时闻言之后，立即握着云盼盼的的手掌，道：」啦儿，你可知道令尊以前在此 做了多少的善事？」」不知道！爷爷，你快点告诉我，好吗？」」好！好！谁能拒绝你这位大美人的要求呢？不过， 我看他们已将饭菜准备好了，咱们先去吃饭再说吧！「」哇操！有理，我肚子都已经在喊『救命‘了哩！「众人轰 然一笑，立即」移师「厨房。厨房中早已备妥三桌菜肴，徐立本夫妇与舒啦夫妇坐在一桌，徐立本那些子孙刚坐在另外两桌。徐奶奶慈祥的替诸女挟菜，细细告以二人吃两补的道理，使得诸女都红着脸尽量吃了。好半晌之后，徐立本方始将云中龙在卧龙议铺义诊，博得众人感激，荣获舒啦神医的经过说了一遍。云盼盼激动万分，美目涌现泪光。 舒啦接道：」爷爷，奶奶，若无无名大师，既无今日的我，他已发下宏愿要行遍全国，医治贫穷之人：「」哇 操！我为了响应他这个意愿，我也打算扩大卧龙药铺的规模，好好的救治贫苦之病患！「徐立本听完，突然呵呵大 笑不已！众人立即惑然瞧着他。 」呵呵！阿啦，爷爷支持你的决定，因为目前支持卧龙药铺之四人热心有余，医木不足。「一顿之后，他又道 ：」为了解决远道而来此求药，或需要较长期治疗的患者，爷爷决定捐出这间客栈！「」哇操！不行啦！这是你及 奶奶、身边苦奋斗而成的基业呀！「」呵呵！你放心！爷爷及奶奶身边还有一些『养老金‘，尚儿他们各有独立事 业，足以养家活口了！「」哇操！爷爷，你先听我说，黄衫会洪会主在临终之前，留下一份财物，据估计，至少有 十万两黄金。「」我打算用这些财物在城郊买块地，修雳促进既可供住，又可当作诊所及病房，以便稍赎黄衫会以 前所造的罪孽。「」呵呵！阿啦，你太自私了吧，你总该给爷爷行善的机会吧！「」哇操！好吧！爷爷，你出个价 吧！「」呵呵！好！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不准讨价还价！「」哇操！行！「徐立本呵呵一笑，立即将右手食指朝上 一伸。」哇操！一千两？」」不早！「」哇操！一万两。「」呵呵！不是！一两，一两银子。「」哇操！爷爷，你有没有搞错？」 」呵呵！爷爷虽老，却尚未糊涂，不错，一两现银！「」哇操！爷爷，我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了！感谢你的人 力支持，如此一来，我更有信心可以做好此事了！「」呵呵！啦儿，你有这八位帮手，别说是要行医救人，即使要 移山倒海，也是不成问题的！「」哇操！爷爷，拜托你别再说下去了，你如果再继续的说下去，我的尾巴一走会翘 起来的！「」呵呵！爷爷句句实言，你瞧她们个个都是秀中慧外，而且又有一身的武功，至少可以替你诊视女患者 呀！「」哇操！这倒是个好主意哩！「」呵呵！可见爷爷还没有老糊涂吧！「 徐奶奶白了他一眼，道：」你呀！阿啦说你胖，你就发起气来，阿啦给你三个颜色，你就想起染坊了吗？」徐 立本轻笑一声，呵呵一笑！」「哇操！奶奶，你前臭爷爷！我还打算请爷爷对我未来的小萝卜头们启蒙一番哩！爷爷，好吗？」「呵呵：没问题！没问题！」徐奶奶慎道：「老爷子，你也要称称自己的斤两，她们自己会教的，你还是少吹牛啦！」云盼盼忙道：「奶奶，请你们别如此客气，爷爷能把啦弟调教成人，自然可以教遵……」说至此，羞得不语。徐奶奶呵呵一笑，道：「好！好！承蒙你们看得起他，奶奶会随时在旁督课，一定不会让他老糊涂的！」徐立本立即起身抱拳道，「多谢老夫人督促！」众人立即沛然大笑！【全文完】